武俠世界



$2.00

818

◀編　後　話▶

一對價值連城的碧血鳳凰在大內高手嚴密保護之下，最後還是落在珠光寶氣閣的人的手上，然而，這件萬人矚目的寶物在運送途中却神秘地失踪……。「鳳凰劫」是今期的巨型小說，也是年青作家黃鷹君的最新代表作，全文洋洋十數萬字，一氣呵成，內容曲折傳奇，幸勿錯過。

***　　***　　***

「一棒喝武林」的史秀龍與「月姑情簡」的約定日期只有十天了。他把賣命得來的十萬両銀子盡情揮霍，務求花掉。不過，他雖然在心緒紊亂之下却慨助一對貧病交迫的父女，厚贈萬金。該故事已進入高潮，各位要知史秀龍在這短短的十天期間內有甚麼遭遇嗎？請千萬留意該故事的賡續發展。

***　　***　　***

「書生」，給人的印象往往是文質彬彬，手無縛鷄之力的一類。可是，下期曹若冰先生之中篇巨著：「仁心書生」裏的書生，却是與別不同，文武俱全，非同凡响。要知精彩情形嗎？且待下期吧！「小鬼子」在下期的「傀儡總統」又大顯身手，詭計迭出了，請勿錯過上官庸佳作。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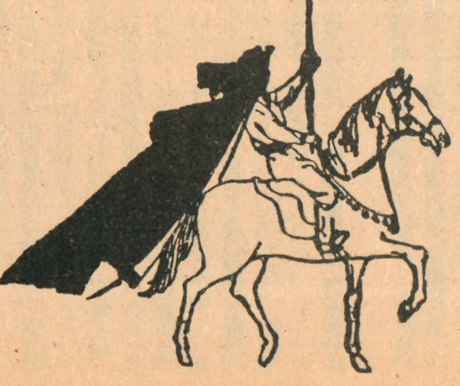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81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

鳳凰劫

黃　鷹·文
盧　令·圖



雪地埋忠骨　梅井走鳳凰

路。

暗香疏影梅花路。

路上一行十四人。

人十四，馬卻有十六，八匹前，六匹後，兩匹在當中。

當中的兩匹只馱着兩個狹長的包袱全都密封，但雖然看不到，可以肯定，包袱裏頭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十四個人，二十八道目光之中，最少有十三個人，二十六道目光不時落在這兩個包袱之上。

只有一個人，兩道目光例外。

這兩道目光森冷，凌厲！

比雪還森冷，比風還凌厲！

這兩道目光完全不同其餘二十六道目光，這個人也完全不同其餘的十三個人。

這個人一身錦衣，年紀，有四十，也應該有三十七八，相貌雖然並不威武，神態卻是非常威嚴，一看到就知道是一個身居高位，平日習慣了發施號令的人物。

這個人一馬當先，迎着風雪，抖開了風氅，敞開了胸膛。

一任風雪吹進胸膛，這個人的身子始終標槍也似挺直。

這個人的身子簡直就像是鐵打的。

健馬鐵蹄過處，敲碎了一路冰雪，踢起了一路冰雪。

越入，兩旁梅樹越多。

梅花滿樹芳，飄來暗香。

錦衣人深深的吸了一口香氣，突然勒住了胯下健馬，輕叱一聲：「孔標！」

「在！」一個外罩風氅，內穿藍袍的中年騎士應聲催馬上前。

錦衣人頭不回顧，目不旁移，冷冷的問道：「這條梅花路有多長？」

「約莫三里。」孔標一躬身，「出了這條梅花路，就已是陳留縣城，我們進城的時候，那大人照計也應該到了。」

「那飛虹就算不來，也是一樣。」

「這個當然。」孔標抬起頭，一臉的諂笑。「宮大人親自押運，還有誰敢打這一對鳳凰的主意？」

「我宮天寶的一條鍊子槍本來就不是容易應付的！」錦衣人仰天大笑。

宮天寶！

那飛虹！

平日只在江湖上行走的也許並不熟悉這兩個人，這兩個名字，但只要有機會到京師轉一趟，對於這兩個名字，這兩個人就不會再怎樣陌生的了。

這兩個人，也的確很少有機會在江湖上行走。

這兩個人就正如廿四鐵衞其他的廿二個，一直在負責當今天子的安全。

這兩個人正就是廿四鐵衞中的兩個，大內高手的高手！

江湖上有名的人大都不願意受人拘束，由人指派，那怕是天子至尊，但有資格列入大內高手名單之內的，一身修爲都絕不會在任何個在江湖上有名的人之下。

大內高手中挑選出來的廿四鐵衞更就可想得知了。

據講禁宮鐵衞的名額一向只有廿四個。

名額雖然不變，人卻未必一定。

廿四鐵衞每隔三年就要經過一次嚴格的考驗，同時接受候選鐵衞的挑戰，萬一敗在候選鐵衞的手上，就會被除名，由得勝的候選鐵衞補上。

是以廿四鐵衞雖則身居高位，享盡榮華富貴，一點兒可也不敢疏忽武事。

宮天寶六年前已經是廿四鐵衞之一，六年後的今日，還是廿四鐵衞之一。

廿四鐵衞的制度也許還有疑問，但宮天寶的武功卻無論如何假不了。

笑聲一起，兩旁梅樹的積雪，就簌簌的飛落。

沒有相當的修爲，也發不出這樣驚人的笑聲。

積雪飛落，梅香更濃。

千萬點紅梅血一樣點綴在樹上，飄香在雪中。

宮天寶這才收住了笑聲。

「隆多凋百卉，紅梅厲孤芳，香飄三里，這條路總算還好走。」

「有宮大人在，那一條路都好走！」孔標一旁連隨又奉承一句。

宮天寶心頭大樂，這才回望一眼孔標。「你這小子，倒也不錯，在陳留縣蘇大人門下多久了？」

「三年未到，兩年有餘。」

「可有意思往京師走走。」

「宮大人肯提拔最好。」孔標幾乎沒有滾身下馬。

「這還得看你的武功，你若是沒有幾下子，就算到了京師，也是一樣。」

「宮大人這麼說，卑職倒又嫌這條路太好走了。」孔標一挺胸膛。「要不，卑職正好借這機會，一試身手，也省得宮大人担多一重心事。」

宮天寶頷首微喟。「路太好走有時也的確乏味一點，這條路也的確未免太好走。」

這句話出口，一個冰冷的語聲，就劃空傳來。

「有馬代步，這條路當然好走，沒有了馬，這條路就不大好走了！」

了字還在半空搖曳，兩個人就箭一樣從兩旁梅樹後射出，左邊一個矮矮胖胖黑衣幪面，右邊一個三十左右年紀，七尺長短身裁，一身錦衣，刀削一樣的一張面展露在風中！

一現身兩人又前後分開，錦衣人向前，黑衣人向後！

身形乍展，寒芒暴閃！

十四匹馬幾乎同時停下，十二張刀幾乎同時出鞘！

宮天寶孔標之後的十二騎士無一不是大內高手，十二張刀出鞘馬上劈下，當機立斷，毫不猶豫，刀勢之快，之狠，無一不見功夫！

十二張刀卻竟沒有一刀能够追及那兩人的身形！

黑衣幪面人刀下閃過，一竄兩丈，就地一個翻滾，標起身子，悍立在一株紅梅樹下。

紅梅還在樹上，黑衣人腳下的雪地上卻突然濺開了紅梅朵朵！

是血不是花！

黑衣人手中一對日月輪遍染鮮血！

血滴如縷！

那邊雪地上這刹那亦鮮血染遍！

血自馬腳上狂噴而出！

馬還是六匹，二十四條馬腳現在就只剩下一半，還有的十二條馬腳零落散佈在雪地上，斷口整齊無比。

黑衣人手中的一對日月輪本來就是鋒利無比的兵刃！

錦衣人的一張刀更鋒利！

刀光閃過，人已在當先那六騎之前，十二條馬腳才一斷下，血雨才一齊怒激！

馬嘶聲方響，六個大內高手方愴惶滾鞍躍下，錦衣人已在孔標身旁！

孔標劍已出鞘，但劍才刺出一半，胯下健馬已少了兩條腳，悲嘶倒下！

他的人亦一旁倒了下去！

錦衣人去勢未絕！

在他前面還有一匹馬，一個人！

宮天寶！

宮天寶的一條鍊子槍已然在手！

他眼中分明，一聲怒叱，鍊子槍化成一道寒芒，閃電般飛射，飛射錦衣人！

噗噗噗噗的雪地上一下子突然多出了七個雪洞！

宮天寶的出手亦不可謂不快的了。

只可惜錦衣人的身形更快！

宮天寶第八槍正待出手，胯下健馬已然唏聿聿的悲嘶倒地！

雪地上，即時又多了一灘血水，和兩條馬腳！

錦衣人好快的一張刀！

坐騎剛倒下，宮天寶已從鞍上一個飛身，落在路旁的一株梅花樹上！

錦衣人同時丈許外彈起了身子，一抬手，撮唇刀鋒上一吹，吹飛了血珠點點！

刀立時又如一泓秋水！

「好刀！」宮天寶脫口驚歎。

「本來就是好刀！」錦衣人冷冷的應了一聲。

宮天寶這才將錦衣人看清楚。

刀削一樣的兩邊面頰，刀削一樣的一個鼻子。

刀一樣鋒利，閃亮，冷酷的一雙眼瞳！

錦衣人本身簡直就已像是一張出了鞘的刀，利刀！

像這樣的一個人應該絕對不會是寂寂無名之輩，宮天寶卻完全陌生。

「是那條道上的朋友？」他問，要知道只有問。

「珠光寶氣閣！」錦衣人一字一頓！

宮天寶面色一變，回頭一聲輕叱：「小心東西！」

一回頭他就看見十六匹馬已有十四匹只剩下兩條腳，鮮血染紅了老長的一截梅花路！

血還在狂噴，馬嘶聲更是不絕！

負痛掙扎的十四騎健馬血中翻滾，雪中翻滾！

血雪飛揚，這一條雪路，這一條血路，更令人觸目驚心！

宮天寶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聽到這麼慘厲的馬叫聲，第一次看見這麼恐怖的景像，面色不由的一變再變！

十二個大內高手同樣變了面色，也不等宮天寶吩咐，一落馬他們就已退到當中各自馱着一個狹長的包袱的那兩匹健馬旁邊。

十六匹馬之中，就只剩這兩匹馬還有四條腳。

這兩匹馬，卻已驚嚇的不住嘶叫掙扎，若不是兩個大內高手一旁死命拉住，早已脫韁奔出。

還有的十個大內高手旋即迅速的在這兩馬周圍佈成了一個圓陣！

臨陣不亂，這十二個人總算沒有辜負宮天寶的一番苦心，一番提拔。

宮天寶總算放心，這才回頭。

這才留意到另外的一個人。

孔標！

孔標只是跌在馬下，並未傷在刀下。

他的面色，雖然驚嚇的蒼白，劍卻並未脫手。

劍斜指錦衣人，孔標的一雙眼也正瞪着錦衣人，眼中殺機閃動，他人亦在躍躍欲動！

這對他來說，到底是一個立功揚名的好機會。

他一直懂得掌握機會。

宮天寶看在眼內，一聲冷笑，目光亦回到錦衣人的面上，突然間：「你可知我們是甚麼人？」

「大內高手！」

「我？」

「宮天寶，廿四鐵衛之一！」

宮天寶一怔。「你也知那兩匹馬上馱着的是甚麼東西？」

「一對碧血鳳凰，波斯進貢我朝的一對奇珍異寶！」

宮天寶冷笑。「這你還敢打這一對鳳凰的主意？」

「外埠進貢我朝的異寶奇珍，這並不是第一次落在珠光寶氣閣之中！」

「這一對鳳凰現在還在這裏！」

「珠光寶氣閣現在才動手！」

宮天寶冷笑，手中鍊子槍嗆啷啷一陣亂響。「我受命當今天子，率領十二黑衣衛，以血以命保護這一對鳳凰！」

「這我就先要你們的命，你們的血！」

「哦？」宮天寶手中鍊子槍又一下嗆啷！

「我家公子正好亦吩咐，無論如何也要得到這一對鳳凰！」錦衣人接着又道：「要非如此，那裏用得着我孫壽到來？」

「孫壽？」宮天寶面色又一變，「珠光寶氣閣的總管無情刀孫壽？」

「對於珠光寶氣閣你倒也並不陌生！」錦衣人似也微感意外。

「連這些也調查不到，你也未免小覷了我們大內侍衛！」宮天寶悶哼一聲。「照情形看來，這一對鳳凰，珠光寶氣閣的確是志在必得的了？」

「若非志在必得，憑你們這些人，也配我孫壽親自出手？」

宮天寶突然仰天大笑！「金大人也知路上可能有事發生，只怕驚嚇了波斯使者，才分成了兩批上路，現在我倒恨不得走在一起，好教波斯使者知道我朝威風，也教姓金的以後休再看低了我們大內侍衛！」

「你倒應該高興才是！」孫壽突然仰天大笑。「否則的話，那位金大人看低了你們大內侍衛還是事小，波斯使者面前滅了我朝威風，這就算今日僥倖逃得一條性命，回去也是死罪一條！」

宮天寶怒極反笑。「對於我宮某人，你閣下大概知道得還不多！」

「何必多！」

「我們一路東歸，走馬千里，殺人數百，就死在我鍊子槍下，也已有二十人！」

「殺二十個小毛賊不見得就是本領！」

「祁連雙劍，岷山十八傑，居然是小毛賊，我這還是第一次聽到！」

「我卻最少已聽過十次！」

「這是說我宮某人手中的一條鍊子槍就只可以殺小毛賊的了？」

「你總算還有自知之明！」

「就祗怕你連小毛賊也不如！」宮天寶仰天打了一個哈哈！

「你何不試試？」

宮天寶冷笑。「我可以不試？」

「不可以！」孫壽左手一揮，大喝一聲：「動手。」

「好！」黑衣幪面人，那邊應聲，雙手日月輪相對一撞！

嗆啷的一聲，人與日月輪齊飛，大鵬鳥一樣飛撲保護在那兩匹健馬周圍的十二個大內高手！

孫壽那一聲動手本來就是說給他聽的。

宮天寶同時回頭，厲聲叱喝：「物在人在，物亡人亡！」

十二個大內高手齊應一聲：「是！」人影縱橫，刀光閃動！

兩張刀當先左右迎上！

左刀「雪花蓋頂」，右刀「老樹盤根」！

只看走勢就可以知道這兩個大內侍衛都是用刀的好手！

黑衣幪面人卻視若無睹，偏身欺入，雙手日月輪一撞一分！

嗆啷兩聲，兩張刀飛入半空！

黑衣幪面人日月輪再一展一沉，左面那個大內高手的胸膛馬上裂開一條血溝，右邊那個的一顆頭顱跟着飛上了半天！

好重的出手，好狠的出手！

其餘十個大內高手這才大驚失色！

宮天寶的一張臉亦趨凝重！

他並沒有看到黑衣幪面人的出手，他的頭早已轉回，一轉回目光就落在孫壽面上，瞬也不一瞬！

孫壽的目光也落在宮天寶面上！

宮天寶心頭突然一凜！

他也知道有目光如刀的這句說話，但到現在他才知道怎樣才叫做目光如刀！

周圍也跟着多了一股濃重的殺氣！

殺氣也竟是孫壽身上散發出來！

宮天寶面色更凝重，雙手手背上的青筋蚯蚓一樣一陣扭動，手中鍊子槍又一聲嗆啷！

他已準備出手！

還未出手，一個聲音突然樹下響了起來！

孔標！

孔標的語聲充滿了自信，說話同樣充滿了自信！

「割鷄焉用牛刀，對付這種小毛賊，何必宮大人你親自出手，就卑職這張小刀已經夠用了！」

宮天寶無須低頭已知道這在樹下說話的是誰。

到現在居然還有人認爲孫壽只是一個小毛賊，他實在覺得好笑。

他還未笑出來，孔標一劍已飛出！

劍光迅急而輝煌！

孔標的氣力已盡在這一劍之上！

他只求一擊就中！

這才顯得本領，這才容易揚名！

他一直就在等着這種機會。

一個人肯奮發向上未嘗不是件好事，但首先得做好自己，首先得使自己具備這種條件！

孔標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具備了這種條件沒有。

現在他總算知道，付出代價卻未免太大！

連孫壽也替他歎息。

孫壽一直都沒有理會孔標，一直到孔標連人帶劍飛來，他才側頭一望，側身一刀！

刀光與目光幾乎同時到達！

目光一閃，刀光一閃，孔標的一支劍突然變做了兩支，一個人突然變做了兩個！只可惜劍每支只得一截，人每個只得一邊！

孫壽一刀就劈斷了孔標的劍，劈開了孔標的人！

好快的一刀，好絕的一刀！

宮天寶這才真的變了面色！

孫壽看着孔標倒下，不禁一聲歎息：「你用的不是小刀，是長劍，只可惜在我面前小刀長劍都是一樣，鍊子槍也是一樣！」

孫壽這個一樣出口，人刀就雪地上飛起！

宮天寶大喝一聲，鍊子槍連隨出手！

嘶嘶嘶嘶的鍊子槍的兩個槍尖就恍如驚起的兩條毒蛇，交替飛射半空中的孫壽！

孫壽縱聲長嘯，連擋四槍，身子已往下沉，突然又猛一個折腰翻身，凌空一飛丈八，頭下腳上，連人帶刀，射向宮天寶！

宮天寶雙手急翻，槍尖彈起，兩槍交替，剎那又一連刺出四槍！

孫壽半空中再擋四刀，劈開槍勢，人刀去勢未絕，硬從雙槍之中欺入，直取宮天寶的胸膛！

宮天寶驚呼收槍，樹上飛落！

嗤嗤的幾聲，他剛才存身的那株梅樹的樹梢立時只剩下光禿禿的一截！

斷枝怒激，梅花紛飛，積雪飄落！

孫壽人刀亦在梅花白雪中飄落！

刀一引，人一欺，人刀又直迫宮天寶！

宮天寶悶哼揮手，鍊子槍左右雙飛，左七右六，十三槍連氣呵成，槍槍飛取孫壽要害！

孫壽見槍破槍，一槍一刀，十三刀急劈，硬硬劈開槍勢，迫殺宮天寶！

宮天寶有生以來還未見過這樣兇悍的人，這麼兇狠的刀，心頭一凜再凜，雙槍一飛再飛，剎那又是十三槍，人同時倒退十三步！

十三步退盡，他耳中已接連聽到了好幾聲慘叫！

撕心裂肺的慘叫！

任何人都有好奇心，宮天寶也不例外，偷眼一瞥身後，正好瞥見一個大內高手斷綫紙鳶般曳着一條血虹在那黑衣幪面人腳下飛起！

黑衣幪面人手中日月輪連隨嗆啷相撞，撞飛一連串血珠，步向馱着包袱的那兩匹健馬！

沒有人阻止，十二個大內高手都已變了另一種人，死人！

斷綫紙鳶飛開的那一個正是最後的一個。

鮮血染紅了梅花路。

血紅雪白，觸目驚心！

雪血上馬屍，人屍。

馬還有悲嘶，人卻連一聲呻吟也沒有。

黑衣人日月輪下竟無活口！

宮天寶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吃驚也還來不及，耳邊風響，匹練也似的刀光已在眼旁！

孫壽就在宮天寶回頭一瞥之間，人刀一飛丈八，閃電一樣凌空飛擊而下！

沒有人能够形容他這一刀之疾，之重，之狠！

孫壽這一刀突然全力飛擊，更是意外！

宮天寶即使沒有分神，這一刀亦未必可以化解。

宮天寶現在經已分神！

刀光下嗤的猛飛起一道血光！

宮天寶魁梧的一個身子箭一樣在刀光下，血光下倒射了出去！

一道血口由他的左肩幾乎裂至胸膛！

這一刀再入三分，宮天寶現在就是一個死人，幸好就在這剎那他蹴地倒射了開去。

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就算沒有負傷他也不是孫壽的對手，何況那邊有一個黑衣幪面人？

再下去這必然是死路一條！

宮天寶好像並不知道，好像還記得他親口說過的一句話——

物在人在，物亡人亡！

眼看着，他暴退的一個身子突然倒翻，翻身連隨拔身，一拔盈丈，半空中嗆啷一聲，手中鍊子槍飛射正朝馱着包袱的那兩匹健馬走去的黑衣幪面人！

黑衣幪面人大笑揮手，日月雙輪迎向飛來的鍊子雙槍！

嗆嗆的兩聲，槍尖日月輪上撞出了兩團火花，黑衣幪面兩人驚呼連退三步！

到現在他才知道這宮天寶的武功遠在倒在他日月輪之下的那十二個大內高手之上！

方才他見孫壽從容揮刀砍開槍鋒，長驅直進，只道這宮天寶也不外如是。

到現在他才知道這在孫壽不難，在他可就不易了。

他本來對孫壽實在有些不服氣。

到現在他才知道孫壽這人實在有幾下子。

宮天寶那兩槍已盡全力！

那兩槍若是不能迫開黑衣幪面人，他就死定了。

幸好那黑衣幪面人的武功並不是他想像之中的高強！

宮天寶立時精神大振，兩槍之後，又是兩槍！

黑衣幪面人雙輪急擋，連隨又退四步！

宮天寶身形又落下，落下又飛起，飛落在其中一匹馱着包袱的健馬之上！

他還未在馬鞍上坐穩，一刀雙輪已然凌空飛來！

刀比輪更快更狠！

孫壽的無情刀本來就遠在黑衣幪面人日月雙輪之上！

空氣刀中怒斷，輪下驚裂！

破空就恍如一對無形的魔手，抓向宮天寶的胸膛！宮天寶撕心裂肺的猛一聲狂吼，左手忍痛一撕一擲，硬硬將馬背上馱着的包袱連繩撕下，擲向凌空急落的雙輪一刀！

這包袱若是迎上刀輪，勢必刀下粉碎，輪下粉碎！

這包袱若是粉碎，珠光寶氣的美夢最少也得一半粉碎！

孫壽眼中分明，驚呼收刀，左手一長，抓向那包袱，腰身借勢斜翻，右脚就勢同時踢出，踢向黑衣幪面人股旁！

黑衣面幪人亦失聲驚呼，他也想收輪，只可惜他的一對日月輪已貫滿了眞氣，已是有去無回之勢！

眼看雙輪就要砸在包袱之上，黑衣幪面人外露的一雙眼幾乎瞪了出來！

也就在這下，孫壽的一脚已然踢到！

黑衣幪面人的一個身子立時斷綫紙鳶一樣飛了出去！

喀刷的一聲，一株梅樹，日月輪下斷成三截！

黑衣幪面人借力使力，凌空一個觔斗，雪地上站好了身子！

孫壽幾乎同時落地，連冷汗也來不及揑一把，又一聲暴喝，脫手擲出了手中無情刀！

黑衣幪面人冷眼一瞥，那邊亦同時脫手飛出了日月雙輪！

那刹那，宮天寶左手一擲出了包袱，右手鍊子槍就飛射而出！

這一槍目的却並非在人，在馬！

槍一飛二丈，錚的穿過了還有的那匹馱着包袱的健馬馬口扣轡的鋼鐶！

這一槍之準，只怕連雙手開弓，連珠十六箭，百步穿楊的賽花榮看見，也得大拍手掌。

槍上居然還有一份巧力，槍尖一穿過就倒捲，纏住了鋼鐶！

宮天寶一聲叱喝，一人雙馬，立時奔了出去！

宮天寶騎着的那匹倒還罷了，後面的一匹若是走掉，珠光寶氣的美夢又得走掉一半！

這一半若是一掉，宮天寶就算上頭怪罪下來，所受的責罰却最少也可以減輕一半！

宮天寶這一槍實在大有作用！

他負創忍痛策馬，右手鍊子槍曳的筆直！

這條鍊子槍簡直就變了一條馬轡！

宮天寶並不在乎，但求搶走那匹馬，就算連自己也變了匹馬，他也不在乎。

鍊子槍緊緊的曳着，突然一輕！

宮天寶心頭一凜！

他吃驚方罷，一匹馬已從他身旁飛過！

這匹馬馬口扣轡的鋼環上纏着他那支鍊子槍，這匹馬原來就是他要帶走的那匹馬！

鍊子槍的另一端還在他手上，鍊子槍也並未斷，那匹本來由他拖着走的馬居然一下子就跑到了他面前，就連宮天寶也大吃一驚！

他實在想不到那匹馬居然是千里快馬！

那匹馬眞的是千里快馬就好了，只可惜一飛向前的只是一個馬頭，一個剛給齊頸斬下的馬頭！

馬頭飛過宮天寶面前，鮮血才嘩的一下噴出！

宮天寶立時一面的馬血，一身的馬血！

宮天寶這一下所感到的恐怖實非旁人所能想像，他嘩的吐出了一口苦水，瘋了一樣的斷聲狂叫，瘋了一樣的策馬狂奔！

孫壽這脫手擲出的一刀，的確令人驚心動魄！

刀在馬頸上飛過，硬生生將那匹馬的馬頭齊頸斬下！

沒有頭的馬繼續奔前！

黑衣幪面人日月雙輪卽時飛到！

寒光血光一閃再閃，四條馬脚刹那只剩下兩條！

馬這才倒下！

斬馬脚容易，斬馬頭困難。

孫壽的一刀若是也從馬脚着手，馬脚卽使完全斷下，宮天寶鍊子槍還在馬口銜環之上，那他帶回去的就不單止是一匹沒有脚的死馬，還有馬背上的一個包袱！

好在孫壽不怕困難！

宮天寶這就只帶有一個馬頭回去！

飛刀斬馬頭，去勢仍未絕，奪的釘在一株梅樹的樹幹上！

孫壽人跟着鷹隼一樣，飛落樹旁，拔刀在手！

黑衣幪面人同時掠到馬旁，右手先後收起日月雙輪，左手抓下馬背上的包袱。

兩人對望一眼，分別急將包袱撕開！

包袱裏頭是一個精緻已極的紫檀木盒。

盒子之中，紅墊之上，就是那一對碧血鳳凰！

一鳳一凰，高足三尺，透水綠玉彫就，彫紋之精細，已是巧奪天工，栩栩如生，活靈活現這些字眼所能形容！

眞正見過鳳凰的人本來就沒有幾個。

有沒有鳳凰這種東西而本來就已經是一個問題。

但要找兩塊那麼同樣大的透水綠玉已經不容易，更難得的是玉中還透着一絲絲，一股股鮮血一樣的血紋。

血紋竟又恰好與彫紋相配，整對鳳凰簡直就像在火中飛舞，火中翱翔！

孫壽，黑衣幪面人，一時也爲之目眩！

珠光寶氣閣的人又豈有不識貨的道理。

就最不識貨的人也應該看得出這鳳凰是，對異寶奇珍，是一對無價之寶！

這一對鳳凰成雙成對，若是少去其中的一隻，無論是鳳抑或是凰，都是一種難以估計，

難以補償的損失！

兩人這才眞的揑了一把冷汗！

「就是這一對鳳凰！」孫壽將盒蓋闔上，目光落在雪地上，馬血上！

雪地上留下了一路蹄印！

馬血亦在雪地上洒出了一條血路！

「追！」孫壽輕叱一聲，騰身掠向那一簇梅樹的後面。

黑衣幪面人應聲亦自闔上盒蓋，縱身向另一邊的另一叢梅樹後面掠去！

嗤嗤的一陣雪飛，兩人梅樹後牽出了兩騎健馬，連隨翻身上鞍，踏着蹄印，踏着血路，追了出去！

馬蹄飛馳，積雪怒翻！

怒雪！飛馬！碧血！

× × ×

血路突然中斷！

一條河流截斷了去路。

河面已然冰封。

只有冰，沒有雪。

冰上不留蹄痕，一個帶血的馬頭放在河邊，放在冰上！

馬從何往，人從何去？

「好小子！」黑衣幪面人咬牙切齒！

孫壽的一張面亦已冰封！

「我們追下去？」孫壽冷笑。

「這小子一走，無論去那一府，見那一官，勢必動府驚官，只怕不出半個時辰，驛馬已飛傳信息，不出半日，周圍百里已在官府搜查網重重封鎖之內！」

「事關重大，地方官吏那裏敢胆怠慢？」

「我們如何？」

「卽使揀的是千里馬，馬不停蹄，走的是青草路，路通百里，半日之內亦無法走得出官府的百里搜查網！」

「這就算硬闖，傾盡全力，調動我們所能調動的人手，亦難敵官府千萬鐵騎！」

「只有瘋子才會採取硬闖這個辦法！」

「將這對鳳凰拆散，斬件送出，亦未嘗不是一個辦法，只可惜這一來，這對鳳凰最多只值十萬両銀子！」

「公子要的，是整對鳳凰，不是鳳凰炒雜碎！」

「這對鳳凰的確大一些，人出入容易，帶着這對鳳凰在身上，就連我也不知道可以走得了多遠？」

「公子二十日之後就要在洛陽見到這一對鳳凰，公子的脾氣相信你也清楚！」

黑衣幪面人歎了一口氣。「他說一，就連老當家也似乎沒有辦法要他改口說二！」

孫壽冷笑。

「幸好這還不致於完全沒有辦法。」黑衣幪面人忽然笑了起來。

「哦？」

「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因爲這個人，我忽然想出了一個辦法。」

「哦？」

「孫總管，我們現在先回去陳留縣城！」

「哦？」

「陳留縣城離這裏最多三里，宮天寶就算再快，總沒有可能在我們入城之前，就已將消息傳到！」

孫壽無言頷首。

一聲輕叱，兩人勒轉馬頭！

馬又再奔出，雪又再在馬蹄下激濺！

飛馬！怒雪！

× × ×

雪。

怒雪！

楊大手在怒雪下雙手交搓，一面得色。

只有眞正見過楊大手的才知道楊大手是怎樣魁梧的一個人。

他的一雙手也的確够巨大。

好像這樣魁梧的一個人，這樣巨大的一雙手，任何人，都絕不會聯想到輕巧靈活這四個字。

但你若是眞的這樣以爲，你就一定後悔！

武當名宿張道人也就是因爲這樣以爲，足足後悔了一輩子，臨死之前，仍念念不忘那一個身子如何輕巧靈活，那一對大手如何靈活輕巧，如何一下子就將他的一支劍空手奪去，仍然隱隱記得當時脫口驚呼的兩句說話。

——好快的一雙手！

——好巧的一雙手！

楊大手的一雙手的確够快！够巧！

這雙手練的正是空手入白刃的功夫。

早在十年之前，江湖上已在傳說，楊大手的空手入白刃功夫天下無雙！

江湖上想成名的朋友很多希望找機會證明這件事！

這所以七年前羣雄大會中州，竟就有三十六個人同時找上楊大手。

所以這才給楊大手創下一口氣連奪雙槍一戟，八劍九環，五鈎十一刀的驚人紀錄！

這一次之後，幾乎就沒有人願意再去證明這件事了。

除了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楊大手這一雙大手還有接暗器的本領。

楊大手一直都沒有顯露這種本領，他似乎還想給自己保留一些秘密。

只可惜五年前他親自護送一大批珠寶玉石東走洛陽，不幸遇上了獨行大盜「滿天飛花，一手七暗器」葉飛花，他不想將那一大批珠寶玉石送給葉飛花，就只有接下葉飛花的暗器。

那一大批珠寶玉器他眞還放不開手，所以他只好硬着頭皮去接葉飛花的滿天飛花，一手七暗器！

葉飛花名滿江湖，滿天飛花，一手七暗器，能够擋得住的人已經沒有幾多個，能够空手接下的人簡直就完全沒有。

所以一見楊大手居然就用一雙手來接自己的暗器，葉飛花忍不住就放聲大笑！

他笑得未免太早。

到他想收住笑聲的時候，他最少已打了好幾十個哈哈。

所以他的一張臉紅起來也峙別來得快，一下子就紅到耳根，紅到脖子，一溜烟就跑出了好幾十里。

這之後，江湖上就沒有了這一朶飛花。

楊大手實在想不到會令葉飛花這樣難堪，目送葉飛花遠去，他最少也歎了好幾十口氣。

他並不想將自己壓箱底的本領，完全拿出來。

自從陳留縣城開了一間集珍坊，一方面經營珠寶玉石，一方面替洛陽張虎侯的碧玉齋搜購玉石珠寶之後，他實在不想多事，不想得罪任何朋友。

生意人和氣生財，這個道理他還懂得。

幸好這次之後，他簡直已再沒有了這種麻煩。

楊大手這又反而覺得有些遺憾，他壓箱底的實在還有一種本領。

他的一雙手入過白刃，接過暗器，却還沒有機會發過暗器。

暗器功夫不外乎手眼步法。

一個人有這麼輕靈巧活的一雙手，目力一定也不比尋常，這加起來已經足以成爲一個暗器高手！

所以說楊大手如果不懂得暗器，無疑就等如一個一流的大廚師只是懂得炒菜，不懂得配

料。

也有人想到這一點，却沒有人願意去證明這一點是否事實。

空手入白刃，接暗器，這白刃及暗器都是往楊大手身上招呼，但這暗器由楊大手出手，就是他招呼別人了。

這種招呼好像還沒有人歡迎。

給這種招呼下來，往往就可能變成一隻刺蝟！

有楊大手那樣的一雙巧手，快手的人到底不多。

想變做刺蝟的人更就連一個也沒有！

楊大手實在遺憾。

這所以爲什麼楊小劍一到了練武的年紀，楊大手就替她打了一百零八支寬僅一指，長只三寸的小劍，除了空手入白刃之外，還教她如何收發暗器。

知道這前因後果的人，大概一定也不會再奇怪楊大手並非以暗器揚名，何故會有一個暗器功夫如此厲害的女兒。

楊大手也就只有楊小劍這一個女兒。

楊小劍本來並不叫小劍，而是叫小花！

對於這朶小花，楊大手可謂愛護備至，連一隻螞蟻走近，他幾乎也要一脚踩死，生怕咬壞了他這惟一的女兒，惟一的小花。

一直到這朶小花連老虎也幾乎可以踩死一隻他才放下心。

那時候，楊小花幾乎已有一條老虎那麼大，那麼重。

那時候楊小花還未叫做楊小劍。

小劍的名字其實還是江湖朋友費了好大的工夫，好大的心機，替她想出來的。

江湖朋友當然看不慣這麼大，這麼重的一個人也叫做小花。

小劍雖然同樣小，比花最低限度重好幾十倍。

楊小花居然也很喜歡這個名字。

她用的暗器正好是一百零八支小劍，她也實在覺得自己的確不像一朶小花。

就算最大的牡丹花最少也要好幾百朶才可以堆成她這麼的一個人。

一看到這支小劍，這朶小花，楊大手就不由得歎氣。

就連他自己也想不到居然會有一個比他自己還要大，還要重的女兒。

惟一令他滿意的就是這個女兒天生也是一對巧手，快手，才不過二十來歲的年紀，已將他的本領學得七七八八，暗器方面也沒有辜負他的一番苦心。

到目前爲止，楊小劍的那一百零八支小劍最少已打死了三十六條好漢，打傷了七十二條大漢。

那三十六條好漢據講都是頗有來頭。

這所以近這兩年以來，很多事楊大手都已用不着再操心。

就連每三個月一次送往洛陽碧玉齋的玉石珠寶，這兩年以來他也交由他這個女兒押運。

到目前爲止，楊小劍還沒有出過岔子。

楊大手最感安慰的就是這件事。

今日是十五。

這個月的十五又是給洛陽碧玉齋張虎侯送珠寶玉石的日子。

這一次搜購的珠寶玉石並不多，對於這件事楊大手實在已沒有多大興趣。

這十多二十年辛苦經營，他在陳留縣城混來混去也只是混了一個第二，張虎侯却早已成了洛陽的第一財主。

張虎侯的一張刀雖然他也很佩服，但最令他佩服的還是張虎侯這賺錢的本領。

他所有的興趣不知何時已完全集中到這件事之上。

於是他派出了江魚徐可兩個師弟。

這兩個師弟總算不負所託，替他找出了張虎侯賺錢的秘訣。

他總算知道張虎侯表面上只是碧玉齋的老闆，實際上還是飛夢軒，落月堂，虫二閣的老闆，除了珍寶玉石的生意之外，兼開酒樓，賭場，妓院！

酒樓，妓院他都不感興趣，他這個人除了珠寶玉石之外，就是喜歡一件事——賭錢！

所以他實在很高興接管張虎侯的落月堂，碧玉齋，難得虫二閣的雪衣娘，飛夢軒的顧橫波，也有取代張虎侯的位置，自己來做老闆的意思。

三個人一拍卽合，只等機會一到，合力同心，瓜分張虎侯手上的成果。

張虎侯並不知道。

他們只怕張虎侯知道，表面上工夫都做到十足。

楊大手依舊替張虎侯搜購珠寶玉石，每隔三個月的十五依舊送到洛陽碧玉齋。

他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時機還未到，他寧可等待也不願意輕舉妄動。

他有這種耐性。

這種耐性却好像已到了極限。

最近這兩次對於替張虎侯的碧玉齋搜購玉石珠寶，他已顯得不大起勁。

不過今日他却似乎遇到了什麼值得高興的事情，慾雪下看着一箱箱的玉石珠寶搬上馬車，居然還一面得色，交搓着雙手起來。

這一次的珠寶玉石只有七箱，兩箱大，五箱小。

兩大五小的七口箱子現在都已在馬車上。

楊大手這才轉過身子。

一個女孩子連隨映入他的眼簾。

這個女孩子居然比他更高大。

女孩子一身火紅衣裳，粗腰上束着一條長大得出奇的腰帶。

這條腰帶其實也並不怎樣長大，攤開來最多也不過够做普通兩個人的衣服！

腰帶上三排小劍，每排三十六，加起來就是一百零八。

這樣的一八零八支小劍，這樣的一個女孩子，這不是楊小劍是誰？

楊小劍的手中牽着一匹馬。

×　×　×

高頭大馬！

看見這匹馬，楊大手不由就担心。

這匹馬化了他好幾百両銀子，化了他最少三個月的時間，幾經辛苦才從關外馬客手中買來。

這匹馬雖然不是寶馬，最低限度可以馱起楊小劍一口氣跑三里。

馬來的時候神采飛揚，現在好像已筋疲力竭。

這匹馬一次來回，怎也可以有一個月以上的時間休息。

只可惜就算是寶馬，馱着楊小劍這樣的一個人在陳留洛陽之間一次來回，最少也得休息兩個月。

楊大手實在担心，這匹馬給坐垮了之後，那裏再替楊小劍找來第二匹坐騎。

楊小劍好像不知道她這個父親在替她這樣担心，她拉着那匹馬一直走到楊大手面前，叫了一聲：「爹，都準備好了？」

這一聲簡直像旱天响了一下悶雷。

好在楊大手已不是第一次聽到這個聲音，

他點頭。「你也準備妥當了？」

「嗯！」楊小劍向馬車那邊瞥了一眼，忽然問：「這一次一共有多少箱珠寶玉石？」

「只有七箱。」

「比上次又少了三箱？」

楊大手道：「對於這件事，我實在已沒有多大興趣。」

「爹，依我說，到不如跟張虎侯拚了！」

「還不是時候，但也快到了，你到了洛陽，找機會去一趟飛夢軒，看你的兩個師叔跟顧橫波，雪衣娘兩個到底弄成了怎樣。」

「這個我省得。」

「還有昨晚我給你的那封信，莫忘了收好，見面的時候，交給你的兩個師叔。」

「爹就是嚕嗦。」

「你就是這個脾氣。」

楊小劍一掠頭巾，掠下了好幾朶雪花。「我今早外面走了一趟，聽說因爲波斯進貢我朝的一對碧血鳳凰日前就在城外三里被刦，落在珠光寶氣閣的手上，各地官府現在正在全力追尋，進出各地的人貨都不免一番嚴厲的審問，甚至於路上亦隨時隨地可能被截下來搜查！」

「我們集珍坊的馬車往來洛陽陳留之間，並不是一次半次，十年來一直沒有中斷，這個沿途的關卡大概都已知道，相信還不成問題，再說——」楊大手大笑，「我們的馬車上沒有那一對鳳凰，要怎樣就由得他們怎樣好了。」

「諒他們也不敢在我面前給我多大麻煩！」楊小劍亦大笑了起來。

她笑得簡直就像是楊大手一樣。

這笑聲一起，楊大手的笑聲就停下，皺起了眉頭。「小劍，我已經不止一次告訴你，爹是男人，不是女人，你不能每一樣都向爹學習，一個女孩子好像你方才那樣笑，最少可以嚇跑好幾街的男人。」

「這又有什麼要緊？」

「都給嚇跑了，那裏還有人上門說親？」

「沒有了最好，反正我這一輩子，就是想伴着爹爹你。」

「傻孩子，」楊大手大笑。「女孩子遲早總是要嫁人的。」

笑在面上，楊大手一個頭却在發痛，爲了這件事，他實在已傷透了腦筋。

要找一個可以與楊小劍匹配的男人已經不容易，何況還要這個男人上門說親？

「這一次的到底又是什麼東西？怎的這麼重？」楊小劍的目光又回到了馬車那邊。

馬車的兩個輪子，正深陷在院子中的雪地上。

「還不是珠寶玉石？」楊大手轉過半臉。「只不過多了一對銀打的金童玉女，是北城玲瓏閣的老闆韓康托運的東西。」

「我們可不是開鏢局。」

「那東西他是要送給怡紅院的姑娘『如意』，怡紅院跟碧玉齋多少也有來往，東西有你在一旁一定萬無一失，因利乘便，所以他就老實不客氣了。」

這一堆說話之中，總算還有一句是楊小劍中聽的說話。

——東西有你在一旁一定萬無一失！

楊小劍所以也沒有再多說什麼。

「到了碧玉齋，你給張虎侯說一聲，着他通知怡紅院的如意派人到來領取就是。」

「何不我直接送去？」

楊大手笑了。「如意不錯也是個女人，怡紅院可不是你們一般女孩子方便去的地方。」

「哦？」楊小劍面色激紅，轉口道：「馬車的兩個輪子都深陷地面，那一對金童玉女到底有多重？」

「變做銀子大概怕也有萬來両。」

「如果我是韓康，到不如送張銀票算了，反正那一對金童玉女就不賣掉，遲早都得熔掉，鑄做銀錠，那位如意姑娘所喜歡的大概也只是銀錠，給她一張銀票反省却做一番工夫。」

「這也是事實！」楊大手拍手大笑。

好大的一雙手，只一拍，就連他身旁那株梅樹之上的積雪也給掌聲震盪的簌簌飛落。

積雪飛落，梅香亦濃。

這一株梅花，還只是吐蕊。

疏雪片片，高花未吐，暗香已遠遠。

×　×　×

暗香不遠。

暗香就在窗前。

窗前一株玉梅橫瘦影。

梅清月皎雪光寒。

金天祿獨立窗前，一張面亦冷似冰，寒如雪。

「宮大人，事實是事實，可不是我姓金的小覷了你們大內侍衞！」金天祿的語聲都是充滿了諷刺的意味。

宮天寶一個頭低垂，連一句說話也沒有。

「波斯使者方面我可以盡量隱瞞，行程方面我可以盡量延長，但最多也不過一月的時間，這時間之內，你們若不將這一對碧血鳳凰尋回，趕送京師，你們固然是一條大罪……」

「不是你們！」一個冰冷的語聲即時一旁响起！

說話的那個人的面容同樣冰冷。

那個人約莫三十左右年紀，身裁瘦削，顴骨高聳，面容清癯，清癯中却見威嚴！

「那大人這是什麼意思？」

「皇上命我陳留縣城接應，鳳凰並未進入陳留縣城！」

「刦案就發生在城外三里，可以說是已入陳留縣城，皇上怪罪下來，只怕你也脫不了關係！」

那個人悶哼。

「這在他宮天寶固然是一條大罪，我金天祿亦難免撤職查辦，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到時我不免就要替自己分辯幾句！」

「你準備也將我那飛虹牽涉在內？」

「一條罪三個人承担總比兩個人輕鬆得多，同樣，一件事三個人齊心合力解決，總比兩個人來得容易，那大人不妨考慮清楚！」

那飛虹又一聲悶哼。

「況且——」金天祿接續下去。「事情又不是完全沒有頭緒，最低限度，我們已掌握一條綫索，已知道這是珠光寶氣閣所作所爲！」

「金大人對於珠光寶氣閣知道多少？」

「我即使一無所知，你們大概都經已知道些少，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種學問，只知道些少，只要發生興趣，再下一番苦功，不難就會知道很多的了。」金天祿負手窗前，眼望窗外。

窗外一支玉梅橫瘦影。

梅清雪光寒，月冷欄干曲。

×　×　×

月落天西，九曲橋上風利如刀！

風中沒有梅香，就連酒香也沒有。

飛夢軒最少已有半個月沒有賣酒，沒有營業。

燒毀的主軒還未重建，一時又找不到適當，又可以信任的助手，張虎侯索性就完全丟開，只等過了這一個冬天再說。

反正他又不是只做這一種生意，全憑這一間飛夢軒賺錢。

這件事他好像並沒有跟楊小劍提及。

楊小劍現在就正在九曲飛橋之上。

她昨夜已入洛陽，一入洛陽就直趨碧玉齋，向來做事她都非常爽快。

•

金童玉女果然中空•

沈勝衣低頭望了一眼，又再望了一眼，突然伸出手，在金童玉女的肚子裏頭，各自摸了一把•

「你在幹甚麼？」張虎侯奇怪的望着沈勝衣•

「我只不過想見識一下這所謂巧奪天工的彫刻•」

「哦？」

沈勝衣搖頭•「我已經够仔細的了，就是看不出這所謂巧奪天工的彫刻在那裏•」

張虎侯道：「不單止是你，現在就連我也看不出了•」

「哦？」這一次到沈勝衣奇怪了•

「東西已經不在那裏頭，又那裏還有甚麼巧奪天工的彫刻？」

沈勝衣歎了口氣•「你說話，怎不清楚一點？」

「我不是不想清楚，可是說話才開頭，你就已經將這一對金童玉女倒轉了•」

「我的確心急一些•」

「這也好，反正我都想請你倒轉這一對金童玉女•」

「哦？」

「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清楚知道這一對金童玉女是一對空心的彫像•」

「一捧上手我就已知道，要是實心的，那有這麼容易給我捧起來？」

「嗯，」張虎侯隨即又問•「你又有沒有留意到這一對金童玉女的底部？」

沈勝衣這才留意到這一對金童玉女的底部與一般的彫像大不相同•

一般的彫像，如果是空心的，底部的開口大多呈不規則的形狀，厚薄亦與其他部份大致相同，這一對金童玉女的底部却是一個圓形的開口，開口的周圍環繞着一系螺旋坑紋•

不等沈勝衣點頭，張虎侯又問一句：「你又有沒有留意到八仙桌上還有兩個同樣是銀打的座子？」

「有•」沈勝衣這倒沒有說謊，事實他一早就已留意到放在桌面上的那兩個銀座子•

那兩個銀座子也是圓型，周圍同樣環繞着一系螺旋紋。

「那兩個銀座子也就是一對金童玉女的座子。」張虎侯一仰頭•「彫座底部的開口，座子的周圍都有着一系螺旋坑紋，你試將左面的一個座子旋入那金童的彫像底部看看•」

沈勝衣於是又費了好幾十斤的氣力，將那座子捧起，旋入金童底部的開口•

一旋即進入，這兩系螺旋坑紋竟是出奇的配合•

沈勝衣隨手轉了幾圈，座子與彫像立時緊緊的接合在一起，不見絲毫的縫隙，彷彿本就是一起鑄成，本來就是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

張虎侯又道：「你再將這金童立起來？」

沈勝衣依着做了•

張虎侯這才問道：「如果我剛才要你看的這一對金童玉女就是這個樣子，我說是實心的，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沈勝衣不假思索•

「這一對金童玉女惟一值得欣賞的就是這兩系螺旋坑紋，一接合，彫像座子之間根本就毫無跡像可尋•」

「嗯？」

「就現在看來，這一對金童玉女簡直就像是整個鑄成，並非中空•」

「碰上手就難說了，這一對金童玉女要是並非中空，就不止萬一兩，我看最少得重一倍，二萬二千兩•」

張虎侯搖頭•「一兩銀子跟十兩銀子上手就可知道，十兩銀子跟二十兩銀子亦不難一眼分辨出來，但一千兩銀子跟二千兩銀子，這就除非經驗老到，否則少不免要動用到秤子，一萬兩跟二萬兩更就經驗再老到，亦難以憑手眼分明，這根本就已超乎手眼所能準確估計的範圍•」

「只是不能準確，約莫大概總可以了•」

「可以是可以，只可惜可以雙手捧起一萬兩銀子，又時常都有這種經驗的人，不但千中無一，萬中亦難有一，幾個人齊心合力當然例外，問題只在除非這幾個人一直在合作，又一直都有這種經驗•」

「嗯•」沈勝衣點頭•

「再講，這樣的一對金童玉女到底需要多少銀子才可以鑄成？全重應該有多少才合？根本就只憑估計，萬九兩又似，萬六兩又像，萬一兩亦無不可，就眞有那麼的一雙手，只一捧就已能估計得出約莫重量，也不敢肯定這一對金童玉女是必中空！」

沈勝衣又點頭•

「所以這一對金童玉女之內藏着甚麼，外人也難以覺察•」

「嗯•」

「設計這一對金童玉女的人，目的也就在這裏！」

「這裏頭到底藏着甚麼？」

「鳳凰，一對鳳凰！」

「不是山鷄？」

「錯把山鷄當鳳凰，這本來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張虎侯苦笑•「只可惜你問得雖然有趣，我現在實在已笑不出來•」

「一個人連笑都不能，實在是很痛苦的一回事•」

「要是你知道自己已朝不保夕，相信你亦難以笑得出來。」

沈勝衣一愕，轉口問：「這肚子裏頭會走出一對鳳凰來的金童玉女，到底是那一個送給你的？」

「楊大手！」

「你做珠寶玉石生意的那個老搭檔，江魚徐可的那個師兄？」

「嗯•」

「這位楊大手不是有意思與顧横波，雪衣娘聯手瓜分那四間甚麼碧玉齋，飛夢軒，落月堂，虫二閣？」

「嗯。」

「這件事你不是已經證實了？」

「嗯•」

「好像這樣够義氣的一個老搭檔送來的東西，你居然還敢收下？」

「這東西其實並不是送給我的•」張虎侯微喟•

沈勝衣又是一愕•

「這件事你可是感到興趣了？」

「我還不知道是一件甚麼事•」

「現在我就要說到•」

沈勝衣淡笑•「我人既然已給你請來，就算不感興趣，你說到，我還是要聽的•」

「好在這件事本來就充滿了刺激，我口才即使再糟也還不成問題•」

「你再不說出來就成問題了，我這個人的耐性你應該已有印象•」

「這件事得從十日之前說起•」張虎侯沉吟了一下才接下去•「十日之前，因爲畫眉鳥一事，揭發了一件陰謀，飛夢軒一戰，我們聯手幹掉了畫眉鳥，雪衣娘，顧横波，江魚，徐可！」

「這可是與我無關•」

飛夢軒一戰，沈勝衣的確幾乎沒有動手，由頭到尾都是張虎侯大顯威風•

沈勝衣還清楚記得張虎侯一刀活劈雪衣娘，一脚將徐可踢飛，一拳將江魚打出窻外，拚着毒發也要在顧横波的咽喉之上砍上一掌•

至於畫眉鳥，却是服毒自殺的•

張虎侯沒有分辯，繼續說下去：「在同一時間，我們那位楊大手楊大爺所在的陳留縣城亦發生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不得了的大事？你用到不得了這三個字，這件事相信一定是一件大事了•」

「實在是一件大事！」張虎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波斯進貢我朝的一對碧血鳳凰當時就在離城三里的地方被刼！」

「刼到當今天子的頭上，果然是一件大事•」沈勝衣恍然大悟似地•「這刼賊大概就是那位楊大手楊大爺了•」

「你怎會這樣想的？」

「方才你不是說那一對金童玉女之內本來藏着一對鳳凰？」

「嗯•」

「這相信就是在陳留縣城城外三里被刼的那一對波斯進貢我朝的碧血鳳凰了？」

「嗯•」

「金童玉女却是來自楊大手，那刼賊不是他又是誰？」沈勝衣會意點頭•「他這樣目的大概就是在嫁禍給你•」

張虎侯却一味的搖頭•「即使他眞的有這個意思，即使他眞的嫁禍成功，我一定落得一個抄家滅族的下場，連家都抄了，他當然也沒有可能在我死後得到任何好處，說不定根究起來，他自己也脫不了關係•」

「這倒不無道理•」

「況且，這鳳凰本身就是一對無價之寶，不會到手倒還罷了，既已到手他又怎捨得再送出去？」

「也是道理•」

「那一對鳳凰既然是無價之寶，是貢品，就算將價錢一再壓低，很多人都可以買得起，亦未必有人敢冒抄家滅族的罪名買下來，不賣，留給自己欣賞好了，也得偷偷摸摸，這除非是一個將珠寶玉石，有着一份特殊愛好，喜歡得發狂的人，否則，絕對不肯冒這個危險！」張虎侯一頓，「據我所知，楊大手還不是這種人•」

「哦？」

「這種人萬不得已，也不肯將自己辛苦搜集得來的珠寶玉石出賣，楊大手在陳留縣城開了一間集珍坊，做的却正是寶石的生意！」

「哦？」

「他的一雙手雖然大，還沒有這麼大的胆量，這麼大的手筆，就算他眞的有這麼大的胆量有這麼大的手筆，亦未必刼得了那一對碧血鳳凰！」

「楊大手的空手入白刃功夫不是說天下無雙？」

「話是這樣說，大內廿四鐵衞可不是等閒之輩•」

沈勝衣一怔•「這一對鳳凰竟動用大內廿四鐵衞？」

「廿四鐵衞是一個總稱，眞正動用的其實只是兩個•」

「哦？」

「這兩個一個叫做宮天寶，一個叫做那飛虹，宮天寶的一條鍊子槍已不簡單，那飛虹的一支劍聽說在廿四鐵衞之中更是置身前十名之內！」

「廿四鐵衞就只是來了這兩個？」

「那飛虹還是後來才到，事發之時他剛入陳留縣城，準備接應宮天寶•」

「那是說，當時就只得宮天寶一個？」

「還有十二個大內高手•」

「這在楊大手大概還不成問題•」

「就算不成問題，讓他放倒了宮天寶，放倒了隨行十二大內高手，他的腦袋，只怕也得搬家！」

「哦？」

「只要他出手，無論成功與否，腦袋都得挨一刀！」

「還有一張刀？」

「一張無情刀。」

「是那一張無情刀？」

「孫壽的那一張無情刀！」

沈勝衣大感詫異•「你是說珠光寶氣閣的那個總管孫壽？那張無情刀？」

早在有情山莊的時候，沈勝衣經已從多情劍客常護花的口中知道這個名字•

「嗯？」張虎侯也感錯愕•「你也知道這個人？」

「知道是知道，但並不認識•」沈勝衣現在總算完全明白，他頷首•「這件事原來是珠光寶氣閣一手包辦！」

「有這種胆量，有這種資格，跟當今天子爭奪那一對碧血鳳凰的，也就只有這一間珠光寶氣閣了•」

「據我所知，孫壽這位總管一直都是負責珠光寶氣閣的安全，如果要到他對外親自出手，珠光寶氣閣對這對碧血鳳凰，顯然志在必得了•」

「他們已經得手！」

「那麼鳳凰現在應該放在珠光寶氣閣之中才是，怎的會走進這一對金童玉女的肚子裏頭，這一對金童玉女怎麼又來到了你這間碧玉齋，你這個內堂，你這張八仙桌上？」

「這說來話長•」張虎侯又在歎氣•

「反正我現在閒着，話長也無妨•」

「珠光空氣閣一向留名不能命，是以就只知有所謂珠光寶氣閣，至於珠光寶氣閣是怎樣的一處所在，由來就是一個謎，珠光寶氣閣的人同樣也是一個秘密，沒有人知道他們從何而來，從何而去，珠光寶氣閣保守秘密的方法向來就是斬盡殺絕！」

「這一次也不例外？」

「嗯，只可惜鳳凰雖然到手，十二大內高手雖然無一活命，却走脫了宮天寶！」

「問題於是就發生了！」

「這件事非同小可，消息傳開，各地軍兵官吏，日夜出動，周圍百里，盡入官府的搜查網之內•珠光寶氣閣却並非在陳留縣城！」

「在甚麼地方？」沈勝衣也有好奇心•

「不知道，說不定就在洛陽！」

「哦？」

「因爲這一對鳳凰他們必須在事發後二十日之內送抵洛陽！」

「哦？」

「只可惜各地關卡林立，偵騎到處，他們要將那一對鳳凰運出陳留縣城已經不易，要將那一對鳳凰送抵洛陽更難，單就洛陽城內外，小說也有三十六處關卡，全力搜查，不分日夜，不問貧富。」

「怪不得我剛才乘着你張大爺的馬車，一樣給邱志六曹小七那兩位大捕頭截下來搜查，幸好他們總算還記我這個沈大俠•」

「這就可想得知了•」

「嗯，那對鳳凰到底有多大？」

「據講最少也有三尺高下，你看這一對金童玉女足有四尺高下就知•」

「三尺高下，這要帶在身上而又不給別人知道的確困難•」

張虎侯道：「所以他們想到了楊大手！想到了我！」

這一次接見她的仍然是張虎侯，不同的只是張虎侯一反以往在大堂接見她的慣例，將她請入內堂見面。

她也發覺這一次的張虎侯跟以往有很大的分別，說話有氣無力之外，整個人簡直就像大病初癒，散了一樣的擁被癱臥在榻上，一張臉青白的怕人。

清點過貨物，張虎侯却一如以往的慣例，着人將她請往客房，另再替她安置好車馬與及隨來的兩個集珍坊的伙計。

事情這總算告一段落，她還要做的，就只是去一趟飛夢軒，找她那兩個師叔，江魚、徐可。

是以一到了這第二天的早上，她就借個機會溜出了碧玉齋，直往飛夢軒走來。

她當然不知道因爲畫眉鳥的那件事，江魚、徐可、雪衣娘、顧橫波陰謀敗露，飛夢軒一戰，盡死在張虎侯的刀上、脚上、手上！

現在她也只是知道飛夢軒的主軒只剩下幾條燒焦了的柱子，幾堆燒焦了的瓦礫。

見到當然亦知道。

柱子、瓦礫之上都堆滿了積雪，她還能够看出這裏經過一場大火，眼光、判斷已算得蠻不錯的了。

她實在想找一個人，問清楚到底是甚麼回事。

這種天氣，這個時候，要找一條狗都難，要找一個人更就不易了。

但出乎意料，她才一回頭，就看到一個人踏着冰封的池塘緩步走來。

這個人還是一個書生。

楊小劍一笑，九曲飛橋上一個縱身，躍落冰封的池塘，再一個起落，落在那書生面前。

書生大約三十一二，又好像才不過二十八九。

男人這上下的年紀本來就很難分辨。

不過老年書生也好，中年書生也好，少年書生也好，只要是書生，十九身裁都風吹得起，十九都少不了一股饞居氣。

這個書生並不在例外。

楊小劍一落下，這個書生幾乎就沒有給她帶起的那一股勁風吹了起來。

書生總算沒有給吹走，怔怔的，望着楊小劍。

楊小劍連隨問：「書獃子，大清早你走來這裏幹甚麼？踏雪尋梅？吟詩作對？」

「嗯。」這一聲就像是牙縫之中漏出來。

「這裏好像只有雪可踏，沒有梅可尋。」

「前面有。」書生的語聲還在哆嗦。

「你每天都經過這裏？」

「嗯。」

「嗯。」

「那裏的情形相信也就很熟悉的了。」

「嗯。」

「可否告訴我這飛夢軒最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以至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這件事你也不知道？」

「我正在問你。」

「這個嘛……」書生搖頭晃腦起來。

「不要這個那個了，身爲男子漢，說話怎麼不學得爽快一點，最多說完了，我請你去喝幾杯。」

一聽到有酒喝，書生的精神就來了，一面舉步趨前，一面用手比劃：「這件事其實是這樣的？」

「到底是怎樣的？」楊小劍不耐煩的截口催促。

「姑娘你聽仔細。」

「我早已在聽着。」

書生又一步跨前。「前幾天……」

「前幾天怎樣？」

「這樣！」書生這樣兩個字出口，突然出手，一出手最低限度點了楊小劍身上二十四處穴道。

這個書生原來不單祇懂得吟詩作對，還懂得點穴！

楊小劍百幾斤重的一個身子立時重重的倒在冰雪上！

她的確想不到這個身裁幾乎只得她的一半，看似風吹得起，手無搏鷄之力的書獃子居然身懷絕技，出手居然還相當重。

像她這樣的一個人，出手如果不重眞還點她不倒。

書生跟着彎下身，再又點了楊小劍八處穴道。

這樣小心的人眞還少見。

楊小劍這就只有一雙眼還可以眨動，只有一張臉還能有變化。

臉已在發青，眼瞳中一片驚異。

書生的一個身子又再下彎，一個鼻子幾乎可以碰上楊小劍的鼻子。

「我想你這一定不會提防我這個書獃子，一定不會想到我這個書獃子敢胆向你出手。」

書生忽然露出了一面笑意。

楊小劍的面上却抹上了一層恐意。

如果她想到，她現在就不會倒在冰雪上。

「否則現在倒在冰雪上的未必是你，可能是我！」書生終於笑了出來。「讀書人一向都很容易惹人好感，剛才我想你心中一定是這個意思——這書獃子手無搏鷄之力，諒他也不能拿我怎樣。」

楊小劍剛才的確是有這個意思。

她沒有哼聲，就算想哼聲也沒有可能。

「書獃子不一定手無搏鷄之力，即使眞的是，還有一個腦袋，要算計別人，並不是只有武力這個辦法，一個讀書人十年窻下，就算讀書不成，最低限度都已裝滿了滿肚子壞水。」

楊小劍只有乾瞪眼。

「我並沒有滿肚子壞水，本來我就不懂得吟詩作對，也根本就不是一個書生，不過我家那個老頭子在生的時候，總是這樣教導我——」書生的一張臉，立時板了起來，連聲音也變得出奇的嚴肅，就好像在學着他家那個老頭子的語氣聲調。「如果你要做壞事，最好裝做書生的模樣，那麼別人就算瞧不起，也不會防備你！」

楊小劍心中歎了一口氣。

這個人雖然不是個書生，書生的毛病却已不少。

喜歡說話的除了女人之外，其次似乎就得數書生。

這個毛病由孔老二開始，一直遺傳下來，到現在，已成了死症。

「這所以我第一次做賊就裝成書生模樣。」書生回復原來的語氣聲調。「這十幾年下來，要不是連孔老二的說話也記不了十句，我幾乎就以爲自己已是個書生。

「現在我若是讓你開口，你一定就會罵我嚕囌，不過儘管你心中完全不是味道，有一句說話一定會引起你的興趣。」

你要說就說好了——楊小劍心中暗罵。

「你現在，一定很想知道，我到底是甚麼人。」

楊小劍目光一亮。

這問題她的確很想有一個解答。

「我並不姓書，也不叫獃子，我叫做葉飛花，江湖人稱滿天飛花，一手七暗器的那個葉飛花！」

楊小劍眼瞳暴縮。

「我想你那個大手老子一定已跟你說過他當年如何本領，只憑雙手接下了我的滿天飛花

，一手七暗器，嚇得我落荒而逃！」葉飛花的眼中突然流露出一股強烈的怨毒！

楊小劍看在眼內，心頭也爲之一凛。

葉飛花好像就只有這些說話，倏的站起身子，抓住楊小劍的腰帶，一把將這支小劍自雪地提起來。

好大的氣力。

「想不到你居然有百幾斤重！」葉飛花連隨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好在我在那邊已準備好了一輛馬車！」

閉門家中坐　禍從天上來

馬車風雪中一直駛入碧玉齋的房子。

這本就是碧玉齋的馬車，張虎侯的馬車。

馬車一停下，兩行翠袖紅粉就迎了上去。

一個中年人連隨車座上跳落。

這正是張虎侯的那個管家。

管家急步繞到車後，輕手拉開車門。

「請！」

沈勝衣就這樣給請出了車廂。

才出車門，周圍盡見翠袖紅粉。

沈勝衣四下環顧，一頭散髮繞面飛揚，突然大笑。「原來是怡紅院的小姑娘！」

「沈大俠還記得我們？」一個紅衣小姑娘小鳥一樣依入沈勝衣的胸膛。

沈勝衣右手一帶，這隻小鳥還未依入胸膛又飛起，飛入那個管家懷中。

管家一笑。「你們還是給沈大俠清歌一曲好了。」

「就不知沈大俠要聽甚麼。」紅衣小姑娘自管家懷中縮了回去。「又是曾瑞卿罵玉郎遇感皇恩採茶歌的那一折冬？」

「你是說『心情懷恨入愁鄉』那一曲？」

「嗯。」

「我現在心情很好，也不想再入愁鄉。」沈勝衣歎了一口氣。「這種天氣再還來一折冬，就連我這個人也怕要凍僵了。」

「那麼沈大俠怎樣意思？」

「春固然好，夏也無防，不要再是冬就成了。」

這句話剛說完，沈勝衣就彷彿已在殘春初夏。

翠袖紅粉一時就彷彿化做鶯鶯燕燕，院子中的梅樹也彷彿變了海棠花。

好迷人的歌聲。

歌聲在唱——

問花，問花，
爲甚把人牽掛，
當時曾醉美人家，春似海棠顏似畫，
到而今，剛值殘春，又逢初夏，
空香車，閒寶馬，
這幾時，
怨他，恨他，
夢不到荼蘼架——

× × ×

這裏沒有海棠花，這裏同樣沒有荼蘼架。

這裏是碧玉齋的內堂。

現在也畢竟還是冬。

只是這裏的冬意更深，更濃。

沈勝衣甚至懷疑那個管家到底有沒有認錯地方。大堂中就算沒有怡紅院的翠袖紅粉，鶯鶯燕燕，最低限度有四個大火盆。

這裏連一個小火盆都沒有。

管家只送到這裏。

臨走的時候，管家還將門關上。

內堂於是更陰暗。

現在雖然已是黃昏時份，張虎侯仍然沒有着人上燈，就好像不希望給人看清楚他那張蒼白得怕人的面龐。

管家並沒有認錯地方，張虎侯的確就在這裏。

要見他的並不是怡紅院的紅粉翠袖，鶯鶯燕燕，是張虎侯！

張虎侯擁着一張峙大的棉被，盤膝躬坐在榻上，只露出一個頭，就連一雙手也深藏在被內。

他怔怔的望着沈勝衣，好容易才從口中吐出一個字。

「坐！」

沈勝衣應聲在旁邊一張椅子坐下。

「好，你到底來了。」張虎侯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嗯。」沈勝衣漫應。

他實在奇怪這位張大爺對於唐門的蜂尾針居然有這麼大的抵抗力，只不過床上癱瘓了幾天，竟已有這麼好的精神，說話雖然還不够響亮，那一聲歎息，長得就百八歲的老頭子只怕也自愧不如。

「想不到我還可以請得動你。」張虎侯又吁了一口氣。

「我實在不想來的，但你那位管家實在够賣力，他將腦袋朝着我往地上碰倒還罷了，背轉我往牆上撞却眞要命。」

「我總算沒有看錯人，找錯人，」張虎侯安慰的一咧咀，你若是不來，我就親往請你，不管下多大的雪，走多遠的路。」

「你這樣急切找我，到底是爲了甚麼？」

張虎侯微一掉頭。「你有沒有看見那邊八仙桌上放着的一對金童玉女？」

沈勝衣這才留意到那張八仙桌。

八仙桌上果然放着高足四尺的一對金童玉女。

這其實並非眞的金童玉女。

不過即使木彫泥塑，只要彫出來的，塑出來的是所謂金童玉女，就叫做金童玉女。

「這一對金童玉女你覺得有甚麼峙別的地方？」張虎侯隨即問。

沈勝衣半瞇着眼，上下打量了一遍。「好像是銀打的。」

「好眼光，的確是銀打的。」

「看來大概有好幾百斤重。」

「正好萬一両。」

「萬一両？」

「嗯，你認爲怎樣？」

沈勝衣微喟。「如果你打算送我這一對金童玉女，倒不如送我萬一両銀錠。」

「哦？」

「這最低限度省得我日後一番煩惱，要再去找人將一對所謂金童玉女重新溶成銀汁，鑄成銀錠。」

張虎侯失笑。「這對金童玉女的手工的確馬虎。」

「八百里快馬將我追回洛陽，你目的就是爲了要給我一看這對所謂金童玉女？」

張虎侯搖頭。

「連我也寧可選擇銀錠，你這個專家不成還會上當？」

「這一對金童玉女即使減收一千両，就只一萬両銀子賣給我，我也要認眞考慮，你說我這個當會不會上？」

「我看就不會了，可不知你找我到來，除了鑑別一下這一對所謂金童玉女之外，還爲了甚麼？」

張虎侯忽然一聲歎息。「這一對金童玉女表面的手工雖然不知所謂，裏頭的彫刻却是巧奪天工。」

「哦？」沈勝衣忍不住起身過去將那一對金童玉女自八仙桌上倒轉過來。

這一個倒轉，最少也用了他好幾百斤氣力

「哦？」

「楊大手的集珍坊一直替我的碧玉齋搜集珠寶玉石，每隔三個月，每第三個月的十五，他就將搜集到手的珠寶玉石給我送來，十多二十年來一直如此。」

「你們原來眞的是一對老搭檔。」

「我這位老搭檔，也實在够朋友，竟然想到要接管我的產業，這卻也難怪，錢銀上頭，就連老朋友有時也會反臉無情，更何況是老搭檔？」

沈勝衣心中大生感慨。

這種錢銀上頭反臉無情的朋友他也見識過不少。

「不過他深藏不露，表面仍然做足工夫，多年來，他照舊替我搜集珠寶玉石，每隔三個月的十五亦依舊由陳留送來洛陽，洛陽這方面的事情，則交由江魚徐可兩個師弟負責！

「江魚徐可與這位大手師兄之間當然還有人負責傳遞消息，但畫眉鳥一事，事發倉猝，傳遞消息的人未必知道，知道亦未必能够及時將消息送到陳留，當時又已近十五，陳留楊大手方面大概就因爲還沒有接到消息，替我碧玉齋搜集的珠寶玉石仍舊依時裝載上路！

「珠光寶氣閣方面卻也就看準了這一點，貪夜鑄好了這一對金童玉女，將那一對碧血鳳凰藏在其中，借個藉口，託請楊大手順道送來洛陽！

「時間如此迫促，這一對金童玉女還能够鑄成現在這個樣子，還可以見人，已經是難能可貴的了！」

「原來如此！」沈勝衣這才清楚。

「辦法的確是好辦法，以這一對金童玉女驚人的重量，接合的緊密精巧，要發現其中的秘密經已不易，楊大手的馬車載貨往來洛陽陳留之間又已是十多二十年的習慣，從來也沒有出過甚麼亂子，自然更不會惹人思疑，沿途的關卡卽使檢查，大概也不會特別加以注意。這辦法甚至已稱得上萬無一失！」

「珠光寶氣閣的人果然小心謹愼！」沈勝衣醒起了甚麼似的忽然問：「楊大手開的並不是鏢局，做的也不是貨運生意！」

「這是事實，所以請託他的如果是第二個人，他多數不會答應，但這個人不同！」

「如何不同？」

「這個人是陳留玲瓏閣的老板韓康！」

「韓康又是甚麼東西？」

「不是甚麼東西，是人，陳留縣城最有錢的人！」

「哦？」

「韓康的玲瓏閣，做的也是珠寶玉石的生意，跟楊大手的集珍坊多少都有來往，只不過因利乘便，這個薄面如果也不給，實在說不過去？」

「這個韓康就是珠光寶氣閣的人？」

「正是！」

「那這一對金童玉女，本來要送到洛陽那裏？」

「這裏！」

「甚麼？」

「這大概爲了避免官府中人注意，東西送到碧玉齋這裏之後，才由我着人去怡紅院通知一聲，韓康這一對金童玉女是要送給怡紅院的如意姑娘！」

「那位如意姑娘大概又是珠光寶氣閣的人了？」

「難說。」張虎侯微喟。「東西到來的時候，我才知道楊大手還未知道這裏發生的事情，本來，我已經打定主意跟這位老搭檔，斷絕來往，打算退回那一批珠寶玉石，連帶那一對金童玉女，如果我眞的是這樣做，事情就好辦多了。」

「你沒有這樣做？」

「生意人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在雙方未講清楚斷絕生意往來之前，照道理這一批貨物我還是要收下，買下。」張虎侯又再一聲微喟。

「本來這件事情我應該就及早解決才是，但唐門蜂尾針實在令人頭痛，何況顧橫波一次給了我七支，不死已經是我大命，到我恢復精神，吩咐賬房清點賬目，正準備着人送往陳留，與楊大手一個清楚交代，從此一刀兩斷，他的女兒楊小劍就帶着這一批貨物到了！

「這實在無可奈何，我惟有收下，買下，只道他那個女兒離開洛陽的時候一並解決，誰知道事情就發生了！」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第二天早上，我還未着人通知怡紅院的如意，那位如意姑娘就已經帶人來收取這一對金童玉女！」

沈勝衣道：「珠光寶氣閣的行事作風果然迅速俐落。」

「那位如意姑娘，我也曾有過一面之緣，她手上亦有韓康的書信印鑑，事情這當然簡單不過，我將那一對金童玉女，交給她帶走就是了。」

「那位如意姑娘莫非是他人假冒？」

「人倒沒有假。」

「不成一對金童玉女是假的？」

「一對金童玉女也沒有假，正是現在桌上的這一對，只不過裏頭的那一對碧血鳳凰不翼而飛！」

「哦？」沈勝衣上上下下又打量了放在桌上的這一對金童玉女一眼。「這所以他們將這一對金童玉女，將這萬一両銀子抬回來你這裏的？」

「嗯，抬出去時候就只是一輛馬車，八個大漢，再加上一個如意姑娘，怡紅院的馬車，怡紅院的姑娘已不是第一次來碧玉齋，所以這在別人眼中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並不會想到其他。」

「珠光寶氣閣亦可謂設想周到了。」沈勝衣追問下去。「那麼抬回來的時候？」

張虎侯道：「多了一個韓康，一個孫壽無情刀孫壽！」

「這兩位仁兄大概一直都保護在集珍坊的馬車左右。」

「因此路上就算有人要打那輛馬車的主意，亦根本沒有可能得手，楊小劍的一百零八支小劍已經厲害，何況還有韓康的一對日月輪，孫壽的一張無情刀？」

「那輛馬車路上並沒有遇刧？」

「沒有，一路福星高照，平安抵達！」

「之後又怎樣？」

「孫壽韓康開門見山，直陳原委！」

「哦？」

「楊大手也來了？」

張虎侯點頭。「江魚徐可與他們這位大手師兄之間果然還有人負責傳遞消息，楊小劍一行離城三日不到，傳遞消息的人便到了陳留，楊大手於是知道飛夢閣陰謀敗露，兩個師弟已葬身火海，只怕我餘怒未息，遷怒到他的女兒頭上……」

沈勝衣道：「這不無可能，就換轉是我，我也會担心。」

「所以他馬上上路，餐風宿露，日夜馬不停蹄，趕來洛陽！」

「前後相差只是一夜，我相信，最少跑折了他好幾匹馬！」沈勝衣一笑。「他倒也眞心急。」

「他只有楊小劍一個女兒！」

「哦？」

「這件事有關人等一下子全都集中一起，照道理應該正好解決，可是問題又來了！」

「這一次，又是甚麼問題？」

「楊小劍失踪！」

「甚麼時候的事情？」

「就在當日早上！」張虎侯苦笑。「我們之間找不出答案，正想找她也問一個清楚的時候，才發覺她已不知所踪！

「這一件應該輕易可以解決的事情就因爲她的失踪變得不知如何解決！

「孫壽認爲那一對碧血鳳凰的失落，我們幾個人都脫不了關係！」

「你們那幾個人？」

「韓康，楊大手，楊小劍，怡紅院的如意，還有我張虎侯！」

「哦？五個人？」

「先說韓康！」張虎侯語聲一頓。「這個辦法是他想出來的，那一對鳳凰的失落，第一個他就得負責，此外，那一對鳳凰在送往楊大手的集珍坊的時候，孫壽並不在塲，很有可能他眼見心謀，中途將那一對鳳凰由金童玉女之內取出，亦卽是說，那一對鳳凰一開始就根本已經不在這一對金童玉女之內！」

「這的確很有可能，對於楊大手，孫壽怎樣說？」

「韓康將這一對金童玉女送往集珍坊，交到楊大手手上，至上路爲止，整整有一夜，這如果楊大手無意發現了這一對金童玉女的秘密，要將那一對鳳凰收好，藏好，時間方面實是充足得很，而藉此嫁禍於我更是最妙不過！」

「這亦有可能，楊小劍？」

「楊小劍與這一對金童玉女在一起的時間更多，楊大手已可能發現其中秘密，她當然亦有可能，洛陽陳留之間那麼長的一段路，要將一對鳳凰弄走實最簡單不過，而佯作不知，金童玉女仍舊送抵碧玉齋，亦正好嫁禍於我，父女一條心，誰說這沒有可能？

「至於她的失踪，也許就是放心不下，趕回去收藏那一對鳳凰的地方！」

「那她就算不返洛陽，總會回去陳留她父親那裏。」

「但她若是喜歡上了那一對碧血鳳凰，不想交出來，又怕珠光寶氣閣的人追究，就難說了。」

「這又是孫壽說的？」

「嗯！」

「怡紅院的如意姑娘又如何？」

「這一對金童玉女也有過一段時間在她手上，再說她既是韓康的人，不無可能與韓康串通，弄走那一對鳳凰！」

「對於你，孫壽又如何說話？」

「不外乎我可能眼見心謀，我意欲嫁禍楊大手，這還需我說？」

沈勝衣一笑轉問：「事情解決了沒有？」

「沒有！」張虎侯搖頭。「楊小劍的失踪就算與那一對鳳凰失落完全沒有關係，既然失踪了，那一對鳳凰就算是我們四人之中的一個取去，這個人也不會承認的！」

「所以這件事情一定要找到楊小劍才可以有一個完滿的解決？」

「嗯。」

「你們還沒有找到楊小劍？」

「這位楊大小姐簡直就像是忽然多了一對翅膀，一下子飛到九霄雲外！」張虎侯輕歎。「找到了我現在就不用這樣子頭痛了。」

「其他的三個人相信也不例外。」

「我比他們最少頭痛一倍。」

「嗯？」

「楊大手一口咬定了是我含恨在心，陰謀算計了他的女兒，一定要我將他的女兒盡快交出來，否則就扭斷我的脖子！」

「你的確沒有對他的女兒打過主意？」

張虎侯大大的歎了一口氣。「那位楊大小姐少說也有百斤重，除了家傳絕技空手入白刃之外，還懂得收發暗器，到目前爲止，她那一百零八支小劍最少已殺了三十六條好漢，七十二條大漢，像這樣的一個人以我目前的衰弱，她不來算計我，我已經很高興。」

「楊大手也應該想到這一點。」

「一個人四肢發達，就難免頭腦簡單，尤其是他這個人，一蹩扭起來，耳朵裏就好像塞了幾百担棉花，你就算怎樣有道理，也休想他聽入耳！」

「這就難怪你頭痛了。」

「這個人還有一下優點，言出如山，絕無更改，他說要扭斷我的脖子，就絕對不會只弄斷我的手脚。」

「你若是沒有做過那些事情，實在用不着怕他。」

「我不是怕他，只不過不想跟他拚命！」

「他要跟你拚命？」

「他只有楊小劍一個女兒，楊小劍簡直就已是他的命根子，他這個女兒一死，他這個父親大概也不想活的了，現在他既已肯定他的女兒的失踪是我所作所爲，如果我不將他這個女兒尋回來交給他，他不跟我拚命才是怪事！」

沈勝衣道：「所以，你第一個必須要將楊小劍找出來？」

「嗯。」

「其他的人呢？」

「也在找尋楊小劍，只有這樣才可以徹底洗脫本身的嫌疑，才可以找到那一對碧血鳳凰的眞正下落，是以說句老實話，他們頭痛的程度並不在我之下！」

「哦？」

「孫壽的說話對於我們的腦袋來說本來就影响不良！」

「他到底又說了什麼？」

「十五日之內找不到楊小劍，找不出那對碧血鳳凰，與這件事情有關人等都得死！」

「這位總管老爺的氣未免太大。」

「沒有人敢懷疑他這番說話的眞實性，他是代表珠光寶氣閣的主人說話！」

「哦？」

「連貢品都敢奪取，連大內侍衞都敢傷殺，連當今天子都敢得罪，我就想不出這位珠光寶氣閣的主人還有什麼事情不敢做出來，說要殺五個人，我相信他一定不會只殺四個！」

沈勝衣搖頭。

「故此這十五日之內，我們一定要找出楊小劍，找出那一對碧血鳳凰！」張虎侯又一聲歎息，「那一對鳳凰未必是楊小劍取去，是以只要找到那一對鳳凰，韓康，如意，楊大手便可以置身事外，只有我，非要連楊小劍也找到不可！」

「孫壽的一張刀之外還有楊大手的一雙手在侍候着你？」

張虎侯只有歎息。

「還有十五日？」

「十二日！這件事情，我們已經開始了三日！」

「這三日發現了什麼？」

「什麼也沒發現，不單那一對碧血鳳凰，就是楊大手那一個寶貝女兒也完全沒消失。」

「好在還有十二日。」

「十二日彈指卽過！」

「你準備怎樣？」

「我找你到來！」

「哦？」

「憑你的機智，憑你的武功，相信你一定

可以替我將那位楊大小姐找出來，只要找到那位楊大小姐，楊大手方面固然無話可說，珠光寶氣閣方面，我本身的嫌疑亦可以消除！」張虎侯一字一頓。「我可以指天誓日，的確沒有見過那一對鳳凰！」

「我現在也有點相信了，只可惜我並不是珠光寶氣閣的主人！」

「這件事即使你現在不相信，找到了楊小劍我相信你也總會有一個明白。」

「你八百里快馬追我回來洛陽就是爲了這件事情？」

張虎侯頷首。「以你的爲人，大概你怎也不會見死不救。」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

「我已替你準備了萬両黃金！」

「心領心領！」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畫眉鳥一事你給了我萬両黃金，結果卻由你自己一個人將事情解決，我待將黃金送回，你卻又不肯，害得我心頭就好像壓着萬両黃金一樣，這你還嫌不夠？還要害我一次？」

張虎侯只有苦笑。

「那萬両黃金我已以你的名譽分別送給城東的一千戶窮人，這樣的好事，我相信你一定很樂意去做的。」

張虎侯怔在當場，居然好像一面的感動。

「那些人領了你的恩惠，我也不例外，你現在既然有了這大的麻煩，我總不能夠袖手旁觀！」

「你是說你肯答應？」張虎侯還在懷疑。

「你看我可像說話不負責的那種人？」

張虎侯的面上這才有了笑意。

「問題在你所說的那些人我連一個也不認識，譬如楊小劍，就與我道左相逢，我也不知道她就是我所要找的人！」

「這個你放心，我已替你作好了準備。」

「什麼準備？」

「八仙桌上可是還有一卷畫軸？」

「嗯。」沈勝衣這才留意到八仙桌上原來還放着一卷畫軸。

「你將畫軸攤開來看看。」

沈勝衣依言攤開畫軸。

左數第一個，是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蛾眉雲鬢，翠袖湘裙，腰肢瘦怯風，顏色嬌宜雨。

張虎侯即時道：「左數第一個是怡紅院的如意！」

「有這樣的一張俏臉，有這樣的一副嬌姿，我看她想不如意也不成。」沈勝衣口裏應着，目光落在左數第二個人的畫像之上。

這個人矮矮胖胖，圓圓的一張面龐，圓圓的一個肚子，面龐上滿是笑意，就好像一個和氣生財的大老闆。

「第二個是韓康！這個人看來笨拙，頭腦卻是非常的靈活，一對手，同樣靈活非常，除了一對日月輪之外，雙手還練有大力金剛掌的功夫！」

沈勝衣沒有應聲，目光落在第三個，也就是正中的一個人的畫像上面，平淡的目光突然變得緊張起來！

畫這幅畫像的人實在有幾下子，淡淡的幾筆，已將一個人的神韻紙上留下！

正中的一個人更是畫得不凡！

這個人刀削一樣的一張臉！

刀一樣鋒利，閃亮，冷酷無情的一雙眼！

這個人簡直就像是一張出了鞘的刀！利刀！無情刀！

無情刀孫壽！

不用張虎侯介紹，沈勝衣已知道這個人是誰！

張虎侯道：「第四個是楊大手，第五個就是楊小劍！」

張虎侯這兩句話出口，沈勝衣的目光才從無情刀孫壽的畫像上面離開，落到楊大手的畫像之上，楊小劍的畫像之上。

他忽然皺起了眉頭，忽然問：「這張畫是那一個畫的？」

「我！」張虎侯應聲一笑。

「想不到你對繪畫也是一個天才。」

「如果我不是還未痊癒，最少還可以畫好一倍。」

「大概就是因爲你還未痊癒，畫到第五個，畫到楊小劍，就已有些恍恍惚惚，迷迷糊糊了。」

「繪畫的時候我是由右邊畫過去的。」張虎侯又一笑。說道：「第一個，我就是畫楊小劍！」

沈勝衣怔住。

「她那幅畫像到底有什麼問題？」

「我首先只想知道你的眼睛看男人和女人是不是完全兩樣？」

「沒有這種事！」

「否則怎會畫出一個這樣的女人？」

「這個女人怎樣了？」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比楊大手還高，比韓康還胖，幾乎有孫壽的兩個，如意的三倍，你居然創造得出一個這樣的女人，的確是個天才！」

「這本來就是天才，這本來就是上天的傑作！」

「你是說那位楊小劍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沈勝衣大吃一驚。

張虎侯一笑，說：「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沈勝衣這才眞的歎了一口氣：「這就怪不得你不敢陰謀算計她了，就連我現在也好像有些害怕。」

「你眞的這就害怕了？」

「假的。」

「這個人你就算非抱她回來不可，在你相信也不成問題，這一對金童玉女你都搬得動，沒有理由抱不起她的。」張虎侯又笑。「她最多祇不過一百二十斤左右。」

沈勝衣連連搖頭。

「這件事你打算怎樣着手？」

「正打算向你請教。」

「哦？」

「畫眉鳥一事你想出什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對於這件事，我相信你亦已想到了辦法，祇不過身子還未痊癒，不能親自出馬，這你何不說出來，好讓我輕鬆一些？」

張虎侯又是搖頭。「這件事，我還沒有想到辦法，不過，心目中卻已有了兩個值得懷疑的人。」

「那兩個？」

「韓康！如意！」

「哦？」

「依我看，楊小劍似乎沒有可能自我失踪，當夜我是留她在客房歇息，但到發現她失蹤，她隨身所帶的行李包袱還在房間之內，如果她有意開溜，絕對沒有理由連隨身行李都不要的道理。」

「果然觀察入微，」沈勝衣好像有些佩服地說。

對於張虎侯，他本來就是有些佩服，他也並沒有忘記，畫眉鳥一事之中，他只是一隻捕蟬的螳螂，張虎侯卻是一隻等候在螳螂之後的黃雀。

「這所以——」張虎侯一聲輕咳。「很有可能楊小劍當日早上只是有事外出，在半路給人擄劫了去！」

「哦？」

「擄刼她的人可能就是韓康！」

「你怎麼會有這種念頭？」

「我看韓康對於孫壽似乎並沒有好感，言語間針鋒相對，他只要擄去楊小劍，這件事就成爲疑案，珠光寶氣閣動用孫壽，無疑就志在必得，那一對鳳凰得而復失，對孫壽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就算他殺盡所有的人，亦難以挽回顏面，何況珠光寶氣閣未必由得他殺韓康？如果韓康有所恃，無性命之憂，而的確又看上那一對鳳凰，又有意打擊孫壽，的確可能這樣做！」

「嗯，」沈勝衣連隨追問，「韓康現在在那裏？」

「怡紅院，不過這個人老奸巨猾，並不容易應付，你盡可以先從他的老相好如意那方面着手！」

「你意思是要我先去一趟怡紅院，在那位如意姑娘方面動些腦筋？」

「你眞是天才兒童。」

「怡紅院好像不是我適合去的地方。」

「虫二閣你都敢胆入去，不成怡紅院你反而害怕？」張虎侯輕歎。「怡紅院的姑娘人美歌美，人好歌好，我不便行走，寶馬香車也要請她們幾個到來消愁解悶，你有這麼好的機會更就不應該錯過了。」

沈勝衣只有苦笑。

× × ×

晚天長，秋水蒼，
山腰落日，雁背斜陽，
璧月詞，朱唇唱，
猶記當年蘭舟上，
洒西風，淚濕羅裳，
釵分鳳凰，杯斟鸚鵡，人拆鴛鴦……

一曲普天樂秋江憶別方了，大堂中坐着的一百個客人已有九十九個大拍手掌。

怡紅院的姑娘，果然是人美歌美，人好歌好。

花大姑本來就是個很懂得做生意的女人，進來怡紅院的客人，有錢的固可以化上大筆銀子在院中住佈置最華麗的樓台，找歌喉最婉轉的姑娘，獨自給自己唱曲，沒有那麼多錢的亦可以在大堂中跟大夥兒一起聽歌，那只需三両銀子。

大堂上陳設同樣華麗，同樣有酒菜供應，怡紅院的紅人閒着無聊，有時也會大堂客串一曲。

只可惜這種機會並不常有。

不過這未必只是紅人歌喉才好。

就好像現在這位姑娘，樣子雖然是普通，歌喉已不在珍珠之下。

眞正聽歌的人所求的只是聽到一首好曲。

這種人眞還不少，所以怡紅院的大堂幾乎每一日都是座無虛設。

住在洛陽城中的人，大多數都可以拿得出三両銀子。

沈勝衣入來的時候，大堂中已坐了九十九個客人。

大堂的座位只有一百個，只可以招呼一百個客人。

這一百個客人之中，九十九個現在都幾乎已拍爛手掌。

只有一個例外。

沈勝衣！

沈勝衣沒有拍手，那副表情就像是咀裏剛給人塞了一條臭魚。

由進來到現在，他已聽了三折小曲，一折春，一折夏，剛才的一折春天樂正是秋。

春逝夏至，秋去多來。

再來的一曲怕就是多了。

現在也根本就是冬。

沈勝衣現在所感到的多意，所感到的寒意，比其他的九十九個客人更深，更濃。

他幾乎當門而坐，北風正從他背後吹來，幾乎已將他吹僵，一對手更就似乎早已沒有了感覺。

他歎了一口氣，忍不住站起了身子，向侍候在那邊的一個小伙計走去。

小伙計不等他走近就已迎了上來。「這位公子，我不錯說過一有客人離開就替你另外換過座頭，但到現在爲止，根本就沒有客人離開，你公子這大概也看到的了……」

沈勝衣連連搖頭。「我不是這個意思，這位小兄弟……」

「我今年已經十八，不算小的了。」

「比起我你最少還小七年。」

「哦？你這位老兄未知有何吩咐？」

沈勝衣道：「我這位老兄最喜歡的一件事情就是賭！」

小兄弟歎了一口氣。「這裏是怡紅院，並不是落月堂。」

「我隨時隨地，甚麼都可以賭，甚麼都想賭，甚麼都敢賭的。」

「哦？」小兄弟怔怔的望着沈勝衣。

「我現在就敢與你打賭一両銀子，賭我如果說你不知道怡紅院有一位如意姑娘，你一定不會問一句我的腦袋是不是有問題。」

小兄弟卻立即就問：「你的腦袋是不是有問題？」

「我賭你不會，你偏偏就會。」沈勝衣搖頭一笑。「你贏了！」

連隨他就從懷中取出一把銀子，挑了一両塞入那位小兄弟的手內。

「怎麼你這位老兄原來當眞！」小兄弟的眼睛立時亮了起來。

「還想不想跟我賭下去？」

「想！」小兄弟的眼睛更亮。

「我再賭四両銀子，賭你一定不知道那位如意姑娘住在甚麼地方。」

「你輸了！」小兄弟馬上伸手從沈勝衣手中取去四両銀子。「怡紅院的每一個姑娘住在甚麼地方，我閉上眼睛也可以摸到門去，做伙計的一定要清楚怡紅院的每一個角落，認識怡紅院的每一個姑娘，記得每一個姑娘的喜惡，行止，這是我們老板花大姑的吩咐，老兄還想不想跟我賭下去？」

這次卻是那位小兄弟在問了。

「想不到你的興趣比我還大。」沈勝衣一笑。「這正合我意。」

「賭多少？」

「我手上還有十五両銀子，現在我就將這十五両銀子孤注一擲，再跟你賭一次！」

「又是那種賭法？」

「嗯。」沈勝衣點頭。

「好，我與你拚了！」小兄弟張開了胸膛。「這次你又要賭甚麼？」

「我賭你一定不敢帶我到那位如意姑娘所住的地方，讓我見上她一面。」

小兄弟一怔，忽然問道：「你要見她幹甚麼？」

「只不過想一見她的月貌花容，想跟她說上幾句話。」

「哦？」

沈勝衣道：「那位如意姑娘我已不祇聽人說過一次。」

「你是慕名而來？」

「嗯，」沈勝衣的表情，就好像是眞的一樣。

「我看你老兄也不是出不起錢的人，你要見她可跟我們花大姑說一聲，我們花老板對於

這種事情一向歡迎得很，這辦法豈非更好？」

沈勝衣一笑。「我剛才也有這個意思。」

「哦？」

「只可惜立即就有人告訴我，如意姑娘已經給一位韓大爺包下。」

「我幾乎忘記了這件事。」小兄弟望着沈勝衣手中的十五兩銀子，大大的歎了一口氣。「你這不妨等一等，反正那位韓大爺遲早都會走的。」

「問題是我在洛陽最多只有十二日的時間逗留。」

「你老兄原來不是我們城中的人，怪不得總是覺得面生。」

沈勝衣一笑。「我只不過想跟那位如意姑娘見見面，說說話，那位韓大爺大概還不至於連這一點也介意。」

小兄弟摸摸下巴。

「再說那位韓大爺總不至整天都留在那位如意姑娘左右。」

「這幾天一早他就出門，最少也要中午才回來。」

「現在好像還很早。」

「唉，你這又輸了！」小兄弟咬咬牙，忽然伸出手抓去沈勝衣手上的銀子，快得簡直就像搶一樣，幾乎沒有連沈勝衣的手指也拉脫。

沈勝衣又一笑。「我這個人向來就願賭服輸，你何必這般緊張？」

「我已贏了兩次，實在不想再讓你面上難看，不過你一定要我贏下去，我可也沒有辦法。」小兄弟贏了沈勝衣二十兩銀子，簡直就變成了沈勝衣的老朋友，大力的拍着沈勝衣的肩膀。「你老兄放心，這件事包在小弟身上。」

「我甚麼時候可以見她？」

「就現在怎樣？」小兄弟眼珠子左右一轉，連隨將沈勝衣領出大堂，轉入一條花徑。

梅花徑。

殺人難滅口　狡漢露行藏

梅花徑盡頭一座小紅樓。

小紅樓的瓦面、欄干現在却已變成了白色，堆滿了積雪。

雪漫天。

雪花如飛絮，

飛絮舞重簾，

簾半捲，玉鈎鈎。

火半溫，串香香。

門半掩，燈上上。

重簾已半捲，小樓中除了香烟嬝娜的金猊之外，還燒着一個火盤，火盤之外還有一盞銀燈。就算沒有燈，珠簾已低垂，現在又就算已是深夜，單就燒着的火盤，已足以將這地方照的光如白晝。

現在還是白晝。

樓中的景物淸楚非常。

火光中燈光依然可辨。

燈已上。

銀燈照玉人。

玉人嬌慵無力，斜倚綺窗之下，雙眉緊鎖，鎖着一股難以言喻的憂愁。

「那位就是我們怡紅院的如意姑娘！」小兄弟隔着門縫指點，嗓子壓的就連沈勝衣幾乎也要側起耳朶。

「哦？」沈勝衣漫應。

不用小兄弟指點，他已經認出樓中的玉人就是如意。

他實在有些佩服張虎侯的畫畫天才，樓中那位如意姑娘幾乎就一如畫中人一樣。

「我只能將你領到這裏，以後的事情就要看你老兄的本領了。」

「嗯。」沈勝衣點頭。

「這位大姐如果叫起賊來，你老兄就算給人當做賊一樣亂棒打死，可與我無關。」

「嗯。」沈勝衣只有點頭。

「如果有人問起這件事，你老兄說是自己進來的就好了，可別扯到我頭上。」

「你放心！」

小兄弟這才放心離開，那樣子就好像給老虎趕着的兔子，似乎看死了這位老兄一定闖禍，那位大姐一定大聲叫賊，亂棒打將出去。

沈勝衣聽着腳步聲遠去才一聲輕咳，屈指門上叩一下。

「誰？」那位如意姑娘應聲一怔回頭。

「我。」沈勝衣應聲推門而入。

如意姑娘定睛一望，又是一怔。

「你是甚麼東西！」跟着就是一聲喝問。

好在這位如意姑娘嗓子總算不錯，這一聲雖然重一點，還未至於難聽。

「我不是東西，是人！」

「甚麼人！」

「我姓沈……」

「管你姓沈還是姓甚，誰叫你進來這裏？」如意姑娘今日的心情看來非常惡劣。

「我自己進來的。」

「給我滾出去！」這一聲語氣更重了。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

這樣子暴躁的女孩子他還是第一次見到。

他的一口氣還未吐盡，如意姑娘已又不耐煩的一聲輕叱：「你聽到了我的說話沒有？」

「我的耳朶還沒有毛病，一點也沒有。」

「那還不快給我滾出去！」

「我還不想這麼快就走。」

「好！」如意姑娘一下子跳了起身。「你自己不走，我叫人抬你出去！」

出去兩個字出口，掛在牆上的一張金弓已到了她的手上，也不知她那裏找來的銀彈子，左右開弓，叭叭叭叭的一口氣朝着沈勝衣連發三十六彈！

好在沈勝衣天生一對快手。

只見他左來左接，右來右接，左一抓，右一抓，一雙手快如閃電，幾下子就將如意姑娘的三十六顆銀彈子盡抓在手中！

「這原來是銀做的！」他偷眼一望，就笑了出來。「有了這兩把銀彈，最少有好幾天我不用担心兩餐。」

如意姑娘却連面色都變了，嬌叱一聲，又再拉開了那一張金弓。

沈勝衣即時大喝一聲，雙手暴翻，接在手中的兩把銀彈子暴雨一樣飛了出去！

如意姑娘連吃驚都來不及，最少已有十顆銀彈子打在她那張金弓的背上！

本來握得緊緊的那張金弓立時飛出了她的手心，飛到了牆上！

三十六顆銀彈子也跟着叭叭叭叭的打在牆上，嵌在牆上！

三十六顆銀彈子兩列交錯，竟就將那張金弓在牆上嵌了一個緊緊的！

沈勝衣的一雙手簡直就已是兩張弓，銀彈子在他手中發出，簡直比如意姑娘手中那張金弓發出來的還要凌厲！

如意姑娘這才眞的變了面色。

沈勝衣隨即一拍雙手。「只可惜我還沒有這種需要……」

這句話還未說完，一對鴛鴦劍已剪子一樣凌空剪來！

如意姑娘這香閨之中，似乎到處都是兵刃，雙手向几底一抄，手中就多了一對鴛鴦劍！

她在這一對鴛鴦劍上的造詣似乎還在她那一張金弓，那三十六顆銀彈子之上！

只可惜她碰着沈勝衣這個用劍高手。

只一瞥眼，沈勝衣最少就已找出了三處破綻！

在他的面前，有一處破綻已經糟糕，何況三處？

他就站在原來地方，一動也不動。

鴛鴦劍剎那剪下！

沈勝衣這才出手，雙手搶入劍光，一翻一拍，錚的就將劍光拍散，將那一對鴛鴦劍拍在一起，挾在雙掌中！

再一翻，那一對鴛鴦劍就從如意姑娘手中飛出，飛上了半空，奪奪的，釘在一條橫樑之上！

這就連沈勝衣也覺得意外，他雙手所用的力道雖然經已不小，以他的估計，充其量只能將那一對鴛鴦劍奪在手中。

如意姑娘還不至於如此差勁。

如意姑娘本來就不是如此差勁，只不過明知保不住這鴛鴦雙劍，索性就放手送了給沈勝衣。

這一來她的兩雙手就可以空出來，這一來沈勝衣的兩隻手上揚，空門就畢露！

她空着的兩隻手立時搶入空門，直取沈勝衣胸膛！

這一招出其不意，若換是第二個人，就算不挨上兩掌，也得吃上一掌。

如意姑娘掌上的力道眞還不小！

只可惜她遇着的是沈勝衣！

她雙掌眼看就要擊在沈勝衣的胸腹之上，忽然又變了握在沈勝衣雙掌之中！

沈勝衣雙掌往上一揚就落下，閃電一樣落下！

如意姑娘的一雙纖纖素手立時彷彿扣上了一對鐵鐐！

沈勝衣好像立心要教訓一下這位脾氣暴躁，出手狠辣的女孩子，這一次用的力道居然不小！

呼的一聲，這位如意姑娘婀娜動人的一個嬌軀就給沈勝衣掄了起來，抛了出去！

這若是撞在牆上，這位如意姑娘就不單止現在不如意，以後也如意不得了。

沈勝衣還不是一個喜歡辣手摧花的人，他只是將這位如意姑娘向床上抛去！

「噗」！的一聲，如意姑娘仰天摔在床上，被上！

這一摔好像還不重，如意姑娘幾乎立即就在床上跳起了身。

她瞪着沈勝衣，眼都好像紅了。

「好，你欺負我！」這句話出口，她的眼淚已流了下來，連隨一翻身伏在床上，枕上，兩個肩頭，不住的在抽搐，居然好像哭得很傷心。

沈勝衣不由得怔在當場。

當場又驚起！

驚起連隨又偏身一旁讓開！

一扇門戶，即時蓬的落在他原來站立的地方！

正是這小樓的門戶！

沈勝衣淸楚記得進來的時候只不過隨手將門掩上，並沒有下閂，一推就可以推開。

事實的確是這樣。

只不過韓大爺連這舉手一推都已嫌慢。

無論那一個男人，聽到自己的女人在房中哭叫，被人欺負，都難免怒火冲天，心急如焚的。

一個人在這盛怒之下，焦躁之下，就算將整座房子都拆掉下來，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韓大爺只不過一腳將門踢開。

這一腳却最少有五百斤力！

門飛起的時候已經碎裂，一落地最少就碎了二十塊。

好在沈勝衣及時讓開！

他隨即回頭。

一回頭他就看見一團黑影奔馬一樣衝了入來！

這匹馬馬上收住了勢子，火炬一樣眼瞳馬上落在沈勝衣面上！

這當然不是馬，是人！

韓康！

玲瓏閣的大老闆韓康！

只一瞥沈勝衣就認出了來的是什麼人。

對於張虎侯畫畫的天才，他不由又多了三分佩服，但對於張虎侯的說話，他却懷疑起上來。

在張虎侯的口中，他記得韓康並不是一個這樣魯莽，這樣衝動的人。

的確並不是。

只不過一個男人聽見自己的女人被人欺負，很容易就給怒火燒毀了理智，給怒氣衝昏了頭腦。

韓康並不在例外。

一衝入樓中他就看見自己的如意倒伏在床上哭泣，火炬一樣的眼瞳不其就像有火燄噴射出來！

難得他居然還會說話。

一句沈勝衣完全沒有聽過的說話。

「登徒子我倒見得多了，但光天化日之下猖狂到這樣地步的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沈勝衣的一個頭立時大了兩倍！

他忍不住分辯了一句。

「我聽人家說，好色而不計較媸姸的，才叫的登徒子，這位如意姑娘容貌如此漂亮，體態如此動人，你將我說成登徒子，豈非辱沒了她？」

這一句却竟是替如意姑娘分辯。

如意姑娘這下子亦給那扇門戶着地的一聲巨震驚嚇的轉過身子。

一見是韓康，不由得她喜動顏色，她正想叫韓康狠狠的揍這姓沈姓甚的小子一頓，但聽見這姓沈姓甚的小子竟是在替自己分辯，反而又有些不好意思出口了。

韓康聽說眼瞳中的怒火却最少盛了一倍！

「這所以你就光天化日之下也如此猖狂了是不是？是不是？」

第二個是不是出口，韓康已衝到了沈勝衣面前，拳頭亦已招呼到了沈勝衣面上！

拳風呼嘯！

拳頭未到，拳風已搧上了沈勝衣的鼻子！

沈勝衣現在，就算想替自己分辯也來不及了？

拳風才搧上鼻子，他的人已活蝦一樣躍起，一旁連忙躍開！

韓康那裏肯放過這個登徒子，咆哮一聲，緊緊迫上，雙掌齊飛，雙腳齊飛，一口氣就是連環六十八掌，三十七腳！

沈勝衣好容易才閃開了這六十八掌，三十七腳！

這三十七腳，六十八掌一過，就有一張几子，兩張椅子在地上碎成了好幾十塊！

換上這幾掌的要不是几子，椅子，是沈勝衣的身子，沈勝衣現在只怕也爛泥一樣倒在地上！

張虎侯顯然沒有騙他，韓康的手上看來眞的練有大力金剛掌的功夫。

若不是腦海中早已有了張虎侯的說話，現在他只怕早已硬接了韓康好幾掌。

這幾掌硬接下來，他的一雙手只怕就有好幾天休息。

所以他實在很想去碧玉齋張虎侯那裏道謝一聲。

可惜，他現在就連走出這間房子都已成問題！

韓康這一輪攻勢落空，第二輪攻勢便接上，拳脚又紛飛，攻勢比前一輪更爲迅速！更爲猛烈！

這一次沈勝衣閃避得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這一輪攻勢下來，樓中好好的一套傢具就只剩下了一張鏤朵刻香桌子！

沈勝衣現在正站立在這張桌子之上。

韓康眼裏分明，大喝一聲，人掌齊飛，排山倒海一樣凌空壓了過去！

叭叭的兩聲，雙掌刹那印在桌面之上！

人快掌快！

沈勝衣更快，竟又及時桌面上躍了起來！

韓大爺的氣力好像已用得七七八八，雙掌印在桌面之上，桌面居然未裂未碎。

沈勝衣躍起身子刹那又落下，落回原來的地方，一雙脚，正好踩在韓康的一雙掌的掌背上！

這一着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韓康却似乎意料之中，印在桌面之上的雙掌即時一翻，捉住了沈勝衣的雙脚！

「去！」一聲暴喝，這位韓大爺就將沈勝衣擲了出去！

這一擲居然將沈勝衣擲出了一丈有多！

一丈之外就是牆壁！

韓大爺雖然也是沈勝衣一樣也不是一個喜歡辣手摧花的人，但沈勝衣可也並不是一朵花，是一個男人！

除了漢哀帝董賢那種男人之外，男人對於男人通常都沒有多大興趣，都不會怎樣愛惜。

所以男人對於男人也時別來得心狠手辣！

韓康現在更巴不得將沈勝衣摔成肉泥！

這一擲若是擲實，沈勝衣就不摔成肉泥，也得腦袋開花的了。

沈勝衣的腦袋到底並沒有開花！

眼看他就要撞上牆壁，他瘦長的一個身子突然凌空翻了一個觔斗，在離牆一尺不到的地方好好的落下。

落下他的人又飛起，射向韓康！

韓康驚異都還來不及，沈勝衣的人已到了面前，手已到了面前！

好在他的一雙手，也並不比沈勝衣的一雙手慢。

兩雙，四隻手立時扣在一起！

韓康牛一樣一聲悶哼，運起大力金剛掌力，正想將沈勝衣的一雙手揑成肉醬，沈勝衣脚下早已一頓，向上猛拔了起來！

這一拔的力道實在驚人，他的人颼的飛上了半空，就連韓康也給他帶上了半空！

只見兩條人影半空中風車一樣轉了兩圈，猛可一分，呼的一聲，其中的一條影就凌空倒飛了出去！

韓康！

韓康直飛門外！眼看他就要穿門而出，門外人影一閃，倏的多了一個人！

這個人一抬手就將韓康接下，放下！

刀一樣的一張面龐！刀一樣的一雙眼瞳！

這個人本身簡直就已像是一張刀，出了鞘的刀！利刀，無情刀！

無情刀孫壽！

這個人除了無情刀孫壽還會是誰？

就算沒有張虎侯的一張畫像，沈勝衣也已可以認出門外出現的這個人是誰。

他的身子凌空落下，立時就彷彿凝結在空氣之中，那一雙眼睛似開還閉，儘在打量着門外這位珠光寶氣閣的大總管！

孫壽也正在打量着沈勝衣，一雙眼睛却豹一樣閃光，虎眼一樣張大！

目光如刀！

孫壽的一雙眼瞳中，充滿了驚訝，充滿了疑惑！

四道目光刹那半空中相接，兩對眼瞳幾乎同時收縮起來！

孫壽的一身錦衣突然起了一陣波動，就好像有一股氣流在衫內翻滾，要裂衣湧出！

沈勝衣的一身白衣，一頭散髮，亦無風自動！

兩人的身子却一動也不一動！

雖然不動，兩人之間，小樓之內，這刹那彷彿已多了兩股強烈得令人窒息的殺氣！

殺氣嚴霜！

韓康的一雙眼瞳亦嚴霜中凍結！

他一動也沒有再動。

不是不想動，只是才一動，就感到兩股殺氣浪濤一樣洶湧奔來！

沒有人敢在這種氣氛之下，這種環境之中妄動！

如意也不敢！

她瑟縮在床上，面色都已蒼白！

殺氣更濃！

火盤中燃燒着的火焰，銀燈中散發着的燈光，也似在殺氣中冰封！殺氣中凝結！

好霸道的殺氣！好驚人的殺氣！

一刹那，只是一刹那，燈光又再明亮，火焰又再飛揚！

孫壽的眼瞳亦起了變化，上上下下的又再打量了沈勝衣一眼，從口中吐出了一個字——

「好！」只是一個字！

「你也好！」沈勝衣亦只不過比孫壽多說了兩個字。

一有了笑意，這小樓之中最少溫暖一倍。

火焰彷彿更旺盛，燈光彷彿更輝煌！

快樂的笑容本就是室內的陽光！

這笑容雖然並非出自快樂，但最低限度，一有了笑容，就有生氣了。

「好肅殺的劍氣！」孫壽笑說。

「好凌厲的刀氣！」沈勝衣同樣笑應。

「我幾乎已忍不住拔刀，忍不住出手！」

「彼此彼此！」

「我刀若是出手，你劍是必同時出鞘，我你刀劍若是出擊，你我兩人之中必有一人倒下，是你也未可知！是我也未可知！」

「你我並沒有出擊！」

「所以我你現在都還活着！」

沈勝衣一笑。「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亦未嘗不是一件值得遺憾的事情！」孫壽却一聲輕歎。「千金易得，敵手難求，我這一刀其實應該出手！」

「哦？」

「現在就算出手也不成了！」

「哦？」

「你已笑，我已笑，你我之間已多了一份相惜之情，一份憐才之念，心中一無必殺之意，手上必無必殺之威！」

沈勝衣點頭。

這的確也是事實。

「但也好！」

「哦？」

「你我素未謀面，我問心並不識你，這一戰若成事實，若分生死，死的是我，固然糊塗，是你，相信自亦難以心甘！」

「我識你。」

「哦？」孫韓一怔反問：「我是誰？」

「無情刀孫壽！珠光寶氣閣的大總管！」

「你果然識我！」孫壽又是一怔。「敢問貴姓？」

「姓沈！」

「沈勝衣？」

「你原來也識我？」

「不識！只是知道有你這樣的一個人，只是出於揣度！」孫壽說。「以你的身手，自不是寂寂無名之輩，劍配右腰，通常劍使左手，左手劍，白衣披髮，姓沈，除了沈勝衣之外，我實在想不出還有第二個人！」

「哦？」

「也不應該再有第二個人！」

「過獎！」

「並非過獎！」孫壽搖頭。「金絲燕，柳眉兒，雪衣娘，滿天星，擁劍公子雖然不值一顧，一怒殺龍手祖驚虹的雷霆三十六擊却絕非尋常可比，無腸君的蟹爪十劍亦未嘗沒有可取之處，十三殺手亦各見功夫！據我所知這些人除了祖驚虹與你戰了一個平手之外，其他都是你的手下敗將！」

「對於我你到底知道了幾多？」

「只是那許多！」孫壽反問：「你又知道我多少？」

「沒有多少！」

「這多少大概都是來自道聽途說。」

「那許多相信亦是一樣！」

「不意相會於今朝，相遇於此地！」

「嗯。」

「你來此地所爲何事？」孫壽忽然問。

「要一見這位如意姑娘。」沈勝衣目注如意。

聽說這姓沈姓甚的小子竟就是名動江湖的沈勝衣，如意已經震驚，再聽沈勝衣也就是來找自己，這震驚之外，不其又多了一份詫異。

一旁的韓康不其亦緊張起來。

孫壽卽時一瞟韓康。「這就難怪我們這位大爺生氣的了。」

沈勝衣苦笑。

「看方才的情形，武功差一點的人，只怕早已給我們這位韓大爺撕成兩邊，摔成肉醬，但遇上的却是你這位武功高強的沈大俠，而我們這位韓大爺近年來在玲瓏閣中養尊處優，很少有機會鍛鍊筋骨，身子比當年最少已胖了一倍，武功最少已弱了三成！」

孫壽只顧說，沒有再多瞥一眼韓康，否則，一定會驚奇韓康的面色一下子竟有這麼大的變化。

韓康的一張臉本來鐵青，現在却已漲成了朱紅！

他的嘴唇却緊緊閉着，一聲也不發。

孫壽這個總管的權力，在珠光寶氣閣之中顯然相當大。

韓康的那一份忍耐也大得可以，一直等到孫壽住口，他才旁邊接上一句。「我的身子雖然比以前胖上了一倍，武功最少已減了三成，但我的出手，還未失準！」

「哦？」

「這位沈大俠的武功比我高強，是事實，我打不過這位沈大俠，亦理所當然，否則我現在已名滿江湖，在珠光寶氣閣之中也不單祗是一個玲瓏閣的老闆！」韓康的面色緩緩回復正常，接着又補充了一句。「我現在只是玲瓏閣的老闆！」

「玲瓏閣的老闆又怎樣？」孫壽冷笑。

「目的只是賺錢，並非與人爭氣，這幾年以來，我已很少有機會出手，有需要出手，一向就只是動腦，動口！」

「只可惜你的口才雖然不錯，腦筋已經退化！」孫壽又一聲冷笑，「要非你所謂萬全之策，事情也不至於落到目前這個地步！」

「就算我腦袋已經退化，就算我所謂萬全之策並非萬全，要非走脫了宮天寶，事情根本就不會落到目前這個地步！」

孫壽悶哼！

「我只是負責解決大內十二高手！」

「大內十二高手的武功機智加起來還不如一個宮天寶，這又有什麼了不起？」

「我並未說過有什麼了不起，我這個人向來就有自知之明，向來就很自量！」

孫壽一張臉這時鐵青。

韓康那幾乎就是等於說是他沒有自知之明，是他不知自量的了。

韓康所說的也的確是事實。

十二大內高手無一倖免，孫壽雖然殺了孔標，却走脫了宮天寶。

就因爲走脫了宮天寶，官府周圍百里全力搜索，韓康才會想到借助陳留集珍坊與洛陽碧玉齋之間的珠寶往來，將那一對碧血鳳凰藏於一對金童玉女之中，假手楊大手，將之運往洛陽。

碧玉齋集珍坊之間的珠寶往來已是十多二十年，已成了習慣，已人盡皆知，官府方面是必亦不會如何着意，容易疏忽了去。

韓康的那一對金童玉女亦未嘗不是傑作。

以楊大手的情面，以楊小劍的武功，一路上還有韓康的一對日月輪，孫壽的一張無情刀沿途保護，這一對金童玉女應該萬無一失，那一對碧血鳳凰也自應該萬無一失！

這辦法豈非萬全？

可是這萬全的辦法顯然還是有缺點，還是有漏洞！

這應該萬無一失的碧血鳳凰一到了洛陽還是失去！

韓康，如意，楊大手，楊小劍，張虎侯都有嫌疑！

這五個人之中已有四個否認，只差一個！

楊小劍！

楊小劍並沒有表示意見，她也根本沒有意見。

楊小劍既然失踪！

那一對碧血鳳凰可能就落在楊小劍手上，所以他們現在都在爲楊小劍的失踪傷神！

本來可以不必傷神，根究起來，所有的問題只是出在走脫了宮天寶這件事之上。

宮天寶如果死在孫壽刀下，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會發生，就因爲孫壽沒有殺死宮天寶，事情才落到目前這個地步！

「事情落到了目前這個地步，未必就祗是我韓康一個人的責任！」韓康接着又加了這兩句！

他站在孫壽背後，根本就不知道孫壽的一張臉現在簡直就已變成了一張刀，眼瞳亦開始冰結！

刀，鋒利，殘忍！

冰，冷酷，無情！

無論誰看到了這刀一樣鋒利殘忍的面龐，這冰一樣冷酷無情的眼瞳，相信都願意暫時閉上嘴巴！

韓康沒有。

孫壽並未回頭。

「大公子如果一口咬定這只是我韓康一個人的責任，我韓康亦無話可說，只不過，老主人面前，二小姐面前，相信還有我韓康說話的餘地！」

孫壽立時又一聲冷笑！

這一聲冷笑比冰還要冷酷，還要無情！

孫壽冷笑道：「我知道二小姐幾次南下，都是你在一旁打點，你很得二小姐的歡心。我也知道老主人一直都很滿意你的工作態度。」

韓康面有得色。

「但有一件事最好你也清楚！」

「那一件？」

「珠光寶氣閣將來的主人是那一個，只怕你還不明白！」

韓康面上的得色刹那蕩然無存！

「大公子今早已到洛陽，你與葉飛花之間，我相信他一定願意選擇葉飛花做他的助手，以葉飛花取代你的位置！」

韓康的面上不單止再無得色，而且已開始發白！

「這樣做對我們來說，百利而無一害，楊小劍現在落在飛花的手上，只要我們接納他的要求，我們珠光寶氣閣就不止多了一個暗器高手，而且還可以得到楊小劍，尋回那一對鳳凰！」孫壽的語聲更冷酷，更無情！「葉飛花所提出的要求也很簡單，只不過要做玲瓏閣的老闆，取代你在珠光寶氣閣之中的位置！」

韓康的面色由白轉青，鐵青！

他沒有開口，只是靜靜的聽着。

孫壽還有說話。

「據我所知，葉飛花五年前就已經與你齊名江湖，那一手滿天飛花，一手七暗器破在楊大手雙手之下後，一直就埋頭苦練暗器，以期早日一雪當年恥辱，五年後的今日，你的身子胖了一倍，武功減了三成，一方日進，一方日退，就即使五年以來葉飛花並無寸進，身手現在都已強你三成，以他來取代你的位置，亦不失為明智之舉！」

「玲瓏閣由我一手創辦，一手經營！」韓康忍不住插口一句，面部激動。

「大公子自不會辜負你的一番心血，創業維艱，守業亦不易，守業之外再有所進展就更難，玲瓏閣這幾年幾乎毫無進展，的確也需要換上一個老闆的了。」

韓康索性閉上咀巴。

這件事他不是沒有理由分辯，而是不能出口分辯。

以他的頭腦，憑他的手段，玲瓏閣這幾年又豈會毫無進展，只不過所賺得來的幾乎已有一半給他放在如意的身上！

這個理由雖然很充足，卻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拿來對孫壽解釋的。

孫壽也沒有理會韓康，隨又道：「珠光寶氣閣之所能夠不斷擴展，就是因為能夠知人用人！

「一個大機構如果不盡量招攬人才，補充新血，就保存現狀也成問題！

「對於你，大公子自有妥善的安排，珠光寶氣閣從來就不會虧待任何一個下屬，老主人不會，大公子同樣不會！」

韓康慘笑不語。

孫壽冰結的眼瞳逐漸溶解，又有了生氣，又可以轉動，轉落在沈勝衣的面上。

沈勝衣正在凝神靜聽。

他總算不枉此行。

楊小劍的失踪與如意無關、韓康無關，與張虎侯亦同樣無關，是落在一個叫做葉飛花的人手上。

這個葉飛花暗器見長，滿天飛花，一手七暗器五年前曾經與韓康齊名江湖，卻敗在楊大手手下，就因此埋頭苦練，以圖雪恥！

也可能因此，葉飛花刼去楊大手的女兒！

他並且知珠光寶氣閣的人正在找尋楊小劍的下落，所以他提出了一個要求，只要珠光寶氣閣讓他加入，取代韓康玲瓏閣老闆的位置，他就交出楊小劍。

珠光寶氣閣的少主人現在已到洛陽，對於這個要求已在考慮，已有答允之意！

一下子知道了這許多，的確不枉此行！

楊小劍一找到，那一對碧血鳳凰的失踪之謎亦應該可以有一個解答，事情也就應該可以完全解決的了。

沈勝衣一想到這裏，忽然覺得自己的運氣實在不錯。

他實在想開懷大笑。

還未笑出來，他就已發覺一雙眼正在瞪着自己。

孫壽的一雙眼！

「沈大俠對於這件事好像很感興趣。」孫壽連隨就這樣說。

「嗯！」沈勝衣承認。

「沈大俠來找如意？」

「嗯。」

「江湖上傳言你這位沈大俠向來都君子得很！」

沈勝衣歎了口氣。「做君子並不是一件怎樣寫意的事情，我一生人最不感興趣的其實就是做君子這回事。」

「但無論如何，沈大俠總不至於强闖香閨，唐突佳人！」

「美酒不可糟塌，佳人不可唐突，這兩句說話，我一向都記得很穩。」

「這當然就沒有欺負我們這位如意姑娘的了？」

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我才入門來，她便給了我三十六顆銀彈子，再刺了我兩劍！這屋子裏頭就好像到處都是暗器兵刃，我實在想不出在金弓銀丸鴛鴦劍之後，還要再挨上什麼兵器，所以只好將她抛到床上去！」

「哦？」孫壽一翻眼，一點頭，好像現在才看到嵌在牆上的銀丸金弓，釘在樑上的鴛鴦雙劍！

沈勝衣道：「床是用來睡覺的，她就算還沒有睡意，大概總可以暫時安靜下來，回答我幾個問題。」

「你認識她？」

「今日認識。」

「以前只是知道怡紅院有她這個人？」

「同樣是今日的事情。」

孫壽奇怪的望着沈勝衣。「這你要問她什麼？」

「我要問她的，方才你已經給我解答。」

「哦？」孫壽面色一寒。「你到來這裏莫非就是為了那一對碧血鳳凰？」

「正是！」

孫壽一怔，一想，冷笑。「我幾乎忘記了你這位沈大俠在應天府拿下了白蜘蛛，在洛陽城抓住了畫眉鳥，經已先後替官府費了很大的心思，出了不少的氣力！」

「白蜘蛛一案，我只是為了幫忙一個朋友，至於畫眉鳥一事，我卻是為了洗脫自己的嫌疑，更就沒有費過什麼心思，出過多少氣力，一切張虎侯策劃，我反而幾乎白賺了他萬兩黃金！」

「張虎侯的錢，也會給人白賺？」孫壽忽的一頷首。「這我就明白了，是張虎侯要你來的。」

沈勝衣一笑。「我早知道你是一個聰明兒童。」

孫壽隨即問道：「張虎侯為什麼要你到來這裏找如意？」

「在他的心目中，楊小劍與那一對碧血鳳凰的失踪。韓康如意都大有問題，所以教我先走一趟怡紅院！」

「他的問題難道就很小了？」韓康一旁忍不住冷笑插口。

沈勝衣又是一笑。「不單止不小，而且比你們最少大一倍，你們只需要找到那一對碧血鳳凰便可以了事，他卻非要連楊小劍也找到不可！」

「哦？」

「楊大手一口咬定是他藏起了楊小劍，一定要他交出來，否則就扭斷他的脖子！」

「楊大手似乎還不是那種只說不做的人。」孫壽再接上說話。「不過有你沈大俠在旁保

護，這還不成問題。」

「我並不是做保鏢的。」沈勝衣微喟。「即使是，那怕老子對兒子，也不能日夜不離左右，保得他一生平安！」

「是非曲直未分明，你當然更就不會替他殺死楊大手的了？」

「就算分明，我也不會。」沈勝衣搖頭。

「我答應替他做的事情只有一件。」

「找出楊小劍？」

「嗯。」沈勝衣背負雙手。「只要找到楊小劍，那一對碧血鳳凰的下落大概亦應該有一個解答，以後就是你們的事情。」

「你放手不管？」

「管什麼？」

「那一對鳳凰！」

「那一對鳳凰波斯進貢我國，可以說是當今天子之物，天子座下，又豈無能人，大內之中，又豈無高手，要管自有他們管，用得着我來費力傷神？」

孫壽一聲冷笑。

在他的眼中似乎並沒有當今天子的存在。

孫壽是珠光寶氣閣的總管，珠光寶氣閣一直就沒有將當今天子放在眼內。

如果放在眼內，又怎會打那一對碧血鳳凰的主意？

這種事情在珠光寶氣閣來說，已不是第一次！

沈勝衣和孫壽對峙，房間中彷彿多了兩股令人窒息的肅殺氣氛。

「現在我總算已知道楊小劍的下落！」

「你也知道葉飛花？」孫壽忽然問。

「不知道，但你們一定知道，只要我留意你們，一定可以找到葉飛花，找到楊小劍！」

「你居然一連用了兩個一定！」

「用錯了？」

「第一個一定就已經用錯了！」孫壽咀角一咧。「我們根本就不認識葉飛花，也從來沒有見過這個人！」

沈勝衣一怔。「這……」

「這就連我也不知道他怎會知道我們正在找尋楊小劍，怎會知道我就是珠光寶氣閣的總管，乘我離開所住的那間客棧，外出的那段空間，在我的房間留下這封信！」孫壽一揮手，懷中抽出了一封信！

沈勝衣目光落在信上，他實在想知道那封信上寫了一些什麼。

孫壽好像看穿了沈勝衣的心事，隨即道：「信中的內容大致一如我方才所說，不過告訴我楊小劍落在他的手上，與及提出他個人的條件，所差的只是我們接受了他所提出的條件之後，怎樣與他採取聯絡！」

「怎樣與他採取聯絡？」

「你知道的難道還不够？」孫壽反問。

「還不够！」

孫壽道：「我卻認為自己所透露的已經够多的了。」

「哦？」

「你知道這件事實在也已足够有餘，有了你這個消息，張虎侯在楊大手面前已可以有所交代，如果張虎侯的確與那一對鳳凰的失落無關，以後就完全沒有他的事，楊大手方面也是一樣，至於楊小劍，只要並沒有藏起那一對鳳凰，我們同樣不會為難她！」

「這我就有點放心了。」

「但如果不是，可也怪不得我們心狠手辣！」孫壽的語氣很平淡，平淡得簡直就好像那所謂心狠手辣只不過隨口說說，其實並沒有他所說的那麼嚴重。

殺人在他本來就不是一回事。

他本來就已手辣心狠！

沈勝衣當然不會懷疑孫壽那句說話，無言歎了一口氣。

孫壽緩緩將信放回懷中，道：「這封信，這件事，實在不尋常，所以我走一趟怡紅院，打算跟我們的韓大老闆商量一下，現在看來我這未免多餘！」

孫壽這才抬眼一瞥韓康。

韓康面上木無表情。

「看來這封信還是交給大公子，由他處置的好！」

「大公子給我十五日時間，現在還有十二日！」韓康這才開口。「十二日之後，我找不出楊小劍，找不到那一對碧血鳳凰，大公子要怎樣處置，我也只好認命！」

「哦？」

「這是三日之前公子的答覆，這是我現在的說話！」

「哦？」

「這十二日之內，葉飛花這一朵花說不定已再飛不起來了。」

「哦？」

「孫總管話雖然說得兇，但那一份好意我是知道的，要是孫總管立心要我垮倒，收到葉飛花那封信的事情，就絕對不會透露與我，那我現在就絕對不會知道楊小劍落在葉飛花的手上！」

孫壽冷笑。「如果你這都沒有辦法找到楊小劍，尋回那一對鳳凰，那就真的需要退位讓

賢，回家去安享晚年了。」

「就不知——」韓康囁嚅着轉問一句。「我們答應了葉飛花的要求之後，怎樣與他採取聯絡？」

「這要是我說出來，你依計行事，葉飛花一定現身相見，那就一定落在你的手上！但如此一來，我們等於接納了葉飛花的要求，葉飛花等於已成了珠光寶氣閣的一員，第一個我就不容許你們自傷殘殺！」

韓康微喟點頭。

「珠光寶氣閣從來不做出爾反爾的事情，除非你自承無能，甘願讓位，否則這十二日之內你就得自行設法，休想在我的口中得知我們如何與葉飛花聯絡，以這種方法誘見葉飛花，找出楊小劍，尋回那一對碧血鳳凰！」

韓康只有點頭。

孫壽目光轉向沈勝衣。「沈大俠也是一樣，追踪我們未必就有收穫，十二日之後，事情雖然一樣有一個水落石出，這其間，最好還是自己也想想辦法！」

「哦？」

「要知道水落石出之時，往往就是出人意外的結局，這結局不一定是壞，但也不一定是好！」

「嗯。」沈勝衣淡笑。「最好的結局當然就是自己製造出來的結局！」

「不過沈大俠到底是局外人，就算急，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如果瞧得起我孫某人，一起去喝一杯水酒如何？」孫壽忽然提出了這樣邀請。

沈勝衣微一頷首。「這種天氣喝一杯也是好的。」

「沈大俠果然是一個快人！」

「彼此。」

「聞名數載，幸遇今朝，也實在值得喝一杯。」

「你這句說話，有一半我正想出口。」

「哦？」

「我知道你還是這半年內的事情。」

「我本來就是一個名不經傳的人，知道我的人實在不多！」

孫壽連隨又問：「誰告訴你有我這個人的存在？」

「常護花！」

「有情山莊的那個多情劍客常護花？」

「正是這個常護花！」

「我並不認識這個人，只是聽說過這個名字。」

「一個無情刀，一個有情劍，如果兩下子碰頭，那就眞的是巧合的了。」

「這支有情劍如何？」

「如果我早知道有這支劍，這個人，五年前，第一個我不找祖驚虹，就一定找他！」

「聽你這麽說，我也想見識一下這支劍，這個人了。」孫壽忽然一聲輕歎。「幾年不入關，想不到江湖上出現了這許多英雄豪傑！」

沈勝衣不覺問上一句。「珠光寶氣閣是在關外？」

孫壽一笑不答。

沈勝衣也不追問，轉回原來的話題。「你說的那一杯水酒什麼時候喝？」

「現在。」

「那裏？」

「北城杏花閣如何？」

「也好。」

「請！」孫壽第一個走出門外。

沈勝衣一瞟韓康。「大老闆如何？」

「沈大俠開口叫到，我實在深感榮幸，只可惜我現在的時間已所剩無多。」韓康目光往地上落下。「最低限度，我得先修理好這重門戶。」

「抱歉抱歉。」

韓康沒有應聲，眞的俯身去收拾那扇給他踢爛了的門戶。

沈勝衣只好走了出去。

孫壽等在門外，樓外。

樓外雪漫天依舊。

梅花徑還是那條梅花徑，只不過徑上的積雪已多了幾行脚印。

雪冷梅清。

清淡的花香之中，忽然吹來了一曲短笛。

笛聲中還有一曲低唱——

雪紛紛，掩重門，
不由人不斷魂，瘦損梅江韻，
那裏是清清江上村，
香閨裏冷落誰瞅問，
好一個憔悴的凭欄人……

人並沒有凭欄，人也並不憔悴。

沈勝衣孫壽梅花徑上才轉了一個彎，就看到一個紅衣小姑娘凭窗低唱在一角紅樓之上。小姑娘身旁一個年紀看來還不怎樣大的書生。

書生手中一根短笛。

短笛現在已放下。

沈勝衣往樓上望了一眼，忽然歎了口氣。

孫壽應聲奇怪的望着沈勝衣。「你歎氣什麼？」

「你可懂音律？」沈勝衣反問。

「不懂。」

「好在你不懂。」

「哦？」

「方才那一曲是關漢卿的大德歌。」

「哦？」

「這位關漢卿現在若是生還，現在若在這裏，一定氣破肚皮！」

孫壽總算聽出沈勝衣在說什麼，點頭道：「我雖然不懂音律，但方才那一陣笛聲，歌聲聽來的確有些礙耳，不過他們總算讓你聽出那是關漢卿的大德歌。」

沈勝衣只有點頭。

書生當然聽不到這番說話，歇了一口氣，又舉起了笛子。

笛聲再起。

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說道：「這裏是怡紅院。」

「嗯。」

「你可知這怡紅院以什麼見稱洛陽？」

「知。」

「我實在佩服他們這份勇氣。」

「這最低限度還有一樣好處。」

「哦？」

「我們這就不得不加快脚步。」

沈勝衣道：「只可惜再快也快不過這笛聲，這歌聲。」

歌聲已隨笛聲響了起來。

「這就只有一個辦法了。」孫壽忽然向小樓那邊仰首大聲道：「吹笛的，唱歌的兩位，可否暫時停下？」

笛聲歌聲一下子停下，小姑娘詫異的憑窗外望，書生亦吃驚的望了過來。

「你是說我們？」書生的嗓子居然也很響亮。

「就是說你們。」

書生好像又吃了一驚，連忙問一聲：「有什麼指教？」

「指教倒沒有，不過我身邊這位品曲大師認為你們最好等他離開才繼續下去。」

書生一個頭立時縮了回去。

紅衣姑娘亦好像聽出了說話中的意思，一張臉忽的亦好像穿上了一襲紅色的衣裳。

小樓敞開的窗戶旋即關上。

孫壽回望沈勝衣。「這不是解決了……」話口未完，笛聲歌聲又一齊在小樓內響了起來。

孫壽接下來的說話不由的吞了回去，那種表情，簡直就像是剛吞下了整隻的大鷄蛋。

「好在我們還有這個辦法。」沈勝衣的脚步一下子最少快了兩倍。

孫壽只好跟着加快脚步。

笛聲歌聲同時驚天動地的傳來。

現在這笛聲，歌聲何止響了兩倍。

是一曲新水令。

姚牧庵的新水令。

冬怨——

梅花一夜漏春工，
隔紗窗暗香時送，
篆消金睡鴨，簾捲綉蟠龍，
去鳳聲中，又題覺半衾夢……

× ×

心聲匆匆，斜倚雲屏愁萬種，
襟懷冗冗，半欹鴛枕恨千重，
金釵翦燭燒猶紅，
胆瓶盛水寒偏凍，
冷清清，掩流蘇帳暖和誰共……

歌聲笛聲新水令齊轉駐馬聽。

韓康歌聲笛聲中抬頭望着如意，忽然道：「這好像是姚牧庵的新水令。」

「嗯。」如意點頭，神情有些異樣。

「曲是好曲，只可惜給這支笛子吹壞了，給這副歌喉唱糟了。」韓康居然也懂得音律。

「嗯。」如意只有點頭。

「你接下去如何？」

「嗯。」如意應聲唱開了嗓子。

笛聲適時駐馬聽轉喬牌兒。

呀——
悶懷雙淚湧，恨鎖兩眉縱，
自從執手河梁送，離愁天地同，
琴閒吳爨桐，簫歇秦台鳳，
歌停天上謠，曲罷江南弄……

喬牌兒調轉雁兒落。

韓康如痴如醉。

如意的歌喉比那位紅衣小姑娘也不知婉轉多少倍，動聽多少倍。

歌聲飄出了樓外，飄入了雪中，也似乎飄入了梅花徑中的小紅樓，飄入了那位紅衣姑娘的耳裏。

紅衣姑娘也似還有自知之明，早已收住了嗓子。

小樓中就只剩下了笛聲。

笛聲不知何時已一變，變得意外的婉轉，意外的動聽。

書生的一支短笛就彷彿因人而異。

笛聲中還有歌聲。

如意的歌聲。

「現在你總算已知道我是珠光寶氣閣的人，現在你大概也應該明白雖然我喜歡你，為什麼不接你往陳留玲瓏閣，為什麼每隔上三個月才來見你一面。」韓康歎息在歌笛聲中。「沒有相見，沒有相離，相見堪歡，相離堪歎，執手相分，揮巾相送，我也曾見你雙淚湧，我也曾見你雙眉縱。」

如意恍如未覺，跟着笛聲，雁兒落轉得勝令，漫聲又唱——

書信寄封封，烟水隔重重，
夜月巴陵下，秋風渭水東，
相逢，枕上歡娛夢，
飄蓬，天涯悵望中……

「書信封封，不外需索金銀。」韓康又嘆息在笛歌聲中。「我也如數與你，未嘗一次拒絕，只怕你遭人欺負，再教你金弓銀丸鴛鴦劍，這你說，我對你的愛深不深，對你的情重不重？」

如意沒有應聲，只是跟着笛子接唱下去。

……敲鬱悶聽絕暮鐘，
數歸期曲損春葱……
途路西東，烟霧迷濛，
魂也難通，夢也難通……

調水仙子直落折桂令。

笛聲如故，歌聲却已斷續。

如意的咽喉似在發哽。

「我想在你的心目中，是必認為還不深，還不重！」韓康自問自答。「否則你又怎會一心置我於死地？」

歌聲突然中斷，如意吃驚的望着韓康。「我……」

「玲瓏閣是我心血結晶，這店子幾乎盡我半生心血，取去我這店子的老闆位置，又何異取去我的半條人命？這豈非就等如置我於死地嗎？」

「我……」

韓康揮手又止住，忽然問：「那位葉飛花與你到底是什麼關係？」

如意慌忙搖頭。「我並不認識這個人。」

韓康亦搖頭，搖頭歎息道：「我的為人到現在還不知道？沒有充份把握，沒有充份的證據，你以為我會隨便開口？」

如意立時手脚都亂了。

她給沈勝衣擲到床上，一直就坐在床上，這下子一亂，眞的就手足無措。

「你怎麼會知道的？」她囁嚅着忍不住問一聲。

韓康反問一聲。「你看我可像是一個糊塗虫？」

「不像。」

「這就是了！」韓康一瞪眼。「你還未答覆我的問題。」

如意苦笑。「你莫非忘了，這怡紅院本來是一處甚麼地方？我如意本來是一個怎樣的人？這你難道還不清楚，還要問我與他是甚麼關係？」

「我並沒有忘記！」韓康的一張臉立時紅了起來。「你曾經應承過我甚麼，我怕你就眞的已經忘記了。」

「還沒有，我記得你答應過我負責我這裏一切的開銷，而因此我應承了你不再侍候第二個客人。」

「這個葉飛花難道不是你的客人？」

「不是。」

「那是甚麼東西？」

「是我的朋友。」

「是你的朋友？」韓康冷笑。「你們甚麼時候認識的？」

「在你認識我之前三個月。」

「比我還早。」

「就早了那麼的三個月。」

「你喜歡他？」

「嗯。」如意居然點頭。

「他也喜歡你。」

「嗯。」

「那你為甚麼不追隨他。」

「我也想，只可惜他連自己的生活幾乎都沒有辦法解決。」

「葉飛花好像還不是一個這樣沒有辦法的男人。」

「他當然不是，只不過這幾年他連練暗器的時間都已嫌不夠，暗器未練好之前更不想再出亂子。」

「這他到底有甚麼好處。」

「最低限度身裁比你瀟洒多，相貌比你好看得多。」

「還有。」韓康的語聲已起了顫抖。

「他比你年輕了幾乎二十年。」如意嘆了一口氣。「某方面在男人來說，總是越年輕越好。」

韓康氣得臉都白了。

他的一張臉本來只是發紅，想不到一下子就由紅轉白。

白得就像是死人臉一樣。

韓康總算還沒有氣死，他手指如意，指根都起了顫動，却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其實你也犯不着生氣的。」如意瞟着韓康，似笑還嗔。「你在陳留有你的女人，我在洛陽有我的男人，並沒有甚麼不對。」

「誰告訴我在陳留另有女人。」韓康好容易才從口中吐出這句話。

「要不是，怎麼你寧可讓我留在這裏，也不帶我去陳留玲瓏閣。」

「我要是這樣，你朝夕在我左右，不難就知道我的秘密，珠光寶氣閣的秘密！」

「這難道不可以。」

「我倒不要緊，只可惜珠光寶氣閣的規矩由不得我這樣做。」

「那爲甚麼現在又讓我知道。」

「現在不讓你知道，你又怎曉得這到底是甚麼一回事，這一回事又如何重要。」

「那個孫總管的說話莫非當眞。」

韓康冷笑。「以我的記憶，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過出口作罷的說話！」

如意這才笑不了出來。

韓康冷笑着又道：「那一對碧血鳳凰最好就在楊小劍手上，否則找到了楊小劍，尋不回那一對碧血鳳凰，也得準備吃他一刀！」

「那一對碧血鳳凰一定就在楊小劍手上！」如意的語氣之中又充滿了希望。

「誰說的？葉飛花？」

如意一怔道：「他沒有這樣說過。」

韓康反而有些奇怪了。「你們不是因爲那一對碧血鳳凰才擄去楊小劍。」

「根本就是兩回事。」

「哦。」韓康更奇怪了。

「飛花刼走楊小劍只不過因爲聽說楊小劍的武功已盡得楊大手眞傳，想拿她來一試自己的暗器手法，如果楊小劍接不住他的暗器，他就立卽去找楊大手，一雪當年的恥辱！」

「原來這樣。」韓康頷首。「後來的改變主意大概就是因爲從你的口中得知關於那一對碧血鳳凰的事情了。」

「嗯。」

「這他就連自己的恥辱也放下不理。」

「沒有，不過投身珠光寶氣閣，以珠光寶氣閣的勢力對付楊大手更好，再說，玲瓏閣實在是一間賺錢的舖子。」

「如果不賺錢也養不起你這一個怡紅院的紅人！」

「所以，對於你那間玲瓏閣，他實在很感興趣，沒有這一件事，遲早他也會去一趟玲瓏閣！」

「幹甚麼。」

「你難道不知道，他本來就是一個甚麼人的。」

「獨行大盜！」

「你這還不知道他去玲瓏閣的目的在幹甚麼。」

「這個人就是走運！」韓康一聳肩膀。「如果他刼到玲瓏閣。刼到珠光寶氣閣頭上，他就死定了！」

「這所以就連他也替自己慶幸，也所以對你那間玲瓏閣更感興趣！」

「亦所以他想出這個辦法。」

「嗯。」

「一石二鳥，這個人倒也聰明。」

如意笑了。「他若不聰明，我也不知道何年何日才做得成玲瓏閣的老板娘。」

韓康也笑，大笑。「你若是跟着我，雖然做不成玲瓏閣的老板娘，最少還有一段好日子可過，跟着他，那你就不單止做不成玲瓏閣的老板娘，連命也得賠上！」

「你這是恐嚇。」如意似乎並不將韓康的說話放在心上。

韓康笑聲一斂，冷聲道：「你是不相信我的說話。」

「嗯。」

「以我在珠光寶氣閣的資歷，尙且不能留你在身旁，我就不相信葉飛花可以！」

如意一愕。

「你今日出賣得我，他日難保就不出賣得葉飛花，我若是葉飛花，眞的當上了玲瓏閣的老板，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一定就是……」

「就是甚麼。」

「殺你！」

如意面上還有笑容，笑得却已有些勉强，道：「我對他的可是眞情。」

「那對我的就全是假意了。」韓康好大感觸的一聲長歎。

如意陪着輕歎一聲。

看來她好像有些過意不去了。

韓康隨卽問道：「你敢肯定他對你也是一樣。」

如意欲言又止。

她實在不敢肯定。

韓康看在眼內，冷笑。「你自己也不敢肯定是不。」

如意只好默認。

「要看清楚一個人，還沒有那麼容易，就是我，你已經看不清楚的了。」韓康又長歎一聲。「你既不知道我的一片眞心，同樣不知道我對這件事只是存疑，方才我說得那麼肯定，不過在套取你的說話！」

如意不覺一面的徬徨。

她的確不知道這許多。

「葉飛花似乎沒有可能認識孫壽，孫壽住在甚麼地方，他更沒有可能淸楚，那根本就是出自我的安排，但我記得，似乎曾經跟你說過，我存疑的，只是這一點，想不到竟然就是事實！」韓康的面色陡地一寒，瞪着如意，一字一頓的說道：「告訴我，葉飛花這下在甚麼地方！」

如意更是徬徨。

「說出來，我放你一條生路！」韓康的語氣忽又變的溫柔起來。

如意還未有所表示，一聲輕笑，一個聲音已自樓外响起！

「他如意固然看不透你韓康，你韓康又何嘗看得透她如意。」

「誰？」韓康一聲輕叱，霍地轉身。

沒有人。

語聲却又在門外响起。「連我是誰你也猜不到。」

「葉飛花。」

「這不是猜出來了。」

「佩服佩服！」韓康突然失聲大笑。

「佩服甚麼。」

韓康笑道：「你居然有這個胆量，居然敢來見我了！」

「歌聲突然中斷，我當然要來一看究竟！」葉飛花仍不現身，樓外忽一聲輕歎。「我也是個人，人總是有好奇心的。」

韓康恍然大悟。「方才吹笛的那個人就是你。」

「正是我。」

「怪不得如意有這個胆量，還與我東拉西扯，原來她算準了你一定到來！」韓康一瞥床上的如意。

如意的面上已又有了喜色。

「只可惜你到來也是一樣！」韓康忽然一聲冷笑。「我正想領敎你當年與我齊名江湖的滿天飛花，一手七暗器！」

「江湖傳言，未必確實，當年我與你齊名江湖其實是兩手七暗器，一手七暗器，我還是現在才練上手！」

葉飛花這無疑就是說現在的他比當年的他最少已强了一倍！

韓康心頭不禁一凜，表面却一點也不顯露出來，冷冷的應道：「就算兩手十四暗器，我同樣領敎！」

葉飛花反而笑了。「你就算眞的打算領敎，我也不願意現在跟你正面交手。」

「哦。」

「我一擊不中，讓你認出了本來面目，等於給自己找麻煩，反正，你這十二日之內一定找不到楊小劍的下落，反正，十二日之後珠光寶氣閣就會接納我的要求，十二日之後，我就是玲瓏閣的老板，我又何必冒這個危險，跟你動手。」

韓康怒道：「這你來幹甚麼。」

「我只不過一時好奇，想來看一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那知道一來却知道了珠光寶氣閣的行事作風，聽到了一番至理明言！」

「哦。」

「你說得實在很有道理！」葉飛花大大的歎了一口氣。「如意今日出賣得你，他年就難保不出賣得我！」

一聽到葉飛花這句話，如意連忙就跳下床來，大聲道：「我……」

葉飛花卽時截斷如意的說話。「也許不至於如此，但我這個人平生最不喜歡的就是去做沒有多大把握的事情，當年就因爲忘記了這一點，給楊大手殺的我落荒而逃！」

「現在你一定不會再犯這個錯誤的了。」

「生我者老子，知我者韓康！」

韓康聽說也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葉飛花隨卽說到他那個老子。

「我老子在生的時候一直就這樣敎訓我，做好事倒還罷了，如果立心做壞事，首先就要記穩這兩句說話！」

「那兩句說話。」

「不可捨己爲人，必須捨人爲己！」

「哦。」

「所以我現在決定聽你一次，先做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你方才所說我當上了玲瓏閣的老板之後，第一件應該要做的事情。」

韓康一瞥如意。「殺她。」

「正是！」

韓康的一雙眼睛應聲盯穩小樓的入口。

如意的一張臉却已死白！

一陣異乎尋常的靜寂。

靜寂一刹那爆裂！

砰的一扇窗突然粉碎，十四道亮光閃電一樣窗外飛入，疾擊韓康如意！

韓康已小心防範，但聲音一直在門左右响起，難免亦有一種錯覺，以爲葉飛花一定會猝然在門口現身突襲，可料不到葉飛花竟繞到一旁窗外突擊！

好在韓康也有幾下子，大喝一聲，雙手一翻，一對日月輪已從長衫底下張形飛出！

叮叮噹噹的四道亮光立時輪影中砸飛！

射向他的也就只是這四枚暗器。

其他的十道亮光，十枚暗器的目標却是全在如意！

如意的武功最多只有韓康的三成，她的一對鴛鴦劍釘在樑上，金弓銀丸亦嵌在牆上。

她的兵器其實就只是這金弓銀丸鴛鴦劍！

這三樣兵器她現在一樣也沒有在手！

她也是一個聰明女子，一聽見韓康大喝一聲，連忙就找地方閃避。

只可惜她的輕功並不高明。

她才一縱身，十道亮光就已有八道打在她的身上，整個人立時變了一個血人！打在她身上的八種暗器似乎每一種之上都開了血溝！

像這樣的暗器，就算中上兩種混身的血液都不難給放乾，何況八種之多？

如意當場呻吟倒地！

韓康觸目驚心，日月雙輪嗆啷的一擋一分，正想衝出窗外，葉飛花的聲音已在窗外响了起來。

「你最好不要追我，這裏我比你熟悉，我的輕功，一向也不錯，就算追你也未必追得着我。」韓康悶哼。

「如意方面你也死心好了，我所用的暗器只要中上四種，便華佗再生也無法可想，照我估計，方才我送給她的十種暗器之中，最少有八種打在她的身上！」

這估計竟然完全正確。

韓康實在有些佩服了。

「十二日之後我們再見！」葉飛花跟着就是這句說話。

十字出口，語聲已在半空，說到再見，語聲幾乎已聽不到了。

「這小子的輕功果然有幾下子！」韓康苦笑退步，蹲落如意身旁。

如意一身的衣衫已被血水濕透！

她的眼中，却滿是淚水。

韓康那裏還罵得出口，長歎一聲道：「我可有說錯？」

如意眼中的淚水更多。

「要是你認爲值得，我無話可說，不值，你最好告訴我他與孫壽用什麼辦法，在什麼地方聯絡，對於這一點，這之前我相信葉飛花多少也會透露與你知道！」

如意面上痛苦得好一陣痙攣，好一會才從口中吐出兩個字，斷斷續續的兩字。

「碧……玉……」

「碧玉齋？」

如意的咀角似有一絲笑意。

笑意刹那凝結在她的咀角之上！

韓康混身的血液刹那彷彿在凝結！

他的眼角却似有些許溶冰。

溶冰潤濕了他的眼瞳，但很快又被破窗外吹入來的北風吹乾。

風中還有雪。

雪窗外漫天飛舞如舊。

一場生死搏　鮮血染華堂

窗外雪狂，樓中火怒。

烈火在一個小火爐上飛舞。

爐邊的兩張臉龐給火燄照的通紅，沈勝衣孫壽混身的血液亦像烈火一樣奔騰。

火燄上燒着兩壺酒。

酒香醉人。

杏花閣的酒本來就不在飛夢軒之下。

孫壽替沈勝衣斟了第一杯，替自己斟下了第一杯，舉杯大笑道：「刀劍一見高低，不難立刻判生死，酒杯之上雖然一樣也有勝負，無論如何沒有這麼嚴重，來，我們酒杯之上先拚一個勝負高低！」

「好！」沈勝衣也自舉杯。

酒美，香濃。

香濃，酒美。

× × ×

怡紅院的酒雖然未必比得上飛夢軒、杏花閣，但的確也是美酒。

酒燒在火盤之上，只有一壺。

韓康也只是一個人自飲自斟。

酒入愁腸愁更愁。

韓康眉宇間愁鎖千重，似乎已傷透腦筋。

當前的事情的確很傷腦筋。

樓中還有淡淡的血腥氣味。

如意的屍體已給搬到床上蓋好。

這也是一件麻煩，但在韓康並不算麻煩，他並沒有打算再怎樣處置這個屍體，他根本就沒有打算再在這地方逗留下去。

火盤上燒着的是這樓中最後的一壺酒。

酒一盡他就離開。

這已是第三杯。

韓康舉杯沉吟。

沉吟未已，他就聽到了脚步聲。

脚步聲一直來到樓外，門外，忽然停了下來。

韓康一怔回頭，回頭他就看到門外標槍也似的站立了一個人，中年人。

看似尋常，又不尋常的中年人！

中年人衣飾簡單而大方，神態穩重而威嚴，一舉手，一投足，甚至就連站立着都有一種特別的風度，氣勢。

這種風度，氣勢，自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有，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

金天祿二十歲就已開始做官，到現在已做了十多年。

一個再平凡的人，有十多年官好做，多少也積到一些官威官氣的。

韓康也似感到了這一股官威官氣，舉杯欲飲的那隻右手不覺停在半空。

金天祿的目光即時停在韓康的面上，一會才問道：「這裏可是如意姑娘的香閨？」

這語聲放得異常緩慢，緩慢的就像是一副沉重的枷鎖！

枷鎖，韓康當頭落下！

韓康不覺站起了身子，沉聲應答道：「正是！」

「這裏可有一位韓康？」

「那一位韓康？」

「陳留縣玲瓏閣的大老闆韓康。」

「沒有！」

金天祿笑了。「你不就是韓康？」

韓康冷笑。「誰說的？」

「我！」一個人應聲出現在葉飛花震碎了的那扇窗戶之前。

宮天寶！

大內廿四鐵衛之一的宮天寶！

韓康心頭猛的一凜，酒杯脫手墮地，墮地粉碎！

宮天寶冷笑。「你何必着慌？我只不過從怡紅院的小斷口中打聽得到你韓康是怎樣的一個人，還沒有肯定你就是當日陳留縣之外，三里梅花路上格殺那十二大內高手，刧走那一對碧血鳳凰的黑衣幪面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韓康亦自冷笑。

宮天寶只當沒有聽見，自言自語的接着道：「身裁看來就已是一樣，幪着臉，相貌當然就分辨不出的了。」

了字一落，語聲亦轉，轉對韓康道：「我不能肯定，並不值得奇怪，這就等如你將我認出來，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誰認得你了！」韓康的雙手很自然的按上腰部。

腰部衣衫之內就藏着他那對日月輪！

「哦？這就奇怪了！」宮天寶哂笑。「你不認識我，怎麼一見到我就面容失色，連酒杯也脫手墮地？」

「那就要問你們了。」

「我們又怎樣？」

「不怎樣，只是突然闖入來，天曉得你們是那兒來的強盜？好像我這樣正正當當的一個生意人，怎能不吃驚？」

宮天寶應聲大笑，笑語金天祿。「這個人居然還說我們是強盜。」

金天祿搖頭輕歎。「那麼這個天下就是賊天下的了。」

宮天寶接着又道：「這個人腦袋如果沒有毛病，眼睛一定已有毛病，我們一個在窗外，一個在門外，幾會闖進去？」

金天祿應道：「這門戶，這窗戶似乎還不是我們動手砸爛的。」

「這種天氣就算想凉快一下，弄熄火盤就是了，犯不着將門窗一起砸掉，怡紅院當然也不會給客人一間破爛的房子，連我也奇怪，這房子怎會弄成這個樣子。」宮天寶的鼻翅忽然抽動了幾下。「這房子裏頭，好像還有血腥氣味！」

語聲陡落，宮天寶金天祿兩人的目光一齊落在那張床上。

宮天寶連隨大聲對金天祿道：「我敢跟你打賭，這床上一定有一條死屍！」

「明知贏定了才跟人打賭，你實在是一個天才兒童，只可惜我從來不與人打明知輸定了的賭。」

宮天寶的目光又回到韓康身上。「我們倒不如向這位韓大爺請敎一下，怎樣才是一個正正當當的生意人！」

這句話出口，他忽然發覺那位韓大爺最少已一旁移開三步，繞開床角，移向右邊窗戶。

他連隨又歎了一口氣道：「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肯向那邊窗戶打主意開溜！」

韓康不由的一怔。

那邊的窗戶適時打了開來。

窗外站着一個人。

那飛虹！

韓康並不認識那飛虹。

金天祿好像看得出韓康並不認識那飛虹，連隨作了個簡短而又有力的介紹。「這位是那飛虹那大人，廿四鐵衛中的八大高手之一！」

韓康這才變了面色。

聽金天祿口氣，廿四鐵衛中還有高低之分，眼前這那飛虹的武功職位還在宮天寶之上！

單就是一個宮天寶，他已經應付不來，再加上一個更厲害的那飛虹，就連他自己也難以相信可以闖得出這小樓之外，所以他索性就抓過一張椅子坐了下來。

然後他望着金天祿，道：「你又是什麼東西！」

「我當然你就更不會認識的了。」金天祿一些也不介意，自我介紹道：「我姓金！」

「金什麼？」

「金天祿，都察院出身，這五六年來，一直侍候在天子左右，這一次奉命西行，出使波斯！」

「這與我有何關係？」

「完全沒有關係，只不過讓你清楚知道我是什麼東西。」

「朝廷命官又怎樣，床上這個人又不是我殺的，你們就算不來，我也要到衙門投訴。」

「聽你的口氣，床上的死人與你眞的並無關係，但即使死在你的手上，我們也不打算過問，我們要過問的——」金天祿語聲一沉。「只是一件事！」

「什麼事？」韓康一臉的詫異。

「那一對碧血鳳凰在什麼地方？」

「什麼碧血鳳凰？」

「大丈夫做得出就不怕認，這又何必？」

「我也不知道你胡說什麼？」

「怪不得你敢胆格殺大內侍衛，原來你一直就沒有將大內侍衛放在眼內。」金天祿一再搖頭。「你就算瞧不起大內侍衛的武功，也不應該低估大內侍衛的辦事能力！」

韓康索性閉上咀巴。

金天祿接着說道：「這十年間大內侍衛以龐大的人力，財力遍天下搜集資料，編成了一册名人譜，舉凡文武兩途以至各方面稍為有名的人無不盡錄在名人譜之內！這一册名人譜再又抄錄若干份存放各府，以便必要時查閱，此次我們更要用到這一册名人譜！」

韓康仍不作聲，却似乎聽的很留意。

「日前陳留縣城之外，三里梅花路之上刼奪那一對碧血鳳凰的是珠光寶氣閣的兩個人，無情刀孫壽無須多傷腦筋，還有的一個却是一個擅使日月輪的高手！

「我們翻查名人譜，與宮天寶宮大人所描述符合的，一共只有三個人，侯靖，賴九峯，韓康！」

「侯靖遠居湘西，賴九峯經商南陽，雖然近，還不如韓康近，韓康就在陳留縣城之中！

「我們當然不會捨近圖遠，首先調查的當然就是韓康，結果我們發覺了好幾件又是巧合，又是奇怪的事情！

「在刼案發生之前一日，有人看到你這位玲瓏閣的大老板韓大爺乘了一輛大馬車離城西往，我們一行却正好東來！

「事發之日，黃昏時分，你這位韓大爺原車回城，以往的習慣，必轉往西城一品香來幾樣小菜，喝幾杯美酒，這一次正好西城直入，却反正而直趨家門！」

韓康冷笑插口道：「我難道連這個自由也沒有？」

「我並沒有說沒有，我也未說完！」金天祿接下去道：「這兩件事第一件雖然有些巧合，第二件並不奇怪，奇怪的就是案發後的第二日傍晚，你這位韓大爺將一對高足四尺，重愈萬兩的純銀金童玉女送交集珍坊，乘楊大手替洛陽碧玉齋運送珠寶玉石的機會，假手楊小劍帶往洛陽！

「這本來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到第二日楊小劍車馬一離城，韓大爺的馬車亦跟着隨後而去，竟又是洛陽的方向！

「韓大爺既然也要到洛陽，那一對金童玉女就應該帶在身上，怕發生事故，大可以隨同楊小劍一起出發，這除非——」金天祿眼中閃出一絲詭異的笑容。「那一對金童玉女之內另有秘密！

「要眞的是這樣，韓大爺帶在身上固然大成問題，就與楊小劍走在一起，只要韓大爺認是自己之物，勢必難免一番徹底的檢查，而如果走在一起，韓大爺想不認那一對金童玉女是自己之物，楊小劍第一個就會懷疑！

「你看我說得輕鬆，為了這些兒綫索，幾乎已動員官府在陳留縣城的全部人力！

「就因為有了這些兒綫索，我們追蹤到洛陽！

「只可惜我們雖然竭盡全力，一得到消息就立即上路，日夜馬不停蹄，還是追不上楊小劍，我們到達洛陽的時候，楊小劍已經入城三日！

「惟一的辦法，只有全面展開調查！

「由昨夜到今晨為止，這裏衙門所有的人員能够出動的都已出動，根據調查所得到的資料，我們發覺在這裏所發生的事情更奇怪！

「楊小劍到達洛陽的第二日，怡紅院的妓女如意一共進出了碧玉齋兩次之多！

「第一次是一輛馬車，幾個大漢！

「第二次馬車旁邊却多了兩個人，一個是你韓大爺，還有的一個，根據駕車的車夫，還有當時隨去的一個大漢——這兩個人已經給我們請到衙門！」

金天祿語聲一頓，接着又道：「根據他們的描述，還有的一個應該就是珠光寶氣閣的總管，無情刀孫壽！

「與之同時，陳留縣集珍坊的楊大手亦飛馬匆匆趕到洛陽，趕到碧玉齋！

「這之後不久，你們離開碧玉齋，隨就僱用城中的流氓，到處打聽楊小劍的消息！」金天祿語聲又一頓。「這批流氓的頭子現在也在衙門！

「我還請來了侍候張虎侯的一個家人，你們在碧玉齋內堂的談話雖然極盡秘密，但從他的口中，我們已知道了兩件事！

「第一件，那一對金童玉女在怡紅院的歌女如意第一次進入碧玉齋的時候，張虎侯已交給她帶走，但在如意第二次進入碧玉齋的時候，又由如意送了回來！

「第二件，你們離開之後，這個張虎侯的家人曾經一度打掃內堂，發覺那一對金童玉女就留在內堂的一張八仙桌上，以他所見，那一對金童玉女並非一個不可分離的整體，底下有一個螺旋蓋子！

「這也就是說，那一對四尺高低的金童玉女之內足可以藏下三尺約莫的東西！

「那一對碧血鳳凰正好三尺上下！

「以萬兩銀子鑄成的一對金童玉女將一對無價的碧血鳳凰由陳留縣運到洛陽，的確是一個別開生面，出人意料的辦法！」

韓康聽到這裏，不由大感安慰。

那一對金童玉女正是他嘔心瀝血的傑作。

金天祿盯着韓康，隨又道：「想出這個辦法的人實在是一個天才，我佩服！」

韓康幾乎沒有笑出來。

「但鳳凰一到洛陽，顯然就發生了變故，我們綜合所有的資料，下了好幾個可能發生的判斷，却只是推測，眞相到底怎樣，未敢肯定，不能肯定！

「到這個地步，我們照理應該一旁靜候，作好準備，看情形如何進展，再行定奪！

「問題在這事情不比尋常，時間亦已無多，所以我們決定立即行動！

「所以我們立即前來找你！」金天祿的一張臉更凝重，更威嚴！

韓康不禁一聲輕歎。

到現在他才知道自己實在低估了官府的勢力！

要多少人力，財力才可以編好金天祿口中的那本名人譜？又多少財力，人力才可以將陳留洛陽兩地徹底的來一個搜索？

這都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也只有官府才可以用這麼龐大的人力，財力！

「希望你與我們合作！」金天祿再補充一句。

這一句的語氣特別溫和！

韓康淡笑。

淡笑着他的雙手又腰間按下。

金天祿目光一寒，忽然轉向宮天寶，道：「我敢跟你打賭，這位韓大爺雙手按着的衣衫底下，一定藏着一對日月輪！」

宮天寶搖頭，學足了金天祿方才的語氣道：「明知贏定了才跟人打賭，你實在是一個天才兒童，只可惜我從來不與人打明知輸定了的賭！」

金天祿大笑！

「你們兩個都不肯吃虧，那由我吃虧一點

好了！」那飛虹那邊終於開口：「我敢跟你們打賭，這位韓大爺一定不願意動用那一對日月輪！」

「原來你也是一個聰明兒童！」金天祿一再大笑。

韓康就笑不出來了。

金天祿剎那笑聲一頓，迫視着韓康。「與我們合作，可以說，只有你的好處，我們不單祇不再追究你的過去，甚至只要你感到興趣，憑我們三個亦不難保擧你一官半職，這又何樂而不爲？」

韓康還是保持沉默。

「我們今日到來，一些也沒有與你動手的意思。」金天祿一笑。「我這個人一向不主張武力，無論任何事情，我只希望有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即使自己吃虧一點也在所不計，但這件事是例外！

「那一對碧血鳳凰的失落不單祇關係我們三人的榮辱，還關係我國的榮辱！」金天祿的笑臉倏的凝結。「尋不回來，聖上面前無法交代，我們三個人固然一條大罪，波斯使者方面交代不了，問題更就嚴重！

「要知道，這一來，在波斯使者眼中，瞧不起的並不是我們，是我們整個國家民族，所以不惜任何犧牲，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及早尋回那一對碧血鳳凰！」

韓康默默的聽着，依然是一無表示。

「但求得回那一對碧血鳳凰，對任何事，任何人，我們絕對不再追究，這並非只是我們方面的主意，還是上頭頒發下來的命令！所以你只管放心！」

韓康這才淡淡的應上一聲。「你說的倒也好聽！」

金天祿即時一正面容。「我金某人平生並無其他優點，就是言出必行，即使沒有上頭的命令，我應承得出，就一定做到，那大人、宮大人，都可以給你保證！」

「你們走的都是一條路，這種保證實在有點兒令人寒心。」

金天祿雙眉一剔。「我知道武林中人最重信用，宮那兩位同樣是武林中人！」

「所以，對於他們的保證，我並沒有不放心。」

金天祿隨又道：「說到我，不錯出身官宦人家，但總算還知道有大丈夫一言九鼎這句說話！」

「如果我不與你們合作呢？」韓康忽然這樣問。

「最簡單不過！」金天祿冷冷一笑：「你既然不在乎我們三個人的生命前途，我們當然也不必爲你的將來担心，爲你的健康設想！」

宮天寶即時接口道：「金大人這就算由得你，我的一條鍊子槍只怕由不得你！」

你字出口，寒光出手！

鍊子槍！

槍閃電一樣凌空一飛丈八，閃電一樣回到宮天寶手中！

錚錚的兩聲就那一剎那凌空響起，如意那兩支還釘在樑上的鴛鴦劍幾乎同時半空墮下，揷在韓康面前的地上！

韓康却連眼也不會一眨，語聲亦不起顫抖；道：「這條鍊子槍三里梅花路之上我早已見識過！」

宮天寶冷聲道：「這你就應該知道這一條鍊子槍的威力！」

韓康淡笑。「這一條鍊子槍給一張無情刀殺得棄荒而逃的情景我也沒有忘掉！」

宮天寶的一張臉立時就白了，雙手更是氣的發抖，一條鍊子槍直在手中叮噹作響！

金天祿連隨冷冷一笑道：「宮大人的鍊子槍或者比不上孫壽的無情刀，但那大人的飛虹劍呢？」

韓康搖搖頭。「我連聽都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金天祿歎了一口氣，轉對那飛虹。「這看來那大人的飛虹劍似乎要讓我們這位韓大老板見識一下的了。」

那飛虹應聲冷笑。「我這支飛虹劍只給一種人見識！」

「那一種人？」

「死人！」

金天祿又歎了一口氣。「這就沒有辦法了，我們這位韓大老板看來並不想這麼快變成死人！」

韓康閉上咀巴。

「但無論如何，韓大老板大概可以想像得得那大人的一支飛虹劍，宮大人的一條鍊子槍若是同時出手，將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

韓康悶哼一聲。

金天祿面色陡寒，語聲陡冷。「目前你韓大老板就只有兩條路可走，要就是生，要就是死，此外別無他途！」

「哦？」韓康冷應。

「韓大老板不妨考慮清楚！」金天祿面色忽又一和，語聲忽又一溪。「我們等候你的答覆！」

「在甚麼地方等候？」韓康忽然問。

金天祿一笑。「當然就在這裏！」

韓康亦笑，大笑。

大笑中韓康長身而起，走過去，一把提起火盤上溫着的那壺酒，一壺咀塞入自己的咀巴，狂吞狂喝！

濃郁的酒香立時蘊斥整座小樓。

似乎這還是一壺烈酒。

這一壺烈酒下肚，韓康的酒量如果不好，最少得平添七分酒意。

× × ×

沈勝衣的酒意最多只有三分，但他却覺得自己最少已有七分酒意。

沒有這麼濃的酒意，也不會將一個人看做兩個人。

沈勝衣的眼睛並沒有毛病，酒意也實在只得三分。

他現在看着的這個人，却眞的有兩個人那麼魁梧。

這個人負手站在榻前，沈勝衣簡直就看不到榻上盤膝坐着的張虎侯。

好在，這個人一看到沈勝衣進來，便讓開半身。

張虎侯亦這才得見沈勝衣，立時笑開了咀巴。「一說沈大俠，沈大俠就到，妙極，妙極了！」

沈勝衣還未答話，站在榻前的那個名符其實的彪形大漢已自迫視着他，沉聲問道：「你就是沈勝衣？」

「嗯。」沈勝衣上下打量了眼前人一眼，反問道：「楊大手？」

「唔，張虎侯已跟你說過我？」

「聽說你要扭斷他的脖子？」

「我是這樣說過，但如果我的女兒有甚麼三長兩短，就不單祇扭斷他的脖子，我還要將他撕開兩邊！」楊大手背負着的雙手緩緩的伸了出來。

好大的一雙手！

這雙大手旋即爆栗子一樣的一合一分！

張虎侯聽在耳裏，看在眼中，不由的一聲歎息。

沈勝衣也自歎息一聲，問：「你肯定是他藏起了你的女兒？」

「無論如何我的女兒都是住到了這碧玉齋

後才不知所踪，對於這件事他又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解釋，那我不懷疑他懷疑誰，不追究他追究誰？」

「這也有道理。」

「有道理他就得設辦法趕快將我的女兒尋回來，交出來！」

張虎侯一聲冷笑道：「我沒有說過不設辦法，現在我甚至替你找來了沈大俠！」

「我要的不是沈大俠甚大俠，是楊小劍！」楊大手大聲道：「是我的女兒！」

「我找來沈大俠，不就是爲了找尋你的女兒？」

「這句話我昨夜來追問小劍的下落的時候已聽你說過，到現在已整整一天！」楊大手霍地將頭偏回，目光又落到沈勝衣面上。「你這位沈大俠又找到了什麼？」

沈勝衣淡笑。「沒有找到什麼，只不過找到了楊小劍的下落！」

楊大手本來已經睜大眼睛剎時又彷彿大了一倍。

張虎侯亦大感錯愕，呆呆的望着沈勝衣，就連他也想不到這位沈大俠的辦事效率居然這麼迅速這麼驚人。

楊大手一怔連隨就大聲喝問：「小劍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還未來得及答話，楊大手已急不及待地又一聲大喝：「你這小子，還不快給我說出來！」

沈勝衣冷眼一瞥，本來要出口的說話立時吞了回去。

「說！」楊大手再來一聲。

沈勝衣索性閉上嘴巴。

楊大手一步跨出，一隻手已伸了出來，看樣子簡直想一把抓住沈勝衣的胸襟，一把將沈勝衣揪起來。

張虎侯一旁看着，實在忍不住了，冷笑一聲道：「你最好先弄清楚現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什麼人，你現在是在對什麼人說話？」

楊大手的那隻手應聲停在半空，一張臉最少變了兩種顏色。

現在是紅色。

看情形，方才他似乎眞的忘記了站在他面前的是沈勝衣，他是在對沈勝衣說話。

這下子他顯然是省起了。

一時間，他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才是，怔怔的呆在當場，一張臉，一紅再紅，紅得簡直要發紫。

張虎侯好像並沒有意思要楊大手怎樣難看，怎樣難堪，連隨道：「我知道你現在是怎樣的一種心情，但沈大俠既然說開頭，自然會說下去的，你又何必着急？」

楊大手的面色這才沒有再難看下去，倏的歎了一口氣，道：「我只有小劍一個女兒！」

「我又何嘗不是只有金鳳一個？」張虎侯亦自微喟。

張金鳳的確是他唯一的女兒。

他當然還沒有忘記知道這個唯一的女兒死在飛夢軒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心境，怎樣的一種感受。

楊小劍現在雖然只是失踪，但生死未卜，更就令人徬徨，更就令人担憂。

天下父母心，這是不難想像得到。

張虎侯跟着轉向沈勝衣，得意笑道：「沈大俠到底是沈大俠，果然有幾下子。」

沈勝衣淡應：「一個人運氣好起來，就算沒有幾下子也一樣得心應手。」

張虎侯這才問：「你剛才是說找到了楊小劍的下落？」

「嗯。」

「她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張虎侯一怔再問：「那是落在什麼人手中？韓康？如意？」

沈勝衣連連搖頭。

「那到底是那一個？」楊大手忍不住揷口追問。

沈勝衣冷冷的道：「葉飛花！」

「葉飛花？」楊大手當場又變了面色。

這一次是青色。

看來他記性並不壞，還省起有葉飛花這個人。

這當然他就更不會忘記當年勇破滿天飛花，一手七暗器，將葉飛花打的落荒而逃這件事了。

他的面色，由青轉白，忽的問道：「誰說的？」

「孫壽！」沈勝衣轉過半身，眼望着窗外。「葉飛花現在正與孫壽談條件！」

「什麼條件？」楊大手緊張的望着沈勝衣問。

「葉飛花要以楊小劍交換韓康在珠光寶氣閣的地位！」沈勝衣緩緩的道：「找到了楊小劍，說不定就可以尋回那一對碧血鳳凰，韓康是珠光寶氣閣屬下玲瓏閣的老闆，這其實，可以說是以那一對碧血鳳凰，來交換韓康的玲瓏閣！」

「孫壽答應了？」楊大手一張臉更白。

「正在考慮當中，珠光寶氣閣的少主人曾經答應給予你們十五日的時間，韓康也不例外，現在才過了三日，他就算接受葉飛花的條件，也得在十二日之後！」

「十二日之後？」楊大手沉吟着忽又問：「葉飛花現在在那裏？」

「這相信就連孫壽也不清楚。」

「你呢？」

「我更就不清楚了。」

「但你一定有辦法弄清楚的。」

沈勝衣淡笑。

「白蜘蛛在應天府，一連犯了十八件案子，也沒有人知道他本來的身份，隱藏在什麼地方，可是，你一到，才不過一晝夜就將他找了出來！」

沈勝衣只是淡笑。

這件事先後已有不少人在他面前提起，他實在已經聽膩。

楊大手接道：「洛陽這個地方找人或者比較困難，但三五七日之間，你沈大俠大概總可以找到葉飛花，找出我的女兒的了。」

「這又怎樣？」

「這就最好在七日之內，將我的女兒找出來！」

「之後呢？」

「交給我！」

「哦？」

「是我的女兒，你當然得交回我！」

「她關係那一對碧血鳳凰的下落！」

「這是其次，無論如何，首先你得將她找回來，交給我！」

沈勝衣奇怪的望着楊大手。

張虎侯一旁忍不住又冷笑道：「我看你這個人實在善忘得很！」

楊大手霍地回頭，瞪了張虎侯一眼。「我並沒有忘記他是沈勝衣！」

「這你就……」

「他現在是在替你工作！」楊大手截下張虎侯的說話。「你答應過我在限期之內替我找出我的女兒！」

楊大手再轉向沈勝衣，一字字的說道：「所以，我現在對你怎樣說，你就得怎樣替我去做！」

沈勝衣一聲冷笑。「我只答應張虎侯替他找出你的女兒的下落。」

「我要你將她交出來！」楊大手本來就已經够大的一雙眼張的更加大。

沈勝衣好像完全不怕楊大手那雙大眼，又是一聲冷笑。「可不是我藏起你的女兒。」

「但你既然知道她的下落，既然可以將她找出來，爲什麼不對我說清楚，不將她找回來？交給我？」

沈勝衣還未來得及說話，楊大手又大聲道：「這豈非就等於你藏起了她！」

「你硬要這樣說我也沒有辦法。」

「這你是承認了？」楊大手不容沈勝衣分辯，語聲由高轉厲，厲聲喝問：「我再問你一次，你到底肯不肯在期限之內將我的女兒找出來？交給我？」

「這如果我說肯，就變了是我在替你賣命的了。」沈勝衣望着楊大手，目光很平淡，語聲亦平淡起來。「我並不喜歡替人賣命，尤其是替一個只憑兩隻手輕易就可以將人打得落荒而逃的强人賣命！」

楊大手的一張面更難看。

沈勝衣接着又道：「葉飛花既然是你的手下敗將，就算兩下碰上，也根本不成問題，洛陽這個地方你又不是陌生，何不自己化些腦筋？何必麻煩別人？」

楊大手彷彿完全沒有聽在耳，只是問：「你不肯替我將我的女兒找出來就算了，葉飛花現在在什麼地方，這大概你總可以讓我知道的吧？」

「恕難奉告！」

這句話出口，沈勝衣就知道可能會發生問題，他只希望楊大手的疑心不會這樣大，想的不會那麼多。

只可惜楊大手這個人的疑心天生就大得很，想的比普通人往往多一倍。

眼看着他由青轉白的一張面一刹那又發青，鐵青！

「哦？恕難奉告？」他的語聲亦變得鐵一樣冷，鐵一樣硬！「不是無可奉告！」

沈勝衣現在就算想解釋也來不及了。

楊大手還在說話，一雙大手已伸了出來，語聲一落，雙手就抓了出去！

手動風生，看來他在這一雙大手之上的確下了不少功夫。

張虎侯一旁看在眼中，竟笑了起來。「我敢賭你一萬兩銀子，賭你這一雙大手一定奈何不了沈勝衣！」

楊大手悶哼。

張虎侯這說話之間，他的一雙大手已一連換了兩個招式，抓了沈勝衣三次。

三次那幾乎抓住了沈勝衣，就差那一寸幾分偏偏落空！

他悶哼着雙手又再伸出，身形同時加快。

沈勝衣的身形更快。

楊大手雙手一再落空，面上實在掛不住，大喝一聲，化爪爲掌，左十七右十八，連環三十五拳，底下同時踢出了二十四脚。

他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揚名江湖，拳脚方面當然亦見功力，這一輪攻勢，居然將沈勝衣迫出了好幾步。

像他這種老江湖當然看得出迫退沈勝衣這幾步並不是表示自已技高一籌，只不過沈勝衣在退讓。

沈勝衣也根本就沒有還手。

楊大手倒希望沈勝衣還手，這一來，最低限度就可以雙手相接，這他就可以有機會再化拳爲爪，一爪抓住沈勝衣。

沈勝衣卻也不知是不願意與楊大手動手還是看穿了楊大手的企圖，就只是閃避。

他的輕功看來還在楊大手之上。

楊大手不由得頓生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三十五拳，二十四脚一過，突然收住了勢子，仰天大笑道：「沈勝衣也不外如是！」

沈勝衣只當沒有聽見，完全沒有理會，反而張虎侯一旁應了一聲。「就如是我們楊大爺已經不知如何了。」

楊大手應聲霍地回頭瞪着張虎侯。

看來這位楊大爺意思本來是要用說話挑動沈勝衣，但這下反而給張虎侯用說話激怒了。

只見他瞪着張虎侯，咽喉間突然發出一聲悶吼，一錯步，雙拳搶出，化掌爲爪，雙雙抓向張虎侯雙肩。

以張虎侯目前的狀況，當然沒有辦法應付楊大手這一雙曾經揚名天下的大手，而看楊大手現在的表情，似乎眞的有意思將鱉着的一肚子悶氣出在張虎侯的身上。

好在旁邊還有一個沈勝衣。

沈勝衣當然不會由得楊大手在張虎侯身上出氣，那邊楊大手才錯步出手，他這邊已搶步欺前，雙手「分花拂柳」，拂向楊大手的一雙手腕。

楊大手雙手即時一翻，原是抓向張虎侯的雙爪反變了抓向沈勝衣。

這看來他方才的一番舉動只不過在誘沈勝衣出手。

沈勝衣果然上當。

四隻手剎那相接，楊大手大喝一聲，雙手化爪爲掌，將沈勝衣雙手握在掌中。

楊大手這一雙手名符其實，的確大得很，沈勝衣雙手一入掌中幾乎消失不見。

楊大手跟着喝問：「葉飛花現在在什麼地方？」

沈勝衣面上木無表情，也沒有說話。

楊大手雙手背上的青筋蚯蚓一樣一陣牽動，厲聲道：「再不說我碎了你這雙手！」

沈勝衣這才一聲冷笑。「你祇管試試！」

楊大手獰笑，獰笑中雙掌同時收縮，一個腦袋隨亦偏過一邊，好像傾耳在聽甚麼。

他其實是在聽碎骨的聲音。

這種經驗他最少已有十次，每一次一當他的雙手收縮，他幾乎立即就聽到碎骨的聲音。

碎在他這一雙手之內的手，雖然沒有整整十對，卻已有十九隻了。

他老早就想找個機會湊够十對這個數目，只可惜他雖然有這個心意，近年來已沒有人敢胆犯到他手上。

現在卻正是機會。

他當然不肯錯過這個機會。

他也祇不過想捏碎沈勝衣的一隻手，所以他也祇是一隻手特別用力，右手。

他右手握着的是沈勝衣的左手。

一般人的左手總比右手軟弱，所以他着意沈勝衣的左手亦不是全無道理。

經驗告訴他，最多使上五六分氣力，握在他手中的手就得碎裂，這一次他卻用上八分氣力！

他到底沒有將沈勝衣當做一般人看待。

這一次卻偏偏還是例外！

他右手才一使力，馬上就發覺握着的並不像一隻手，簡直像一團鐵，不由得一怔！

這一怔手上的氣力立時就失了分寸！

沈勝衣雙手適時發力，拍拍的兩聲，就從楊大手的雙手之中抽了出來！

楊大手又是一怔，一怔急忙閃側半身，退出半步！

這就算沈勝衣乘機反擊，他亦可以從容應付。

沈勝衣果然反擊，卻不是用手，是用劍！

這卻是楊大手意料之外，猛覺眼前寒光一

閃，一支長劍已抵住咽喉！

好快的劍！

沈勝衣的劍本來就快得很。

劍正握在沈勝衣的左手之中。

看着這隻握劍的左手，楊大手幾乎沒有抬手給自已一巴掌。

「我方才應該全力對付你的右手！」楊大手雖然沒有給自已一巴掌，卻忍不住長長歎了一口氣。

沈勝衣的左手如果沒有下過相當苦功，也接不下祖驚虹的雷霆三十六擊，橫掃十三殺手，揚名江湖，他以八分氣力就想捏碎這隻馳名江湖的左手，如果不是成竹在胸，就是一個嚴重的疏忽。

這是一個嚴重的疏忽。

一個嚴重的疏忽往往就要付出相當的代價，這種代價往往就是自已的生命。

楊大手又歎了一口氣，已準備用自已的生命彌補這一次的疏忽。

沈勝衣的劍卻並沒有刺下去，緩緩道：「你的武器是手，我的武器是劍，我以劍來對付你的手，也不算得不公平。」

「我並沒有說不公平。」楊大手微一抬頭。「你只管下手！」

這個人居然還有一份視死如歸的豪氣。

沈勝衣應聲反而縮手。

錚的劍入鞘，沈勝衣冷睨着楊大手，道：「我無意殺你，也沒有殺你的理由，殺你的必要，但你最好也不要再找我麻煩！」

楊大手瞪着沈勝衣，沒有說話。

沈勝衣又道：「這件事與我本來完全無關，我之所以插手完全是因爲張虎侯，但並不是說我這就會偏袒他，我目的祇找出事情的眞相，一待水落石出，就是你們的事情。」

楊大手悶哼一聲。

「葉飛花目的是在韓康珠光寶氣閣中的地位，在未得珠光寶氣閣方面的答覆之前，他就與你有宿怨，諒他也不敢對你的女兒怎樣，十二日之後，人交到珠光寶氣閣手上，更就不成問題了，除非碧血鳳凰的失蹤的確與你的女兒有關，那自當別論！」沈勝衣一歇又道：「碧血鳳凰是波斯進貢我朝的寶物，這件事其實應該交由官府處理，只可惜我既非官府中人，對於官府中人亦沒有多大好感，至於珠光寶氣閣與你們也並不見得是甚麼好東西，所以對於這件事我雖然不能完全袖手旁觀，但也只能設法給你們一個公道。」

楊大手又一聲悶哼。

「珠光寶氣閣刼奪貢物，是珠光寶氣閣的不好，但自有官府中人找他們還一個公道，珠光寶氣閣刼奪得來的碧血鳳凰，失落在你們之中，卻是你們的不妥，你們當然也得還珠光寶氣閣一個公道！」沈勝衣語聲陡地一高。「十二日又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別人都在等，都肯等，偏就是你一個例外？」

「你知道楊小劍是我的女兒？」楊大手忽的問這一句。

「嗯？」

楊大手道：「你又可知道她是怎樣的一種性格？」

「我連她本人都沒有見過一面。」

「她性情剛烈，受不得絲毫屈辱。」

「葉飛花不成還會胡來？要知道你的女兒現在一死，就不單祇是你，珠光寶氣閣也不會放過他，我看他倒是一個聰明人，像這種有害無益的事情，即使他本來有意做現在也不肯做的了。」

「無論如何，我總放心不下！」楊大手不覺雙拳緊握，直握的格格作響。「像這種日子，就連一日也難過，何況十二日之多！」

果眞連一日也難過。

× × ×

才不過一夜，沈勝衣早上才起來，就從張虎侯的家人口中知道珠光寶氣閣的總管大堂等他。

不單祇珠光寶氣閣的總管無情刀孫壽，在大堂等着的還有兩個人，面對孫壽的是張虎侯，一面的蒼白，盤膝坐在椅上。

張虎侯孫壽之間還有一個人——

一踏入大堂，沈勝衣的目光不覺就落在那個人的面上身上。

那個人身上的衣飾，高貴而精緻，面上的神態，冷寞而驕人，很年輕，最多也不過二十四五。

那個人的目光亦正落在沈勝衣的身上，面上，入鬢的兩眉倏的一揚，捏着茶杯那隻右手的五指同時一下鬆開。

這一下輕微的舉動竟然流露無比的活力。

那隻右手顯然並不是一隻平凡的右手。

手指相當修長，肌膚猶其光潔，手看來還是平日不經粗活的手，人當然就是平日養尊處優的人。

這莫非就是那個葉飛花？

沈勝衣心中暗忖。

好在他並沒有說出口。

孫壽即時道：「來的這位就是沈勝衣沈大俠！」

這句話當然是說給上座那個少年公子聽。

孫壽這句話入耳，沈勝衣就知道自已推測完全錯誤。

這不錯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說話，孫壽說話的語氣，態度卻帶着不尋常的畏敬。

上座少年公子這又怎還會是葉飛花？

至於孫壽所畏敬的人……

沈勝衣心念方動，孫壽已朝着他打了一個招呼。「沈大俠，早！」

「早，那位是……」

「我們大公子！」

「哦！」沈勝衣目光還是在那少年公子面上。「尚未請教……」

少年公子兩眉又是一揚，適時接上說話。「姓易，易憐香！」

珠光寶氣閣的主人原來姓易。

沈勝衣張虎侯兩個的腦袋不其而齊都忙碌起來。

關外，姓易的武林高手有那幾個？

一個好像都沒有！

兩人的眼睛一陣迷惘。

易憐香看在眼內，似已知道兩人在動甚麼腦筋，隨即又說道：「家父名不經傳，何必費神？」

沈勝衣淡淡一笑。「那，易公子這麼找到來？」

易憐香一揮手。「你來說！」

孫壽一旁應聲說道：「昨日杏花閣分手之後，沈大俠可曾再到怡紅院。」

「不會！」沈勝衣一怔。「怡紅院方面莫非發生了甚麼？」

「韓康失蹤，如意死在床上！」

「甚麼時候的事？」

「昨夜送飯菜的人才入如意房中，就已發覺這件事，這個雖然亦是我們的人，但到他給我報告，我趕到去的時候，官府方面亦同時得接消息，全面封鎖，嚴禁出入！」

「官府的人來得倒也快。」

「的確快！」

「如意的死因那你也是不知的了？」

「據講是身中暗器而死『」

「我不慣使用暗器殺人。」

「有沈大俠方才的一句『不會』，已毫無

疑問！」

「韓康暗器方面又如何？」

「他的一對日月輪就是兵器、暗器！如意所中的暗器卻多達七八枚，形狀全都不同，全都留在身上！」

「室中可有其他的跡像留下？」

「一扇窗戶碎裂，地上嵌有好幾枚類似的暗器！」

「兇手這是另有其人了，韓康也許就是追蹤兇手而去！」

「那不免一番追逐，一番驚動，但據我們留在怡紅院的人所說，並沒有這等事發生，而一夜追尋，卻得知有一個容貌身裁相似的人隨同三個陌生人在怡紅院附近上了四頂轎子，匆匆而去。」

「哦？」

「只可惜看在眼內的人不過附近的一個叫花子，而洛陽城中，車轎往來之多，一日何止千百，我們實在難以追查下去！」孫壽語聲一頓，一沉，又道：「這件事大有疑問，所以我們大公子決定來此一趟！」

「這件事似乎與此無關。」

「我們也知可能無關，現在既已證實，為防萬一節外生枝，只有採取行動！」

「甚麼行動！」

「與葉飛花接洽。」

「不等十二日之後？」沈勝衣詫異問道。

「夜長夢多，日久變生！」

「那麼何時？」

「此時！」

「何地？」

「此地！」

沈勝衣一怔，一旁張虎侯更是目定口呆。這的確出人意料。

孫壽看在眼內，微喟：「葉飛花甚麼地方不揀，偏選碧玉齋這裏，實在耐人尋味。」

說着孫壽冷眼一瞟張虎侯。「這也就怪不得我們對你生疑！」

張虎侯只有苦笑。

孫壽接又道：「這件事雖然極度秘密，韓康雖然亦入嫌疑人物，我未嘗與他透露，為謹慎起見，我們公子的意思，還是現在就進行的好！」

是公子的意思，就韓康也反對不來的了，其他的人似乎亦沒有反對的道理。

這除非作賊心虛，否則都無不想早日有一個水落石出，洗脫自己嫌疑的。

張虎侯居然也沒有任何意見，只是問：「如何進行？」

孫壽正想回答，那位易憐香易大公子突然偏頭一聲輕叱：「誰在外面？」

孫壽的一個身子應聲倒翻，颼的斜飛丈八，穿越廳堂，落在門外，廊上。

這一份反應的敏銳，行動的迅速，就連沈勝衣也有些佩服，易大公子的咀邊更是挑起一絲嘉許的笑意。

有這樣的一個總管，易大公子能不滿意？

門外的那個人卻似乎就不怎樣開心了，腰身才一躬，眼前就出現了一個自己並不喜歡見到的人，這的確不是味道。

孫壽喝問：「是誰？」

「是我！」那個人硬硬收住了欲起的身形，若無其事的背負雙手。

就算看不到這一雙手，孫壽亦認得出這個人。

「哦，是你楊大手，來得正好，我們公子正要找你！」

楊大手淡笑。「我也正要找張虎侯一問消息。」

「不必再問他，今日我們就要將這件事情解決？」

「我已聽在耳中。」楊大手直認不諱。

「你在門外站了多久？」

「不久。」

「何不入內？」

「正要入內！」楊大手舉起腳步。

孫壽一聲冷笑，亦自回步廳堂。

廳堂中的六道目光，都落在楊大手的面上了。

易憐香第一個開口。「楊大手。」

「嗯。」楊大手目光落在易憐香面上。

「好，來得好，坐！」

「謝坐！」楊大手五七步走過，一旁坐下，目光亦垂下。

孫壽隨即道：「如意已死，韓康失踪，要到的人現在可以說都已到齊。」

「還有我的女兒。」楊大手連隨接上了一句。

「你的女兒在葉飛花手上，我們現在就請葉飛花到來。」

「葉飛花現在在甚麼地方？」

「不知道。」

楊大手一怔。「這如何去請！」

孫壽不答，轉顧張虎侯。「張老爺子，麻煩着人去廳堂外燒起三個火盤！」

張虎侯一面疑惑，但還是吩咐一聲：「來人！」

一個人屏風旁邊閃身而出，正是張虎侯的那個管家。

「孫大爺的說話你聽到了？」

「是。」管家一躬身。

「着人立即照辦！」

「是！」管家連忙退了出去。

張虎侯轉向孫壽，奇怪道：「這就可以見到葉飛花？」

「火盤燒起，即是表示我們已接納葉飛花的條件，葉飛花這就帶人到來。」

「莫非他就藏身在我這碧玉齋？」張虎侯大為震驚。

「不一定。」孫壽目光一閃。「但可以肯定，這裏一定有人替他傳遞消息。」

「誰？」張虎侯驚呼。

「誰也沒有關係！」

「我外面小心監視，找出這個人！」楊大手欠身欲起。

「不必！」孫壽揮手止住。

「這一來，就可以找出葉飛花藏身所在，我固然得以尋回女兒，你們亦不必接受葉飛花提出的任何條件！」楊大手半個身子已站了起來。

孫壽冷笑。「葉飛花已然想得出這個辦法，當然亦有所防範，萬一出了甚麼紕漏，誰來担當這個責任！」

「那我的女兒……」

孫壽道：「葉飛花要是存心傷害你的女兒，也不必等到今日，亦無需拿你的女兒跟我們談條件！」

「萬一……」

「萬一你的女兒死在他手上，我還你一個葉飛花的頭顱！」

楊大手啞口無言。

「諒他葉飛花亦不敢！」易大公子即時一聲冷笑，一握右手！

噗的在他手中的那隻杯子立時粉碎！

× ×

葉飛花並非不敢。

他只是不想放棄韓康在珠光寶氣閣的地位，他已厭倦了目前的生活。

日子過得舒適一點總是好的。

韓康在珠光寶氣閣的日子的確過得寫意的

很。

現在他只要交出楊小劍就可以得到韓康在珠光寶氣閣的地位，得到韓康一樣的享受，這何樂而不為？

況且他要對付的並不是楊小劍，是楊大手，而有了珠光寶氣閣這個靠山，日後他要對付楊大手，簡直就是輕而易舉的一回事。

有了這麼多的好處，他又怎肯傷害楊小劍呢？

在未與珠光寶氣閣扯上關係之前，他就算殺了楊小劍，也根本不成問題。

當時不殺，現在當然更就不會殺的了。

這幾天以來，他並沒有對楊小劍怎樣，只不過將她用好幾十條牛筋繩子攔腰捆綁在密室當中的一條石柱之上，甚至沒有束縛她雙手的自由。

密室在一幢屋子的下面，本來是葉飛花用來練習暗器的地方，屋子卻是鬧市之中的一幢民房，這雖然毫無秘密，但勝在不會啓人疑竇，令人在意。

葉飛花這個人的確有點小聰明。

他也沒有虧待楊小劍，一日少不了兩餐，還都是佳肴美酒。

楊小劍居然忍受下來。

這倒不是她轉了性子，只不過葉飛花有過這番說話。

——如果你死掉，不管是絕食而死還是斷舌而死，我都將你脫光，掛在洛陽城的城門上去！

這在死在生都是一種難堪的恥辱。

死了的倒還罷了，活着的楊大手這個父親只怕也得活活氣死。

楊小劍還不敢冒這個險，所以，她只有忍氣吞聲，就連眼淚也壓抑住它，要流也讓它倒流。

不過沒有人的時候這眼淚還是會往外流下來的。

幸好葉飛花很少留在這裏，她流淚也都在葉飛花去後。

葉飛花一去最少有幾個時辰不會出現，所以她也很放心。

這一次卻偏偏例外！

葉飛花才離開，她的眼淚才流下，門突然又打開，葉飛花突然又出現。

楊小劍又急又怒，一張臉不由漲的通紅。

只可惜流出來的眼淚就一如潑出去的水，收也收不回的，幸好葉飛花沒有縛上她的兩隻手，一下子省起，她慌忙舉手揮袖。

葉飛花倒也沒有理會這些，只是問：「你當眞不接我的暗器？」

楊小劍應聲霍地放下雙手，瞪着葉飛花，厲聲道：「少給我嚕囌！」

葉飛花也實在嚕囌，這句話就今日來說，他最少已問了三次。

「不接我的暗器就會打在你的身上！」

「不再是棉花糖果核就好了！」楊小劍冷笑。

「這麼說鐵彈子之類你接不接？」

「不接，大不了挨痛！」楊小劍怒聲道：「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打甚麼主意，由得我雙手不加束縛，就是要我接你的暗器，好讓你清楚我楊家的接暗器手法，好讓你日後從容對付我的爹爹！」

葉飛花大感詫異的瞪着楊小劍。「你這個女娃子可也不簡單。」

楊小劍冷笑。「我已經上了你兩次的當，接了你兩次的棉花糖果核，還不知道你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那就真的是笨蛋了，再要我接你的暗器？休想！」

葉飛花冷笑。「決定了？」

「決定了！」楊小劍怒聲咆哮：「有種的殺我！有種的找我爹去！」

「你以為我不敢？」

「我看你就不敢了，一上手，看我爹不將你的暗器，全部都接去，回手打你一個一塌糊塗！」

「你爹有這種本領？」

「當年那將你打的落荒而逃的是誰？」楊小劍大笑。

葉飛花好像給激怒了，一面的怒容，猛可喝一聲：「看暗器！」

破空聲應聲暴响，十幾顆鐵彈子嗤嗤的飛打楊小劍！

楊小劍大笑不絕，當真不去接。

噗噗的暗器打實，笑聲亦給打斷了。

楊小劍鐵青着臉，瞪着葉飛花。

大笑聲倏的又起。

這一次是葉飛花在大笑。

「我用鐵彈子打你的穴道你也不接，活該！」葉飛花大笑走前。

楊小劍只有乾瞪眼，葉飛花走得那麼近，如果她的手還可以提起，最低限度可以給葉飛花一個耳括子，只可惜她就連頭現在也不能再搖動。

葉飛花跟着又說：「張虎侯的一個家人方才給我傳來消息，碧玉齋的大堂外燒起三個火盤，這即是說珠光寶氣閣已經急不及待，已經同意接受我的條件，現在我就帶你去，說不定，那裏還可以見着你的爹爹！」

「嗄——」楊小劍正想開口，葉飛花突然一抬手，連她的啞穴也封住了。

葉飛花隨即又點了楊小劍身上的好幾處穴道，這才抽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割斷綑着楊小劍的牛筋繩子。

這個人實在小心得可以。

他隨即接住楊小劍的身子，禁不住又歎了一口氣。「綁你幾天，反倒讓你重多幾斤，好在門外我已給你準備了一輛騾車！」

× ×

騾車上面除了楊小劍還有好幾罈酒，再加上車子，幾乎有兩百斤重，將這輛車子拖到碧玉齋的院子，那條騾子，幾乎就只剩半條騾命了。

葉飛花拍了下騾背，歎了口氣。「我也不想你這麼辛苦，但官府查得那麼緊，少這幾罈酒，車子眞還沒有如此容易到得這裏，唔，我出的氣力可也不比你少，首先我就得卸下這幾罈酒。」

騾子當然聽不懂人話，張虎侯那個管家卻是聽得懂的，連隨着人上前，將那幾罈酒卸下來。

葉飛花這才走過去探手將楊小劍從車子裏頭提上來。

管家即時上前說道：「爺們都在大堂內等候！」

「嗯。」葉飛花提着楊小劍走了過去。

侍候一旁的一衆家人不待開口吩咐，各自收拾好酒罈騾車散去。

院子內立時一片靜寂。

大堂內同樣一片靜寂。

葉飛花一踏入大堂，卻最少有兩個人驚訝的低咦一聲。

這兩個當然就是沈勝衣，孫壽，兩人實在想不到昨日在怡紅院那座小樓之內拿着笛子胡吹的書生竟然就是葉飛花。

葉飛花居然也記得這件事，即時道：「孫總管，沈大俠，幸會幸會！」

沈勝衣淡笑。「既然是幸會，今日可就不要吹笛子給我們聽了。」

「豈敢豈敢，小弟本來不是吹得那麼難聽的，但無論如何，在沈勝衣面前簡直就等如班門弄斧，風聞沈勝衣精通音律，有機會再請教請教。」葉飛花目光旁移，立時就發覺楊大手的那雙大眼正在兇狠狠的瞪着自己。

楊大手也立時就一聲暴喝：「葉飛花！」

「哦，原來是楊兄，久違久違！」

楊大手喝道：「少給我廢話，你到底將我的女兒怎樣！」

「沒有怎樣，不過點了她幾處穴道！」

「好小子！」楊大手滿臉鬍子一下飛起，霍地站起身來。

「少安毋躁！」孫壽一揮手，轉向葉飛花。「葉飛花，先見我們公子！」

「公子？」葉飛花一怔，這才留意到那坐在一旁的易憐香，他也是一個聰明人，連隨鬆手將楊小劍地上放下，抱手沖着易憐香長揖到地。「葉飛花見過公子！」

「好！」易憐香好像不大喜歡說話，孫壽那邊一瞟。

孫壽馬上問：「你就住怡紅院。」

「只是偶去。」

孫壽道：「怡紅院昨日所發生的事情你可知道？」

「未知那一件事情？」

「如意被殺一事！」

「最清楚不過！」

「哦？誰下的手！」

「不瞞孫總管，就是我！」

孫壽一怔。「爲甚麼？」

「當時韓康正在追問如意我的下落！」

「你是殺人滅口！」

「正是！」

「你與如意認識？」

「相好多年。」

「怪不得你知道這麼多事情，怪不得你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將信在我房中留下。」孫壽恍然大悟。「韓康那厮對如意百般遷就，說話自難免多了一些。」

「我也是多了一些，所以，我非殺如意不可！」

「用暗器？」

「我以暗器見長。」

「好，够狠！」孫壽冷笑。「那你又將韓康怎樣了？」

葉飛花道：「如意不是珠光寶氣閣的人，韓康就是！」

「你沒有將他怎樣？」

「不敢。」

「那麼，人什麼地方去了？」孫壽厲聲地喝問。

「我一殺了如意馬上離開，他本待追出，但結果沒有追出，之後我藏身那座小樓，未幾即見三個人三面撲向如意香閨，而不久就見韓康隨那三人離開！」

「那三人你可認識？」

「素未謀面！」

「有何特徵？」

「兩人帶劍，一人腰纏鍊子鎗！」

「腰纏鍊子槍那人年紀多大？」

「三四十之間。」

「蓄鬚？」

「蓄鬚！」

「錦衣？」

「錦衣！」

「宮天寶！」孫壽面色一寒！「韓康當時如何？」

「談笑風生！」

「可似被制？」

「不似。」

「事前可曾動武？」

「未覺。」

「此話當眞？」

「絕無虛言！」

「好一個韓康！」孫壽勃然變色！

整個大堂刹那一靜。

這一靜刹那又被一聲輕吁撕裂，易憐香輕吁一口氣，不徐不疾的柔聲道：「葉飛花，今日起你就是玲瓏閣的老闆！」

葉飛花大喜，再長揖到地，說道：「多謝公子。」

「好自爲之！」易憐香又瞟一眼孫壽。

孫壽再問道：「你可曾見過那一對碧血鳳凰？」

「不會。」

「好，你解開楊小劍的穴道，讓我先問問她！」

葉飛花應聲手指急落。

楊小劍一聲長吁，地上一下子跳起，雙手一搖，左拳右掌，怒打葉飛花。

葉飛花閃身讓開，楊小劍正待出手，那邊孫壽已一聲暴喝：「給我住手！」

「你是什麼東西！」楊小劍一聲怒叱，不顧孫壽，拳掌急取葉飛花！

孫壽冷笑一聲，一直握在右手的那隻杯子突然飛出！

破空聲響，那隻杯子的去勢竟不下離弦箭矢！

以楊小劍家傳的接暗器手法，本來亦不難接下這隻杯子，只可惜她怒在上頭，全副精神都已放在葉飛花身上。

跟着再一個箭步就可以欺近葉飛花，楊小劍更不去理會那許多！

箭步未起，孫壽那隻杯子已擊在楊小劍左腰的穴道之上！

楊小劍這一個箭步，立時間再也射不出去了！

孫壽打穴的眼力手法，看來並不稍遜葉飛花。

楊小劍立時回頭瞪着孫壽，她下半身雖然不能再動，並未影响到上半身。

她的眼中竟似有火燄燃燒起來。

孫壽冷笑。

楊小劍目光再轉，轉向父親楊大手，突然一聲慘笑！

「小劍不可！」楊大手驚呼失聲。

驚呼未絕，一股鮮血，半截斷舌已自楊小劍口中噴出！噴向葉飛花！

葉飛花驚呼急閃，但還是慢了一步，上半身衣衫立時濺開一蓬血花！

楊小劍的面上却已無血色，一個身子一幌再幌，蓬的倒地！

楊大手面上所有的血色亦同時一下子消失，整張臉鐵青！死白！

別人不知道楊小劍的性格，他這個父親却是知道的，一再受辱，楊小劍一定有此一着，只可惜他雖然知道，還是來不及阻止！

他面色一變再變，緩緩推椅而起，徐徐踏步而出，一雙眼，瞪着葉飛花，充滿了怨毒，一雙手收放連連，指節格格的爆出了陣陣的異響。

這目光固然令人毛骨聳然，這响聲同樣令人魄動心驚！

葉飛花面色亦變，一翻手，指縫中已見暗器閃光！

孫壽那邊目光連閃，再聲暴喝：「給我住手！」

楊大手霍地回頭。「我動手又如何？」

「問我這張無情刀！」孫壽嗆啷拔刀出鞘，奪的一刀釘在桌面之上！

楊大手面色再變，慘笑。「你可是要尋回那一對碧血鳳凰！」

「明知故問！」

「你可知道，那一對碧血鳳凰落在何人的手中？」

「不知！」

「問我！」

「問你？」孫壽一怔，喝問道：「在誰的手中？」

「在我手中！」楊大手仰天大笑。「目前你對我所作的種種假設不中不遠，別人提不起那一對金童玉女，我雙手提得起，別人不知道萬兩銀子該重多少，我雙手可以約莫估計得到，韓康托我運送那一對金童玉女的時候我已經起疑，估計重量不對自然更覺奇怪，有一夜時間，要找出那一對金童玉女的秘密並不是一件易事！」

碧血鳳凰的下落到這下終於水落石出。

衆人不由的當場呆住。

楊大手的門外偷聽，自動請命，時欲離開，急於尋回楊小劍的種種疑問，立時都有了解答！

只因爲楊小劍的失踪，碧血鳳凰的下落才成疑案，楊小劍一現身，各方面一對證，楊大手就無所遁形，這一來，楊大手怎麼能够不着急？

楊小劍若是讓他尋回，兩父女當然就是遠走高飛！

現在當然是飛不了走不了的了。

而鳳凰現在雖然還在手中，却已賠上她女兒的一條性命。

沈勝衣看看倒在地上的楊小劍，不禁歎息搖頭。

孫壽却在點頭。「好！幹得好！那一對碧血鳳凰現在在什麼地方？」

「要我說出來，先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你還敢跟我們提條件？」

「這有何不敢，不答應，那就殺了我，你們也休想得回那一對碧血鳳凰！」

孫壽一皺眉，終於問：「什麼條件？」

楊大手怒目瞪着葉飛花，厲聲道：「我要與他一決生死，你們不得插手干預。」

孫壽不答，視綫轉向易憐香。

易憐香沉吟不語。

楊大手即時又道：「一對一公平決鬥，即使他現在已入你們珠光寶氣閣，亦無損你們珠光寶氣閣的聲名，這除非……」說話有餘未盡，楊大手突然住口。

易憐香一軒眉。「這除非怎樣？」

楊大手道：「珠光寶氣閣的人都是藏頭縮尾的鼠輩！」

「說得好！」易憐香一拍桌子，猛一聲輕叱：「葉飛花，你怎樣說話！」

葉飛花只有挺起胸膛。「沒問題，我早就有意思找他一洗當年的恥辱！」

「好，我也想藉這機會一看你的身手。」易憐香目光閃落在楊大手面上。「鳳凰在什麼地方？」

「我房中掛着一幅唐伯虎的古畫，古畫之後有一個壁洞，那一對碧血鳳凰就放在壁洞之內！」

「這放得不算秘密，你就算不說我們大概也可以搜得出來。」

楊大手冷笑。「我若是不說，鳳凰落在何人之手，現在還是一個謎！」

「這也是。」易憐香微微頷首。「那爲什麼你又說出來？」

楊大手反問：「你有沒有子女？」

「我還未成家。」

楊大手笑笑。「那到你有了子女就會知道了！」

易憐香無語，沈勝衣那邊不禁一聲歎息。

「你既然已有子女，又既然只得一個女兒，怎麼你亦不知道？」

楊大手一怔，慘笑。

他若是不動那一對碧血鳳凰的念頭，楊小劍又何致於落到這個地步？

這分明他也是現在才知道。

現在才知道未免太遲了！

楊大手慘笑揮手，撕開胸襟，露出胸膛，猛一聲暴喝：「葉飛花，來——！」

這一聲來，撕心裂肺，驚天動地！

楊大手怒喝聲中撲出！

葉飛花綳緊的心弦亦自給那一聲來喝斷，狂吼一聲，兩手暗器暴雨般擊出！

楊大手雙手立時上下飛舞！

暴雨般的暗器刹那全都落在楊大手雙手之中！

好一個楊大手！好一雙大手！

葉飛花狂呼未絕，暗器雨箭一樣不停手中飛出！

楊大手欺前的身形不由得停下，那暗器雖然還奈何不了他的一雙大手，他也再沒有空閒搶前半步！

葉飛花的暗器，這幾年實在下了很大的苦心。

當年他是兩手七暗器，現在他已是名符其實的一手七暗器！

暗器電閃，喝聲雷霆！

單就這聲勢已經驚心動魄！

喝聲暗器突然一下子停下！

葉飛花楊大手兩人汗流浹背，劍一樣的四道目光半空交鋒，似已擊出了火花！

這一靜同樣令人魄動心驚！

誰都預料得到這一靜之後的出手是必更動地驚天！

目光一閃再閃，雷霆電閃刹那又起！

楊大手狂呼揮大手，葉飛花暴喝洒飛花！

那邊好好的坐看的那個張虎侯突然亦撕開喉嚨，竭盡全力，一聲大喝：「楊大手小心背後！」

楊大手聽聲心一分，手一慢，胸前立時中了葉飛花十枚暗器！

葉飛花的暗器奪命追魂，中上一枚已够不得了，何況十枚之多！

楊大手當場成了一個血人，十股血水箭一樣從他胸前狂噴而出，他狂吼一聲，蓬的重重摔在地上！

張虎侯看着楊大手倒地，大笑。「你後面根本不必担心，我一喝不過要你分神，因爲你的詭計，我的女兒飲恨飛夢軒，死在顧橫波手上，不還你一記，未免對你不起！」

葉飛花那邊本來怔住，聽張虎侯這麼一說，不其亦大笑起來！

這兩個人笑得都未免太早！

笑聲未絕，突然，被一撕心裂肺的喝聲喝斷！

楊大手喝聲中地上暴起，左右手齊飛，兩團亮光閃電般分擊葉飛花張虎侯！

暗器！

葉飛花剛才施放的暗器！

楊大手接暗器的手法固然高明，發暗器的手法亦不在葉飛花之下！

這一着更是出人意表！

張虎侯笑意還在咀邊，人已被暗器釘在椅上，連人帶椅子，一下子倒翻！

葉飛花同時被暗器打的飛摔地上！

他懂得發暗器，却沒有楊大手那份接暗器的本領！

楊大手的手力也未免驚人！

這同樣是他僅存的氣力，葉飛花張虎侯浴血倒地，他亦再倒了下去！

大堂中刹那又靜了下來，死靜！

易憐香第一次瞪大了眼睛，孫壽握刀的手已滲出冷汗，沈勝衣的面色已在發白。

七個活人一下子只剩三個，實在堪歎。

這一聲歎息却在門外響起！

三人應聲回頭，這一回頭，正好看見四個人魚貫出現在堂外走廊！

金天祿，那飛虹，宮天寶，韓康！

是金天祿在歎息，歎息着當先舉步跨入廳堂，喃喃自語道：「一件事未得證實，還是別得意的好，只要還有一口氣，都不能算做死人，只要是活人，就可以殺人！」

孫壽易憐香恍如未聽，目光都落在韓康上面。

韓康高視闊步，竟似未見。

沈勝衣却沒有理會韓康，相反留心着金天祿。

金天祿馬上發覺，馬上打了一個招呼。「可是沈勝衣大俠？」

這個人居然認識沈勝衣。

沈勝衣一怔。「閣下是……」

「金天祿。」

「恕我孤陋寡聞。」

「我一向宮中侍候聖上左右，沈大俠當然不識。」

「哦？」沈勝衣漫應。

「不過，沈大俠的威名，我却早已如雷貫耳。」

「哦？」

金天祿道：「應天府智取白蜘蛛，洛陽城夜鬥畫眉鳥，沈大俠已替官家出過不少氣力，這一次……」

「我不再過問。」

金天祿反而一喜。「我們也不敢再麻煩沈大俠。」

沈勝衣淡笑。「我看你說這許多，大概亦不過在意問清楚我個人的立場。」

金天祿面上微紅，連聲道：「那裏那裏，想沈大俠何等英雄人物，又豈會與珠光寶氣閣那等屑小爲伍？」

沈勝衣一剔眉，還未接上說話，那邊孫壽已自冷笑道：「這就奇怪了，我倒要請教一下，金大人後面隨來的又是什麼人？」

金天祿側身一攤手掌，說道：「那飛虹那大人，宮天寶宮大人，和大內廿四鐵衞中的高手。」

「還有一個呢？」

「你是說韓康？」金天祿微微一笑。「韓康雖然官職未定，但毫無疑問，已算是朝廷命官！」

孫壽的目光，落在韓康的面上。「哦，韓大人！」

韓康一聲冷笑。「不敢當，老闆做不成，只好當大人了，這說起來，我還得多謝易公子的舉薦，孫總管的成全！」

孫壽悶哼，易憐香的面色，也好像開始變了。

韓康還有說話。「我韓某人還不是一個忘恩負義之徒，還記得兩位的好處，所以一有機會，立即就來拜候兩位！」

「你來得倒也合時！」孫壽眼中閃過一絲疑惑。

韓康道：「老實說，我並不知道兩位與葉飛花相約在此時此地，這說起來，還是得多謝葉飛花！」

「怎麼說？」

「葉飛花若是不說與如意知道，我也就不能自如意口中得知。」

「葉飛花並未殺死如意？」

「這就得套用我們金大人的那兩句名言，——還有一口氣，都不能算做死人！」韓康神色一陣黯然。「只需一口氣，如意已可以告訴我這個地方！」

金天祿接下去道：「只需嚴密監視這個地方，我們就不難趕上這個時候！」

「那你們又怎能找上韓康？」

「連這個也不能，還成體統？」金天祿淡笑。「你這也未免小覷了官府的能力！」

孫壽悶哼一聲。「好，現在找到來了，你們又打算怎樣？」

金天祿道：「不怎樣，只是想得回那一對碧血鳳凰！」

「鳳凰不在這裏！」

「當然不在這裏。」金天祿不徐不疾的道：「楊大手房中，掛着一幅唐伯虎的古畫，古畫之後，有一壁洞，那一對碧血鳳凰，就放在那裏！」

孫壽這才變了面色。

易憐香的面色亦變得深沉起來，霍地長身而起！

金天祿看在眼內，面上更見得色，又笑道：「易公子着急也沒用，我們在外面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就送出，飛鴿傳書，八百里快馬，雙管齊下，易公子就算現在起程，到得陳留，集珍坊早已在官兵重重包圍之下！」

易憐香的面頰立時升起兩片紅雲，這位易大公子看來已大動肝火。

金天祿還說一聲：「再講，易公子今日能否生離此地，也成問題！」

易憐香怒極反笑，突喝一聲：「闖！」一個身子電閃般撲出，撲向韓康！

韓康日月輪嗆啷急掣在手，宮天寶的一條鍊子槍同時閃動，一飛丈八，遠取易憐香！

槍眼看就到，一道閃光霍地從旁而來，硬將鍊子槍劈開！

無情刀！

孫壽一刀劈開鍊子槍，連隨衝來！

「嗤」的一聲，尖銳已極的破空聲即時響起！

孫壽耳聽風聲，面色一寒，右手一緊，回身連劈七刀！

錚錚錚錚的七下金鐵交擊聲連響，兩條人影一合陡分！

「好劍。」孫壽輕叱一聲，半身一退五尺，頭也不回，反手又是兩刀！

這兩刀竟是劈向宮天寶的鍊子槍！

宮天寶一收又放，本來又是奔向易憐香，那知槍勢才出，又給孫壽兩刀劈回；再看孫壽竟是反手出刀，宮天寶不由又驚又怒！

那飛虹同樣震驚，接口一聲：「好刀！」嗤的飛虹劍又再飛射孫壽，一劍千鋒！

孫壽的一張無情刀，刹那亦化成了一片光幕。

平空刹時飛閃起無數點火星！

這一刀一劍顯然都已各盡全力！

宮天寶也很賣力，馬上又槍刺易憐香！

這一再耽擱，易憐香已掠近韓康，韓康大喝一聲，日月輪急展，左走偏鋒，右取胸門，一出手就是必殺的殺着！

易憐香冷笑，空手接白刄，但還未接實，半身突然一矮，韓康身旁閃開！

宮天寶的鍊子槍幾乎同時刺到，易憐香這一閃開，槍尖便變了射向韓康的日月輪！

兩人的身手，都非常敏捷，雙輪一槍同時一含一吐，三股兵刄馬上變了方向，齊取易憐香！

易憐香的身手猶其敏捷，韓康日月輪一吞，他乘機搶入，日月輪一吐，他雙掌亦翻，斜

拍在日月輪面上！

這目光之銳利，實在非常，那掌上力道之雄勁，更是無與倫比，韓康日月雙輪當堂外翻，他驚呼未絕，易憐香的雙掌已一沉，化掌爲爪，抓住他雙臂，一分！

嗶啦的一聲，韓康上半身立時皮開肉裂，眼耳口鼻同時血水狂湧，整個人乍看來就要分開兩爿！

以易憐香雙手的力道無疑不難將韓康分成兩爿，他也的確有這個打算，韓康所以還未被分成兩爿，只不過是宮天寶的鍊子槍也來得及時！

宮天寶那一槍直取易憐香胸膛，目標大，易憐香也在全力搏殺韓康，本來應該有所作爲，只可惜，易憐香眼明手快，只一偏身就讓開了！

槍從易憐香脅下飛過，易憐香變手一分就落下，這就將槍夾在脅下！

也就却爲這一分心，這一分力，韓康才沒有眞的變成兩爿！

宮天寶却已不由自主地面上變色，奮力收槍！

易憐香適時變手一揚，將韓康重傷的身子擲向孫壽那飛虹的刀劍之中，人同時一個箭步標前！

宮天寶正好將槍收回，但槍勢才回到一半，易憐香的人已到，一探手，就抄住了連槍鍊子！

宮天寶入眼大驚失色，驚呼還未出口，連人帶槍已給掄得飛了起來，飛向金天祿！

金天祿也自大驚失色，大喝一聲，慌忙伸手去接！

這位金大人的官腔雖然打的十足，武功實在還未到家，這一接，兩個人立時變了滾地葫蘆！

韓康的身子同時半空一滾，孫壽那飛虹的一刀一劍之中斷成三截，洒下半空血雨！

孫壽那飛虹急忙抽身暴退！

兩人的身手都非常矯活，半空血雨並無半點濺到身上！

血落人落！

人成三截，血紅洒大堂！

那飛虹的一顆心亦跟着沉落，這刹那他已看清楚當前形勢！

憑他的一支飛虹劍要應付孫壽已經不易，再加一個易憐香，就連他自己懷疑能否再有命踏出這大堂！

雖然毫無勝望，他還是握劍在手，緊握在手，只等對方出手。

孫壽並沒有再出手，易憐香也好像沒有再出手的意思。

這一番激鬥，搏殺韓康，他心頭的怒火似已消去大半。

還有一小半。

易憐香面帶怒容的一拍手，戟指金天祿道：「姓金的，你給我聽着，陳留不成，那怕入京，追到皇帝老子的寶庫，我也得將那一對碧血鳳凰拿到手！」

金天祿面都青了。

他實在怕了這個憐香公子。

「我們走！」易憐香轉顧孫壽一眼，大踏步跨出廳堂。

孫壽却回顧沈勝衣。

「有機會再找你喝兩杯！」這句話未完，他的人已消失在堂外，廊外。

沈勝衣目送孫壽，搖頭微喟。「好一間珠光寶氣閣，好一張無情刀！」

「好一個憐香公子！」那飛虹一旁不覺接上一句。「這兩個人我都不是對手！」

這個人倒也坦白。

沈勝衣頷首。「那位憐香公子生起氣來實在驚人，像這樣準確，狠辣的出手，也的確少見！」

「沈大俠也放在心上？」

沈勝衣淡笑道：「這兩個人若是同時對我出手，你以爲我會怎樣？」

「怎樣？」

「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那飛虹一怔，忽的搖頭。「這就算當眞，沈大俠也未必會遇上這種招呼。」

「世事難料。」

「我才難說，不過陳留不成，他們最好也莫要追入禁宮！」那飛虹目光一寒。「禁宮之內，可由不得他們！」

「是麼？」

「廿四鐵衞若是同時出手，嘿嘿！」

沈勝衣並不懷疑那飛虹的說話，方才他已見過那飛虹宮天寶兩人的出手。

他也沒有再多說什麼，緩緩站起身子，緩緩舉起脚步。

「沈大俠那裏去？」

「首先離開這裏，離開洛陽。」沈勝衣淡笑。「之後或者會去一趟江南。」

「江南比這兒還好？」

沈勝衣淡漠地道：「最低限度現在總比這兒溫暖。」

這本來是公孫接留給他的說話，不知不覺間，在他的口中說了出來。

說到溫暖這兩個字，人已在堂外。

堂外並不溫暖，院子遍地積雪，碎玉漫天飛舞。

沈勝衣披着風雪，飄入風中，雪中。

（本故事暫告段落，請留意下一個故事「無腸公子」爲要。）

世界之最

德明

▲世界最有威望的獎狀可能是諾貝爾獎。這個世界聞名的獎是由瑞典發明家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他發明炸藥——在一九零一年期間創立的。當時他捐了三百二十萬英鎊成立一個諾貝爾基金會，每年由該基金委員會選出最值得嘉獎的人，在每年的十二月十日頒獎。獎項共分六類：物理、化學、醫學及生理學、文學、和平及經濟。每項獎金四萬二千英鎊，但得獎人名譽上的得益遠超此數。

▲自從諾貝爾獎成立以後，美國人獲獎最多，共八十六次，分爲物理廿二次；化學十四次；醫學及生理學廿五次；文學六次；和平獎十五次，經濟四次。

▲歷史上祗有三個科學家先後獲諾貝爾獎兩次，第一位是物理家居理夫人（Currie）（一九零三及一九一一年），第二位爲化學教授保寧博士（Pauling）（一九五四及一九六二年），第三位爲物理學家巴甸（Bardeen）（一九五六及一九七二年）。

▲美國醫學教授羅斯，在一九六六年年高八十七歲獲獎，爲諾貝爾獎年紀最大的獲獎人。最年輕的得獎者爲英國物理教授巴奇格，領獎時爲廿五歲。

遊俠傳奇故事

大江南北

朱羽·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呂剛應賈炳和重金禮聘往江南，到來迎接他的是宋福成，據說賈炳和去了南京，三數天後當回來。南興社一般弟兄不忿賈炳和請來呂剛，視他們如無物，但江長天力主忍耐，但在他派往釘梢呂剛的手下失踪，推測是遭了銀紅的毒手後，江長天自己也忍耐不住要不顧一切大幹，反而南興社的老么舒文華勸他千萬不可冒失，如能把銀紅逮來，定可問出內情，江長天想像到妙計，命他寫張拜帖，舒文華不禁愕然——

南龍游淺水　北虎落平陽

江長天道：「我按照江湖上的禮數去拜會呂剛。」

「老大！這是深更半夜啊！」

「管它娘！」江長天飛揚跋扈地說：「投帖拜會，已經給他面子。」

×　　×　　×

銀紅早已上床，呂剛却坐在外間的椅子上猛抽烟捲兒。對於風花雪月之道，他既不是苗圃上的綠葉兒——嫩貨。也不是剛啄開蛋殼的小雛兒。何況銀紅生得也不惹人嫌厭；豐滿的體態，騷媚的風情，抱在懷裏也還挺够勁兒。那麼，他不趕緊上床，坐在這兒窮磨着幹甚麼？他在苦思，苦想，這娘兒們是在那條綫上鑽出來的？江湖上的混混太多，沒聽說過有這麼一個女人，而且還如此厲害。

篤篤篤！房門輕响，响聲輕重不一，那隻敲門的手好像在發抖。

「誰？」呂剛一閃身來到門邊。

「呂先生！有……有客！」說話的聲音也在發抖。

「這是甚麼時候？」

「呂先生！來客是本地『南興社』的江老大，他……他親自拿拜帖來見，小……小人不敢不報。」

呂剛打開了門，一張大紅帖子遞到他的面前。

一筆工整的柳字寫着：

「急拜　武漢呂剛兄台　南興社江長天」

呂剛心裏想：南興社這位管外務的老么倒是一個才人，在「拜」字前面加上了「急」字，就無形中掩飾了深夜造訪的失禮。他將拜帖合攏，揚頭說：「人呢？」

「在……在樓下。」

「請！」

店家鬆了一口氣，似乎在他預料中事情不會這樣順利。

呂剛拉開通往內間臥室的門，他顯然想跟銀紅打一聲招呼。她面向床裏，靜靜地躺着，鬆開頭髮披洒在粉紅色的枕頭上，一條光裸裸的手臂伸在被外，好像已經睡着了。

身後响起一聲輕咳，呂剛忙拉上門。

江長天站在門口，抱拳為禮：「呂兄！深夜打擾，實在失禮得很！」

「請坐！」呂剛抬手肅客，很得體地回答：「既然有急事，也就顧不了白天夜晚，請問……」

「的確是一件急事。」江長天落座之後，立刻開門見山：「我有一個弟兄下落不明……」

「與一個賣唱的女人有關。」

「難道與我有關？」

「哦？」

「聽櫃上說，那個女人在這兒陪呂兄，所以才深夜打擾，我們只不過想問問她……」

銀紅突然在臥房門口出現，衣衫不整，頭髮蓬亂，臉上還有一股好夢被擾的輕微惱怒。

以一個跑江湖賣唱的年輕女人來說，一旦遇上這種事，雖不至於渾身發抖，魂不附體，最少也是誠惶誠恐的，滿臉陪笑。

然而銀紅却是大漠大樣，雙手環抱胸前，身子往門框上一靠，冲着江長天一瞪眼，冷冷地問：「甚麼事跟我有關？」

江長天是老江湖，眼光一掃，就有了七分底。聲色不露，語氣溫和地問道：「你就是銀紅？」

「嗯！」她用鼻音應了一聲，頭都懶得點。

「你可認識絃子張？」

「那個紘子張？」

「就是替妳拉胡琴的瞎子。」

「談不上認識，我養不起專用琴師，每到一個碼頭就在當地現找，紘子張是櫃上給我介紹的……他怎麼樣了？」

江長天應道：「他不見了。」

「原來你是來找人的，他不在這兒。」

「我知道他不在這兒，」江長天的語氣中沒有半點火氣，因爲他不是來鬥氣的。「我只是想問問妳，妳跟他甚麼時候分的手？」

銀紅翻翻眼，裝模作樣地想想，然後一搖頭：「說不上來。」

「在甚麼地方分的手？」

「客棧門口。」

「你看見他朝那個方向走的？」

「沒留神。」

江長天自然早就明白問不出甚麼名堂，而他的目的也不在此。其一，他要了解銀紅是個甚麼樣的人物，這個目的他算是達到了。其二，他要觀察一下呂剛的態度，這很令他失望，呂剛待在一邊，不聞不問，似乎他們在談些甚麼，他絲毫也不關心。

忍了許多氣，裝了許多笑，目的却沒有達到，江長天自然不肯甘休的。心念一轉，他立刻決定和呂剛敞開來，不再繞圈兒。

因此，他揮揮手說：「姑娘請回房吧！我還有點事要和呂兄談談。」

銀紅看看呂剛，而他沒有任何表示，她也只好退回了臥房，關門關得很重，明白地表示她不歡迎江長天這種客人。她不會眞的生氣，一定是故意的。爲甚麼呢？恐怕只有她自已才明白。

江長天重又坐下，慢條斯理地點燃了一根烟捲兒，才緩緩地開口說話：「天都快亮了，說起來這已是昨夜的事，我手下一個弟兄大胆冒犯了呂兄……」

「哦！」呂剛表現了輕微的詫異。「有這回事嗎？」

「嗨！」江長天勉强地笑着。「眞是大人不記小人過，一夜之隔，呂兄就忘得乾乾淨淨了。當時呂兄還派人教訓了他。不懂江湖禮數，教訓是應該的，不過，教訓得也太重了一點，而且五六個人圍毆一個，這好像也不太妥當吧？」

他雖是輕緩道來，和聲和氣，骨子裏却是非常强硬，一副興師問罪的模樣。

呂剛心頭是非常吃驚的，但他表面上反應却非常平靜：「江老大恐怕弄錯了，昨夜沒有任何人惹我生氣，我也沒有教訓任何人。而且，我隻身前來貴寶地，既不成羣，更不結黨，何來五六人圍毆的事？江湖雖大，道路却窄，如果江老大稍微打聽一下，就知道這種事絕不是我呂剛幹得出來的。」

江長天不禁楞住了，他萬萬料不到呂剛會不認賬。

他本想抖出小麻雀和岑嘯雲兩個人，指實呂剛那句「隻身來貴寶地」的話不實在，但是他方才已令蓋老四去取小麻雀的「招子」，萬一……？

呂剛沒有再說甚麼，只是伸伸懶腰，打了一個呵欠。

這是不着言辭的逐客令，江長天非常識趣地敲起了退堂鼓：「誤會！這眞是天大的誤會，我一定要查個清楚。深夜打擾，萬分得罪，得罪！」

江長天走了，雖然不似夾尾之犬，却也狼狽得很。

呂剛推開了臥房的門，以森冷的目光逼視坐在床沿猛抽烟捲兒的銀紅。

他不需要說甚麼，銀紅從他的目光中就可以察知他在抗議。

「江長天說的是實情，」她的語氣很沉重。「他有一個兄弟昨夜在這裏被好幾個人圍毆成傷，一定是有人存心要挑起你和『南興社』之間的磨擦。」

呂剛冷冷地說：「銀紅！我不想說甚麼難聽的話了，只有一點要求——從此刻起，我不希望再見到『南興社』的任何一個人。」

「放心！天一亮，賈大爺的命令就會傳到江長天的耳裏。」

「銀紅！我可以打賭，江長天不會吃賈炳和那一套。」

「賈大爺的話也許不管用，他的大洋却管用。」銀紅以輕鄙的語氣說：「你儘管安心。江長天一定不會再來找你的麻煩。」

「等着瞧吧！」呂剛說完之後，和衣往床上一倒，立刻閉眼上了眼睛。

銀紅門牙緊緊地咬着下唇，面上流露出詭譎陰冷的笑意。

那邊燕子巷的悅來客棧比起大江旅館的格局差得太多，這裏沒有窗明几淨的「雙套」，也沒有寬敞的店堂，更沒有通宵達旦的喧嘩。不到子夜，這裏就上門關店，燈籠熄火。現在是清長四點多鐘，門前一遍漆黑，靜寂無聲。

蓋老四很機警，也够穩練，但是面臨如此局面，他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而且他也知道暗中有人注視他的行動，因此只得假戲眞做，走一步，看一步，隨機應變。

他是來作案的，自然不能敲門，於是騰身一躍，越過了院牆，他明明知道小麻雀和岑叔住在那間房，却仍然躡手躡足地潛進櫃枱，摸出號簿，劃燃一根火柴，查閱一番。他可以按照事先規定的長短暗號敲門，而他仍沒有那樣作，他摸出一把小刀，輕輕地撥動門閂。

他不能使暗中監視他的人有一絲疑問。

門閂撥開了，蓋老四輕輕推開房門，躡足而進，房內一遍漆黑，當他剛一進屋，就有一根冷冷硬硬的東西抵上了他的脊樑骨。

他連忙輕叫：「小麻雀！我是蓋老四。」

有人劃火柴，轉眼間，從一絲微光變成滿室明亮，蓋老四却像掉進冰窖子，從頭涼到脚。屋內有好幾個大男人，都是「南興社」的兄弟夥。這明明是小麻雀住的地方啊！他到那裏去了？莫非她已遭毒手？……一想到這裏，蓋老四就打算拚命了，撥門小刀還在手中，殺一個够本，殺兩個有賺……可是那幫人也並不是草包，早有人將他的胳臂扨住了。

「這……這……是怎麼回事？」蓋老四一見拚命已無機會，只得裝迷糊力圖挽轉了。

「蓋老四！」有人說話了，「怎麼回事，你心頭有數。別跟我們爲難，有話向江老大說去。」

「笑話！」蓋老四故意提高了嗓門嚷叫：「爲人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

「蓋老四！省點精神吧！你窮嚷嚷是想讓你的朋友聽見是不是？告訴你，你那兩個朋友半夜裏就已經搬走啦！」

蓋老四不禁打了一個冷噤，他發覺自已已經跌進了江長天所佈置的死亡陷阱之中。

× × ×

清晨，突然下起了濛濛細雨。呂剛仍然出了門，一輛黃包車，直奔臨江樓。這兒早茶，早酒的生意特別興旺，雖然天還很早，天氣又壞，却已上了五，六成座，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喧嘩的聲音打老遠就聽見了。

呂剛想找一副清靜的座頭已不可能，只得隨便找了一個座位，要了一壺清茶，一碟蝦子豆腐干，一盤夾肉燒餅。頭一個燒餅進口一咬就吃出了毛病，餅裏除了夾肉之外，似乎還夾了別的東西。

那是一小塊香烟的錫箔紙，白的一面用鉛筆寫着幾個小字：

「老四露相，性命危險。」

呂剛一眼就認出是小麻雀的筆蹟，他不禁暗暗吃了一驚，江湖幫會中的規矩非常森嚴，反叛臥底均爲一等一的大罪，一開刑堂就完兒命。即使賈炳和施展壓力也未必管用，這該怎樣辦呢？

他正在暗暗犯愁，忽然有人向他打招呼：

「呂兄！你早啊！」

是雷金山，一夜之隔，他顯得更削瘦，更蒼白，大有弱不禁風之概。然而在呂剛眼裏，他顯得更可怕了。僅僅一個夜晚，他已幹了不少「活兒」。

「早！」呂剛淡淡地招呼一聲，然後一擺手：「坐！」

雷金山毫不謙讓地坐了下來，那種態度似乎不經呂剛招呼，他照樣也會坐下來。

「雷兄的手段很高，手法也快，」呂剛說來無半點火藥氣，就好像是在談論別人的事。「不過，你也該想想後果，萬一搗穿了，雷兄只怕回不了江北……」

雷金山一揚手，截住呂剛的話：「我們現在不談這件事。」

「談甚麼呢？」呂剛以逸待勞地問。

「蓋老四。」雷金山一個字一個字地說。

呂剛難免又是一驚，表面上却很沉靜地說：「雷兄的耳目眞靈通！」

「大江又深，又闊，領水的人却摸得清楚那裏有漩渦，那裏有礁石……」雷金山突然將嗓門一壓：「如果呂兄不及早設法，蓋老四活不過今天中午。」

「我們現在不談這件事。」

「談甚麼？」這兩句對話和剛才完全相同，只是換了人來說。

「談談漢口陶家巷。」

「呂兄！」雷金山以很舒適的姿態將身子靠在椅背上說：「我以爲你昨晚會去電報局，打個急電通知你的兄弟，或你的家人，而你却沒有去，我以爲你對你的家人漠不關心……」

「我非常地關心。」

「那很好，」雷金山臉上顯露詭譎的笑。

「你愈關心就愈對我有利。」

「江湖上有句話：殺盡天下不殺婦孺。」

雷金山一時默然，他似是還找不到適當的言辭去反駁這一句話。

「如果雷兄答允不使我的妻兒受威脅，我願意提出相當優惠的交換條件。」呂剛的語氣非常緩和。

「這句話倒很中聽。」

「到目前爲止，我不知道化錢僱我的老板要我作甚麼，一旦有了確切的消息之後，我一定在動手行動之前通知雷兄。」

雷金山那雙原本就很大的眼睛現在變得更大了，他凝注了呂剛許久，才緩慢有力地說：

「呂兄！這句話是不能隨便說出來的。」

「我明白。」呂剛的語氣很堅定。「既然說了出來，我就一定作到。」

「好！」雷金山伸出了手，待呂剛伸出的手和他緊緊握在一起之後，他才接着說：「對於呂兄說一不二的硬作風我是絕對相信。現在我就去電報局，打急電叫我兄弟離開武漢。」

「多謝！」呂剛的謝意發自肺腑，因此說來覺得格外誠摯。

「蓋老四的事有沒有我可効勞之處？」

「不便勞神！」

「好！告辭！」雷金山站了起來。「有消息派人到小弟的居處送個信。碼頭邊的江南客棧十七號房……」

砰！突然響起一聲震耳欲聾的槍聲，由於槍口距離很近，聲音才會那麼响，兩個人都是行家，子彈破空的尖銳聲從他們耳際劃過，毫無疑問，他們正是狙擊手的射擊目標。

呂剛的反應顯得比雷金山更快，左手一翻桌子，右手猛地將雷金山一拉，兩人就遠離了那副座頭一丈開外，隱藏在一根木柱之後。

雷金山左肩處流出了鮮血，他已中彈，只要再向右偏兩寸，他的喉管就會洞穿。難怪他在閃避的時候顯得不太靈活。

「呂兄！」雷金山疾促地說：「幫個忙，一個穿杭紡褂褲的矮個子，頭上有個疤，下巴有顆帶毛黑痣，冷槍是他放的，趕緊追追。」

呂剛不禁暗暗佩服，倉猝受狙，還能將狙擊者觀察得清楚，的確有過人之處。

「好！我去追。」呂剛生平也最恨放冷箭，打黑槍的人。「你待在這兒別動。」

「放心！」雷金山還在笑，那笑，在蒼白的臉上浮現，顯得格外陰冷。「我好比一條毒蛇，他若是一棍子打不死我，有他瞧的。」

這時，茶樓上已經由亂轉靜，胆小的茶客都已經鑽到桌子底下去了，在呂剛的視綫中，並沒有出現那個穿杭紡褂褲的矮個子。

他毫不遲疑地彈身躍起，也來不及走樓梯，飛身破窗而出，身子在半空中一個翻騰，輕巧平穩地落在臨江樓的門口。

此刻正有不少茶客倉皇地奪門而逃，呂剛一眼就看到了那顆帶毛的黑痣，一貼身，就將那人的粗短胳臂擰曲了。

「呂先生！」對方一開口就叫出了他的萬兒。「別爲難我，我不是冲着你來的。」

呂剛大感意外，聽口氣這傢伙就好像是跟他站在一條綫上。不過，扨住對方手的那變鐵腕絲毫沒有放鬆。

他闖蕩江湖多年，朋友少，敵人多，但他不喜歡用這種方法剪除敵人。

「朋友！我不跟你爲難。」呂剛聲音低低地說：「我只向你要兩樣東西。」

「呂先生！」那人誠惶誠恐地說：「你儘管吩咐，就是要一百樣東西要我也肯給。」

他們夾在人羣中，邊走邊說，還沒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呂剛聲音仍低低的：「第一樣東西就是剛才行兇的『噴子』。」（註：噴子卽手槍。）

「那是土造的『單打』，我已經趁亂從北邊的窗口扔進大江去了。」

呂剛很快地用另外一隻手搜遍那傢伙的全身，果然身無寸鐵。於是他又說：「第二樣比那支『噴子』更重要，誰教你來行兇的？」

「呂先生！」那人拚命地搖頭。「這我不能說，千萬別難爲我……」

「說！」呂剛將擰在手裏的粗短手臂猛地往上一提。「這是最後一個機會，若是讓雷金山親自逼供，那滋味更不好受。」

那傢伙突然眼睛翻了白，呆滯地望着沉沉的天空，他的咀張得很大，喉間有咯咯的聲响在打轉。他的臉形在扭曲，身子也在扭曲。

呂剛發覺事態有異，連忙低頭察看，他看到了一把鑲牛角精緻的刀柄，刀身毫無疑問已經穿透那個矮個子的心臟。他手一鬆，放掉那個被同伴殺之滅口的犧牲者，再去搜索另一個兇手，但是他甚麼也沒有發現。

這一刀來得太神奇，太快，太不可思議，如果這一刀是刺向呂剛的背心窩，他似乎也躲不過死亡的厄運。

雷金山很快地奔到呂剛的面前，語氣急促地說：「呂兄快走，再待下去我們都會有麻煩，一切我都看得很清楚，這份情有機會我會報還。」

「你看清楚出刀的人了？」

「看清楚了。」

「長得像甚麼樣子？」

「我會記住，即使燒成灰了我也認得出，你快走吧！」雷金山說完之後，快步離開了現場。

呂剛自然不會再停留，也相繼疾步離開。才轉了一個彎，就迎面趕上了銀紅。

「怎麼啦？」銀紅驚慌地發問：「你的臉色好難看啊！」

「妳要上那兒去？」

「上臨江樓找你啊！」

「幹甚麼？」

「爲蓋老四的事……」

「妳幹掉紱子張，只不過加速了蓋老四的死亡。」

「這件事已經解決了。」

「解決了！」呂剛氣呼呼地說：「妳把江長天當甚麼？泥菩薩？糖人兒？妳高興怎麼揑就怎麼揑？」

「我沒那種本事，是賈大爺解決的。」

「哦！」

「不過江長天提出了一個條件，要你去領人。」銀紅望着他，似在探查他的反應。「賈大爺要你受一點委屈，多少要給江長天一點面子。」

「我不希望再見到『南興社』的人。」呂剛說得很絕，但他仍然惦記着蓋老四。「賈大爺要作人情就請他作到底，我姓呂的會記在心頭。」

「怎麼啦？」銀紅嬌嬌地笑了。「我方才不是已說過了麼，受點委屈，給江長天一個面子。」

「不行。」呂剛回答得斬釘截鐵。

「你在跟誰鬥氣啊？」

「我犯不着跟誰鬥氣。江長天要我去領人，分明是要滅我的威風，我能夠混到今天這種局面，也就是靠這點『威風』。我有我的立場，我有我的原則。蓋老四不幸被開腸剖肚客死異鄉，在九泉之下他也不會怪我。」呂剛一扭頭，氣呼呼地走了。

「嘜！你要上那兒去？」銀紅跟了上去。

「隨便走走。別跟，我不喜歡與女人在一起走路的。」

銀紅氣得咬牙跺脚，却真的不敢跟上去。

呂剛東繞西拐的，眞像是隨便走走，其實他是有目的地的，那是一家藥舖。

他先站在門口，以敏銳的目光向四週搜查了一番，然後才一閃身走了進去。

他對這裏好像很熟，因爲他進門之後，直趨後院，並沒有任何人攔阻他，若說很熟，又沒有一個人跟他打招呼，可眞有點怪。

後面是座三合院，中間一個大天井，呂剛一跨進天井，就有人從一間廂房的窗口向他招手。

「這裏。」那人是岑嘯雲。

發現廂房內只有岑嘯雲一個人，呂剛不禁問道：「小麻雀呢？」

「她在留意『南興社』的動靜，蓋老四怎麼樣？」

「賈炳和出了面，八成沒事了。江長天要我出面領人，想殺殺我的威風，我沒答應。放心！沒人敢動他一根汗毛。岑叔！你有甚麼新消息？」

「孟長發今晚到。」

「就他一個人？」

「雷金山不是已經先來了麼？」

「剛剛在臨江樓，他被人打了黑槍。」

「哦！中彈了？」岑嘯雲大吃一驚。

「肩膊頭掛了紅，土造單打，傷也傷不到那裏去，放冷槍的人已經被我逮住了。却被另一個人用的『飛葉子』滅了口。」

岑嘯雲喃喃地說：「我就知道內中情由不單純。」

「哦！」

「殺雷金山的人絕不是『南興社』的，這其中豈不是又多出來一路人馬？」

「怎知道不是『南興社』的人？」

「從昨天深夜開始，『南興社』就停止了一切活動，連他們的買賣今天都沒有開張。」

「唔！」呂剛漫應着，似乎腦海裏正在想着某一件事情。過了一陣，他突然問：「岑叔！用單打一去放一個職業槍手的冷槍，你是否覺得可笑？」

岑嘯雲很嚴肅地說：「沒有什麼可笑的，因爲對方眞正用意並不是要殺死雷金山。」

「對！那麼用心安在？」

「使情勢混亂。」

「岑叔！我們的想法完全相同。」

「呂剛！我們首先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情是，賈炳和化三千塊大洋請你來幹甚麼？」

「當然是要我放一槍。」

「誰是槍靶子？」

「他沒有說，也不肯說。」

「按常情判斷，槍靶子應該是孟長發，因爲他是賈炳和的對頭，而且他們最近正有紛爭。如果眞是他，那就太單純了。」

從各方面去看，槍靶子都應該是孟長發。儘管賈炳和諱莫如深，儘管銀紅故作神秘，而呂剛幾乎已認定了這個目標。

如今一聽岑嘯雲的話，他不禁楞住了。許久，他才開了口：「那麼，對象不是孟長發了。」

「應該不是。」

「何以見得呢？」

「對付孟長發，不必勞動你的大駕。」

「也許賈炳和怕沾上干係。」

「不！姓孟的就算在江北，賈炳和也照樣可以放倒他。」

「那麼……」

「別再問下去，問了我回答不出來。我現在立刻要去查明白一件事：向雷金山放冷槍的是那一路人馬？動機何在？」

「您還得多查一件事。」

「甚麼事？」

「一個名叫銀紅的女人。」

「哦！」

「她表面上是一個賣唱兼賣身的流娼，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很老練，很狡猾，好像還很得賈炳和的信任，這個人的來歷一定要盡快查清楚。」

「她是那裏人？」

「聽口音，像是揚州人。」

「年紀呢？」

「二十冒點頭。」

岑嘯雲道：「現在江湖上女混混倒不少，這麼年輕……？」

「我不怕栽觔斛，但是不能栽在這個年輕女人的手裏。岑叔！您多費神，一定要盡快摸清楚她的底。」

「好！我盡快去查。」

呂剛道：「那麼，我走了。在情況沒有完全弄清楚之前，小麻雀一點，教她少動。」

「我知道。」

呂剛走出後院，走出店堂，但他沒走出藥舖大門，因爲有三個大漢堵住了他的去路。

三個人都有槍，而且都亮了出來。呂剛冷眼一掃，就已看出這三個人亮槍的目的不在狙擊；一個狙擊手最起碼的條件是絕不讓你聽到槍聲之前看到槍口。

那麼，他們的用意當然是嚇阻，以槍口來逼迫呂剛不得妄動。

因此呂剛也不待對方開口，就先問道：「是來找我的嗎？」

「不錯。」其中一個答了話。

「有何指教？」

「請借一步說話。」

所謂「借一步」，就是跟他們走。這一點呂剛絕對辦不到，被人家用槍押走，從此以後，他休想要混甚麼世面，頭一搖，頂了回去：「有話在這裏說。」

「孌口萬兒！噴子是不長招子的。」對方開始要狠了。

呂剛更狠：「相好的！少來這一套，我八歲就跟噴子作朋友，它是副甚麼長相，生了甚麼樣的心腸，我淸楚得很，用不着你們再介紹了！」

三人似乎沒料到他會如此硬，都不免一楞，相互望了一眼之後，並沒有進一步的行動。

這家藥舖子的伙計都在各忙各的事，誰也沒有對眼前這場火爆陣仗多看一眼。

店門口的局面是僵持着的，呂剛沒有强出，那三個壯漢也沒有妄動。

岑嘯雲跟着出現了，他好像沒有看見店門口的情況，大模大樣地往待客的籐椅上一坐，叱喝一聲道：「伙計給我包二錢黨參，回去泡茶喝。」

「黨參火氣太大，」藥舖子伙記在櫃枱裏面答了話：「給您切二錢小白參，加點甘草，又補，又爽口。」

「行！」岑嘯雲言外有意地說：「火氣太大，弄得流鼻血就不划算了。」

呂剛似乎在這句話裏得到了暗示，一扭頭，也在一把大籐椅上坐了下來，還優哉游哉地架起了二郎腿。

那三個壯漢原是站在店門外的，這會兒，三人互相望一眼，一幌身，齊步邁進了店裏。

「孌口萬兒！」先前開口那個又說話了，冷冷，狠狠的：「別依仗你們人多，人再多也擋不了一梭子槍子兒的。咱們只想借一步說幾句話，鬧大了，大家都不好收場。」

呂剛和岑嘯雲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眼色，後者站起，伸伸懶腰，以輕緩的步子，走向店門口。

一個壯漢將他攔住，輕叱：「乖乖給我站着！」

「打刼麼？」岑嘯雲翻起眼睛問。

呂剛也站了起來，向另外兩個壯漢走過去，邊走邊說：「既然各位找的是我，又何必扯上別人……」

他和岑嘯雲似乎有連絡的暗號，也似乎是有良好的默契。

他們幾乎是同時展開了行動，踢腿，撲身，只不過眨眼間，那三個壯漢手裏的傢伙就換了主人。

「你先走，」岑嘯雲向呂剛揮揮手。「三條活人參，正好熬一鍋大補湯。」

「岑叔！一定要問出他們是那一條綫上的，不說就剮他們的皮。」

這三個壯漢一定非常後悔。

他們在呂剛面前動槍，那和在孔夫子面前賣文章一樣絕不會有好下場的。

呂剛以最快的動作離開藥舖，迅速地搜索了街角的轉彎處，並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他不禁暗暗好笑，這路人馬眞是不堪一擊，就好像小孩子在玩官兵捉强盜，不過有點却也使他暗生警惕，他的行踪不算很隱密，每到一處，就有人接踵而至，自已以後眞該留意一點了。

呂剛匆匆忙忙趕回大江旅館，剛才是因爲和岑嘯雲約晤時間已到，他不得不急急離開銀紅。

現在他又渴欲見她，呂剛畢竟還是惦記着蓋老四。

一進門，店小二就迎過來說：「呂先生！有客。」

「客？在那裏？」

店小二伸手一指，那人就在店堂等，四十來歲，貌相忠厚，舉止斯文，絕不是道上的朋友。

那人似乎也知道他所等待的人到了，連忙站了起來。還隔得很遠，就忙不迭向呂剛作揖打拱。

呂剛緩步走了過去，遲疑地問道：「這位是……？」

那人很快地接口：「在下是受人差遣，現有書信一封，請呂先生回房拆閱。」

小心翼翼地從衣袋內取出一封密封的信函，雙手遞到呂剛的面前。

信封上不見一字，如同一部無字天書，再看那人，完全陌生，面上也無特殊表情，也是一部無字天書。

呂剛當然是與那人匆匆別過，趕回房去拆閱手上這封無字天書。拆開一看，裏面連空白信箋都沒有一張，却有一張錢票，票面是三千大洋整。

錢，那個不想要？呂剛爲人賣命，就是要賺白花花的大洋錢。可是他不能拿這種來歷不明，用途又不明的錢，於是像旋風般捲下樓，想追趕那個送錢來的人，最少也該問個靑紅皂白。

他剛跑出旅館大門，突聞一聲槍响，街上的行人一時東奔西竄，紛紛躲避，送信來的那人則躺在街心，胸口上正汩汩地流着鮮血。呂剛跑到近前一看，就知沒救了。一槍穿心，既狠又準。

他沒有在現場多作停留，立刻回到了旅館，關上房門之後，他不禁鎖緊了眉頭。心中的疑問原本够多了，現在又增加了幾個。

走下江靜輪的一刹那，呂剛仍和往常的心情一樣，幹一樁買賣，然後走回頭路。却想不到情勢竟然會如此混亂。

本來是一條筆直的路，現在却突然出現了這樣多的岔道，而其中任何一條都可能引他走向死亡。

房門突然打開，銀紅如旋風般捲了進來。她氣喘吁吁地問道：「呂剛！怎麼回事？」

儘管有許多疑問使呂剛煩惱，儘管混亂的局面使他感到困擾，而他在表面上却是非常鎭定的。他淡淡地反問：「妳在問甚麼？」

「街上那個挨槍的人。」

「怎麼樣？」呂剛的態度仍然很冷靜。

「怎麼樣！」銀紅那張挺標緻的臉蛋兒突然間變成了一口生鐵鑄的平底鍋。接道：「誰都知道他是來給你送信的。」

「啾！」呂剛兩根指頭撑起那個空白的信封，錢票他早已收了起來。

並非由於貪念，而是一種下意識的舉動。

銀紅一把搶了過來，其實早就看透封套裏甚麼也沒有，她還是不死心地察看一番，然後以遲疑的口氣問：「就送來這樣一張空白的信封？」

「嗯！」

「店小二說你曾經追出去？」

「嗯！原想問問他，人家的槍子兒比我的咀吧快了一步。銀紅！我眞不明白。」呂剛臉上浮現出嘲弄的笑意。「本地像樣的槍手不算少，賈大爺何必化那麼大的價錢到武漢去請我來呢？」

「呂剛！你少說風凉話。」銀紅那張鐵鍋臉的鐵靑味兒更濃厚了。「我看吶！你還是就在旅館裏少往外頭跑。」

「那麼，我該向你要些東西了。」

「要甚麼？」

「我的傢伙。」

「對不住，」銀紅一口回絕。「暫時不能給你。」

呂剛一伸手，握住了她的右腕，突地一扚，一翻，手臂到了背後，腦袋向着地。

呂剛冷聲冷氣地說：「銀紅！妳聽清楚：若再說一個不字，妳就是自討苦吃。」

銀紅眞够種，若是一般女人，早就殺猪般叫了起來，而她並沒有呼痛，態度仍然是那樣堅定：「呂剛！你犯不着跟我動粗，我也是拿賈大爺的錢，自然該聽他的話……」

「我可不管甚麼眞大爺，假大爺，還我的傢伙！」

「傢伙在賈大爺那兒，你自已去要……」

「他人在何處？」

「在他家裏……」

呂剛猛力鬆手，扭頭走了出去。

那一响關門之聲，幾乎將樓板都震散了。

其實呂剛並不是眞的要去賈家討傢伙，他是要到藥舖那邊去，看看岑嘯雲在三個俘虜的咀裏問出點甚麼來沒有。打老遠就發現藥舖上了門板，等他走到門前，一扇角門呀然而打開，岑嘯雲在店堂內向他招手。

呂剛閃身而進，迫不及待地問道：「岑叔！弄清楚這幾個傢伙的來歷沒有？」

「唉！」岑嘯雲又嘆息，又搖頭。「咀緊，骨頭硬，甚麼也不肯說，只知道不是本地碼子。」

「一定得問出一個根由來，」呂剛又將剛才發生的事說了一遍。「情況似乎愈來愈複雜了，別老是敎小麻雀釘着『南興社』，由她負責去挖銀紅那娘們的底……呃……另外可有緊實點的人手？」

「兩個可外用。」

「派去伏在大江旅館，萬一有緊急情況，他們也可以替我助助威。」

「這我會辦。」

「另外一套傢伙立刻去給我『安上』，我可能隨時用到，按老路子，這件事你得親自出馬才行。」

「放心，天黑之前我一定給你辦妥。」

「唉！」像呂剛這種剽悍的人也會嘆氣。「自從出道出來，我也不知遇上過多少次硬仗，却從來也沒有打過糊塗仗，這回可要開洋葷了。」

「呂剛！」岑嘯雲拍着呂剛的結實膊頭。「沉住氣，不管局面怎樣亂，只要你不亂，最後贏的一定是你了，我對你有信心。」

呂剛笑了，剽悍之色又出現在他的眉宇之間，他和岑嘯雲握別，離開了藥舖子。

呂剛就是呂剛，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會變，他的行動永遠是那樣快捷，永遠是那樣機警，永遠都佔主動。他又來到另一個地方——大信錢莊。

這裏的格局和當舖差不多，高大的櫃枱，粗大的木柵，櫃枱裏面也一定坐着一個戴着老花眼鏡的老頭子。

這裏似乎比當舖多了一些花樣——角落裏坐着一個彪形大漢，遮陽帽遮去了整個面孔，好像在打瞌睡。眞睡也罷，假睡也罷，只要一有事，他準定會像一頭攫食的野豹，飛身撲過來將你撕個稀爛。

呂剛也不說話，將那張三千塊大洋的錢票往櫃枱上一放。老賬房一看數目，臉上立刻有了笑，說話也挺和氣：「是要全部兌現洋？還是兌一部份現洋，餘下的另打一張票子？」

「不兌。」呂剛冷冷地說。

「不兌？」老賬房隨後又明白了：「哦？您只是來問問這張票子眞不眞……呃！假不了，絕對假不了。」

「我還要問點別的。」

「哦！……」

「票面三千，是大主顧，我要問問這張票子是甚麼人開出去的。」

「這……這……」老賬房支支吾吾地，而且面有難色。

「您年紀大，未必記得住，麻煩您翻開賬簿，查個明白。」

「這……」老賬房陪着笑臉說：「實在對不住，按照錢莊銀樓業立下的規矩，我們不能說出來往的客戶姓名。」

「不說？」

「對不住！實在是對不住。」

呂剛猛一伸手，抓住那老傢伙的衣領，用力往前一拖，聲色俱厲地說道：「我不懂甚麼叫規矩，說，慢點，我就拔光你滿腦袋的白頭髮。」

那頭野豹果眞過來了，輕巧無聲，迅快無比。

呂剛却似背後生着眼睛，一抬腿，砰！正好踢在那頭野豹的面門上，身子往後直翻倒，面門上全是鮮血。

野豹本來還可以再度撲過來，但是呂剛這一脚已經使他掂出了份量，他連站都沒有站起來，坐在地上不但省氣力，也少挨揍。

這一鬧，也驚動了裏面的人，一個老太婆和一個年輕小伙子也跑了出來。

那小子老遠就叫道：「先生！請放手，有話好商量……」

呂剛冷冷地一哼說：「我本來是好好商量的，這位老先生却不給面子，沒法子，只好動粗。」

老賬房連忙嚷道：「少東！這位先生拿張錢票來查問開票子的人，這……按規矩是不能說的呀！」

原來這年輕小伙子是這家錢莊的少東，呂剛一鬆手，放開了老賬房，氣勢洶洶地說：「他不說，你說，若是不說，會有甚麼後果，你心頭清楚。」

那年輕少東早就瞧見了滿臉是血坐在地上的野豹，也看清楚了這位惡客的滿臉兇像。現在，他拿起櫃枱上那張錢票，才一搭眼，他的神色就大大一變。

「老主顧！對不對？」呂剛的眼光如刀，情知開票的戶頭也必定是一個又狠，又硬的腳色。「少東年紀輕點，記性好，大概用不着翻底賬了。」

「對不住！」少東的雙手在輕微地發抖。「這實在不能說。」

「你眞要逼我發狠？」

「這個人比你老兄更狠，小號不敢惹。」

「他狠到甚麼程度？」

「這……好漢！」少東連連地打拱作揖。「千萬高抬貴手，實在不能說，你就是殺了我也不能說。」

呂剛發覺用硬的是不行了，於是改用軟的：「少老板！你大概也看得出我這個人是很講道理的，這筆錢來得太不明白，我不能收，要退，也退不出。你只要露點口風就行了，放心，我絕不會牽扯到你的身上。」

「對不住！對不住！」少東只差沒跪下磕頭了。「我實在不能說。」

呂剛沒轍了，他發狠，只不過是裝裝樣子，唬唬人，倘若敎他眞的橫行霸道，他還作不出來。只得將錢票往口袋裏一揣，不得要領地離開大信錢莊。

呂剛初次嚐到了處於被動的痛苦滋味，離開了錢莊之後竟然不知道何去何從，心裏感到

萬分的徬徨，步履懶散地在街頭徜徉起來。

突然，一個熟悉的身影閃進了他的眼簾，那是雷金山，一個敵手，一手對頭，但也可能是一個朋友，尤其在他感到徬徨的時候，竟然有一種强烈的需要促使他快步追了上去。

雷金山發現了他，立刻停步轉身，劈頭就問：「聽說大江旅館門口出了命案？」

「嗯！槍法又狠，又準，是個行家。」

「不錯，除了你，我之外，還有第三個高手。」

「恐怕還不止有第三個。」呂剛似乎不願意再談論這個問題了，立刻又將話題轉開：「聽說你的老板明晚到。」

「消息很正確。」

「雷兄！我們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你認爲賈炳和請我來是爲了對付孟老板？」

「沒有別的理由。」

「而我却認爲事情沒有這樣單純。」

「呂兄！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那麼！我就說得更明白點，賈炳和化了三千塊大洋將我從武漢請來，可能不是爲了要我對付孟長發。」

「哦！」雷金山笑了，詭譎，冷傲的笑。「幸虧呂兄一向作事光明磊落，不然我一定以爲這是聲東擊西的欺人之說？」

「那麼，你相信我不是欺人之說了？」

「雖並非欺人之說，却不可信。」

「爲什麼？」

「因爲你判斷不正確，賈炳和除孟老板之外別無大敵，他必除之而後心甘，明晚你就會明白這是事實。」

「雷兄！」呂剛語氣平靜地說：「我不怪你有這種想法，因爲你太關心孟老板的安危。如果你仔細想一想就會發覺其中有許多令人啓疑之處。」

「說說看。」

「賈炳和工於心計，不是草包。如果他眞想除去孟長發，只要打發我到江北去走一趟就行了，雷兄！這不是我在你面前誇海口。在你猝不及防的情況下，我是可以輕易得手的。」

「你錯了。」

「哦！」

「賈炳和還給孟老板留下一個機會，如果孟老板肯委屈求全，他就不會敎你開槍。但是據我知道孟老板是絕不肯低頭的。」

「他不怕？」

「並非不怕，而是他太信任我。」

呂剛道：「他認爲只要有你在，他就絕對不會死？」

「不！他信任我會在他被殺之後替他報仇，他更相信賈炳和比他多活不了幾秒鐘。」

「雷兄！這就是問題的關鍵，賈炳和難道沒有想到這個後果？他怎會敎我在酒席桌上當衆行兇？」

「當然不會。」

「那麼……？」

「他一定會安排一個非常適宜的時機，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估計錯了，如果孟老板在你的槍口威脅之下，我也不會讓賈炳和離開我的槍口。」

「雷兄！」呂剛很誠懇地說：「請相信我，事情絕非如此單純。我敢打賭，賈炳和必然另有算計。」

雷金山對他凝望許久之後，才緩慢地說：「聽你說得如此肯定，我幾乎要動搖了。」

「我記得有人說過，天下無永遠的朋友，也無永遠的敵人。照目前情勢，我們似有合作的必要。」

「合作？」雷金山那雙眼睛變得更大了。

「是的。」呂剛用肯定的語氣排除了雷金山的困惑。「我們必須合作查出許許多多的疑問之處。」

「有限度的合作。」雷金山的警覺性始終很高。

呂剛很客氣地說：「請您吩咐。」

「第一，」雷金山愼重其事地說：「我們合作的時限以不超過明天晌午爲原則，第二，我們合作的事情以絕不涉及孟老板爲準。」

「好！我同意，孟老板的大洋化得不寃，他請到了一個最忠實的保鑣。」

「現在告訴我，要調查那些事？」

「第一，」呂剛將雷金山拉到街角的牆根下，輕言細語地說：「先要查出打你黑槍的人是那一條道上的？目的何在？第二，要查出方才在大江旅館門口放冷槍的人，第三，要查出誰是這張錢票的主人。」

他將那張錢票從荷包中摸了出來，拿在手裏。同時，他又簡明扼要地將這張錢票的來由說了一遍。

雷金山自告奮勇地說：「我再去一趟大信錢莊。」

「去了還是白去。」

「我就不信，」雷金山兇巴巴地說：「他不說，我們自己難道不會翻賬簿？」

眞所謂一語提醒夢中人，呂剛就不曾想到，他一勾雷金山的胳臂，笑着說：「由此可見，二人的腦袋瓜畢竟比一個人强，走！我們一道去。」

大信錢莊還是先前那般模樣，老賬房仍然勾着頸子的的篤篤打算盤，把門的大漢依然拿帽子蓋着臉靠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似乎這裏從來未被騷擾過。

雷金山一馬當先大步跨進，呂剛緊緊跟隨，他機警地審視環境，沒有發現任何異狀，其實，過份的平靜就是異狀。

老賬房抬起了頭，很客氣地問：「有何貴事？」

他自然看到了雷金山身後的呂剛，但他却沒有絲毫的驚懼，這也是反常的狀況，而呂剛却忽畧了，由此可見，任何精明的人也都會有疏漏的時候。

櫃枱雖高，雷金山的人也不矮，微一掂脚，拐肘就架上了櫃枱，惡狠狠地說：「老先生！請你聽清楚，我說話從來不說第二遍……」

奇怪？他連第一遍都沒有說完，就突然停住了。

一個問號剛剛在呂剛的腦際掠過，答案隨即出現——原來櫃枱裏面還潛伏着兩個人，而且手裏都有槍，簇新的快慢機，機頭已經拉起，隨時可以發射出致命的槍彈。

呂剛第一個反應是回頭望退路，那個帽子蓋着臉的大漢已經飛快地關上門，右手執槍，將去路封住，而且不是方才挨了呂剛一脚的混球。

雷金山自然是非常驚愕的，但他却很冷靜，緩緩地轉過頭來，冲着呂剛一笑：「嗨！口萬兒！這它娘的叫作强盜遇上打刼的——不知誰是賊啦？」

這三個執槍的漢子年紀都很輕，神情也很剽悍，拿傢伙的架勢也不錯，內行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嫩手，因此雷金山一點妄念也沒有，呂剛更是沒有念頭好轉，他身上連一根鐵釘都找不出來。

這三個壯漢好像是啞吧，誰也沒有說話。

突然，櫃枱右邊的一扇門打開了，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個寬敞的廳堂，雕花的紅木椅上坐着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先前和呂剛打過交道的錢莊少東則站在門口。

他很客氣地說：「二位請廳裏坐。」

話是很客氣，態度也很溫和，但是那三把

死冷冷的槍管始終沒有離開雷金山和呂剛的背心窩。

在那位錢莊少東的指引下，呂剛和雷金山在那中年人的對面坐下，那中年人立刻指着雷金山問道：「這位是……？」

這話分明是在問呂剛，於是他快口回答：「是我一個朋友，我邀他陪着來查問那張銀票的事。」

「哦！」中年人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很客氣地說：「我想單獨和呂先生談一點事，這位先生能不能到隔壁房裏坐一下？」

不待呂剛表示意見，雷金山就站起來說：「好！你們聊。」

少東立刻陪着雷金山離開了廳堂，自然後面還跟了兩個執槍的大漢。

現在這間寬敞的大廳裏只剩下三個人了，中年主人，呂剛，以及那個執槍大漢，他站得很遠，不過，銳利的目光和死冷冷的槍口始終是盯在呂剛身上的。

「我姓方，草字四海，」中年人一開口就先自我介紹：「就是這家錢莊的店東。」

「方老板，」呂剛沒有多說一個字，靜靜地等待下文。

方四海接着就提到了正題：「呂先生，那張三千塊大洋的錢票是我送給你。」

「哦！」這倒是呂剛不曾想到的事情。「為甚麼？」

「請呂先生饒我一命。」

呂剛先是意外，現在卻是吃驚了。他疾聲問：「這是甚麼話？」

「呂先生！」方四海喟然地說：「你也不必瞞我了，事情我全知道，賈炳和將你從老遠地請來，就是要我的命。本來，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是強求不得的，只是，我死得不甘心。唉……」

「方老板！」呂剛受驚的情緒又穩定下來，極為溫和地說：「賈炳和有甚麼理由要殺你呢？」

「說來說去還不是為了一個錢字。」

「錢！你能不能說得詳細一點。」

「賈炳和作生絲買賣作得很大，進出都是錢票，一向由小號代他清理，一年三節，每節一結，他圖方便，我賺一點微薄利息，想不到，從去年端午節到現在，就一直沒有結過賬，一拖再拖，到現在，我已經代他墊了十多萬大洋了。」

「以賈大爺的財勢，難道他還會賴這一筆錢？」

「照說不會，可是事實卻是如此。」方四海頓了一下，又接着說下去：「到了上個月，小號實在挺不住了，我就親自去找他，他只回了三個字——沒有錢。」

「以後呢？」

「他雖然在本地財勢雄厚，還有『南興社』替他撐腰，但也不能欺侮人到這種地步，於是我立刻決定了兩件事：一是停止支付他開來的錢票，二是繼續追討那筆欠欵。賈炳和派人傳來一句狠話……」

「他說什麼？」

「他說我是存心要砸他的字號，因此他要我死無葬身之地。」

「你為甚麼不告他？」

「沒有用，」方四海搖頭嘆息。「他各方面都交結得很好，告也是白告……錢沒有討到反而惹來一身禍，為了防範未然，我只得請了幾個保鑣。」

「方老板！我認為你是多疑了，那只是賈炳和一時說的氣話，未必真會要你的命。」

「呂先生！」方四海語氣沉重地說：「真的。絕不是我多心。我們好久沒有來往了，他突然下帖子邀我作陪客……那位客人也是作生絲買賣的，在江北很有點份量的。」

「一張帖子就能證明賈炳和萌生殺機？」

「我平日足不出戶，他沒有機會下手，所以才用這個方法引我出去。」

「你可以不去。」

「不去不行。」

「為甚麼？」

「那等於是說明我怕他，那筆墊欵這一輩子也休想討回來了。」

「方老板！你儘管放心，賈炳和請我來不一定要我放倒誰，即使他真要邀我放掉誰，那個人也不是你。」

「你在安慰我？」

「不！我說的是實話。你根本不必怕，這三個保鑣都不是嫩手，在他們的保護下，你安全得很。」

「呂先生！你知道我為甚麼要送你三千塊大洋嗎？因為我的保鑣告訴我，倘若賈炳和真是請你來殺我，就是有三百個人輪流保護我，我也死定了。」

「方老板！他們把我說得太厲害了。」呂剛將那張錢票取出來放在茶几上。「這張錢票我不能收……如今誤會已經解釋清楚，我也該走了。」

「呂先生！你不肯饒我一命？」

「方老板！我敢拍胸脯說，賈炳和絕對無意置你於死地。」

「那麼，他為甚麼派人殺死了那個送錢票給你的聽差？」

這一問，倒把呂剛問住了。

方四海又說：「我為了怕機密外洩，送錢票的人並不知內情，結果他還是被殺了…」

「方老板！」呂剛緩慢地說：「你只要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其中有破綻，如果賈炳和存心殺你，他就不會派人槍殺那個送錢票的人，這樣作豈不是打草驚蛇？」

「那麼，是誰殺送錢票的人，為甚麼？」

「我也正在查，不過……」

呂剛似乎不想再說下去，終於還是說了出來：「……我發覺方老板有些地方說話不夠坦誠。」

「沒有的事，」方四海竭力否認：「在呂先生面前，我絕不敢說半個字的假話。」

「未必吧！」呂剛說得很慢，同時注意對方神色間的反應。「比如說你就不必怕我。」

方四海誠惶誠恐地說道：「呂先生！你的名氣太大了啊！連他們玩槍的朋友都怕，何況我？」

「如果你真怕我，為甚麼不殺了我？」

「殺了你！」方四海顯得很吃驚。

「現在，我好比待宰的羊，只要你一擺頭，一揮手，我就沒命了。」

「呂先生！我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怎麼敢殺人呢？你簡直要嚇死我了。」

「方老板！」呂剛扳下了面孔，以質問的口氣說：「你請來的保鑣已經動了槍，萬一我跟我的朋友也動槍反抗，那時怎麼辦，你能下令激你的保鑣不准開火？你縱使有這種心意，有時間讓你下命令嗎？」

方四海的臉色變了，就像一個剛剛塑好的彌陀佛泥像，原本滿臉笑容，却被一個頑童伸出佻皮的手指揑了一下，變成了哭不像哭，笑不像笑的古怪樣子。

少東突然出現，現在他似乎變得非常老練，先展露了笑容，然後很委婉地說：「呂先生！關於你的問題，我可以代替家父回答……呃……當一個人要保護自己的時候，任何傷害別人的事情都是做得出來的。不過，我們絕沒有傷害呂先生的打算。」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 / 倪匡·文 盧令·圖

魚人（下）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印度窮壤中出現海神，非人協會的會員之一范先生偕總管，乘魚人號前往探險，獲知村中一少女阿里正與海神熱戀，范先生由此推測，認定海神是人，那晚范先生與總管潛往阿里居住山洞擬與阿里詳談，詎阿里受驚逃入海中，不見踪跡，侍范先生和總管返回村中，驚悉魚人號遭鱆魚及鯨魚擊擊沉沒，范先生更確定那海神是人，驅魚襲船，報復驚擾阿里之仇，范先生遣散水手後，獨自駕一破舟，揚帆出海，他並不以孤獨犯險而驚駭，他肯定那被稱為海神的人，是一個心地極為良善的人——

＊＊＊＊＊＊＊＊＊＊＊＊＊＊＊＊＊＊＊＊＊＊＊＊＊＊＊＊

人魚渾一體　和戰兩極端

范先生之所以肯定海神是心地良善的人，不單是因為他在傳說中，在驚人的暴風雨中，救過漁船，而且為了昨晚發生的事。

不錯，昨晚魚人號曾受到攻擊，在阿里完全不明白他們來意的情形下，海王為了替心愛的人報仇，這種攻擊，是理所當然的。不過，在攻擊之中，一個人也沒有受傷，只不過是受到了戲弄，由此就可以證明，那個像魚一樣生活的海中之王，沒有傷害人的意圖。

范先生根據這一點，肯定如果他發現有人在海中遇險的話，他一定會來拯救。

總管當然也明白范先生的計劃，可是，大海是如此浩瀚，在大海中遇險，而又恰巧被海王發現的機會，實在是太微了，要是海王不發現，那麼，在海中遇險，就會變成真正的遇險！而在遼闊的印度洋中遇險，所乘搭的又只是一艘小木船，那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生還機會。

這種事，任何人不肯做，都理所當然，可是范先生他一決定之後，就再不猶豫，也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他是世上僅有的六個非人協會的會員之一。

在小船上，范先生儘量使自己舒服地躺着，大海很平靜，風一陣緊一陣慢，風緊的時候，破帆被風鼓着，發出拍拍的聲响來，而風慢的時候，破帆就垂了下來，像是上了年紀的女人的皮膚一樣。

一天過去了，風平浪靜，小船仍在海面中間，四面除了海水，什麼也沒有，范先生完全無法知道自己到了什麼地方，他也不想知道。

第二天又過去了，有一場小雨，但接着，天又放晴，萬頃碧海，萬里長空。

第三天，范先生將餘下來的食水和食物，分成了兩份，這一天，他花去了其中的一份。

第四天早上，眼看陰霾四合，風也緊得駭人，海面上揚起一道一道的白綫，每一道白綫，就是一個浪頭，小船在猛烈的顚簸之中，行進的速度驚人，范先生以為暴風雨快要來了。可是到了中午，天色又放晴，當天傍晚，范先生慢慢地，吞下了最後的一口水。

第五天，小船一樣在漂流，范先生只是靜靜地躺着，沒有了食水，也沒有食物，那對他來說，不算得什麼，他曾經有過在喜馬拉雅山

中，靜坐三十天的紀錄，在靜坐修禪期間，他幾乎也是不飲不食的。

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

到了第十天，范先生顯然變得極其虛弱了。在海上漂流，和在深山中靜坐，究竟是不同的，高山之中，空氣稀薄，氣候寒冷，人一靜坐下來，就彷彿進入冬眠狀態之中，可以將機能的消耗，減至最低限度，那情形就如同汽車滑下斜坡，可以根本不必消耗汽油。可是在海上漂流，那情形就恰如汽車在崎嶇山路上前進，精力的消耗，達到最大程度。

范先生舐着被太陽晒，海風吹得裂開來的嘴唇，慢慢地坐了起來。

他放眼看去，四周圍除了海水之外，什麼也沒有，他心中暗歎了一聲，那並不是表示他在後悔，他只是表示自己可能想錯了辦法。

這一天，大海靜得出奇，小船看來，像是完全靜止在海面不動，在這樣的情形下，陽光也格外猛烈。

一直到太陽西沉，海面閃起了一片金光，范先生的精神，陡地一振，他看到遠處，有一個黑點，在金光閃耀的海面，向前載沉載浮移近來。

范先生用盡目力向前看去，不消多久，那個黑點，就漸漸擴大，范先生也已經看清，那是一隻海龜。而當那隻海龜，來到了距離他只有十多碼的時候，范先生更看清楚，那是一隻他從來也未曾見過的大海龜。

那隻大海龜的殼，至少有十呎長，身子半浮着，昂起頭，望定了范先生。

范先生吸了一口氣，他知道，海龜體內，儲有可供人飲用的清水，海龜肉生吃，滋味雖然不怎麼樣，但是像這樣的大海龜，牠可供嚼食的部份，至少可也維持十天以上，問題是用什麼方法使牠游近，而後將牠殺死！

范先生目不轉睛地望着那隻大海龜，緩慢而小心地在皮帶上，拔出一柄小刀來。

這柄鋒利的小刀，他曾用來在雪地上殺死過三頭大黑熊，因為那些事蹟，他被西藏最饒勇善戰的康巴族人，視為英雄。

但是范先生却並沒有和海龜搏鬥的經驗，尤其是他必需跳進海裏去和海龜搏鬥。

他盯着那隻自從游近之後，始終浮在海面不再移動的大海龜，只希望牠能再移近些，那麼，他就可以一躍而下，舉刀直刺海龜的頸部了。

他手中的刀尖，已指正了海龜的頸部，剩餘的晚霞，在刀尖上映出鮮紅的反光。

大海龜果然漸漸游近，由於海龜實在太大，所以它游近來的勢子雖然慢，可是小船也上下搖幌起來，范先生又深深吸了一口氣，將這幾天他小心保存的精力，集中起來，大海龜來得更近了，離開他只有三四碼了。

就在范先生準備奮力一擊之際，大海龜的身子，陡地向下一沉，沉進了水中。由於大海龜的身子大，是以當牠沉進水中之際，海水向上湧起，小船立時被托高，范先生剛在一個站不穩間，大海龜出現了，這一次，大海龜浮出水面，龜背恰好在小船底下，范先生在那一剎間翻倒了。

范先生在海水中掙扎着，令得他不明白的是，本來平靜的海水，起了大量的漩渦，將他直向海水中扯，而等到他好不容易掙扎着冒出頭來時，他的小船已經不見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那隻大海龜還在，就浮在他的身邊，范先生只怔呆了極短的時間，立時伸手，攀住了大海龜粗糙的龜甲。

大海龜並沒有游開去，只是在海面上浮着不動，范先生用力一縱身，上了龜背，伏在龜背上，大海龜立時開始，向前游了過去。

在這時候，范先生心中的興奮，眞是難以形容，雖然還沒有任何事實，可資證明他的想法，但是他確切地知道：那隻海龜的出現，一定是有理由的，更可能的是，那個海中之王，像魚一樣的人，早已發現了他，只不過不動聲色，直到看出他可能支持不住了，才來救他的，而派來救他的，就是那隻大海龜。

范先生想到這裏，心中多少有點慚愧之感，因為他在一見到那隻大海龜之際，除了想吃牠的肉之外，根本沒有想到別的。

大海龜在海面上，游得很快，龜身起伏，開始的時候，他還是有點不習慣，但是不多久，當天色完全黑下來的時候，他已經習慣了。

那一晚的月色很好，海面上很明亮，約莫到了午夜時分，范先生看到了前面，有一件白色的東西在移動，而等到大海龜向那移動的白色物體，迅速接近之際，范先生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在月色下，在海面上移動的白色物體，是他的「魚人號」！

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魚人號，已在那天晚上受襲而沉沒了！

當然，「魚人號」是設備十分精良的一隻船，翻覆沉沒，會使它遭到損壞，而不是徹底的破壞，在經過修理之後，是仍然可以在海上行駛的。

可是問題就在於：誰修好了這隻船？

范先生可以相信「海神」，「海王」，「魚人」的說法，但是他却絕對無法相信，魚人有足夠的機械知識，可以修好魚人號！

伏在龜背上的范先生，目瞪口呆，但這時，魚人號向前駛來，大海龜向前游去，雙方迅速地接近，那的的確確是魚人號，而且，范先生還可以看出，魚人號曾經翻覆過，有許多在甲板上的裝備，全都不見了，而魚人號也的確是向前駛來。

等到雙方來得更接近時，范先生還看到，一個人從船艙之中，走了出來，在月色之下，可以清楚地看到，那是一個少女，長髮，瘦削，那是阿里！

范先生張開了口，叫不出聲來，他也看到，魚人號並不是依靠機械的動力在海面上行進的，在魚人號的後半截，船身和船尾之旁，密密麻麻，排列着至少有八十條虎頭鯨。

那些虎頭鯨，正以牠們接近方形，笨重的頭部，頂着船身，向前游着，使得龐大的「魚人號」在鼓浪前進。

那眞是稀世奇觀，而更令范先生看得眼珠幾乎要突出來的情形，還在那一羣虎頭鯨的後面，范看到了那個像魚人一般生活的人，范先生連眼也不敢眨，唯恐自己看到的事，一眨眼就會消失。

那個人，和那張素描上一樣，站在一條巨大的沙滑的一部份一樣，正在向前移近來。

范先生撐起身子，這時，大海龜已經停止不再前進，所以范先生也可以穩穩地站在龜背之上。

而也就在這時，范先生聽到那人，發出了兩下極其尖銳，短促，一閃即逝的聲音，所有在前進的虎頭鯨，也一起停了下來。

那人腳下的大沙滑，繼續向前游來，一直到了海龜的身邊才停，這時候，范先生和那人之間的距離，已經不超過三碼了。

范先生看了看那人的腳，的確，那人的腳是畸形的，像一隻鴨掌，那人的皮膚，在月光下看來，閃閃生光，就像是有片鱗一樣。

那人的目光很敏銳，胸膛看來特別大，手背也很長，不過，儘管他的樣子看來很奇特，就像在那間豪華別墅的大廳之中，人種學家所說的一樣，他是一個人，而且毫無疑問，是印

度南部沿海的人！

這時，范先生和那人互望着，在「魚人號」上的阿里，用尖銳而急促的聲調，叫了幾句，范先生聽不懂阿里在叫些什麼，他也無法開口，因為他根本不知道眼前這個人，是不是懂任何人類的語言。

阿里仍然在狂叫着，一面叫，一面沿着船舷，奔了過來，那人向阿里擺了擺手，阿里立時靜了下來。

范先生覺得無論如何，應該由自己這方面，先有點表示了，他先笑了起來，笑容是全世界通用的語言，只要對方是人。

他笑着，指了指自己，道：「范！」

那人側着頭，好像是猜度范先生發出的那個聲音，是什麼意思。

范先生又指了指大海龜，用他懂得的幾種印度南部的方言，輪流叫着大海龜，等到他用了第四種方言時，那人興奮地跟着叫了起來，發音正確！

那人會說話的，這已是毫無疑問的事了，范先生忙又指着自己，就用那種方言道：「我叫范，范先生。」

那人立即回答道：「我叫都連加農。」

范先生怔了一怔，他知道，在他這時使用的方言之中，都連加農，是大海之神的意思。他倒沒有想到，那個魚人的名字，就叫作都連加農。

范先生忙又道：「很高興見到你，我們是朋友，朋友！」他一面說，一面做着手勢。

可是都連加農却不以為然，向在船舷上的阿里，指了一指，道：「你們害她！」

范先生忙道：「這是一個誤會！」

都連加農顯然不怎麼明白「誤會」是什麼意思，他又側起了頭，范先生只好小心地向他解釋，花了足足有五分鐘之久，都連加農總算明白了，他咧開嘴，笑了起來，又轉向阿里打着手勢，阿里望着范先生，還是一臉驚懼的神色。

范先生道：「我可以上船麼？站在海龜的背上，我覺得不是很習慣！」

都連加農略想了一想，就揮着手，又發出幾下短促的聲音，在魚人號旁邊的老虎鯨，都游了開去，而海龜向魚人號游去，在船舷停止，范先生靠上了船。

上了船，范先生的心情興奮，使他完全忘記了連日來的飢渴，那個像魚一樣生活的人是友善的，這是毫無疑問的了。

他上了船之後，向都連加農招了招手，道：「請你也上來，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

都連加農並沒有多猶豫，他踏定的那條沙滑，向前游來，他也上了船，用他直形的大腳板，踏着甲板，向前走來，發出「拍拍」的聲響。

范先生望着他，看到他先來到阿里的身邊，挽着阿里，又一起走了過來，范先生一直使自己保持笑容，向船艙中走去，都連加農和阿里，跟在後面。

進了船艙，范先生更高興起來，船艙當然曾因為船的翻覆，而浸過海水，但這時水已乾了，范先生也無暇研究阿里和都連加農，是用什麼法子將海水弄走的，他先打開了一個櫃，櫃中大批罐頭食水和食物，仍然還在，范先生取了一罐水，打開，喝了半罐，將剩餘的半罐，遞給了都連加農。

都連加農接了過來，也喝了一口，立時面有喜色，阿里顯然很渴了，一接過來，就喝了個乾乾淨淨。

當阿里喝完了水之後，雖然仍一直望着范先生，但是神情已經和緩得多了。

范先生又笑着，再取起一罐食物，打了開來，那一罐白汁會鷄。他自己先吃了一匙，又遞給了都連加農，都連加農在接過匙羹之際，有點不知所措，他用手指弄出食物來，放進口中，食物才一進口，他立時現出難以忍受的樣子來，轉頭就將口中的食物，吐了出去。

可是他身邊的阿里，却顯然忍受不住食物香味的引誘，一伸手搶了過去，狼吞虎嚥，就吃了個精光。

范先生立時又開了一罐咖喱牛肉，這一次，阿里的吃相更難看了。

等到范先生也吃飽了，阿里對此，也完全沒有敵意了，范先生才示意都連加農坐下來，開了一瓶酒，讓都連加農渴了一口。

都連加農先是皺着眉，接着，大叫了起來，跟着，就大聲笑了起來。范先生知道，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什麼隔閡，他可以開始了解都連加農了。

他望着那個怪人，問：「都連加農，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在海洋中生活的？」

都連加農的眼神有點迷惑，可能不懂范先生的話。

范先生指着阿里，道：「阿里在地上生活，和人在一起，你在水中，和魚在一起，為什麼？」

都連加農笑着，道：「我喜歡和魚在一起，我喜歡海，不喜歡地上。」

范先生道：「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都連加農緊皺着眉，看來他是拚命在思索着，想回憶以前的事來。

但是以前的事情，對都連加農來說，實在是太遙遠，遠到了印象比夢境還要淡薄。

范先生等了片刻，才暗示道：「你有父親，母親？兄弟姊妹？」

都連加農陡地道：「父親，父親，他打開了門，我奔出來，奔向海，浪……很高，浪捲走了我，我不怕，我鑽進了浪中，我反而可以站在浪上……」

都連加農講到這裏，又停了下來。

范先生又等了片刻，才道：「都連加農，我知道了，那是十幾年前的事！」

都連加農顯然完全不明白范先生這句話，他仍然在思索着。

那次驚天動地的大海嘯，海水雖然捲進內陸好幾十哩，但是都連加農遭遇却十分奇怪。

陡地，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看來他有頭緒了，他想起十多年前的事情來了！

他當時只有五歲，奔到海邊，第一個浪頭正捲向岸邊，他從小就喜歡海，根本不覺得浪頭有什麼可怕，縱身就穿進了海浪中。

別看他在沙灘上那麼笨拙，一到了水中，他立時就靈活了起來，他在水中，隨着第一個浪頭後退間，第二個浪頭又湧了過來，那是一個吞沒一切的巨浪，巨浪推散了第一個浪頭，將他湧出了水面。

那就是辛加基當時看到的情形，他的兒子，都連加農，站在巨浪的頂上。

緊接着，又一個浪頭打來，都連加農被兩個巨浪相撞，引起的漩渦，一直捲了開去，捲進了海底，捲得遠離開了岸邊。

當時，他只是隨着海流，在海水中翻流，海水太急，好幾次令得他幾乎昏過去，要不是那個巖洞的話，都連加農也早就死了。

都連加農望着范先生，道：「那個洞，我在又有了知覺之後，就在那個洞中。」

范先生仍然極其迷惑，道：「巖洞？什麼巖洞，就算你在巖洞中，你怎麼呼吸？」

都連加農顯然又不明白什麼是「呼吸」，范先生吸氣又呼氣，都連加農也跟着呼吸，仍是不明白，范先生嘆了一聲，道：「你能帶我到那洞中去看看？」

都連加農道：「你能去？阿里也想去過，可是，她到不了。」

范先生道：「有我幫助，她也可以去！」

都連加農用極其疑惑的神色望着范先生，范先生當然也無法向他解釋壓縮氧氣是怎麼一回事，因爲要令都連加農明白什麼是壓縮氧氣，那至少得花上三個月的時間。

范先生只對都連加農笑了笑，轉身向艙中走去。「魚人號」雖然曾經翻側過，但是所受的損害並不大，船上的東西，也沒有損毁，阿里跟着范先生走了進去，看都連加農的神情，他像是走進船艙都不願意，因爲在陸地上行動，他那雙畸形的脚，不但使他的行動，變得蹣跚可笑，而且十分不方便。

但是他看到范先生和阿里走了進去，他還是跟了過來，范先生來到收藏壓縮氧氣的所在，先取一副，自己戴上，又示意阿里也戴上。

阿里的神情，雖然還充滿了疑惑，而且她和范先生之間，言語還不能相通，不過他很聰明，在范先生的指點下，很快也佩上了潛水的設備。

都連加農一直用極之懷疑的目光，望着背在范先生和阿里背後的潛水裝備，現出極有興趣的樣子。范先生的心中也極其高興，因爲他終於找到了都連加農，一個像魚一樣生活的人，一個被認爲根本不存在只應該在神話世界之中的人！

范先生伸手在都連加農的肩頭上拍了一下，道：「有了這些，我和阿里就可以像魚一樣，在水裏游水。」

都連加農以極其興奮的神情，望了阿里一眼，接着，又十分自傲地道：「沒有這些，我也可以像魚一樣，在水裏來往！」

范先生不建議都連加農也佩戴潛水設備，目的就是要看看他究竟是怎麼在水裏活動的！而且他更想去看看都連加農所說的那個奇異的山洞——就是那個山洞，才使他在暴風雨和海嘯發生的巨浪之中，活了下來，不然，他早已死了。

他們一起出了船艙，看到阿里和范先生佩了潛水設備之後那種行動不便的樣子，都連加農也覺得好笑。

到了船舷邊上，范先生向阿里做着手勢，示意她咬上氧氣罩，他正待向水裏跳下去，可是都連加農却拉了他一下，道：「你等等！」

都加連農只說了這一句，就一縱身子，向海中跳了下去，他才一跳下去，就有一條沙滑，向他游了過來，都連加農在那條沙滑的頭上，拍了兩下，口中發出一下接一下，聽來很尖銳短促的聲音，那條沙滑的頭向下一低，就潛進了水中。

范先生吸了一口氣，都連加農和海豚之間，完全有着語言交通，那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他望着在海水中的都連加農，只見他不斷在海水中翻身，身子不時竄起，可以連小腹都露在水面之外，他想跳下水去，可是都連加農不斷做手勢，阻止着他，大約等了五分鐘左右，那條剛才潛進水去的沙滑，陡地又冒了出來，而跟着冒出水來的，是兩隻直徑足有五尺的大海龜！

范先生明白都加連農是什麼阻止他，不讓他和阿里跳進水裏去了，他替他們召來了兩隻大海龜，好讓他們不要自己出力游泳！

都連加農做着手勢，海龜也游了過來，范先生和阿里向下跳去，水花才一濺起，海龜就馴服地向前游過來，范先生和阿里，一起拉住了海龜後脚，都連加農已經潛進了水中，海龜也向水中潛了下去。

這一帶的海水，簡直是澄澈的，在水裏望出去，可以看出老遠，阿里在才被海龜拉進水中的時候，好像有點慌張，掙扎了一下，但是她隨即明白，那套潛水設備，的確可以保證她在水裏面，和在陸地上一樣，所以她也立即鎮定了下來。

都連加農游在前面，兩隻海龜跟在後面，范先生估計，潛入海中，約有三十尺深，向前游着，他也注意到，都連加農游水的姿勢，簡直跟在身邊，是像跟着主人在散步的狗一樣的沙滑完全相同。

范先生特別注意都連加農的呼吸，氣泡不時自他的口中冒出來，但只是少量的，而不是大量的，但不論怎樣，這種情形都證明了一點，他可以利用一種特殊的技巧，來使人肺的組織，吸取海水中無窮盡的氣——像魚一樣！

海水平靜澄澈，每逢有大魚向前游來，總是游近都連加農，要他拍拍牠們的頭，或牠們的身子，才游開去，看來都連加農和一切海中生物，全都極其熟悉。

他們一直向前游出了至少有兩海浬。

兩海浬決不是一個短路程，可是看都連加農在水中那種輕鬆的情形，就像是一個健壯的人，在陸地上走兩里路一樣簡單。

他們游過的地方，一直可以看到海底平滑，潔白的細沙，再向前去，便是一簇一簇，長滿了各種各樣海草的礁巖叢。

等到他們在海草叢中，又前進了半浬左右，都連加農停了下來，向他招着手，范先生也已經看到，在都連加農停着的地方，像是有一個洞口，不過洞口生長着很多又濃又長，隨着海流在飄拂的海帶，所以一時之間，還看不十分清楚。

然而，那疑惑也只不過極短的時間，都連加農等他游近了些，身子向下一沉，就向那個洞口之中，直穿了進去，那時候一直帶着范先生和阿里在潛游的那兩隻大海龜，好像有點害怕，用力掙扎着，激起一陣陣的水花，甩脫了范先生和阿里，向海面之上，直浮了上去，轉眼之間就看不見了。

范先生定了定神，等到被海龜激起來的水花消失，他才和阿里作了一個手勢，兩個人一起向前游去，等他們到了近前，看到了那洞口本來很大，因爲海帶叢的遮掩，所以才看不怎麼清楚，范先生撥開海帶叢，向裏面游去，可是他還沒有游到洞口，就陡地覺得，有一股極大的力量，帶起一股暗湧，向外直湧了出來，令得他身不由主，被那股暗湧，推得翻了一個觔斗。

范先生還未明白發生了什麼事間，在洞口，突然出現了兩團暗綠色的光芒。

那兩團圓形的，暗綠色的光芒，直徑在一尺以上，看來充滿了神秘和恐怖感，范先生並不是經不起嚇的人，可是這時，他也幾乎要大叫起來，大量的汽泡，直噴出來，那表示他因爲心中的驚惶，而需要更多的，額外的氧氣。

那兩團暗綠色的光芒，一直停留在洞口，范先生和阿里互望着，都不知該怎麼才好。范先生勉力鎮定，又看到在那兩團暗綠色的光芒之下，是一個極大的，半透明的角質的喙！

而且，那兩團光芒，還在眨動着，那分明是一隻什麼怪物的眼睛，而這怪物，是守在洞口的！

就在范先生想進一步看清那隻怪物的樣子之際，洞口突然又起了一陣水花，接着，那兩團光芒，又消失了，而都連加農游了出來，帶着他們，一起向洞中游去，進了洞後，范先生不禁遍體生涼。

剛才在洞口的那一對怪物的暗綠色的眼，已經令得范先生心悸，這時一游了進去，在水中看向前面，在黝黑的海水之中，竟有着千百對，或者說千萬對這樣的眼睛，有的大，有的

小，小的像是螢火，幾千點聚在一起，大的自然比較疏落，不斷在眨動着。

明知道有都連加農帶着，不是會有危險的，可是范先生還是覺得自己不由自主在發着抖，他實在難以想像，有着那種眼睛的怪物是什麼。

向內游了沒多久，穿過了千萬對那樣的怪眼之後，范先生只覺得身上忽然一輕，他已經冒出水面了！

那實在是不可能的事，他明明是通過了一個岩洞之中，但是如何忽然又會冒出水面來的呢？可是在感覺上，他的確已冒出海面，范先生拉除下了面罩，眼前一片漆黑，可是當他除下了氧氣面罩之後，他的的確確，呼吸到了氧氣，而且還是很新鮮的空氣！

范先生在腹際取下了一根火棒，剝除了外殼，「嗤」的一聲響，火棒已經冒出了火光來，接着，火棒就燃着了，眼前陡地一亮，范先生已看清了眼前的情形，一時之間，他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且就在這一剎那間，都連加農就在他的身邊，一面叫着，一面撲了過來，奪下范先生手中的火棒，拋進了水裏。

可是水中的火棒，在水裏一樣燃燒着的，亮光一樣照耀着。

不過就算是亮光照耀着，范先生也無法再看清楚眼前情形了。他只聽到一陣又一陣極其怪異的聲音，而岩洞內的情形，也激烈地翻滾了起來，就像是置身在一架急速旋轉的洗衣機一樣，濺起的海水，有好幾十尺高。

范先生陡地喝了兩口海水，當他能夠勉力再戴上面罩之前，身上突然一緊，像是被十幾道又粗又緊的繩子，緊緊的綑住了一樣，他想再掙扎，可是却完全無從掙扎起，那種緊緊的綑紮，令得他的呼吸困難，而且，令得他在旋轉着的身子，被激烈地拋來拋去，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他就昏了過去。

范先生不知道自己昏過去去了多久，他總算自己漸漸又有了知覺。

可是他有了知覺之後，他所感到的，是致命酸痛，他眞懷疑自己全身的骨骼，是不是完全碎了，他睜開眼來，眼前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

范先生第一個反應是：要弄清自己在什麼地方，而要弄清自己在什麼地方，當然得要看得見四周圍的情形才行，所以他又向腰際的火棒摸去。

可是，當他的手指，碰到了火棒之際，他陡地想起來了，在他昏過去之前，是好好游進一個巖洞來的，突然之間產出了那樣的變故，就是因爲他燃着了一支火棒！

所以，他停了一停，而就在那時，他聽到了都連加農的聲音，都連加農的聲音，就在他不遠處傳來，在不斷地叫着：阿里，阿里！

再接着，就聽到了阿里的呻吟聲。

范先生鎭定了一下心神，他聽到都連加農仍然在不斷叫着，而阿里在發出了呻吟聲之後，也開始講話，只不過語音很低，聽不到他們在講些什麼。

過了約莫有五六分鐘，范先生已經知道自己是躺在一塊比較平滑的巖石之上，剛才突如其來所發生的事，和火棒在閃亮的一刹間，所看到一切，在他來說，就等於是做了一場噩夢一樣。

他掙扎着撐起了身子，坐了起來。他不能肯定都連加農是否有在暗中視物的本事，還是感覺特別靈敏，終于，他才坐了起來，還未曾出聲，就聽得都連加農問道：「范先生，你覺得怎麼樣！」

范先生只覺得自己全身，有說不出來的酸痛，而且，他還覺得身上的衣服，也被撕破不少，但是他也可以肯定並沒有受傷，所以他道：「沒有什麼，阿里怎麼樣？」

都連加農舒了一口氣，道：「她也沒有什麼，眞算是幸運的了。」

范先生心中覺得很難過，因爲這一切，全是他冒失點着了火棒而引起的，他吞下了一口口水，道：「我很抱歉，剛才闖了禍。」

都連加農道：「是我不好，我沒有先告訴你，你們兩個都沒有事，我要去看看牠們！」

范先生一時之間，還弄不明白都加連農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因爲在他語氣中聽來，彷彿另外有人出了意外，也要他去照應一樣，但是實上，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沒有其他的人。

但是，范先生立即明白了！

他明白都連加農所指的「他」是什麼了！接着，他聽到都連加農跳下水的聲音，然後，一切都靜了下來，只有阿里，不時發出一下呻吟聲，四周圍一片漆黑，范先生從來沒有如此一籌莫展過。

幸而都連加農去了沒有多久就回來了，范先生一聽到有人游出水面的聲音，就道：「希望你那些朋友，沒有受到太大的驚嚇！」

都連加農的神情怎樣，范先生並看不到，可是從他隔了好久才出聲的情形來推測，他的心中，一定不會十分愉快，他道：「還好！」他講了兩個字之後，頓了一頓，又道：「你那個會發光的東西呢？還有沒有？」

范先生吸了一口氣，道：「有。」

都連加農道：「我想看看阿里的情形。」

范先生吞下了一口口水，取出一支火棒來，當火棒「嗤」地一聲響，冒出火光來之際，他又看清了整個巖洞中的情形。

這一次和上一次不同的是，巖洞還是那個巖洞，可是，已經看不到都連加農的那些「朋友」了。都連加農的那些「朋友」，其實也並不是什麼怪物，只不過是大大小小，數以千計的鱆魚。范先生在水中游進來的時候，在水裏看到的那一對一對，暗綠色的眼睛，也全是這些鱆魚的眼睛，而當范先生第一次燃着火棒之際，突然向他襲擊的，自然也是那些鱆魚。

一想到這一點，范先生的心中，不禁仍有不寒而慄之感。那麼多的鱆魚，最大的究竟有多大，范先生並不能確切地說得上來，可是他可以肯定的是，在那火光的一閃的一瞬間，他看到有一條大鱆魚，一半身子懶洋洋地躺在一塊大巖石上，兩隻眼睛的直徑，至少在兩尺以上，觸鬚上的吸盤，每一個的直徑，也超過六吋。

那麼多鱆魚，在驟然吃驚下的襲擊，如果不是都連加農及時喝止的話，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而都連加農居然能在這樣情形之下，在至多三秒鐘的時間之內，就制止了這場騷動，那也是難以設想的一件事，由此可知，他和那羣鱆魚的關係，是如何之密切！

范先生將火棒插在他躺着的巖石的縫中，他看到都連加農，扶着阿里坐起來，神態顯得很小心，阿里的臉色，極度蒼白，不過也看得出並沒有受什麼傷。

風暴好像已經過去，范先生可以定下神來，仔細打量這個巖洞了。

那是一個極大的巖洞，從水面到洞頂，至少有五十呎高，洞中的空氣，帶着海水的腥味，但是毫無疑問，那就是地球表面上的空氣。

范先生立即明白了，這個巖洞，可以說是自然界最偉大的奇蹟之一！

這個巖洞，一定是在地殼變遷時所形成的，當年如何會在海底，形成這樣巨大的一個巖洞，那實在是無法想像的事情了。但是有一點

，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這個天翻地覆的變化之中，巖洞的四周圍，從陸地變成了海洋，由於變化來得太急驟的緣故，洞中的空氣，沒有「逃出去」的機會，而留了下來。

正因爲這個洞中有空氣，所以都連加農才能生存下來，都連加農被鱆魚帶到這裏之後，簡直可以說是在鱆魚的撫育下長大成人的！

生物學家曾經證明過，鱆魚的智力相當高，可是高到了可以養育異類的程度，也叫人始料不及，范先生知道，世上曾發現過被狼撫育長大的人，可是，一個被鱆魚撫育長大的人，畢竟和一個被狼撫育長大的人，是大大不同！

范先生想到這裏，都連加農已經轉過身來，范先生立時道：「我表示抱歉！」

都連加農道：「還好，牠們不過受了驚，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外。」

范先生停了片刻，又道：「你能和牠們完全……用語言表達意思？」

范先生一面說着，一面作着手勢，都連加農總算明白了他的意思，奇訝地道：「爲什麼不能？牠們和我們，有什麼分別？」

范先生低頭看了看自己，說道：「太不同，例如說，他們有八隻又長又軟的脚！」

都連加農笑了起來，道：「一樣的，完全一樣的！」

他在那樣講了之後，又停了片刻，才又道：「在大海中，所有的生物，全是一樣的。」

范先生不想和他爭辯這個問題，事實上，這是一個想爭也無從爭起的事，他看到阿里已經站了起來，他也站了起來，道：「我們是不是應該離開這裏了？」

都連加農現出奇怪的神色來，道：「離開，到那裏去，這裏就是我的家，現在阿里也來了！」

他的意思很明顯，阿里也來了，他更加不願意走了！

范先生望着他，道：「不，這裏只不過是深在海底的一個巖洞，而你是一個人，人應該住在陸地上，過人的生活！」

都連加農的神情，看來極其疑惑，范先生則用很堅定的語氣道：「你應該跟我走，我帶你同人的世界去！」

都連加農仍然沒有回答，范先生吸了一口氣，望向阿里，他看到阿里也用懇切的眼光望着都連加農。

當范先生看到阿里望着都連加農那種眼光的時候，他就覺得，自己的希望不會落空了，因爲即使都連加農不願意離開這裏，阿里一定是願意的。誰都看得出，他們是在戀愛之中，都連加農當然也會上陸地去！

事情的發展，和范先生預料的相同，在阿里的那種眼光下，都連加農的頭，慢慢低了下去，而當他再抬起頭來的時候，誰都可以看得出，他已經有了決定。

一枝火棒已經快燒完了，范先生又燃起了第二枝火棒，都連加農伸手，在阿里的臉頰上輕輕撫摸了一下，站了起來，望着范先生，道：「我要和牠們道別。」

范先生忙道：「我的意思，並不是要你永遠離開海洋！」

都連加農揚了揚眉，道：「當然，但我們總要離開一個時期，是不是？」

看出了都連加農那種黯然神傷的神情，范先生深深吸了一口氣，他還沒有說什麼，都連加農又已經縱身跳進了水中。

他入水的時候，簡直就像是一條魚那樣滑進去的，接着就消失了。

火棒發出的火光，閃動着，令得許多凸出的巖石，在黝黑而平靜的海面之上，結出奇怪的投影。范先生和阿里兩人，互望了一眼，都保持着沉默。

不一會，平靜的水面上，起了一陣波紋，波紋越來越擴大，看得出在水下面，一定是有不少東西在蠕動着，接着，兩條極長的鱆魚觸鬚，突然劃破了水面，伸了出來，都連加農雙手抱住了其中的一條觸鬚，鱆魚觸鬚揚了起來，將他安然舉起，放在一塊巖石上。

都連加農在離開水面之後，口中不斷發出一種尖銳，短促，幾乎不令人覺得的古怪聲音，巖洞水面上的暗湧，越來越甚，首先，是那兩條大觸鬚的主人，一條極大的鱆魚，從水中冒出了頭來，接着，整個巖洞之中的水，就像是在剎那之間，一起沸騰了一樣，冒出了無數的水泡和水花，不知有多少條大大小小的鱆魚，一起從水中，冒出了半個身子來。

冒出水面的鱆魚，暗綠色的眼眨動着，有着角質喙的口張動着，發出和都連加農所發出的同樣怪異的聲響，都連加農自巖石上跳下來，就在水中，抱着這條鱆魚的頭，又拍着那條鱆魚的嘴，輕輕扯開一條將他身上繞住的鱆魚觸鬚，又將一條小鱆魚觸鬚上的吸盤，貼在自己的臉頰上。

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特異的一個惜別會，范先生在剎那間，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當范先生，阿里和都連加農，離開了那個海底巖洞，又由海龜帶着，在海中游近「魚人號」，冒出水面之際，早就已經天黑了。

上了船，范先生和阿里吃着罐頭食品，都連加農只是隨手抓了兩條魚，生吞了下去。這一晚，范先生雖然已經相當疲倦，但是却仍然興奮得睡不着，他已經擬定了一個計劃，要將之逐步付諸實行。

首先，他修理好了「魚人號」上的無綫電通訊設備，打了一封長電報給總管，電報的內容是說，因爲極其重要而特殊的原因，他無法參加非人協會的年會，但是，在下一年度的年會中，他一定會提出一個新會員的候選人，而且預料一定會獲得全體會員的通過。

第二天，范先生也只睡了幾小時，然後，他花了兩天時間，修好了「魚人號」的機器，當「魚人號」破浪前進之際，都連加農站在甲板上，現出極其訝異和好奇的神色來，而且，對這條能在海上行走的船，發生了極大的興趣，不斷提出問題。

這一次航行的時間並不長，不過兩天，他們就在一座荒島上登陸。在這兩天的航行之中，最大的特色，是「魚人號」的四周圍，有着各種各樣的「護航隊」，有時是上千的大虎鯊，有時是上千隻大海龜，還有各種各樣叫不出名堂來的大魚。

到了荒島上，范先生，阿里和都連加農，合力就地取材，建了兩間小茅屋。都連加農在陸地上，動作顯得十分笨拙，不過他的工作十分努力，到了第十天，范先生又和總管通了一次電報，總管帶了大批供應品，在五天之後趕了來，也逗留了將近一個月。

然後，范先生就開始了計劃的第二步，都連加農接受現代化的教育。

這是一個相當難實行的計劃，都連加農離開人的社會太久了，對於人的社會上的一切，幾乎一無所知，幸而他在受鱆魚撫養之前，對人的語言，還有一定的印象，范先生以無比的毅力，使都連加農接受教育，先從語言開始，半年之後，都連加農和阿里，已經能用英語和范先生交談了，然後，范先生再向他們，灌輸現代知識。

一年很快就過去，那一天晚上，是他們上這個荒島之後的一週年紀念日，在朝陽初升之際，就看到遠遠有一條快船，駛了過來。范先生他們知道，那個總管來了，他們早已約好的

，范先生準備帶着都連加農，去出席這一年的非人協會的年會了。

快船漸漸駛近，范先生站在岸邊，都連加農早就游了出去，阿里站在一隻大海龜的背上，在近岸處載沉載浮，這一年來，阿里已經由一個羞怯，恐懼，幾乎什麼也不懂的野人，變成了一個開朗，快樂的少女，她的大眼睛，看來也格外地明亮，她站在大海龜的背上，向游近快船的都連加農招着手，發出嘹亮動聽的笑聲。

范先生看着都連加農上了船，也看到總管在和他握手，范先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這一年多來，從開始尋找都連加農開始，一直到現在，可以和他一起離開這荒島爲止，這一段經歷，他自信另外五位非人協會的會員，必然會替他高興，認爲是非人協會的會史上，極其精采的一頁。

快船漸漸駛近，在接近那隻大海龜之際，都連加農伸手將阿里也拉上了船，可是到了快船靠岸的時候，范先生却怔呆了片刻。

因爲他看到，站在船頭的總管，臉色顯得很陰沉。

這是不應該有的事，可是當總管上了岸之後，范先生已經肯定，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發生了！

總管踏着沙灘，走向范先生，在他踏到沙下藏有蛤蚌的所在，一股一股細小的海水，自沙下射了出來，他來到了范先生的身前，第一句話是：「范先生，今年的年會，取消了！」

范先生「哦」地一聲，那對他來說，是極度的意外，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非人協會還沒有取消年會的紀錄，除非有一半以上的會員，因故不能參加，然而，那種情形，又是絕不可能發生的，因爲非人協會的每一個會員，都是極度了不起的人物，就算一個兩個有要務纏身，也不致於半數以上，全抽不出空來。

范先生立時道：「爲什麼？」

總管的聲音很低沉，說道：「戰爭，擴大了。」

范先生挺了挺身子，是的，戰爭，他想。他對於戰爭的消息，並不是全不知道，但是也不是知道得太多，他有一具收音機，可是他替都連加農和阿里所編排的教育課程，十分緊湊，並沒有多餘的時間，使他未知道戰爭詳細的發展情形。

他吸了一口氣，道：「德國已經在歐洲取得了很大的優勢，是不是？我們的會址不見得會有影響吧，瑞士是永久中立國！」

總管點着頭，道：「是，不過，所有的會員，都有要務，他們要盡自己所能，反抗法西斯。」

范先生皺了皺眉，總管又道：「我在出發前，接到了他們的通訊，他們既然全不能參加年會，年會當然取消了，這是我的決定。」

范先生對總管的決定，並沒有什麼異議，總管又道：「還有一件事，英國海軍部大臣，有緊急公文給你，公文是送到會所來的。」

范先生對這一點，也不覺得意外，非人協會的六個會員，只怕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這一天，會逗留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裏，在瑞士的非人協會會所，是他們的永久通訊地址。

總管一面說，一面取出了一個密封的牛皮紙袋來，交給了范先生。

范先生接過了紙袋，向站在一旁的阿里和都連加農望了一眼，道：「請一起進來，慢慢地談。」

總管一面跟在范先生後面，一面用一種很不滿意的語氣道：「范先生，我不知道你和英國的海軍部有聯絡，我一直以爲非人協會的會員，行動全是獨立的，不受任何限制的！」

范先生轉過頭來，笑了一下，道：「我曾經在英國海軍服役，這就是我爲什麼來到印度的原因，事實上，我和英國的海軍部沒有聯繫，我也不知道這封公文的內容，講些什麼！」

他們已經進了小茅屋，經過一年的整頓，小茅屋已經變得相當舒服，范先生坐了下來，拆開了封袋，取出了公文，細細看着。

足足有十分鐘之久，小茅屋中，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然後，才聽得范先生咳嗽了一聲，說道：「英國遠東艦隊司令官，向海軍部推薦我，要我設法籌劃，領導同盟國的海軍部隊，在遠東對抗日本海軍。」

總管的反應很沉着，道：「你答應麼？」

范先生將公文順手遞給了總管，道：「我當然答應！」

總管沒有什麼表示，只是向都連加農和阿里望了一眼，范先生已經立即有了決定，道：「總管，請你帶阿里到加爾各答去，我留着都連加農帮手。」

總管點着頭，都連加農和阿里，立時擁抱在一起。

范先生在小茅屋中來回踱着步，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他們放棄了「魚人號」，當天就上了總管駛來的那條快船。第二天中午，當他們還在海中航行，離目的地還有一天的航程之際，就在收音機中，聽到了日本海空軍，偷襲珍珠港的消息。

戰爭迅速擴大，毫無疑問，那是又一次世界大戰。

英國遠東艦隊的主力艦上，每一個官兵的神情，都是緊張而又嚴肅，又帶着幾分焦急，日本海軍看來着着進迫，消息傳出來，日本的主力艦，根據情報顯示，性能最佳的是「大和艦」，那簡直不是同盟國的海軍所能抵禦的一個大怪物！

范先生在這艘英國的主力艦上，和英國遠東艦隊的司令官，傑勿生海軍中將會面，他是帶着都連加農一起去的，都連加農在過去的一年之中，雖然已經學會了很多東西，可是有兩樣，他和常人還是有區別的，第一，他不習慣穿衣服，只穿着一條短袴，寧願讓他黝黑，光滑的皮膚，裸露在外。

第二，由於他畸形的大脚，他根本沒有法子穿鞋子。

艦上的官兵，早已經列隊在甲板上相迎，儀仗肅穆，禮炮高鳴，司令官先陪着范先生在甲板上檢閱官兵，可是這樣隆重的場合之中，都連加農一直跟在范先生的身邊，步履不穩，大脚板踏下去，發出「拍拍」的聲響，實在是太不調和了，幾乎使得這檢閱的官兵，列不成隊形，傑勿生中將也連連皺眉。

不過中將還是忍了下來，中將知道范先生的爲人，他知道，范先生既然帶這個怪模怪樣，行動笨拙的人一起來，那自然是有一定的理由的。

好不容易儀式完畢，進了司令官的辦公室，另外兩個高級參謀早已在恭候，中將攤開了遠東地區敵我雙方的海軍形勢地圖，向范先生解釋着目前的形勢，范先生用心聽着，都連加農顯得坐立不安。

等到中將說完，兩位高級參謀又補充了一下，范先生道：「中將，我所能做的，只是盡量使這位都連加農先生，發揮他個人作用！」

中將和兩個高級參謀，向坐在一旁的都連加農望了一眼，從他們的神情看來，顯然絕不明白范先生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過了片刻，一個參謀才道：「范先生，你的意思是，組織一個少數人的突擊隊？」

范先生道：「一個人的突擊隊！」他指着

都連加農，道：「就是他一個人！」

中將的神情變得很難看，范先生已站了起來，指着地圖上的一個紅圈，道：「這裏，根據情報，有一艘日本潛艇潛伏着，是不是？」

中將點着頭，臉色仍然很難看。

范先生却繼續問下去，不理會中將的口唇掀動，想發出問題，又道：「情報的來源是不是可靠？」

一個參謀道：「可靠，我們曾經截獲過這艘潛艇和日本海軍大本營之間的密碼通訊。」

范先生又道：「既然已經肯定了，而仍然由得這艘潛艇存在，是爲了什麼？」

中將嘆了一聲，道：「我們只發現了這裏的一艘，根據普通的常識，絕不會只有單獨一艘潛艇在這裏活動，這可能是一個陷阱，引誘我們去消滅這艘潛艇，而其它隱伏着的，還不爲我們所知的潛艇，就可以襲擊我們的艦隊，使我們蒙受極大的損失。」

范先生一面點着頭，一面向都連加農道：「你聽明白了沒有？」

都連加農道：「明白。」

范先生問道：「什麼叫潛艇？」

都連加農道：「一種能潛進水中去的船，可以在水底下，攻擊水面上的船！」

范先生和都連加農，一本正經地在作這樣的問答，在一旁的一個海軍中將，和兩個海軍上校高級參謀，臉上表情的那份難看，眞是難以形容。

傑勿生中將壓低了聲音，說道：「范先生，你——」

范先生已揮着手，道：「現在我不能向你解釋，要等事情有了結果，你才會相信我的話，現在我只要求一艘小快艇，任務是查明這艘潛伏的潛艇，是不是還有同伙，並且盡可能毀滅它們！」

三位高級海軍人員，一起尖聲叫了起來，道：「憑什麼？」

范先生鎮定地拍着都連加農的肩頭，道：「憑他！」

中將嘆了一口氣，兩位高級參謀扭着手指，辦公室中的沉默，很令人難堪，都連加農忽然道：「范先生，他們爲什麼不相信我？」

范先生道：「不能怪他們，事實上，如果我處在他們的地位，也一樣不會相信！」

中將的神情，是顯明極度無可奈何的，他嘆了一口氣，說道：「好吧，給這位年輕人一艘快艇！」

范先生向都連加農作了一個手勢，都連加農跟着一位高級參謀，走了出去。

辦公室的門關上，范先生的神情變得極其嚴肅，道：「中將，即將發生的事，我要求你保持極度的秘密，而且不要向我詢問——問了我也不會回答你！」

中將苦笑，道：「怪誰呢？誰叫我自己向海軍部推薦你？」

范先生笑了起來，中將的疑惑，他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誰又能想得到，有一個人，能夠在海中生活，而且，可以指揮海中的生物？

范先生伸了一個懶腰，從辦公室的窗口望出去，他已經可以看到，都連加農已經獨自一個人，駕着一艘快艇，以極高的速度，向外駛了出去，很快地就駛出了海軍基地所在港口。

范先生也不知道都連加農準備用什麼法子來對付潛艇，可是他却可以肯定，都連加農一定會有辦法的。

他又伸了一個懶腰，才道：「我要休息一會！」

中將道：「已經替你準備了船艙，你有什麼要求，我立即可以照辦！」

范先生笑着，離開了辦公室，他在休息之際，並不知道中將立時在辦公室中，召開一個緊急軍事會議。

在這個緊急軍事會議中所討論的，是這個被范先生叫着都連加農的怪人，究竟是去幹什麼？

可是會議却並沒有結果，雷達控制官說，雷達只推測到，快艇向已知潛艇的潛伏區駛去，已經逸出了雷達偵測的範圍，而中將又不能命令跟踪，因爲在看來遼闊，平靜的海面之上，實在是處處充滿了危機，他絕不能輕舉妄動，他只好以極遺憾的口吻道：「這位年輕人要無辜犧牲了！」

第二天，范先生整天都在甜睡，中將也不去打擾他，預計要犧牲的年輕人也沒有回來。

第三天，中將正在辦公室，突然一個軍官奔了進來，有點氣喘，道：「報告司令官，那青年人回來了！」

中將呆了一呆，看那軍官的神情，十分古怪，瞪了那軍官一眼，軍官忙又道：「他是游水回來的！」

中將想申斥軍官幾句，可是甲板上傳來的歡呼聲，令得中將向窗外望去，這時，他看到停泊在海面上所有的艦隻，甲板上全是歡呼着的海軍官兵。

而在海面上，四條快艇，正在護送着一個迅速游過來的人，就是那個怪青年。

中將怔怔呆望着窗外之際，范先生已經出現在辦公室的門口，說道：「我想他已經成功了！」

中將陡地坐了下來，一時之間，他實在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事實上，他眞有點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個怪青年，在水中向前游來，簡直不像是一個人，十足是一條魚！

濕淋淋的都連加農，在幾個軍官的擁簇下，來到了司令官的辦公室門口，范先生向中將望了一眼，然後問道：「怎麼樣？」

都連加農的神情很憂鬱，道：「不好，情形很不好。」

范先生和中將呆了一呆，都連加農沒頭沒腦講了這樣一句話，他們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是，都連加農臉上那種不快的神情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他非但不快樂，簡直是充滿了憂鬱！

中將和范先生互望了一眼，中將忙道：「有沒有發現日本潛艇？」

都連加農却不出聲，他只是抱怨似地，望了范先生一眼，就自顧自地走了開去。

那些將他擁簇而來的軍官，看到了這種情形，也不禁呆了半晌，都連加農的任務是什麼，雖然沒有正式傳達，但是暗底裏，人人都在談論這件事，所以，當都連加農出現的時候，所有的海軍官兵，都當成是頭等的大事，一起用歡呼來迎接他。

但是，情形究竟是怎樣了呢？

情形究竟怎樣，一直未能從都連加農口中問出來。都連加農在走開去之後，范先生就跟着他，一起來到了船艙之中。

在船艙內，不論范先生說什麼，都連加農一直沒有開口，而且一直維持着他那副憂鬱的神情。

一直到當天晚上，事情究竟是怎樣的，才算是弄清楚了，那是情報人員截聽到了日本海軍基地，致海軍大將的最緊急報告，報告有三艘隱秘的日本潛艇，突然聯絡中斷，情況不明，報告還肯定地指出，敵方決未派遣海軍艦隻，對付這三艘潛艇。

當中將和范先生一起研究這個情報之際，中將問道：「這代表什麼？」

范先生道：「毫無疑問都連加農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他成功了！」

中將吸了一口氣，道：「可是他爲什麼說情形不好？是不是還有更多的潛艇？」

范先生也覺得都連加農的態度，十分難以解釋，他們作了種種假設，都覺得難以成立。

接下來的幾天中，都連加農仍然一句話也沒有說過，可是那三艘日本潛艇，已被消滅，那是沒有疑問的了，情報人員又截到了密電，是日本大本營詢問盟軍方面是不是發明了對付潛艇的最新武器！

都連加農不說話，范先生也不勉強他，只是一直陪着他，一直到了第五天早上，都連加農和范先生，一起在甲板上，望着初昇的朝陽，都連加農才突然說道：「范先生，讓我回去吧！」

范先生在等他開口，已足足等了五天，這時候，他聽得都連加農一開口，就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也並不覺得奇怪，因爲他早就看出，都連加農在這幾天之中，神思恍惚，他顯然是在攷慮一個嚴重的問題，而這時候，他講了這樣的一句話，那就證明，這是他經過幾天攷慮下來的結果。

范先生望着他，道：「如果你一定要回去，我也不勉強，不過，爲什麼？」

都連加農的大脚板，在甲板上敲着，發出「拍拍」的聲響，他道：「情形很不好！」

還是那句令人難以明白的話，如果那是都連加農最後的回答，這個謎團，可能永遠也解不開了。

范先生想了一想，道：「我有點不明白，你所指的情形不好，是什麼意思。」

都連加農嘆了一聲，扳着手指，像是在數着數目，過了足足有兩分鐘之久，他才道：「范先生，上次我在海底，一共有三艘潛艇。」

范先生說道：「我們已經知道了，日本海軍方面，一直不知道這三艘隱藏得如此秘密的潛艇，是如何被消滅的，你做了一件很成功的事！」

都連加農搖着頭，講的還是那句話，道：「情形很不好，那三艘潛艇中，一共有七十八個人！」

范先生陡地一怔，他有點明白了！

他望着都連加農，一時之間，講不出話來。尤其是都連加農在這五天來，幾乎沒有改變過的憂鬱的神情，使得他心中，感到了一陣內疚！他之所以知道，有都連加農這樣的一個人存在，而立下決心要去找這樣的一個人，是因爲都連加農在暴風雨的海面之上，救了一艘漁船。都連加農可能不止一次，在極度危險的情形之下救過遇險的人，他一直在海裏救人的，而這一次，却負擔起殺人的任務！

三艘潛艇被毀，上面的七十八個日本海軍，自然全都死了。這就是都連加農口中的「情形不好了」！

一時之間，范先生實在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開口才好！戰爭本來就是殺人，這一點，都連加農或者會明白，但如何叫他明白，消滅敵軍，是正義的殺人呢？

都連加農是一個心地十分良善的人，他對於人間的一切，所知的還太少，雖然他曾在范先生那裏，接受了一年的教育，但是如果說，在這一年之中，他就能明白戰爭的意義，那是不可能的事！

都連加農望着范先生，過了好一會，范先生才道：「是的，殺了人，情形很不好！」

都連加農如釋重負地點着頭。

范先生想了一想，他說得很謹慎，道：「殺害生命這件事，在世界上，每分每秒都在進行，你生活在海洋裏，難道海洋沒有殺害生命的事件麼？」

都連加農的回答極其簡單，他只說了一個字，道：「有！」

范先生鬆了一口氣道：「這就是了——」

他本來還有一大篇話，要告訴都連加農，告訴他戰爭之不可避免，和誰先發動戰爭這些道理的，可是他才講了四個字，都連加農就打斷了他的話頭。

都連加農道：「范先生，你教過我，人類是地球上最聰明，最具靈性的動物，如果是這樣，那就絕不應該自相殘害，要是也自相殘害，那麼和海洋中的魚類，又有什麼不同？」

都連加農接着道：「在海中，大魚吞吃小魚，是爲了大魚不吃小魚，就會餓死，可是人殺人，却是爲了什麼？人是不吃人的，爲什麼要殺人？」

「人是不吃人的，爲什麼要殺人」，這聽來是一個十分幼稚的問題，可是，這也是一個沒有人能夠回答出來的問題！

范先生只好苦笑了起來。

都連加農有點不好意思地，但他顯然不懂得什麼叫虛偽和顧忌，所以他還是講了出來，話說得十分直率，他道：「范先生，我想你說得不對，人及不上魚，沒有魚那樣有靈性！」

范先生連聲苦笑，他像是自言自語：「對，人不如魚，人是最愚蠢的，不但蠢，而且最卑鄙，世界上沒一種動物，像人那麼卑鄙！」

都連加農可能不是十分明白，「卑鄙」一詞的含義，但是范先生已同意了他的見解，這一點，他却是可以看得出來的。所以，他顯得很高興，道：「范先生，你也不要和人在一起了，跟我一起走吧！」

范先生將手按在他的肩上，呆了半晌。

都連加農很興奮，道：「我喜歡和你在一起，你，阿里，和我，我們可以在一起，在海中生活，一定比現在來得好，是不是？」

范先生不禁有點啼笑皆非，他費了那麼多的時間，準備將都連加農，拉回到人的社會中來，可是如今，看來他反倒要被都連加農，拉回海洋去了！

范先生使勁地搖了搖頭，又呆了片刻，才用十分誠懇的語氣道：「都連加農，你知道的還太少，讓我來詳細告訴你，爲什麼我們要去殺人。首先，戰爭是由被你所殺的那些人發動的——」

從這一點開始，范先生足足花了十天的時間，向都連加農講解侵略戰爭和反侵略戰爭之間的分別，這對於都連加農來說，無疑是一件難了解的事情，但是他還是極用心地聽着。

一直到了都連加農可以弄清楚其中的道理了，他才嘆了一口氣，道：「范先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殺了七十八個人，至少有七百八十個人是被我救回來的？」

范先生總算吁了口氣道：「或者更多！」

都連加農側着頭，道：「可是，日本人，德國人，他們爲什麼要發動戰爭呢？」

范先生道：「這太難解釋了，有一些人，是好戰的，或者說，好戰是人的天性，而在這些人的身上，特別明顯地表露出來——」

都連加農又問道：「就算這個人喜歡戰爭，爲什麼又會有那麼多人跟着他們去打仗？」

范先生眞正回答不出了，一場戰爭結束，往往歸罪於幾個或幾十個「戰爭販子」，但是，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士兵去替這些戰犯打仗，幾個戰犯，又如何打得起來？范先生嘆了一口氣，道：「這就對了，魚比人要聰明得多，知道生命的價值，我們爲什麼不遠離人類，去參加魚的生活？」

在十天之前，都連加農提出這個提議來之際，范先生還根本不作攷慮，以爲他自己可以說服都連加農，可是這時，他却覺得問題相當嚴重了。

都連加農的結論，是無法辯駁，事實上，那根本是他自己的結論，而不是都連加農的結論。

根據他自己的結論，他就應該跟着都連加農走，到海洋去，和魚生活在一起！

范先生又呆了半晌，都連加農道：「我知道，你不肯和我一起去的，因爲你和人在一起太久了！」

范先生攤了攤手，他無法不承認，都連加農的話是對的，而且，他也看得出，都連加農的心意，十分堅決，更令得他爲難的是，他想不出用什麼好的理由來，阻止都連加農回去。他只好道：「我已經和你講得很明白了，這裏十分需要你，而憑你的本事，可以救很多人，如果你一定不願意，我也沒有辦法！」

都連加農帶着無可奈何的笑容，道：「如果只是救很多人，我一定會留下來，可是事實上，我卻先要殺很多人，這情形實在不好。」

范先生在剎那間，只覺得十分疲倦，他用手在臉上重重地撫摸着，神情黯然，道：「那麼，只好再見了，我安排你先去見阿里！」

都連加農很高興，道：「謝謝你，范先生，請你原諒我，我一直是喜歡大海的！」

范先生手按在都連加農的肩上，好一會，他才道：「當然，我不會勉強你的！」

他轉身走了開去，當他回頭看都連加農的時候，只見他望着大海，也不知道是海水的反映，還是他臉上自然發出來的，使人感到他的臉上，充滿了異樣的光采。

范先生回到了艙中，中將來到了他的身邊，道：「剛才接到情報說，日本潛艇的增援部隊來了，你那位年輕朋友——」

中將的話沒有講完，范先生就搖頭道：「別再提了，他對於戰爭，對於人類的看法，比你我全都透徹得多！」

中將有點疑惑，范先生將都連加農的話，轉述了一遍，中將呆了半晌，才道：「那麼，你呢？不見得你也受了他這套反戰理論的影響，不肯留下來幫我忙了吧？」

范先生道：「當然不會，不過我本來不是海軍的人，留下來，不見得會有多大作用！」

中將現出極其遺憾的神色來，和范先生握着手。

范先生和都連加農，甚至沒有等到午餐，就離開了這個海軍基地。

離開了海軍基地之後，范先生陪着都連加農，找到了阿里，阿里也正爲文明社會的生活而苦惱，看到了都連加農，極其高興，雖然阿里並不像是都連加農一樣，適合在海中生活，可是她寧願在荒島上過日子，也不願意住在繁華的都市之中。

范先生買了一艘很精良的小船，送給了都連加農。

一個星期之後，在都連加農已經學會了駕駛那隻船之後，傍晚時分，在碼頭上，范先生和都連加農，阿里揮手道別，范先生一直站到天黑，事實上，那艘船早已連影子也看不見。

在都連加農走了之後，范先生第二天，也就離開了印度，在世界各地遊歷，一直到了第二年，非人協會的年會又到期召開之前，他才來到了瑞士。

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各地的戰爭，都十分吃緊，連永久中立的瑞士，也受到了影響，不過，非人協會的那座古堡，卻還是十分幽靜，就像是世外桃源樣。

范先生來到的時候，已經有三個會員已到達，到了正式會期的前一晚，另外兩個會員也趕到，在會期的前一晚上，照例，他們享受着由總管安排的，極其豐富的晚餐，但也照例不談會務。

第二天早上，六個會員，全以十分嚴肅的神態，走進了會議室。

這間會議室，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會議室了，四壁上的裝飾品，全是世上最罕見的東西，也無法一一列舉，當他們全坐下來之後，范先生首先發言，道：「我已找到了一個新的會員！」

范先生的話，使得與會的其他五個會員，都感到一陣驚詫，尤其是范先生在講了那句話之後。所以其中的一個會員——一個又高又瘦，坐在那裏，看起來比普通人站着還要高，約莫四十來歲的中年人，忍不住問道：「范，你找到的那位新會員，是一個隱形的人？」

那會員這樣問，是有道理的，因爲照非人協會的會章，新會員必需全體會員同意，介紹入會者，必需將新會員帶來，讓所有的會員看過。而這時候，范先生卻只是一個人，並沒有任何人和他在一起。

但是范先生卻全然不理會那個會員的話，只是道：「這個新會員，是印度南端，一個小漁村出世的，他的名字叫都連加農——」

接着，范先生便詳詳細細地講都連加農的身世，講他如何發現都連加農，以及與他成爲朋友的經過。

當他敘述的時候，完全沒有人打岔，范先生這一番敘述，足足花了兩小時才講完。

當他講完之後，會議室中，是一片靜寂，完全沒有人發表意見。

過了好一會，范先生才道：「你們同意不同意他加入非人協會？」

范先生的話，仍然沒有人回答，又過了好一會，還是那個瘦個子道：「他人呢？你爲什麼不帶他來和我們見見面——當然，我絕對相信你的話。」

范先生又將都連加農要回到海洋去的經過，講了一遍，道：「我覺得我沒有理由阻止他，事實上，和魚生活在一起，是比和人生活在一起好得多。」

幾個會員一起嘆了一聲，一個身形臃腫的會員道：「范，你的話，總算解了我個謎！」

所有人都向這個會員望過去，這個會員道：「去年，我曾經有機會接觸過日本的一個高級情報官，那高級情報官堅持說，盟軍方面已經發明了一種極其厲害的武器，因爲他說，有三艘最先進的潛艇，在印度洋之中，突然失去了聯絡，就此失蹤，官兵一共是七十八人，沒有一個生還，也沒有發現任何受攻擊綫索！」

范先生嘆了一口氣，道：「這就是都連加農唯一的一次任務的結果了！」

另一個會員道：「他是用什麼方法對付了那三艘裝備精良的潛艇的？」

范先生搖頭道：「我也不知道，我猜想是許多條大鯨魚，將潛艇送進了深不可測的海底溝壑之中，但那只不過是我的猜想而已。」

瘦長的會員想了片刻，道：「我們沒有看到這個人，但是他是足够資格，成爲非人協會的會員的，不過，他自己是不是同意呢？」

范先生忙道：「當然會同意，等到戰爭結束之後，我們可以一起到海上去找他！」

臃腫的會員說：「好的，我們接納都連加農爲新會員，不過，這無論如何是破例的！」

他的話才講完，另一個不會出聲的會員道：「我也要求大會破例接納一個我推薦的新會員！」

瘦長的會員道：「他也是一個不願和人生活在一起的人？」

那會員道：「不，他已經不能和人生活在一起了，他是個死人！死了超過三千年了！」

各人都靜默下來，他們都知道，一定又有一個極離奇的故事可聽了。 （續完）

新派武俠長篇／古龍·文 盧令·圖

失魂引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兩藍袍詭異怪人，隱身樹叢，向白袍書生，翠衣少女及管寧暗算，白袍書生把襲來暗器震飛，與翠衣少女先後追敵而去，管寧也回至來時山道，在一處溪澗邊，遇上武當四護法及羅浮門下于謹，費慎等人，而他詢問四明山莊之事，管寧乃將四明山莊發生的慘事，詳細對他們說出，並說自己不辭勞累，將所有屍體埋葬之事及各死者遺物時，武當護法藍雁道長及于，費二人對其他人之遺物並沒追問，只關心一串制錢，雙方均要管寧交出，藍雁爲圖獨吞，渴令于，費等在他由一數至五便須退後，否則——

青錢成禍水 江湖飄血腥

藍雁道人「哼」聲一頓，便自冷然數道：

「一——二——」目光轉注到自己劍尖之上，再也不看別人一眼。

那知他「二」字尚未數完，于謹突地大喝一聲，手腕一引，劍尖上挑，刷地，又電也似地斜劃下來，帶起一溜青藍的劍光，斜斜劃向他持劍的手腕，劍勢如虹，其快無比。

就在這同一剎那裏，費慎腰身一弓，一起，筆直地撲向管寧，他身後的五條彩衣大漢，同時拔劍，同時縱身，同時出劍，五道青藍的劍光，如天際流星分別刺向另三個藍衫道人。

這七個來自羅浮的劍手，不但身手快得驚人，而且時間配合的更是佳妙，顯見得「羅浮彩衣」能够名揚天下，並非倖致。

那知他們身手雖快，這武當掌門座下的四大護法，身手卻還比他們更快一步。

就在于謹劍尖尚未落到一半，費慎身形方自縱起，另五道青藍的劍尖正自交剪而來的時候。

藍雁道人口中突地清嘯一聲，錯步，甩肩，擰腰，揚劍——

另外三個藍衫道人亦自齊地錯步，甩肩，擰腰，揚劍——

四道劍光，同時揚起，同時劃起，有如一道光牆，突地湧起。

管寧霎目之間，只覺漫天劍光暴長，劍氣森寒，接着便是一串「嗆啷」擊劍之聲，倏然而鳴，卻又立刻戛然而止。

而武當道人的四柄長劍，已自在這霎目之間，將「羅浮衫衣」的七口利劍封了回去。

管寧爲之連退兩步，定睛望去，只見武當道人的四條人影，背向自己，一排擋在自己身前，肩不動，腰不曲，只有細碎地移動着脚，右腕不停地上下揮動，而一道道森冷的劍光，便隨着他們手腕的縱橫起落交相衝擊，有如一片光網。

望着這縱橫閃閣的森森劍氣，管寧只覺目眩神迷，目光再也捨不得往別處望一下。

這一日之間，他雖已知自己的武功，渺不足道，亦知道江湖之中儘多高手，但他此刻是第一次見到劍法的奧妙。

須知他本是天性極爲好武之人，否則以他的身世環境，便也不會跑去學劍，此刻陡然見着如此奧妙的劍法，心中的驚喜，便生像是稚

齡幼童，驟然得到渴望已久的心愛食物一樣。

武當四雁並肩而立，劍勢配合的佳妙，實已到了滴水難入之境。

于謹，費慎只覺擋在自己身前的四道劍光，有如一道無縫可入的光牆，無論自己劍式指向何處，卻總是不得其門而入。

劍光交擊，劍勢如虹，龍吟之聲，不斷於耳，刹那之間，各各已自拆了十招。

藍雁道人突地又自清嘯一聲，劍尖一引，左足前踏，「雲龍乍現」，刷地一劍——

另三個藍衫道人竟同時翻腕，青藍的劍光，亦同時穿出，這十年以來，從未一人落單，聯手對敵，已配合得妙到毫巔的武當四雁，竟藉着這一招之勢，變守為攻，以攻為守，攻守互濟，源源如泉，抽撤連環，連環不絕，正是武當劍派名震天下的「九宮連環」！

于謹、費慎，以及羅浮門下的五個八代弟子，陡然之間，竟被攻得連退三步，心頭都不禁為之大駭，再也想不到自己所仗以縱橫武林的「羅浮玄奇七一式」七十一路辛辣而狠準的劍光，在這「武當四劍」面前施展起來，竟是如此不濟。

他們卻不知道若單祇以一敵一，那麼縱然那五個八代弟子不是「武當四雁」的敵手，但在羅浮劍派中地位，武功僅次於「彩衣雙劍」的于謹、費慎卻並不見得在這「武當四雁」之下。

但此刻彼此俱是聯手對敵，情況便不大相同，原來武當劍派中，除了掌門眞人外，其餘「雙蝶」，「三鶴」，「四雁」，俱有各別不同的驚人武藝，而這「武當四雁」，便是以聯劍攻敵，名重江湖。

瞬息之間，十餘招便已拆過，于謹、費慎突地同時暴喝一聲：「黃蜂撤！」

暴喝聲中，齊地後退兩步，突地身形一旋，而且竟然旋向後面，背向武當四雁而立，反腕擊出三劍。

這三劍身形，招式，無一不犯武家大忌，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從未有過將整個背脊都賣給敵手，也從未有自背後發出劍式的。

「武當四雁」心頭一喜，還以為這兩人輸得急了，急得瘋了。那知這三劍刺來，卻是劍劍辛辣，劍劍怪異，自己眼前看着他背後的露出空門，卻不得不先避過這三劍，以求自保。

穩操勝算的「武當四雁」此刻竟被這盡犯武家大忌，全然不依常軌的三劍，擊得手忙脚亂，蹬，蹬，蹬，齊地後退三步，還未喘過氣來，那知于謹、費慎竟又齊地暴喝一聲：「黃蜂撤！」

手腕一甩，掌中長劍，竟然脫手飛出，有如雷轟電擊一般，挾着無比强銳的風聲，擊向「武當四雁」，自己的身形，卻藉着手腕這一甩之勢，颼地一個箭步向前方遠遠竄了出去。

青竹蛇口，黃蜂尾針，本來同是世上極毒之物，但青蛇噬人，其毒不盡，黃蜂針人，其針卻斷，針斷身亡，毒只一次，是以這黃蜂尾針，實在比青竹蛇口還要毒上三分。

名揚天下的羅浮劍派，鎮山劍法「玄奇七一式」，雖然招招辛辣，招招狠毒，但其中最最辛辣，最最狠毒的一招，卻就是于謹、費慎方才施出的一招「黃蜂撤」！只是此招雖然狠辣，卻也正如黃蜂之針，只能螫人一次。

此招一出，其劍便失，雖非劍去身亡，但這一招如若不能制人死命，自己卻已凶多吉少，是以此招使過，便立刻得準備逃走，而縱是武功絕高的頂尖高手，在這一招之下，卻也不得不先求自保，若想在這一招之下還能反擊傷人，那卻是再也辦不到的。

于謹、費慎，交手之下，知道自己，萬萬不是「武當四雁」的敵手，如若久戰下去，自己定必要受到這「武當四雁」的折辱。

而「羅浮彩衣」的聲名，近年來正如日之方中，是萬萬不能受到折辱的，是以他們情急之下，便施展這招救命絕招「黃蜂撤」來！

「武當四雁」本已大驚，忽地見到劍光竟自脫手飛來，更是大驚失色，此刻兩下身形距離本近，劍光來勢卻急如奔雷閃電。

四雁中的藍雁，白雁，首當其衝，大驚之下，揮劍擰身，卻已眼看來不及了。

那知——

路旁林蔭之中，突地響起一聲清澈的佛號，一陣尖銳强勁無比的風聲也隨之穿林而出。

接着便是「鐺，鐺」兩聲巨響，這兩口脫手飛來的精鋼長劍，竟被挾在風聲之中，同時穿林而出的兩片黑影，擊在地上。

於是，又是一聲清澈的佛號響起。

一條淡灰的人影，隨着這有如深山鐘鳴的「阿彌陀佛」四字，有如驚鴻般自林蔭中掠出，漫無聲息地落到地上。

這一切事的發生，在筆下寫來，雖有先後之分，然而在當時看來，卻幾乎是在同一瞬息中發生，也在同一瞬息中結束。

「武當四雁」微一定神，定睛望去，只見林蔭匝地的山路之上，兩條彩衣人影，一幌而隱，接着五條人影，亦自一閃而沒，這「羅浮彩衣」門下的七個弟子，竟在霎目之間，便都消失在濃林深山裏，而此刻站在「武當四雁」身前的，卻是一個身長如竹，瘦骨嶙峋，穿着一身深灰袈裟的老年僧人。

而站在四雁身後的管寧，卻幾乎連這一切事發生的經過都未看清。

他只聽得一連串發生的一聲暴喝，數聲驚呼，一聲佛號，兩聲巨響，眼前人影亂而復靜，「武當四雁」手持長劍，劍尖垂地，楞楞地站在地上，一個長眉深目，鷹鼻高顴的古稀僧人，微微含笑地站在「武當四雁」身前。

而地上，卻橫着兩柄精光奪目的長劍，和一大一小兩串紫檀佛珠。

「武當四雁」目光轉處，瞬息間，面上神采便已恢復平靜，四雙眼睛，齊地凝注在那古稀僧人身上，又忽然極為迫速地彼此交換了一個詢問眼色，藍雁道人便單掌一打問訊，朗聲道：「大師佛珠度厄，貧道等得免於難，大恩不敢言謝，只有來生結草以報了。」說着，四雁便一齊躬身彎腰，行下禮去。

那長眉僧人微微一笑，俯身拾起地上的兩串佛珠，一面口宣佛號，說道：「佛道同源，你我都是世外之人，若以世俗之禮相對，豈非太已着相，何況老衲能以稍盡棉薄，本是份內之事！」

這枯瘦的古稀僧人說起話來，有如深山流泉，古刹鳴鐘，入耳鏗然，顯見得內家功力，雖未登峯造極，卻也已入室登堂了。

藍雁道人微笑一下，仍自躬身說道：「大師妙理禪機，貧道敢不從命。」語聲微頓，接着又說道：「貧道愚昧，斗胆請問一句，大師具此降魔無邊法力，是否就是嵩山少室峯少林寺，羅漢堂的首座上人，上木下珠，木珠大師嗎？」

長眉僧人含笑說道：「人道武當弟子，俱是天縱奇才，此刻一見，果自名下無虛，一見之下，便能認出老衲是誰，難怪武當一派，能在武林中日益昌大了。」

管寧呆呆地望着這木珠大師，心中驚駭不已，他如非眼見，幾乎無法相信，這枯瘦如柴的古稀僧人，竟能以一串佛珠之力擊飛兩柄力挾千鈞而來的精光長劍，豈非駭人聽聞之事。

他卻不知道這木珠大師不但是少林寺中的有幾位長老之一，在武林之中，亦是名重一時的前輩高手。

難怪江湖人道：武當七禽，紫蝶如鷹，少林三珠，木珠如鋼，最後一句，便是說的是這木珠大師。

原來當今江湖之中，表面雖是平靜無波，其實暗中卻是高手如雲，爭鬥甚劇。

而江湖高手之中，最最為人稱道的十數人，卻又被江湖中人稱為：

「終南烏衫，黃山翠袖，四明紅袍，羅浮彩衣，太行紫靴，峨嵋豹囊，點蒼青衿，崑崙黃冠，武當藍襟，少林袈裟，君山雙殘，天地一白。」這長達四十八字的似歌非歌，似謠非謠的歌詞，正是代表了十五個當今江湖中最負盛名的高手。而這十五高手，雖是齊名而列，其實身份卻又相差甚為懸殊。

木珠大師，掌少林羅漢堂，正是武林中無論道德武功，俱都隱隱領袖羣俠的「少林袈裟」的最小師弟，他名雖未列十五高手之中，實卻有以過之，只是管寧又何嘗聽過這些武林名人的掌故，是以此刻心中才會有驚異的感覺。

卻見這藍雁道人微微一笑，道：「大師名傾武林，垂四十年，江湖中人就算未曾見過大師之面的，見了大師掌中這兩串佛珠，卻也該聞風而辟易了。」

他深知道「木珠」大師近年雖已極少在江湖走動，但早年卻是武林之中人人見而生畏的「魔僧」，若非他幼年受戒，極得少林派上一代的掌門大師的寵愛，而且湊巧化去掌門師尊的一刼，只怕早就被少林逐出門牆之外了。

是以藍雁道人此刻說起話來，便十分拘謹客氣，唯恐這出名難惹的「魔僧」，會對自己不利。

那知「木珠」上人竟自突地一笑道：「佛珠雖具降魔之力，卻總不如青錢如意，老衲此次重入江湖，道友可知道是為的什麼嗎？」

武當四雁心中俱都為之一驚，管寧變眉一皺，暗暗忖道：「原來這僧人此來，為的亦是我囊中這串青錢。」

卻聽藍雁道人强笑一聲，道：「大師閒雲野鶴，世外高人，到這四明山來，想必不是為着人間俗事吧！」

他口中雖然仍極平淡地說着話，作一副不知道木珠上人言中含意的樣子，其實心中此刻卻已不禁為之忐忑不已。

「木珠」上人又自一笑道：「道友此言，卻是大大的錯了，想那天下名山勝水極多，老衲若是為了遊山玩水，又何苦跋涉長途，由少林跑到這裏來。」

藍雁道人面色倏然一變，但卻仍然故作不懂之態，含笑問道：「那麼大師此來卻又是為着什麼呢？」

「木珠」上人突地笑容一歛，目光之中，寒光大露，冷冷說道：「道友是聰明人，又何庸老衲多說，想那『如意青錢』這種奇珍異寶，又豈是普通人能以妄求的，道友就算此刻得到手中，卻也未見得能保有多久，依老衲之見還是放在老衲這裏較為妥當些，何況——」冷笑一聲，接口道：「那些『羅浮彩衣』的門人弟子們，此次雖已遁去，但他們對兩位道友，必定暗生妒恨之心，又怎會讓道友安安穩穩地將這『如意青錢』保留，道友若得到此物，只怕非但不足以福，反足以禍呢！」

管寧冷眼旁觀，此刻不禁又為之暗嘆一聲，暗中思忖道：「我只當這『木珠』是有道高僧，那知此刻說起話來，卻又全然沒有一些出家人的樣子。」目光轉處，只見「武當四雁」面目之上俱都鐵青一片，各自沉吟半晌，藍雁道人便又强笑一聲，說：「大師無論輩份名望，都比貧道們高出許多，是以大師若眞是為着此物而來，貧道們莫說已受大師方才援手之恩，便無方才之事，卻也不敢斗胆，來和大師爭奪此物——」

他語聲一頓，回轉頭去，向自己的三個師弟朗聲說道：「大師既已如此吩咐，我等多留無益，還是走吧！」管寧心中不覺大奇，他再也想不到方才氣勢洶洶的「武當四雁」此刻卻如此容易地便要偃旗息鼓，鳴金而退了，目光轉處，只見「木珠」上人面上，仍然冷冷地沒有什麼表情，生像是「武當四雁」的這種做法，本是理所當然之事，絲毫用不着驚訝或者得意。

須知以他的身份地位，早已料到「武當四雁」不會與之相抗，而管寧卻並不知道這些，他方才見了「武當四雁」武功，那般精妙，此刻又是以四對一，無論如何，也不該畏懼於枯瘦老朽的古稀和尚。

卻見「武當四雁」各自半旋身軀，齊地向這「木珠」上人躬身行了一禮，木珠上人微微一笑，目光卻已凝注到管寧身上，生像是全然沒有將這已自成名江湖的「武當四雁」放在眼裏！

「武當四雁」目光一旋，並肩向前走了一步，管寧暗嘆一聲，忖道：「人類之事，眞是令人難以預測，唉，這『武當四雁』——」

那知——

他心念尙未轉完，「武當四雁」突地齊一擰身，手腕揮處，長劍斜斜由前胸向身後劃了個半弧，口中微「哼」一聲，劍身「嗡嗡」作響，四口長劍，竟自有如交剪天虹，刴向「木珠」身上。

這一突來的變故，使得管寧不禁為之失聲驚呼一聲，目光動處，卻見這「木珠」上人身形竟仍動也不動，只見到「武當四雁」這四道拚盡全力，已然滿聚眞氣的劍，已自堪堪刴在他的身上，他那兩道灰白的長眉，方自輕輕一皺，左袖微揮，枯瘦的身形，輕靈而曼妙地轉動一下，右掌的一串紫檀佛珠，便有如神龍般夭矯而起，手腕又自微微一抖，「武當四雁」只覺眼前的紫影，光漩流轉，似乎是擋向自己的長劍，又似乎是劃向自己的胸膛，這短短的一串唸珠，此刻竟彷彿是丈八長鞭，使得「武當四雁」都以為它是劃向自己身上。

「武當四雁」大驚之下，沉腕，退步，撤劍，劍光一沉，又復跳起，藍，白雙雁，身軀平旋，「驚龍擺尾」，「抽撤連環」，刷刷，又是兩劍，「武當四雁」之中，本以藍，白雙雁武功較高，此刻全力兩劍，劍勢如虹，劍法果自不凡。

那知「木珠」大師灰白的僧袍，輕輕飄處，瘦削的身形，斜斜一轉，便輕易地將這四道來勢驚人的劍光又躲了開去。

管寧武功雖不高，但終究是曾經練過武功的人，此刻一眼之下，便知道這瘦弱的古稀僧人，身上果自有非凡的功力，心中不禁暗自感慨的長嘆一聲，暗中思忖着道：「師傅常對我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武功一道，更是如此。」這句我本不深信，那知的確如此，先前我見了這四個道人的劍法，以為他們已是武林中的一流身手，那知他們此刻遇着這看來老弱無比的枯瘦僧人，劍法竟一點也施展不開了。」

他感嘆聲中，那「木珠」大師袍袖輕揮，又已從容化開數招，突地大喝一聲：「孽障還不走，就來不及了。」

手掌一揮，掌中紫檀唸珠，又自矯如游龍般飛揚而起。

管寧只覺眼前灰影一閃，這「木珠」大師的身形，竟有如一道輕烟般將「武當四雁」圍了起來。「武當四雁」何嘗不知道就憑自己四人的武功，要想勝得這「少林三珠」中最最難惹的「木珠」大師，實無把握，但「武當四雁

「亦是以眞才實學成名於江湖之中的人物，他們自恃武功，認爲自己縱然難勝，卻也未必就會落敗。

何況他們方才本是在「木珠」猝不及防的情況下，猛下煞手，是以心中更加了幾分把握，那知此刻交手之下，情勢竟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這少林羅漢堂首座大師武功之高，竟不是這武當掌門的第二代弟子中最出類拔萃的「雙蝶，三鶴，四雁」中的「武當四雁」中的四劍聯手所能抵擋得住的。

此刻「木珠」大師身形一經施展，端的是翩若驚鴻，矯如游龍，刹那之間，「武當四雁」只覺四側都是他寬大袈裟的影子，自己掌中的四柄長劍，竟被他短短的一串唸珠圈住了。

「藍雁道人」心中更驚，長嘯一聲，四人方向一轉，背向而立，劍光霍霍，不求攻敵，但求自保，腳下卻漸漸向山外移動，只望自己能衝出這「木珠大師」的身法之外。

武當劍法，久已享譽天下，「九宮連環劍」劍劍連環，攻敵固是犀利，自保更是穩當，四人這一聯劍，劍光更是密不透風，看來縱是飛蠅，也難在這劍光中找出一點空隙鑽入。

那知「木珠」大師突地又是一聲清叱，手中紫檀佛珠，隨着腳下微一錯步之勢，斜斜揮出，只聽「噹」地一聲清吟，白雁道人手中長劍猛然一震，雖未脫手飛去，但劍法卻已露出一片空隙。

他心頭一凜，已知不妙，方待旋腰錯步，那知他方自動念之間，肘間便已微微一麻，又是「噹」的一聲，長劍竟已落在地上。

這「木珠」大師竟以「沙門十八打」的絕頂「打穴」之法，打中他肘間的「曲池」大穴，站在白雁身側的藍雁，孤雁，齊地暴喝一聲，劍光回旋，交剪而來，剁向一招得手的「木珠」大師。

只是這兩劍雖快，卻連「木珠」寬大袈裟的袍角都沒有碰到一點，他僅僅微一錯步，身形便已倏然溜開三尺。

管寧不禁暗中喝了聲采，方才這「武當四雁」與那「羅浮彩衣」門下弟子動手之際，他已看得目眩神迷，此刻眼睛更加看的直了，他與這對手的雙方都絲毫沒有淵源，是以他們誰勝誰敗，也都不放在他心上，這「木珠」大師一招擊落「白雁」道人手中的長劍，他只覺這少林僧人武功之高，高得驚人，卻沒有爲武當道人們憐惜之意，是以他局外觀劍，更得以全神凝注。

那知——山路側樹梢上突地傳來一陣狂笑之聲，一個清朗的口音狂笑着道：「可嘆呀可嘆！可笑呀可笑！」

語聲清朗，字字如鐘，入耳鏘然。「木珠」大師面容一變，厲叱一聲！

「是誰！」寬大的袍袖一揚，頎長的身形有如灰鶴般冲天而起。

「武當四雁」竟自一齊停步沉劍，捲天的劍氣，倏然爲之一消，管寧微驚之下，抬眼望去，只見就在這「木珠」大師身形冲天而起的這一刹那裏，山路旁，樹梢下，亦自掠下一條人影。

兩條人影交錯而過，「木珠」大師清叱一聲，猛一旋腰，曼妙的身形竟自凌空一個轉折，掌中佛珠，藉勢向樹梢人影連肩連背，斜斜擊下。

這一招的使用，的確妙到毫巔，不但管寧大爲驚讚，「武當四雁」亦不禁暗中喝采。

那知樹梢掠下的人影，身上竟似長了翅膀似的，突地一弓一曲，竟又上拔五尺，方才飄然落下，施展的身法，竟彷彿是武林中罕聞的輕功絕技「上天梯」，「梯雲跳」一類功夫。

「武當四雁」齊聲驚呼一聲，目光同時瞟向落下的這條人影，又不禁齊地脫口驚呼道：

「君山雙殘！」

「木珠」大師一招落空，心中自不禁爲之一驚，數十年來，這少林僧人不知與人交手凡幾，此刻一瞥之下，便知道此人武功高不可測，甚至還在自己之上，便也立刻飄落地面，耳畔聽得「武當四雁」的這一聲驚呼，面容又自倏然一變。

管寧目光注處，只見由樹梢掠下的這條人影，褸衣蓬髮，手支鐵拐，竟然是自己方才所見那奇詭的跛足丐者。

山風凜凜，天光陰森，只見這跛足丐者面寒如水，雙目火赤，面上神情，極爲嚇人，但口中卻竟仍狂笑着道：「可嘆呀可嘆，可笑呀可笑。」

這陰寒的面孔，襯着這狂笑之聲，管寧看在眼裏，聽在耳裏，不覺機伶伶打了個冷戰，只覺這本已陰沉沉的天色，彷彿變得更加陰沉了。

淨鶉衣、亂髮、滿面悲愴憤急之色，但卻仰首狂笑不絕的跛足丐者倏一現身，不但管寧驚愕不已，「武當四雁」惶然失色，便是那在武當四雁的四道有如驚虹掣電的劍光中，猶能鎮靜如常的少林羅漢堂首座大師「木珠上人」冷削森嚴的面目之上，也不禁爲之變動了一下顏色。

藍雁道人目光一轉，和他的師弟們，暗中交換了個眼色，四人心中不約而同地噢一句：

「君山雙殘！」

木珠大師袍袖微拂，掌中佛珠，輕輕一揚，落到腕上。

管寧輕咳一聲，目光緩緩從這狂笑着的跛足丐者面上移開，緩緩在「武當四雁」和這木珠上人的面上移動一遍，見着他們面上的驚駭之色，便也知道這跛足丐者，必定是他們心中畏懼之人，不禁又懷疑地一瞟這跛足丐者，心中難以明瞭這鶉衣亂髮的跛丐，究竟有什麼地方竟自使得這些名重天下的「武當」「少林」兩派的高手，生出這種驚惶之態來。

卻見木珠大師眼簾一垂，口中朗唸一聲佛號，朗聲說道：「老衲還當是誰？原來是掌天下污衣弟子的公孫左足老施主到了，失敬的很，失敬的很。」

他一字一字的一連說了兩句「失敬的很」，語聲清朗高昂，尾聲卻拖的很長，在這震耳的狂笑聲中，更顯得聲如金石，字字鏗然。

管寧心中一凜：「難道此人便是丐帮帮主。」他雖不識武林中事，卻也知道百十年來，「君山丐帮」在江湖中的聲名顯赫，可說是婦孺皆知，又何獨武林中人。

目光轉處，卻見這「君山雙殘，丐帮帮主，公孫左足」笑聲猶自未絕，滿頭的亂髮，隨着起伏的胸膛，不住飛舞，但腳下的單足鐵拐，卻是穩如磐石，心中不禁又一動。

「君山雙殘……公孫左足……」他把心中斷續的概念極快地整理一遍，便接着尋思道：「難道我親手埋葬的另一跛丐是『君山雙殘』中的另一殘？難道他便叫做公孫右足？難道我竟親身埋葬了一位丐帮帮主。」

他本是心思極爲靈敏之人，否則又怎能在冠蓋如雲的京華大都享有「才子」之譽。此刻心念轉處，不禁又是感嘆，又是驚異，因爲他此刻已自更清楚地瞭解到自己半日前所埋葬的死者，身份都絕非尋常，那麼，能使這些身份地位都極不尋常的武林高人都一齊死去的人，其身份豈非更加不可思議了嗎？

木珠大師雙掌合十，默然良久，卻見這公孫左足，狂笑之聲，雖已漸弱，但仍未絕，口中亦猶自不住地喃喃地說道：「可嘆呀可嘆，可笑呀可笑。」竟生像是沒有聽到自己的話一樣。

面對着名傾天下的「丐帮帮主」，他雖然暗存三分敬畏之心，但「少室三珠」在武林中又何嘗不是顯赫無比的角色。

此刻「木珠」大師目光抬處，面色不禁又爲之一變，沉聲道：「十年不見，公孫施主風采如昔，故人無恙，眞是可喜可賀，卻不知公孫施主可嘆的是什麼？可笑的是什麼？倒教老衲有些奇怪了。」

語聲方住，笑聲亦突地戛然而止。

於是，天地間便只剩下滿林風聲，簌簌不絕。

只見這公孫左足緩緩回轉頭，火赤的雙目，微闔又開，有如厲電般地在「武當四雁」面上一掃而過，便凜然停留在「木珠大師」身上凝注良久，突又狂笑道：「老和尙坐關十年，怎地還是滿臉江湖氣，做起事來，也像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似的，這才教人奇怪的很，奇怪的很。」

他也將尾音拖的長長的，語聲神態，竟和這木珠上人一模一樣。

管寧不禁暗中失笑，暗暗忖道：「人道江湖異人，多喜遊戲風塵，這公孫左足此時此刻，竟然還有心情說笑，其人平時的倜儻不羈，脫略形迹也就可想而知了。」

卻見木珠大師面色更加難看，而這公孫左足卻渾如不覺地接着又說道：「武當劍派，名門正宗，自律一向極嚴，今日竟會不惜與少林高僧勵起手來，這個……哈哈，也教我奇怪的很。」

他語聲微頓，雙目一張，突地厲聲道：「只是，你們可知道，你們動手爭奪的東西，是屬於什麼人的嗎？」

木珠大師冷「哼」一聲，接口道：「天下之物，本都無主，你自人手得來，人自你手取去，有何不可。」

公孫左足目光一垂，竟又大笑起來，一面笑着說：「好好，老和尙竟然和窮花子打起禪機來了，身外之物，本就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老叫化又怎能說是我的——」

這「丐帮」主人倏而狂笑，倏而厲色，此刻竟又說出這樣的話來，管寧不禁爲之一愕，卻見他突又轉過身來，望向自己，道：「把公孫老二的一副臭皮囊葬在四明山莊裏的，想必就是你這娃娃了？」

此語一出，「武當四雁」，木珠上人，亦不禁齊地一驚！

「公孫右足竟然死了。」

管寧暗嘆一聲，黯然點了點頭，見這公孫左足雖仍笑容滿面，但卻仍掩不住他目光中的悲憤之色。

他深深地瞭解人們強自掩飾着自己的情感是件多麼困難而痛苦的事，因之他不禁對這狂放的跛丐大起同情之心，長嘆一聲，接口道：「小可適逢其時，因之稍盡棉薄之力，公孫二先生的遺物，小可亦斗胆取出，還請老前輩恕罪！」

公孫左足目光凝注在他身上，突地連連頷首道：「好，好。」手掌一伸：「那你就把他囊中的那串銅錢交給我吧。」

管寧常聽人說，這類風塵異人，必多異徵，此刻只望他伸出的手掌，瑩白如玉，那知目光動處，卻見這名滿天下的異人所伸出的一雙手掌，黝黑枯瘦，和別的丐者毫無二致，心中不知怎地，竟似淡淡掠過一絲失望的感覺，但隨即又不禁暗笑自己的幼稚，一面從懷中小心地取出那錦囊來！

刹那之間，「武當四雁」，木珠大師面上的神色，突又齊地一變，十隻眼睛，不約而同地瞪在這錦囊上，只見管寧的手緩緩伸入錦囊，又緩緩自錦囊中取出，手中已多了一串青錢，「武當四雁」不約而同地脫口驚呼道：「如意青錢！」

管寧微喟一聲，仔細望了望自己方從囊中取出的這串青銅制錢，但看來看去，卻也看不出這串青銅制錢有什麼特異之處。

他心中不禁驚疑交集，緩緩伸出手，將這串青錢交到公孫左足手上，一面道：「不知是否就是這串制錢——請老前輩過目一下——」

語聲未了，只見那木珠大師一雙眼睛，瞬也不瞬地望在這串制錢上，就生像是一隻貪饞的餓貓見着魚腥一樣，一步一步地向公孫左足走了過來，那裏還有半分得道高僧的樣子。

而此刻公孫左足的一雙眼睛，亦自望在這串制錢上，一時之間，他看來又似悲愴，又似感慨，又似鄙夷又似憤怒，心中不知究竟在想些什麼，緩緩接着這串青錢，失神地呆立了良久，就連那木珠大師的一步一步逼近他的腳步，他都生像是根本沒有看到。

「武當四雁」握在劍柄上的手掌，也不自覺地握得更緊了。

這四個看來豐神冲夷的道人，此刻目光之中，像是要噴出火來，望着這串青錢，移動着腳步，他們雖然明知自己的武功，不是這公孫帮主的敵手，但面對着這串武林中人人垂涎的「如意青錢」，他們的心中雖有畏懼之心，卻已遠遠不及貪心之盛了。

管寧遊目四顧，只見木珠大師已自走到公孫左足身前，「武當四雁」掌中微微顫動着的劍尖，距離也越來越近。

他知道轉瞬之間，便又將發生一場驚心動魄的激鬥，心胸之間，不覺也隨之緊張起來。

那知——

公孫左足一旋身軀，突又縱聲狂笑起來，笑聲之中，滿含嘰嘲之意。

木珠大師，武當四雁，管寧俱都爲之一愕。齊地停住腳步，只聽公孫左足的笑聲越來越大，突地一伸手掌，竟將掌中的一串「如意青錢」，筆直地送到木珠大師面前，一面狂笑道：「這就是你們拚命爭奪之物嗎，好好，拿去，拿去。」手腕一翻，竟將這串「如意青錢」脫手擲出，呼地，劈面向木珠打去。

這一突來的變故，使得木珠，四雁，管寧，驚異得幾乎再也說不出話來。

木珠大師眼望着這串青錢，筆直地擊向自己面門，竟亦不避不閃，渾如未覺，直到這串青錢已堪堪擊在他臉上，他方自手腕一抄，將之抄在手裏，但面上的茫然之色，卻未因之稍減。

在場之人，誰也萬萬不會想到，這公孫左足會將這串「如意青錢」當做廢物般拋出，此刻都愕愕地望着他，幾乎以爲他發了瘋。

管寧眼睜睜地望着這一切，心中更是大惑不解，他親眼看到那些「羅浮衫衣」的門下弟子，爲着這串青錢，幾乎喪生在「武當四雁」的劍下，又親眼看到，武當四雁爲着這串青錢，被「木珠大師」打的透不過氣來，但此刻公孫左足卻叫別人拿去，他暗嘆自己這一日之間所遇之事，所遇之人，俱非自己所能理解，猜測得到的，而此刻之後，又不知還有多少奇詭難測之事將要發生，這一切事本都與自己毫無關係，而此刻自己想脫身事外卻也不行了。

他心中方自暗中感嘆，卻聽公孫左足又已狂笑着道：「可嘆呀可嘆，武當四雁，少林一珠，闖盪江湖數十年，竟沒有聽過：『如意青錢，九僞一眞。』這句話。」

他語聲一頓，狂笑數聲，接口又說：「可笑呀可笑，武當四雁，少林一珠，竟會當着這一串一文不值的破銅爛鐵，爭得面紅眼赤，打得你死我活，——哈哈，這串青錢若是眞的，

又怎會等到公孫老二死了之後，還留在他身上，又怎會讓這任事不懂的娃娃，得到手中，我老叫化久聞少林一珠不但武功超羣，而且機智最沉，想不到却也是個糊塗之極的糊塗虫。」他邊說邊笑，邊笑邊說，言詞固是辛辣無比，笑聲之中更是滿含嘰嘲之意。

只聽得木珠大師面色陣青，陣白，陣紅，他話一說完，木珠大師突地右手手腕一翻，伸出右手食、中兩指，將右手的青錢抹下一枚，兩指如剪，輕輕一挾，管寧只聽「刷」地一聲輕響，這枚制錢便已中分爲二，制錢之中，竟飄飄落下一方淡青色的輕柔絲絹來。

「武當四雁」一齊地輕喚一聲，衝上三步，伸手去接這方軟絹。

那知木珠大師突地冷叱一聲，右手袍袖，「呼」地揮出，帶起一陣激風，向「武當四雁」掃去，左手却已將這方輕絹接在手裏。

這其間的一切變化，都快如閃電，你只要稍爲眨動兩下眼睛，場中便立時換了一副景像，管寧凝目望去，只見木珠大師身形隨着袍袖的一拂，退後五尺，武當四雁滿面躍躍欲動之色，八道目光，一齊望在木珠手上的那方輕絹之上。

只有公孫左足仍是滿面帶着鄙夷的笑容，冷眼旁觀，似乎在任何一件事的結果，他都早就預料到了，是以根本毋庸去爲任何事担心。

只見木珠大師右手緊緊握着那串青錢，左手舉着那方絲絹，凝目良久，突地長嘆一聲，雙手齊鬆，青錢，絲絹，俱都落到地上。

公孫左足狂笑之聲，又復大響，藍白雙雁，對瞥一眼，齊地搶上一步，劍光乍起，「刷」地，竟將地上的一串青錢，一方輕絹挑了起來。

而木珠大師却在這同一剎時，在這公孫左足的狂笑聲中，拂袖，甩肩，擰腰，錯步，頭也不回地倏然回身遠走。

公孫左足拍掌笑道：「我只道木珠和尙已是天下最傻的人，想不到你們這四個小道士比他還傻上三分，這串青錢如是眞的，老和尙怎會把它甩下一走，你們現在還搶着來看，不是呆子是什麼。」

他一面笑罵，武當四雁却在一面探看着那方輕絹，一瞥，他們滿腔的熱望，便立刻爲之冰冷，在這串古老相傳的武林異寶「如意青錢」中的這方輕絹，竟是全白，連半點字跡都沒有。

等到公孫左足罵完了，「武當四雁」亦不禁失望地抛下青錢輕絹，各自擰腰錯步，回身遠走。

公孫左足目送着他們的身影消失，狂笑之聲，亦自戛然而止，轉目望處，只見身側的錦衣少年仍在呆呆地望着自己。

兩人目光相對，管寧只覺這公孫左足的目光之中，滿是悲愴痛苦之色，先前那種輕蔑嘲弄的光采，此刻已自蕩然無存，不禁同情地嘆息一聲，想說兩句話來安慰一下這心傷手足慘死的風塵異人，但究竟該說什麼，他却又覺得無從說起。

公孫左足鐵拐一點，走到路邊，尋了塊山石，頹然坐了下來，他自覺心神交疲，彷彿已經蒼老許多，方才雖仍然强自掩飾着，但此刻却已再無喬裝的必要，長嘆一聲，緩緩道：「你叫什麼名字？」

管寧立刻說了，公孫左足微微頷首，又道：「管寧，你過來，坐到我身側，我有些話要問問你。」

他雖然滿身襤褸狼狽之態，但此刻語氣神態，却又隱含着一種不可描述的莊嚴高貴，這種莊嚴和高貴，絕不是人間任何一件華麗的外衣喬裝的，也不能被任何襤褸的外表掩飾得住的。

管寧依言坐了下來，他心中何嘗沒有許多話要問這公孫左足，「如意青錢的秘密，四明山莊的秘密，白袍書生的秘密」，他只覺每一件事中都隱藏着一個秘密，而每一個秘密都是他極願知道的。

只見公孫左足目光凝注着林梢洩下的一絲天光，默然良久，突地問：「你是幾時上山來的？幾時到來四明山莊，看見了一些什麼人？什麼事？」

管寧微一沉吟，便將自己所遇，極快地說了出來，此事，他已說了不止一次，此次更說的格外流暢，公孫左足默然傾聽，頻頻長嘆，頻頻撫額，此事的究竟眞象，他自己亦無法猜測。

丐幫歷史，由來已久，但定下詳規，立會君山，却還是近年間事，此次「四明紅袍」飛柬相邀，他因事躭誤，是以來的遲了，却再也想不到四明山莊之中，會生此慘變，更想不到先自己一步而來，與自己情感極深的孿生兄弟，竟慘死在四明山莊裏。

他上山之際，遇着管寧，那時他還不知四明之變，只是奇怪一個看來武功極淺的弱冠書生，怎地會從四明山莊之中走出。

等到他自己趕到四明山莊，看到偌大的山莊之中，竟無人跡，再看到莊衆的屍體，新掘的墳墓，和自己兄弟片刻不離身的鐵拐，他便已知道這四明山莊中，已有慘變發生，但他却又不知道在這次慘變中，竟有如此多武林高手慘死，因爲此事不但匪夷所思，而且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於是他折回山路，聽到管寧和木珠，四雁的對話，看到他們的動手，驟然現身，狂笑訕嘲，看來雖然不改故態，其實當時心中的悲愴，憤嫉，驚疑，却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到的。

他默默地聽完了管寧的話，樹林裏的天光更黯了，那串閃着青光的制錢，仍在地上一閃一閃地發着青光，那方輕柔的絲絹，被風一吹，吹到路旁，貼在一塊山石上，他悲愴地長嘆一聲，手中鐵拐，重重在地上一頓，發出「噹」一聲巨響，激得地上的沙石，四散飛揚，這一擊雖重，却又怎能够發洩他心中的悲怒之氣呢？

管寧呆望着他，忍不住問道：「方才小可聽得四明莊主此次聚會羣豪，其中一半是爲了這串青錢，老前輩可否告訴小可，這串青錢之中，究竟有什麼地方值得人們如此重視嗎？」

公孫左足目光一轉，望在那串青錢上，突地冷哼一聲，長身而起，走到青錢之側，舉杖欲擊，忽又長嘆一聲，自語：「你這又何苦，你這又何苦……」緩緩垂下鐵拐，坐回山石上，長嘆道：「青錢呀青錢，你知不知道，百十年來，已有多少人死在你的名下。」

管寧心中更加茫然，只聽這已因心中悲憤而失常態的武林異人長嘆又道：「百餘年前，武林之中出了個天縱奇才，那時你我都還沒有出世，我自也沒有見過他，只知道這位奇人在十年之中，擊敗當時天下所有的武林高手，出入少林羅漢堂，佩劍上武當劍巖，赤手會黠蒼謝神劍，單掌劈中條七煞，隻手敗連環塢鳳尾幇，孤身一人，十年之中，不知做下多少驚天動地的大事，將天下武林禁地，武林高人，都視爲無物，唉——他人雖早已死去，但是他的遺事，却直到此刻還在江湖間流傳着。」

他目光空洞地凝注着遠方，語聲亦自沉重已極，但這種奇人奇事聽到管寧耳裏，却不禁心神激盪，豪氣遄飛，恨不得自己也能見着此人一面，縱然要付出極大代價，也是值得的。

却聽公孫左足接着道：「人間最難堪之事

，莫過於『寂寞』二字，此人縱橫宇內，天下無敵，人人見着他，都要畏懼三分，誰也不敢和他親近，他外表看來，雖極快活得意，其實心中却寂寞痛苦已極，不但沒有朋友，甚至連個打架的對手都沒有。」

他語聲微頓，長嘆一聲，自己心中，也突然湧起一陣無比寂寞的感覺，「君山雙殘」，一母孿生，自幼及長，從未有過太長的別離，而此刻雁行折翼，他陡然失去了最親近的人，永遠不能再見，此刻心中的感覺，又該是如何傷痛。

管寧只見他悠悠望着遠方，心裏也直覺地感受到他的悲哀，但一時之間，却也不知該如何安慰於他，却聽他又自接道：「歲月匆匆，他雖然英雄蓋世，但歲月侵人，他亦自年華老去，自知死期已近，便想尋個衣鉢傳人，但這種絕頂奇才眼界是如何之高，世上茫茫諸生，竟沒有一個被他看在眼裏，於是他便將自己的一身絕世武功，製成十八頁秘圖，放在十八枚特製銅錢裏，故老相傳，這十八頁秘笈，上面分別記載着拳、劍、刀、掌、鞭、腿、槍、指、暗器、輕功、內力修爲，點穴秘圖，奇門陣法，消息機關，以及他自己寫下的一篇門規，其中劍法，掌法各佔兩頁，合起來恰好是一十八頁，但大家亦不過僅僅知道而已，誰也沒有親眼見過其中任何一頁。」

管寧暗嘆一聲，忖道：「此人當眞是絕世奇才，以短短百年之生，竟能將這許多種常人難精其一的功夫，都練到絕頂地步，唉——如此說來，也難怪武林中人爲着這串青錢，爭鬥如此之激了。」

公孫左足又自嘆道：「自從這位異人將自己遺留絕技的方法公諸武林之後，百年來，江湖中便不知有多少人爲着這串青錢明爭暗鬥，七十年來，祁山山腰的一個洞窟之中，出現第一串『如意青錢』，爲着這串青錢，武林中竟有十七位高手在祁山山麓，直到當時的崑崙掌門白夢谷將這串青錢當衆打開，發覺其中竟是十八面白絹之後，武林中才知道這『如意青錢』一共竟有十串，而其中只有一串是眞的。」

管寧不禁又爲之暗嘆忖道：「武林異人，行事眞個難測。他既有不忍絕技失傳之心，又何苦如此捉弄世人——」心中突又一動，忍不住問道：「他們又怎知道這『如意青錢』共有十串，而只有一串是眞的呢？」

公孫左足緩緩道：「當時白夢谷驚怒之下，直折回那串青錢原在的洞窟，才發現那洞之中的石案之下，整整齊齊地刻着十六個隸書大字：『如意青錢，九僞一眞，眞眞僞僞，智者自擇。』只是那得寶之人興奮之下，根本沒有看到這行字跡而已。」

管寧恍然頷首，公孫左足又道：「這似詩非詩，似偈非偈的十六個字，不出半月，便已傳遍武林，但等到第二串青錢在峨嵋金頂被峨嵋劍派中的『凌虛雙劍』發現的時候，本來情如手足的凌虛雙劍，竟等不及分辨眞僞，便自相殘殺起來，直落到兩敗齊傷，俱都奄奄一息，才掙扎着將這串青錢拆開——」

管寧脫口道：「難道這串又是假的。」

公孫左足長嘆頷首道：「這串青錢又是假的，只可惜凌虛雙劍已經知道得太遲了，這本來在武林中有後起第一高手之譽的凌虛雙劍，竟爲着一串一文不值的青銅制錢，雙雙死在峨嵋金頂之上。」

公孫左足將這一段段的武林秘辛娓娓道來，只聽得管寧心情沉重無比，心胸之間，彷彿堵塞着一方巨石似的。

他緩緩透了口長氣，只聽公孫左足亦沉聲一嘆，緩緩又道：「凌虛雙劍垂死之際，將自己這段經過，以血寫在自己的衣襟上，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望自己的這段遭遇，能使武林中人有所警惕，那知——唉。」語聲微頓，又自嘆道：「此後數十年間，又出現了三串『如意青錢』，這三串青錢出現的時候，仍然有着不知多少武林高手爲此喪生，因爲大家俱自都生怕自己所發現的一串青錢是眞的，因此誰也不肯放手，那凌虛劍客雖有前車之鑒，但大家却是視若無睹。」

風吹林木，管寧只覺自己身上，泛起陣陣寒氣，伸手一掩衣襟，暗暗忖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些武林高手的死，罪過又該算到誰的身上。」

却見公孫左足雙眉微皺，接着又道：「怪就怪在，每串『如意青錢』發現的時候，俱非只有一人在場，是以便次次都有流血之事發生，直到——」他語聲竟又突地一頓，面上竟泛起一陣驚恐之色，楞了半響，喃喃自語道：「還是死了一個，還是死了一個……」雙掌自握，越握越緊，直握得他自己一雙枯瘦的手掌，發出一陣「咯咯」的聲響。

管寧轉目望到他的神態。心中不禁驚恐交集，脫口喚道：「老前輩，你這是幹什麼？」

公孫左足目光一抬，像是突然自噩夢中驚醒似的茫然回顧一眼，方自緩緩接道：「半年以前，我和公孫老二到塞外去了却一公案，回來的時候，路經長白山，竟然深山迷路，在亂山中闖了半日，方自嘆息倒霉，那知却在一個虎穴中現發一串十八枚青錢，我弟兄二人自然不會爲了這串青錢生出爭鬥，便一齊拍開一枚，果然不是眞的，我弟兄二人雖然也有些失望，但却又一面在暗中僥倖，得着這串僞錢的幸虧是我們，若是換了別人，至少又得死上一個，那知——唉！還是……」

他聲音越說越低，語氣之中，也就越多悲哀之意，默然半晌，哀聲又道：「想不到這『如意青錢』無論眞僞，竟都是不祥之物，老二呀老二，若不是爲了這串青錢，你又怎會不及等我就匆匆趕到這四明山莊來，又怎會不明不白地死去！」雙手蒙面緩緩垂下了頭，這叱吒江湖，遊戲人間的風塵異人，心胸縱然曠達，此刻却也不禁爲之悄然流下兩滴眼淚來。

山風蕭索，英雄落淚，此刻雖非嚴多，管寧却覺得天地之間，已充滿嚴多的寒冷肅殺之意，想到自己親手埋葬的那麼多屍身，這公孫左足不過僅是爲着其中之一而悲傷罷了，還有別的死者，他們也都會有骨肉親人，他們的骨肉親人若是知道了這件事，不也會像公孫左足此刻一樣悲傷嗎？

隨着這悲傷的意念，首先映入他腦海的，便是那「四明紅袍」夫婦相偎相依，擁抱而死的景象，「他們鴛鴦同命——唉！總比一人單獨死去要好的多。」他情感極爲充沛，此刻忽然想起自己死時，不知有無陪伴之人，暗中唏噓良久，腦海中，又接連地閃過每一具屍身的狀形。

突地——

他一拍前額，口中低呼一聲，倏然站了起來，像是突然想起什麼驚人之事一樣。

公孫左足淡然側顧一眼，只見他雙目大張，口中反來覆去地喃喃自語着道：「峨嵋豹囊……羅浮彩衣……峨嵋豹囊……」心中不覺大奇。

那知管寧低語一頓突地擰轉身來，失聲道：「老前輩，你可知道『峨嵋豹囊』是誰！」

公孫左足眉心一皺，緩緩道：「峨嵋豹囊，便是武林中代代相傳，以毒藥暗器名揚天下的蜀中唐門當今門人中的最高手，只因他兩人身畔所佩的暗器革囊，全用豹皮所製，彩色斑爛，是以江湖中人便稱之爲『峨嵋豹囊』，但他兩人却並非峨嵋派中弟子。」

奇人奇事

强迫練功成大器

神光

唐大偉躺在床上，撫着足脛的傷處，輕輕地嘆息，腦中便泛現出打傷他的那個兇神惡煞的大漢。那大漢有三十出頭了，唐大偉才只有十七歲，大漢壯碩如牛，四肢粗壯，唐大偉長的瘦瘦削削，和大漢比較，他只及大漢半數的重量。但他却以大欺小，動手打傷唐大偉。

他撫足嘆息，思潮不定，正在迷迷濛濛中，突然聽得一陣足音傳來。他心頭一顫，暗叫不妙，立即閉上眼睛，假裝熟睡，但是，大漢不理他是醒是睡，大力拍門高叫：「嗯，快起來！師父回來了！」

「甚麼？師父回來？」唐大偉驚異地問。

「我說了就是！你快起來！」

大漢說完，連門也不開，逕自去了。

大漢的脚步聲很重，一步一步的清楚地傳入唐大偉耳中。唐大偉恨透了這個大漢，本想不聽他的話！但他曾吃過大漢的虧，怕他再動粗，想到君子不吃眼前虧，他只好爬起床，一跛一跛的開門出去。

「師父在那邊，快過去拜見師父！」大漢毫無禮貌的呼喝，唐大偉更覺得不是味道。但他還是默默地依言走了過去。

有個身穿長袍的漢子面向前邊，背向唐大偉，唐大偉只看到他的背影和身形。唐大偉心想：這是怎樣一個人呢？所謂師父，是甚麼師父？教練武藝的？還是別的？心潮起伏，胡亂猜想。他雖走得慢，也走到距師父三幾丈了。便跪了下去，口叫「師父！」

「起來！」師父托的回頭，看了唐大偉一眼，道：「你是誰？隻脚怎麼了？」

「我隻脚受傷了！走動不大方便！」

「你不小心跌傷的？」

「不，是我和他發生了誤會，給他打傷的！」

「傷得怎樣？不太重吧？」

「說重是不重，說輕也不輕！」

「你那來的藥？現在好了一點？」

「好一點了！是他替我治傷的！」

「嗯，這就奇了，他打傷你，又給你醫治！待我問他是為了甚麼？」師父向大漢叫：「大個子你來！」

大個子就是大漢，他聽得叫喚，匆匆走上前，恭敬地叫了一聲「師父」，便肅然站在一旁。師父問他為甚麼打傷唐大偉，他說，他知師父要找個門人，覺得唐大偉很好，所以要留住他，他不肯，怕他逃了，所以打傷他，叫他不能走！

唐大偉聽得啼笑皆非，對大漢的怨恨消了許多，同時也暗叫倒霉，碰上這樣一個沒有頭腦的人。

師父說：「你知道你這樣會帶來甚麼後果？你這樣做法，輕則結成怨仇，隨時會受到報復，重則更會招致殺身之禍！你無端端要人受傷，挨痛，還不快過去道歉，要求人家原諒？」

大漢聞言，果然走到唐大偉面前行叩頭大禮，請求原諒。唐大偉見他全無機心，又無城府，反覺得他戇直，對他的恨意又減少了。

唐大偉和這大漢相處了幾日之後，成為好朋友了。這時，大漢不但不再欺負他，更聽他話，伺候他，於是成了一對極其要好的朋友，把他所會的都教給唐大偉，三個月後，再由師父直接傳授，內功外功同時並用，使他的功力進步更速。

三年期滿，師父叫他下山了，他對唐大偉說：「我在武林中並不怎樣出名，因為我少在外邊走動！但我的輩份甚高，所以，你對任何派別都不必畏怯，在禮貌上你不妨尊人家一聲前輩，但若受到欺侮，你也不妨挺腰相抗，甚至叫他們一聲小輩，你的輩份比他們都高，可以這樣叫的。你為人淳厚，願你有成之後，仍不忘本，不要恃技凌人！若有人堅要查問我的姓名，你就說是魯叟吧，魯叟這名字雖不甚响亮却也會有三幾個人知道的。去吧！我會叫大個子送你一程！」

相隔三年，音訊全無，唐家的人早巳以為他作古了，這一天他突然回到家中，而且個子長得又高又壯，新來的婢女問他是甚麼人，找誰，不許他進入屋內，他為之啞然失笑道：「你是新來的吧？叫甚麼？我過去未見過你！」說着，伸手就撫她的頭，她一驚，急叫：「你，你……」

「我？我是你的二少呀！」唐大偉依然笑嘻嘻的，他回到家中，心情好極了。婢女不知是眞是假，急叫奶奶，唐老太問是甚麼事，婢女未說，唐大偉聽到聲音巳叫了一聲娘，唐老太怔了一怔，也叫出「大偉」二字，快步上前母子擁在一起。

「嗯，鳳珠，你也在這裏？」唐大偉意外地看到秦鳳珠，他的早年好友，也是他未婚妻，他以為她等不得，早嫁人了，所以心中巳沒有她，不料剛回家就看到了，不由得大為高興！

「怎麼？你不高興我在這裏？」鳳珠臉紅過耳，嬌羞滿面，但又眉舒顏笑，滿面春風，俳皮地回答一句。似幽怨，又似挖苦，完全是早年的語氣，一點不饒人。

「你回來好了！鳳珠巳經是我家人！她不肯變節，去年巳來了我們家了，這一年多來也眞難為了她！鳳珠，你們是夫妻，還有甚麼好害羞的，快給大偉斟杯茶罷！他也許口渴了！」

「娘，我看他想喝杯酒吧？還是給他斟杯酒吧！」鳳珠眨着眼珠說。唐老太太笑罵：「你們呀，才見面就抬槓了，往後不打架才怪！」說的兒子媳婦都笑了。

唐老太替兒子補行婚禮，大宴親朋，大家都為她高興，好話說盡，逗得唐老太非常高興。新婚夫婦，又是好朋友，閨房之樂，當不足為外人道。但剛過了三天，夫婦倆一起到岳家去，才到村邊便聽到一片嘈吵，有人見到秦鳳珠，就叫她快去看看，她的妹妹要給人搶走了！她一急要跌倒了！身子一傾，立即被丈夫扶起，道：「別怕，一切有我！」話猶未了，她巳在丈夫耳邊說：「快救我妹妹，他們……」

「站住，快把她放下來！給我滾蛋！」唐大偉朝迎面而來的一羣漢子呼喝，聲如雷鳴，各人都給震痛耳朶。但仍不肯就範，有兩個更揮刀斬向唐大偉。唐大偉一伸手就奪了兩柄刀，一抬脚便踢倒了兩個人，再揮刀裂石，顯出眞功夫，對方祇好乖乖的放人逃生了。

小姨拜謝姐夫，說出那些人是前村硬來迫婚的，自然，此後再也不敢來。

他雖然覺得這少年的問話有些突兀奇怪，但還是將之說了出來。

那知他話方說完，管寧突然滿面喜色地一拍手掌，道：「這就是了。」

公孫左足又為之一楞，不知這少年究竟在弄什麼玄虛。只見他一捋袍角，翻身坐到自己身側的石山上，接着又道：「小可方才聽那『羅浮彩衣』弟子說，曾經眼見『峨嵋豹囊』兄弟兩人連袂到了『四明山莊』。而且並未下山，但小可記憶所及，那些屍身之中，却沒有一人腰佩豹囊的，此次赴會之人，全都死在四明山莊，而這『峨嵋豹囊』兄弟兩人，却單單倖免，這兩人如非兇手，必定也是帮兇了。」

他稍為喘氣一下，便又接着說道：「而且小可在那四明山莊外的木橋前，有暗器襲來，似乎想殺小可滅口，那暗器又細又輕，而且黝黑無光，但是勁力十足，顯見……」

公孫左足大喝一聲，突地站了起來，雙目火赤，鬚髮皆張，大聲說道：「難道眞是這兩人幹的好事……」目光一轉，筆直地望向管寧，道：「在那六角小亭中將你的書童殺死的人，是不是身軀頎長，形容古怪……」管寧微一沉吟，口中吶吶說道：「但那兩人身畔却似沒有豹囊。」

公孫左足冷「哼」一聲，道：「那時你只怕已被嚇暈，怎會看清楚，何況……他們身上的豹囊，又不是拿不下來的。」

他雖是機智深沉，閱歷奇豐，但此刻連受刺激，神智不免有些混亂，此刻驟然得一綫索，自便緊緊抓住，再也不肯放鬆。

管寧劍眉深皺，又自說道：「還有一事，亦令小可奇怪，那羅浮弟子曾說他們羅浮劍派，一共只派了兩人上山，便是『彩衣雙劍』，但小可在四明山莊之中，除了看到他們口中所說一樣的錦衣矮胖的兩位劍客的屍身之外，還看到一具滿身彩衣的虬鬚大的屍身。不知老前輩可知道，此人是否亦是『羅浮彩衣』的門下呢？」

公孫左足垂首沉思良久，伸出手掌，一把抓住自己的亂髮，長嘆着又坐了下來。

此刻他心中的思緒，正也像他的頭髮一樣，亂得化解不開，這少年說得越多，他那紊亂的情潮，便又多了一分紊亂。「峨嵋豹囊武功雖高，却又怎能將這些人全部都殺死呢！除非……除非他們暗中在食物中下了毒，但是……峨嵋豹囊與四明紅袍本來不睦，自不可能混入內宅，更不可能在衆目昭昭之下做出呀，那麼……那麼他們又是如何下的毒呢？」

這問題使他百思不解。

而管寧此刻却在心中思索着另一問題！「白袍書生是誰……」這問題在他心中已困惑很久；但他却始終沒有機會說出，因為他說話的對象却另有關心之處，是以當他說「白袍書生」的時候，別人不但根本沒有留意，而且還將話題引到自己關心的對象上去，這當然是他們誰也不會猜出管寧口中所說的「白袍書生」究竟是誰的緣故。

此刻管寧又想將這問題問出，但眼見公孫左足垂首沉思，一時之刻，也不便打擾。

兩人默然相對，心裏思路雖不同，但想的却都是有關這四明山莊之事。

此處已是山深，這條山路上達「四明山莊」的禁地，莫說武林中人，便是尋常遊客，除了像管寧這樣來自遠方，又是特別湊巧的人之外，也都早得警告，誰也沒有胆子擅入禁地，是以此地雖然風景絕佳，但却無人跡。

空山寂寂，四間都靜的很。

靜寂之中，遠處突地傳來一聲高亢的呼喊聲，雖然聽不甚清，但依稀尚可辨出是：「我是誰……我是誰……」三字。

管寧心頭一凜，凝神傾聽，只聽得這呼喊之聲，越來越近，轉瞬之間，似乎劃過大半片山野，來勢之速，竟令人難以置信。

呼聲更近，更響，四山回應，只震得管寧耳中嗡嗡作響。轉目望去，公孫左足面上也變了顏色，雙目凝注着呼聲來處，喃喃道：「我是誰！我是誰……」

他是誰？管寧自然知道，他跨前一步，走到公孫左足身側，方想說出這呼聲的來歷。

但是——

這震耳的呼聲，却帶着搖曳的餘音，和四山的回響來到近前了。

只聽「砰」然一聲巨響，林梢枝葉紛飛，隨着這紛飛的枝葉，倏然落下一條人影，公孫左足大驚回顧，這人影白衫白履面目清癯，雖然帶着二分狼狽之態，却仍不掩其豐神之俊。

他心中又不禁為之猛然一跳，脫口低呼道：「原來是你！」

却見這白袍書生身形一落地，呼聲便戛然而止，一個飄身掠到管寧身前，滿面喜容地說道：「我找了你半天，原來你在這裏。」

管寧無可奈何地微笑一下，這白袍書生已自一把拉着他的臂膀，連聲道：「走，走，快帮我告訴我是誰，你答應過我的，想溜走可不行。」

公孫左足莫名其妙地望着這一切，心中倏地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這念頭在他心中雖僅一閃而過，但却已使得武林之中又生出無數事端。

管寧方覺臂膀一痛，身不由主地跟着白袍書生走了兩步。

那知——

公孫左足竟突然地大喝連聲，飛身撲了上來，左掌微揚，撲面一掌，右脅微提，脅下鐵拐，電掃而出，攔腰掃來。

這一連兩招，俱都快的雷擊電掣，而且突兀其來地向白袍書生擊來，管寧驚呼一聲，眼看這一掌一拐，却已堪堪擊在白袍書生身上。

那知白袍書生對這一掌一拐看也不看一眼，右手一帶管寧，自己身形微微一閃，他閃動的幅度雖然極小，然而這一拐一掌竟堪堪從他們兩人之間的空隙打過，連他們的衣角都沒有碰到一點。

管寧驚魂方定，只覺自己掌心濕濕地，已然流出一身汗。

這白袍書生身形之曼妙，使得公孫左足也為之一驚，他雖然久已知道這白袍書生的盛名，但始終沒有和他交過手，此刻見他武功之高，竟猶在自己意料之外，心頭一寒，同時沉肩收掌，撤拐，這一掌一拐吞吐之間又復遞出。

白袍書生袍袖微拂，帶着管寧，滑開三尺，他武功雖未失，記憶却全失，茫然望了公孫左足一眼，沉聲說道：「你是誰？幹什麼？」

公孫左足冷笑一聲，他和這白袍書生曾有數面之識，此刻見他竟是滿臉不認得自己的樣子，心中越發斷定此人有詐。

當下一提鐵杖，遊身進步，刷，刷，又是兩招，口中喝道：「好狠的心腸，你究竟為了什麼，要將那麼多人都置之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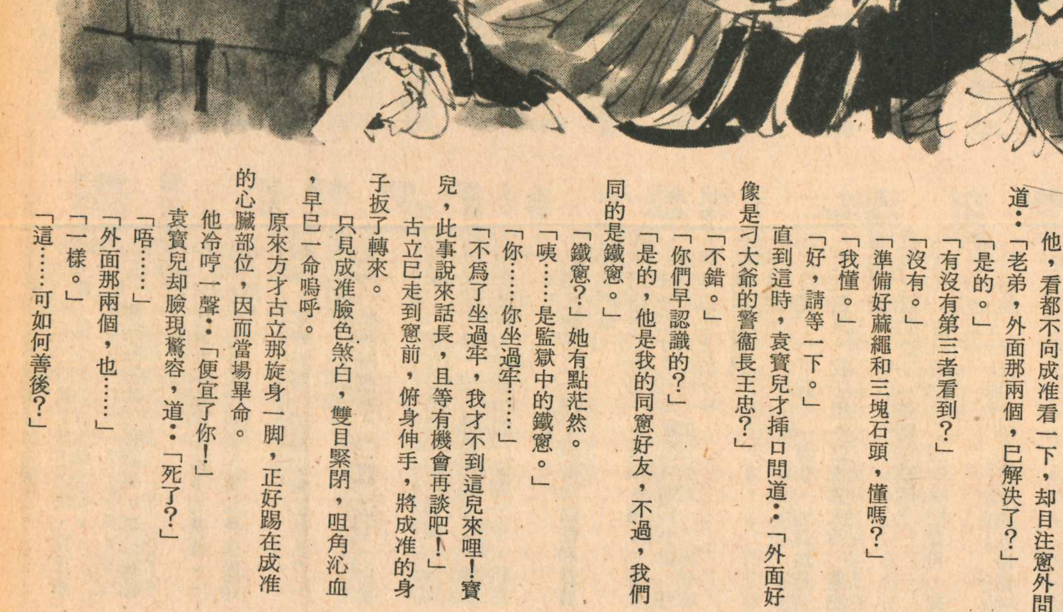
白袍書生又是一愕，這跛乞說的話，他一點也聽不明白，旋身錯步，避開這有如狂風驟雨般擊來的鐵拐，一面喝道：「你說什麼！」

管寧心中一凜，知道公孫左足必定有了誤會，才待解釋幾句，那知公孫左足却又怒喝道：「以前我只當你雖然心狠手辣，行事不分善惡，但總算是條敢做敢為的漢子，因之才敬你三分，那知你却是個卑鄙無恥的小人，哼哼，你既已在四明山莊染下滿身血腥，此刻又何苦作出這種無恥之態來，哼哼，我公孫左足雖按不如你，今日却也要和你拚了。」（未完）

抗戰英雄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陰陽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胡本立和白玉梅相約捐除兩家以前的怨恨，聯手對付共同的敵人——僞軍賈團長，當地老大刁四海着人來請往其私邸赴宴，席間，刁四海堅請胡本立爲其助手，胡本立被迫答允，並立搬往刁四海府中居住，午夜刁四海情婦袁寶兒來訪，告知胡本立，賈團長之情報隊長成准對他思疑，她特來告密，同時欲作投懷送抱之擧，此際，成准突來，斥破胡本立之身份及來此目的，脅令胡本立丟掉手槍後，要他作說客說服袁寶兒與他相好，並警告胡本立不可妄動，他在外還安排有二名得力助手——

安危瞬息變　生死一髮間

古立披唇一哂道：「只安排兩個助手？」

成准眉梢一揚道：「我認爲兩個已經嫌多，而且，我有自信，毋須他們帮忙。」

「但願你萬事如意，」古立注目接問道：「成准，有關我到這兒來的消息，你已經告訴賈大偉了？」

「沒有，因爲，我確定你古立就是胡本立，還是方才到達窗口時的事。」

「這是說，到目前爲止，知道我眞實身份的人，還只有你一個？」

「難道你還想殺我滅口嗎？」成准冷笑一聲道：「別作夢了！」

他霍地站了起來，以手槍指着古立，沉聲喝道：「擧起手來！」

古立表現得非常沉着，也很合作，毫無表情地，默然擧起雙手。

「站起來，轉過身去，雙手環抱後腦，面向牆壁。」成准發出一連串的命令。

古立也都馴順地照作了。

成准得意地一笑之後，才轉向袁寶兒邪笑道：「寶兒，現在，輪到妳了。」

「我怎麼樣？」她的俏臉上，籠罩着一片寒霜。

「也轉過身去。」

「偏不！」

「寶兒，現在不是撒小姐脾氣的時候，我知道妳手底下也有幾下子，儘管我斷定妳此行是與意中人幽會，不會帶槍，但爲防萬一，我還是要搜一搜。」

「搜吧！只怕你沒種！」她口中說得硬，行動上却恰恰相反，雙手自動擧了起來。

成准得意地一笑：「這才乖！」

他，一手持槍，瞄準着一旁的古立，另一隻手却在袁寶兒身上搜索起來。

其實，搜索槍枝是假，趁機上下其手，大逞其官能上的刺激才是眞。

袁寶兒已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只見她，美目帶煞，粉臉凝霜，整個嬌軀都在顫抖着。

但她那滿腔怒火，却被古立兩句輕描淡寫的話，給化解了：「在人屋簷下，不得不低頭，寶兒，看開一點吧！」

成准得意地笑道：「胡兄巳想開了？」

「唔……」

「只要你胡兄勸得寶兒點頭，我方才所承諾的條件，依然有效。」

「成准，你想得太天眞了！我胡本立八年含恨，此行所爲何來！」

「好啊！原來你是在調侃我，」成准苦笑着：「你旣然不仁，可莫怪我不義。」

「有甚麼手段，你儘管使出來！」

「我的手段很簡單，將你綑綁起來，送到團部去，不！我要先讓你欣賞一場精彩秘戲之後，再送你去團部，懂嗎？」

「這是說，你要當我的面，汚辱寶兒？」

「這是人生最美妙的一刹，怎能算是汚辱哩！」

袁寶兒厲聲叱道：「姓成的，你敢！」

「寶兒！妳且拭目以待吧……」成准邪笑着。

「寶兒……」古立扭頭向袁寶兒投過神秘莫測的一瞥。

說來也眞是不可思議，憤怒得卽將拚命的袁寶兒，又安靜了下來。

成准陰陰地一笑道：「刁四海團長還沒當成，就請來一位好參謀主任，上任的第一天，就參謀到團長夫人的床上去了……。」

袁寶兒切齒怒叱道：「成准，除非你殺了我……」

「我怎麼捨得呀！」成准截斷了她的話後，立卽沉聲喝道：「來人！」

窗外傳來一個沙啞語聲道：「隊長有何吩咐？」

「取蔴繩和手銬來！」

「是……」

成准似乎發覺對方的嗓音有點不對勁，又沉聲喝問道：「你是誰？」

「閻王駕前的勾魂使者。」突然之間，語氣變了，嗓音也變了，變得非常陰冷，令人不寒而慄。

成准心頭「不好」的念頭尚未轉完，一點寒星，破窗而入，「哎喲」一聲，繼之「砰」然震響，成准的左輪掉落地面。

也幾乎是在此同時，古立猛然旋身飛腿，「吧」地一聲，將成准踢得悶哼一聲，跌倒窗下。

他，看都不向成准看一下，却目注窗外問道：「老弟，外面那兩個，已解決了？」

「是的。」

「有沒有第三者看到？」

「沒有。」

「準備好蔴繩和三塊石頭，懂嗎？」

「我懂。」

「好，請等一下。」

直到這時，袁寶兒才插口問道：「外面好像是刁大爺的警衛長王忠？」

「不錯。」

「你們早認識的？」

「是的，他是我的同窗好友，不過，我們同的是鐵窗。」

「鐵窗？」她有點茫然。

「咦……是監獄中的鐵窗。」

「你……你坐過牢……」

「不爲了坐過牢，我才不到這兒來哩！寶兒，此事說來話長，且等有機會再談吧！」

古立巳走到窗前，俯身伸手，將成准的身子扳了轉來。

只見成准臉色煞白，雙目緊閉，咀角沁血，早巳一命嗚呼。

原來方才古立那旋身一脚，正好踢在成准的心臟部位，因而當場畢命。

他冷哼一聲：「便宜了你！」

袁寶兒却臉現驚容，道：「死了？」

「唔……」

「外面那兩個，也……」

「一樣。」

「這……可如何善後？」

古立含笑反問道：「寶兒，妳懂得我方才要王老弟準備蔴繩和石頭的用意嗎？」

「這是說，你準備將屍體沉到山後的寒潭中去？」

「不錯。」

「辦法是好，只是，如果賈團長追究起來，可如何應付？」

「這是個三不管的地帶，賈大偉能追究誰？他又憑甚麼追究？」

「我擔心成准帶來的人，不止兩個。」

「不會的，卽使他另外還帶得有人，也是死無對證，妳儘管放一千萬個心好了。」

「刁大爺那邊，要不要……？」

「不要告訴他，就當沒有發生過這回事一樣。」

古立提起成准的屍體，又道：「寶兒，妳該回去了，我再度謝謝妳的示警，一切明天再談。」

「不，我要在這兒等着，等你回來講故事。」她顯得很固執。

「可是，寶兒，夜太深了。」他苦笑着：「我們不能不顧慮到人言可畏……」

「我都不怕，你怕甚麼！」

「寶兒，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

袁寶兒道：「我更不妨告訴你一聲，卽使我們有過甚麼關係，讓刁大爺知道了，他也不會過問的。」

「他會有那麼大的度量？」

「不是他度量大，是我跟他曾經約法三章，咱們雙方行動自由，互不干涉。」她，邊說邊伸手，將他向外一推：「快去快回，我等着你……」

× × ×

一個鐘頭之後，古立巳回到他的住處，並且還帶回了一大包鹵菜，和一壺當地釀造的黃酒。

他，仍然是穿窗而入的，一進室內，就向袁寶兒笑問道：「等得心焦吧？」

袁寶兒嫣然一笑道：「是呀！」

古立又向窗外招呼道：「王老弟，大方一點，進來吧！」

王忠是一個年紀約二十三四歲的精壯小伙子。

可以想見，他是被古立强行拉來的。因此，進入室內之後，顯得訕訕地，頗不自在。

同樣地，袁寶兒也似乎有點不自然。只有古立一個人，談笑風生，顯得落落大方。

一直到三杯老酒下肚之後，室內那股有點兒尷尬的氣氛，才算是逐漸消除。

尷尬的氣氛一經消除，袁寶兒立卽向古立笑問道：「古先生，該說故事了吧？」

「甚麼故事啊？」他是有意裝迷糊。

「自然是有關你和賈團長之間的故事呀！」她白了他一眼。

「好！我說，我說。」一頓話鋒，才深長地一嘆道：「雖然是八年以前的事了，但回想起來，就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

袁寶兒插咀道：「我想，那一定是一件很令人傷心的事？」

「不傷心，我怎會事隔八年之後，還找他拚命。」古立沉思着一嘆道：「八年前的賈家，在S市中，是名列前十名的財主，不幸的是，我這窮小子，是賈家的隣居，也是賈家事業中，一家進出口行的小職員，更不幸的是，我和賈家的小姐賈幼萍，是靑梅竹馬之交，而她偏又愛上了我這個窮小子，巳到了非我莫嫁的程度。」

袁寶兒插口問道：「賈幼萍，就是現在駐

在B城的日軍聯隊長中根大佐的情婦?」

「不錯。」

「當初，她既然對你那麼好，以後，又怎麼會鬧翻的呢?」

古立喟然長嘆道：「這個，說起來，可就話長了。」

袁寶兒舉杯淺淺地飲了一口酒，才含笑說道：「話長不要緊，咱們可以作竟夕之談。」

古立苦笑了一下道：「當時，儘管賈幼萍對我是那麼熱情，但我自己總覺得『齊大非偶』，絕不是一宗幸福的婚姻，同時，她的父母也極力反對，而反對最力的，是他的哥哥賈大偉。」

「於是，你們的好事，就在她家中的一片反對聲中，給拆散了?」

「如果僅僅是拆散，我會心平氣和，決不怨誰，」他又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

「哦!對了，一定是賈家使你吃了一場寃枉官司?」

「是的，這都是賈大偉所幹的好事，當賈幼萍和我熱戀的那段時間中，賈大偉正在日本留學，他畢業回來之後，立卽不動聲色地，暗中部署，使我莫名其妙地，吃了三年的寃枉官司……」

袁寶兒截口問道：「當時，賈大偉是怎麼部署的?」

「栽贓。」

「栽贓?如何栽法?」

「那忘八蛋回國不久，我服務的那家商店就丟了一筆爲數可觀的公欵，而那筆失去的公欵，又偏偏在我的住所中搜出來。」

「就這麼簡單?」

「難道這還不够我吃一場寃枉官司嗎!」

「你坐了幾年監?」

「三年。」

「那是中日戰爭爆發以前的事?」

「是的，日本人佔領了S市之後，我才被釋放出來。」

「你這一身高明的武功和槍法，也是在監獄中練成的?」

「不!只能算是在監牢中打下的基礎。」

「當你坐牢的那段時間裏，賈幼萍去看過你嗎?」

「妳想，她會去看一個當小偸的情人?」

他不自覺的舉杯一飲而盡。

袁寶兒一面替他斟酒，一面問道：「以後呢?」

「以後，」古立苦笑着，掏出香烟，分別遞給袁寶兒和王忠一枝，輕輕一嘆道：「她嫁人了，對象是賈大偉看中的一位闊公子，姓白名羽。」

王忠連忙掏出打火機，殷勤地給他和袁寶兒先行點燃香烟。

袁寶兒悠悠地噴出一口香烟，道：「據我所知，現在的賈幼萍，人家都叫她賈小姐，可沒有人叫她白太太的。」

「她到這兒來過?」

「不常來。」

古立苦笑了一下道：「現在，她當然是賈小姐，說到這裏，我不但不該恨賈大偉，還應該感激他才對……」

袁寶兒訝問道：「這話怎麼說?」

「因爲，他只讓我吃了三年寃枉官司，却並未要我的老命。」

「難道說，那位白公子，竟然連老命都丟掉了?」

「是的，不但白羽本人丟掉老命!家庭也被沒收，他的父母也氣得先後一命嗚呼。」

「那可算是家破人亡。」

「所以，比較起來，我算是太幸運了。」

「白家又是怎麼被摧毀的?」

「還不都是賈大偉的傑作。」

「還是賈大偉?」袁寶兒不勝訝異地問道：「那位白公子不是賈大偉自己選中的嗎?」

古立淡然一笑道：「妳的記憶力很不錯，我們說的每一句話，妳都記得淸淸楚楚。」

袁寶兒苦笑道：「那麼，賈大偉又爲什麼要將白家毀掉呢?」

「那是因爲他又看中了另一個更可利用的人，而那個人恰好也看中了他的妹妹……」

「哦，那個人就是中根大佐?」

「不錯，當時的中根宏二，還是中佐，中根是賈大偉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由於當時日軍剛陷S市，日本人氣焰萬丈，賈大偉爲了要巴結中根，於是，給白羽加上一個重慶份子的罪名，而且白家也因之而家破人亡。」

「怪不得有人背後說賈大偉，他這個團長，是吊在他妹子的裙帶上的。」

「那可一點也不算誇張。」

袁寶兒輕輕一嘆，說道：「有人說，女人是禍水，站在女人的立場，我曾力加反對過，但聽過這個血淋淋的故事之後，我也不再反對了。」

古立苦笑了一笑道：「像賈幼萍這樣的女人，是不能用單純的禍水二字，所能概括的，誰沾上她，誰就倒霉。」

「但也有例外的。」

「妳說的是中根大佐?」

「是呀!他不是過得蠻好的嗎!」

「他這種舒服日子，也過不多久的了。」

「你……也要對付他?」

古立道：「用不着我多事，自然會有人找他算賬的!」

「那是誰呢?」

「妳，我，他，」古立用手指分別一指在座的三人，一臉肅容地接道：「以及每一個有血性的國人，都有權利去找他算賬的!」

「不錯，」袁寶兒連連點了幾下頭後，才注目說道：「古先生，有一點，我不能不提醒你。」

古立神色一整道：「我正在恭聽着。」

「你，公開在這兒活動，不怕賈大偉會認出你來?」

「不會的，我跟賈大偉會面的時間，加起來也不超過十分鐘，事隔八年多了，當時印象不深，八年後的臉部變化又太大，他認不出來的!」

「方才的成准，不就是一個例子嗎?」

「當年，成准和我打交道較多，這算是一個例外，但他也還是拿不準我是誰，妳還記得他方才所說過的話嗎?」

「唔……不過，我總認爲，平時特別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是的，我也該特別謝謝妳!」他抬手一指一旁的王忠，道：「這位王兄弟方才所表現的一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想想這例子，妳就可以不必爲我擔心了。」

「誰替你擔心?」袁寶兒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我不過是提醒你一下而已……」

「是是……是我失言，該罰酒三杯……」

袁寶兒笑了，笑得好甜……好媚……

儘管古立也算是見過世面的人物，但四目交投之下，也不禁爲之怦然心動。

王忠很識趣，見狀之下，悄然起身，含笑說道：「古兄，我還得到四週去巡查一下，二位多喝幾杯……」

不等他說完，袁寶兒也含笑而起道：「我也該走了，夜太深，古先生早點歇息吧……」

袁寶兒，王忠二人相繼告辭之後，古立也熄燈就寢。

由表面上看來，整個刁公館都已進入夢鄉，顯得鴉雀無聲。

但事實上，這刁府巨宅下，却還有一個人沒睡。

那是距古立所住的房間約莫二十公尺外的一幢獨立精舍，那個人，隱身在室內的沉沉夜色中，只能看到一雙精光熠熠的眼睛，在向外面注視着。

依常情來說，方才古立房門內外所發生的一切，都難逃這位神秘人物的眼睛，但他並未採取任何行動。

如果這位神秘人物是古立的敵人，則古立目前的處境就非常危險了。

× × ×

儘管亂世人命如狗，但賈大偉那個保安團的情報隊長和兩個隊員的神秘失踪，在陰陽界中，却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

但這兒本來就是一個龍蛇雜處的是非之地，所以，儘管賈大偉非常認眞地追究，但除了刁四海挨官腔，居民們受到不少騷擾之外，那被沉屍寒潭下的三人，依然是寃沉海底。

接連擾攘了五天，儘管暗中仍然是密雲不雨，但外表上總算是平靜下來。

八方客棧的茶座中，釵光鬢影，樂聲悠揚，一個盛大的舞會，正在進行着。

這是B城的自衛隊長歡迎白玉梅小姐的舞會。

牟振川這位自衛隊長，可能的確是由於公事太忙，也可能是由於擔心會引起正在追查失踪的部下的賈大偉的不快，所以，這個歡迎白玉梅的舞會，整整地延遲了一週。

舞會的貴賓，都是陰陽界上比較有頭臉的人物，自然少不了刁四海，袁寶兒和王麻子等人，而古立也當然不會例外。

跳舞，是一項比較時髦的玩藝，尤其在陰陽界這等偏僻的新興小鎮上，懂得這玩藝兒的並不多。

因此，舞會中雖然有着四十個以上的男女，但絕大多數都是爲了捧場而不得不來作壁上觀的，眞正下池跳舞的，始終只是那少數的幾對。

好在舞池不大，雖然只有十幾個人，在婆娑起舞，而並不顯得冷場。

刁四海是不會跳舞的，因而袁寶兒就成了古立的當然舞伴，而整個舞會中，也只有白玉梅與牟振川，袁寶兒與古立這兩對的舞藝最好，最引人注目。

而且，他們似乎劃分好了勢力範圍，接連五支音樂，都是牟振川陪白玉梅，古立陪袁寶兒。

一直到第六支舞曲，也就是當一支慢節奏的勃羅斯開始時，白玉梅才突然提議道：「隊長，我們交換一下。」

牟振川笑問道：「如何交換?」

「你陪袁小姐，我陪古先生。」

「行!換換口味也好……」

他們是在舞池中交換舞伴的，一經交換之後，白玉梅立卽以最低的語聲說道：「古先生，我有最可靠的消息，賈大偉明天要到陰陽界來……」

古立連忙接口說道：「那是天大的好消息呀!」

「可是，我不許你輕舉妄動!」

「爲什麼?」

「這是命令!」

「命令?」他滿臉困惑。

「是的。」她却亦疚亦諧：「男人們慣於發號施令，但不論古今中外，所有叱咤風雲的所謂英雄人物，莫不唯女人之命是從。」

「可惜我不是英雄。」

「但你是男人。」

「姑奶奶，妳總該說明正當的理由。」他苦笑着。

「時機還沒成熟!」

「他自己送上門來，這不是最好的機會了嗎!」

「我問你，你我與賈家的仇恨，是誰比較深而且重?」

「那自然是妳，」

「知道這點就行，他們要攏過來了，記着，不得我的許可，不准妄動……」

這時，牟振川與袁寶兒已靠近他們身邊，而那支音樂也接近尾聲。

牟振川微笑問道：「白小姐，還要繼續跳嗎?」

「歇一會兒吧!」白玉梅嫵媚地一笑，說道：「隊長，別摟得那麼緊，刁大爺看了會吃醋的。」

音樂剛好告終，牟振川一面相偕同座，一面向刁四海笑問道：「刁老大，聽到白小姐的話嗎?」

刁四海有點茫然地問道：「甚麼話啊?」

牟振川笑了笑道：「白小姐說，我將寶兒摟得太緊了，你會吃醋的。」

刁四海笑了笑，道：「這是寶兒的光榮呀!我……」

袁寶兒抿唇微笑道：「你也與有榮焉!」

刁四海苦笑道：「寶兒，妳明知我是一個老粗，幹嗎又掉起文來……」

袁寶兒又截斷他的話道：「我說的是好話啊，來!我們跳舞。」

「我不會呀!」

「不會，我教你，馬上就要當團長了，不會跳舞，豈不是笑話……」

她邊說邊不由分說地，將刁四海拉了下舞池。

一支舞，也不過是短短兩三分鐘的時間，但刁四海却已累得滿頭大汗。

目注刁四海那副狼狽不堪的神情，牟振川不由笑道：「刁兄，跳舞的滋味不賴呀!」

刁四海以手揩拭着額上的汗珠，一面苦笑道：「不賴!不賴……」

牟振川目光一掠白玉梅與袁寶兒，含笑說道：「兩位小姐去跳舞，我們有公事要談。」

袁寶兒白了他一眼道：「這又不是辦公廳，有甚麼公事好商談的!」

說歸說，但她還是站起身來，與白玉梅相偕滑下舞池。

牟振川這才正容說道：「刁兄，古兄，有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我要提醒二位，尤其是古兄，已成爲刁兄的主要助手，又是初來乍到，所以，更須特別當心!」

古立皺眉問道：「隊長，是有關哪一方面的事?」

「最近，我接獲可靠方面的情報，重慶方面，最近有大批的工作人員，要到這兒來。」

「他們來幹什麼?」刁四海搶先發問。

「自然是前來充實你這位未來的保安團長的實力呀!」牟振川半眞半假地笑着。

刁四海苦笑道：「隊長，我問的可是正經話呀!」

「我說的也是正經話，你在這兒招兵買馬，這正是重慶份子滲透的好機會呀!」

「奶奶的，他們既然想滲透到我的手下人中來，查出來了，我不剝他們的皮才怪!」

牟振川道：「刁兄，這消息，暫時可不能洩漏出去。」

「我知道，我知道。」刁四海連連點着頭說。

古立注目問道：「隊長，我實在想不通，

重慶方面的工作人員，有甚麼理由要到這麼個小地方來活動……」

刁四海也附和着說道：「是啊！我也想不通。」

牟振川神色一整，道：「刁兄，古兄有理由發問，但你却不應該想不通的！」

刁四海一怔之後，才恍然大悟地一「啊」道：「難道他們是爲了那……」

牟振川連忙截口接道：「知道就行了，小聲一點！」

原來，刁四海的嗓門，不自覺地提高了起來。

刁四海訕然一笑，古立却是欲言又止。

牟振川目注古立笑道：「古兄，既然都是自己人，你不問，我也會告訴你的。」

接着，將話聲特別壓低地，道：「古兄，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秘密的軍事機密，我告訴你之後，可千萬不能向第三者說才行。」

古立連連點着頭道：「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牟振川神秘地一笑道：「古兄，像B市這麼一個三等縣的小縣城，有甚麼理由要派一個日軍聯隊在這兒駐防呢？」

古立接道：「可是，據我所聽到的傳說，那不是一個聯隊的人數，而且都是一些老弱殘兵。」

「不錯，人數是不足一個聯隊，但却決不是老弱殘兵，那是故意裝那個樣子的。」

「啊！那是爲什麼呢？」

「自然是爲了掩飾他們的實力，以免機密外洩。」

「…………」古立沒接腔，但却以目光在對方的臉上劃下一個問號。

「古兄去過B城嗎？」

「沒去過。」

「那麼，對於中根大佐那個聯隊的營房，你也不曾見過了？」

「唔……」

「現在，我跟你簡單地說明一下，中根大佐那個聯隊的營房，位於一個小谷的谷口，外圍圍有高達一丈的鐵絲網，鐵絲網上，通有高壓電，電源還是遠從百多里外的C市接來…」

古立忍不住地插口問道：「中根那個聯隊，究竟是幹甚麼的，值得如此嚴密保護？」

牟振川道：「中根那個聯隊，是化學兵團中的一部份，其本身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秘密，却還是營房後面的那個山谷。」

「山谷？山谷會有甚麼重要？」

「山谷的重要性可大啦！稍假時日，不但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所遭遇到的困難，可以迎刃而解，整個世界局勢，也將改觀。」

「會有那麼嚴重？」

「我說的，一點也沒誇張。」

古立苦笑道：「可是，隊長還沒說明究竟是甚麼秘密哩！」

牟振川也苦笑道：「究竟是甚麼秘密，到目前爲止，我也不知道，但我們可以想像得到，那一定是一種非常厲害的化學武器。所以，重慶方面，才準備派人來加以破壞？」

「連隊長你都還不知道眞實情況，重慶方面又是怎麼知道的？」

牟振川道：「重慶方面的工作人員，神通可大啦……」

說到這裏，白玉梅，袁巧兒二人已回到座位上，袁巧兒並笑問道：「隊長，公事談好了嗎？」

「談好了，就陪我跳隻舞。」

「跳舞？妳的舞癮還沒過够？」

「這是舞會嘛！不跳舞幹嗎？」

牟振川站起身來，向古立笑道：「古兄，白小姐交給你啦……」

當白玉梅偎向古立懷中，滑下舞池時，立卽悄聲問道：「方才，牟振川談些什麼？」

「他說，最近有重慶份子要混進這兒來，要我多多注意。」

白玉梅道：「重慶份子混到這個窮鄉僻壤來幹嗎？」

「據說是要破壞一個非常重要的製造化學武器的秘密工廠。」

「啊！那倒的確是一件神聖的工作。」

「唔，也是一件非常危險的工作。」

「如果說，你眞的查獲了重慶份子，你準備如何處理？」

「你說呢？」

「別玩滑頭，古先生，是我先問你。」

「我想。」古立沉思着接道：「我決不會作出對不起自己祖國的事來。」

「還有嗎？」語氣雖很平淡，但却是意味深長。

古立一挫鋼牙，毅然接道：「只要他們能相信我，我會自告奮勇，參加一份。」

白玉梅道：「好！這才不愧是炎黃子孫，中華兒女！」

「別替我戴高帽了，關於明天的事……」

白玉梅悄聲截斷他的話道：「還是那句話，不得我的許可，不許殺那姓賈的！」

古立說：「放棄這個大好的機會，實在太可惜。」

「我再說一遍，這是命令。」

古立苦笑了一下道：「好，在下遵命。」

白玉梅俏臉上浮現一片勝利的笑容：「這才乖。」

「但我還是要問原因。」

「你呀！有時候眞笨得像一頭笨牛！」

這句話說得相當高聲，因而使得不遠處正逐漸擠過來的牟振川，袁寶兒二人，聽得清清楚楚，而同聲問道：「誰是大笨牛呀！」

古立苦笑着接道：「自然是我呀！」

袁寶兒微微一笑，道：「莫非是爲了不解風情？」

「正是啊！」白玉梅以牙還牙地笑聲說道：「古先生，以後，你可得向刁大嫂多多學習才對。」

說到這裏，所有人聲與樂聲，都忽然像刀切似地，戛然而止。

只聽一個尖銳語聲沉聲說道：「大家各就原位站好，不許動，否則，出了性命，可怪不得人！」

在這三不管地帶下，像目前這情形，雖然並不常見，却也非創舉。

因此，所有在場的人，都詫異多于震驚。

「老闆娘，多點幾枝蠟燭！」那尖銳語聲的人，繼續下着命令。

老闆娘嬌應着：「來啦！副官。」

白玉梅悄悄發問：「那是甚麼人？」

古立也悄聲回答：「是賈大偉的副官陰千里。」

所有的人都站在原來的位置，帶着微感不安的心情，向四週搜視着。

茶座週圍與各通道上，都已被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包圍，每一個士兵都舉槍向場中瞄準着，人數至少在一個班以上。

陰副官陰千里是一個瘦高個子的中年人，馬臉，鷹鼻，兩道掃帚眉，一雙金魚眼，算得上是一個面目可憎的標準小漢奸相。

但他此刻，却是全副武裝，手持一枝點四五的手槍，神氣活現地下着命令：「統統舉起手來，聽候檢查！」

所有的人都舉起了雙手，只有一個例外，那人就是B城自衛隊隊長牟振川。

牟振川一直背着陰千里，此刻，他仍然既不轉身，也不舉手，只是冷笑一聲道：「陰千里，你好威風！」

陰千里連忙陪笑道：「牟隊長請原諒，千里是奉命行事。」

「奉誰的命令？」

「自然是奉賈團長的命令。」

「你這麼如臨大敵的措施，究竟是爲的甚麼？」

陰千里道：「爲了搜捕謀殺本團情報隊長的兇手……」

「你確定那兇手在這兒？」

「是的。」

「你知道今宵的舞會，誰是主人？」

「我知道，是你牟隊長……」

牟振川霍地轉身過來，厲聲叱道：「那你爲何不事先知會我一聲？」

「這……」陰千里臉上的諂笑凝住了。

「你抓着鷄毛當令箭，假公濟私，是不是想借這個機會撈一筆……」

「不不……隊長請別誤會……」

「你眼中還有我這一個隊長！」

忽然，一個略顯蒼勁的語聲接道：「牟老弟請息雷霆，聽我一言。」

那是一個中等身材，蓄着日式仁丹髫子的中年人，就是那保安團的團長賈大偉。

此刻的賈大偉，雖然是穿着便衣，但却隱隱地透射着一股無形的威嚴。

面對着這八年積憤的仇人，古立的臉色忽然一變，卽探手向懷中摸去，但却被白玉梅的冷厲眼色止住了。

白玉梅並悄聲叮囑着：「八年的時間都已挨過了，你就不能再等一等……」

幾乎是同一時間，牟振川冷冷地一笑，說道：「原來是團長大人親自指揮，那就怪不得啦！」

賈大偉歉笑着道：「牟老弟，我先向你道歉……」

「不敢當。」

「老弟請到外面來，聽我說明原因之後，你就會心平氣和了。」

牟振川返身向白玉梅招招手道：「白小姐，請到這邊來。」

白玉梅又向古立投過一個只有古立才看得懂的眼色之後，才走向牟振川身邊。

牟振川攬着白玉梅的纖腰，一面走向包圍圈外，一面冷冷地一笑道：「賈團長，如果我就是謀殺貴屬的兇手，那你將……」

賈大偉截口笑道：「老弟說笑啦！請坐，請坐，二位都請坐。」

他一面說着，一雙色迷迷的眼睛，却一直在白玉梅的週身上下打量着。

白玉梅深恐被對方瞧出甚麼破綻來，心念一轉，給了他一個媚笑道：「團長，你該不是見過我吧！」

賈大偉被這一笑，笑得靈魂兒飛上了九天，連忙含笑接道：「是的，那一定是在夢中見過……」

說着，一掌拍向牟振川的肩膀，呵呵一笑道：「老弟，你眞敎我嫉妬。」

牟振川似笑非笑地道：「只要團長瞧得起她，我可以讓賢。」

「你捨得嗎？」

「美人固然可愛，但，自己的生命可更重要……」

「原來老弟還在生我的氣。」賈大偉苦笑着。

「一半是生氣，一半也是眞話。」

「好好……這些我們待會再談……」

一旁的陰千里，見他們聊個沒完，不由插口問道：「報告團長，是否立卽開始搜捕？」

賈大偉哼了一聲，說道：「飯桶！人都給包圍了，不立卽搜查，難道還要等個黃道吉日不成！」

「是是……」陰千里恭應一聲之後，立卽向被圍在當中的人們發命令：「大家聽着，由最靠近我的人開始，一個一個的舉手由我身邊出去，誰要敢妄動一下，格殺不論！」

牟振川截口喝道：「慢着！」

緊接着向賈大偉笑了笑道：「賈團長，我要先瞭解一下情況。」

「這也有原因嗎？」

「因爲，今宵這些人，都是我的貴賓。」

賈大偉笑了笑道：「老弟，有關情況，方才陰副官不是已向你報告過了嗎？」

「不錯，但我所知道的貴部的情報隊長是失踪，而並非被人謀殺……」

「老弟，那屍體都已經找出來了……」

「啊……」

「同時，謀殺經過還有人目覩……」

牟振川道：「既然有人目覩，爲甚麼當時不抓着他？而且，一直到事過將近一個星期，才着手緝拿？」

賈大偉道：「那自然是暗中偵查他是否還另有同黨。」

這當口，被人圍困在人羣中的古立，自然

將這些對話聽得清淸楚楚。」

試想，面對八年積恨的仇人，自己行跡已被對方偵悉，生命危在旦夕，他會採取怎樣的行動呢？

此情此景，任何人都會想到，只有一個字——拚！

拚一個夠本，拚兩個就有賺頭。

可是，當他接觸到白玉梅所投射過來的目光時，却又狠不起來了。

同時，袁寶兒也是有意無意之間，以眼色制止他。

于是，他不得不勉强按捺着性子，靜觀變化。

牟振川問道：「偵查結果如何？」

賈大偉接道：「到目前爲止，還沒其他發現。」

牟振川神秘地一笑道：「兇手是誰，可以告訴我嗎？」

「古立。」賈大偉的話聲低得如耳語。

「據我所知，他是有同黨的。」

「我也知道，現場中的同黨是兩個，一個已經拘捕了，另一個也在這兒。」

「團長說的是袁寶兒？」

「不錯！」

「錯了，袁寶兒是池魚之殃，可不是他的同黨。」

「但她知情不報，顯然是別有企圖！」

牟振川又是神秘地一笑道：「團長，你這眞算是明察秋毫之末，却不見輿薪。」

賈大偉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牟振川笑道：「團長放着眼前最最重要的同黨不予追究，却去追究一個無辜而又無知的婦人女子，那不是本末倒置嗎！」

「你說的同黨是誰？」

「我！」

「這是甚麼時候，老弟怎麼又開起玩笑來！」賈大偉苦笑着。

「我說的是正經話，而且，我不但是同黨，還應該算是主兇才對。」

察言觀色，賈大偉相信牟振川所言不虛。因此他面色一沉道：「那麼，你老弟這麼作，總該有個原因？」

「當然。」

「甚麼原因？說！」賈大偉聲色俱厲。

「爲了救你，」牟振川却輕描淡寫地，滿不在乎。

「爲了救我？」

「不錯！」

「那我還得謝你一番才對呀！」

「的確是有這須要。」牟振川含笑接道：「誰都知道你現在說的是氣語，當我說明眞正原因時，你就會誠心誠意的謝我了。」

「但願如此。」賈大偉冷笑着。

牟振川探懷取出一叠資料，向賈大偉面前一揚，道：「你瞧！」

也不知那些資料中，登記着的是些甚麼，但賈大偉這一瞧，可瞧傻眼了。

只見他臉色接着數變之後，才蹙眉自語道：「會有這種事？」

這回，可輪到牟振川給顏色他看了，他披唇一哂道：「團長還不相信？」

「面對這些資料，我不能不信。」

「請想想看，如非我在旁中帮你這個忙，這後果還能設想嗎？」

「……」賈大偉只有苦笑的份兒。

「如果不是我消弭于無形，不但你那即將榮昇旅長的希望落空，即使你現在的團長寶座，也勢將不保，而且，說不定還會落個……」

賈大偉截口苦笑道：「夠了……老弟……只是……」

「只是甚麼呀？」

「爲甚麼不知會我一聲？」

「也得我有時間才行呀！我已經有五天沒到這兒來過了，連白小姐的歡迎舞會，也一再延期。」

「好，我現在向你致謝，也鄭重道歉！」

牟振川笑道：「致謝大可不必，道歉却不敢當，不過，對于刁老大，你却必須……」

「必須怎樣呢？」在這節骨眼兒上，他却賣起關子來。

賈大偉苦笑了一下道：「我知道，兩個都是刁老大的人，好在對其中一個，還沒採取行動……」

「那麼，對于王忠，你——？」

「馬上釋放，」賈大偉立卽向陰千里沉聲道：「陰副官，馬上派人回去，將刁老先生的警衛隊長王忠釋放。」

「是！」

「這兒也立卽撤圍！」

「是！」

陰千里連聲恭喏着，向賈大偉行了一個軍禮，然後擧手一揮，喝道：「馬上撤退，跟我走！」

在牟振川的突然介入之下，一場暴風雨，消逝于無形。

在所有在場的人當中，有兩個人心中的感觸最深。這兩個人就是化名爲古立的胡本立和刁四海。

刁四海對于他那位警衛隊長王忠的被捕，一點都不知情。當然，對于賈大偉此行目的是在拘捕古立，也毫無所覺。

但當他聽過賈大偉與牟振川二人的對話，以及眼見這戲劇性的變化之後，心中有一個概念，也隱約在忖知賈大偉的此行對象是誰了。

他是這陰陽界的土皇帝，試想，當他知道在這幾天中，發生這麼重要的事情，竟然懵無所知，而自己最得力的手下，又居然是牟振川的人之後，他那心頭的感觸，又怎能不既深且鉅！

至於古立，在這短短幾分鐘的過程中，有如作了一個惡夢，夢雖然是醒了，但他心中，除了仍有餘悸之外，也有着太多的困惑。

因爲，別人不知道他與牟振川是甚麼關係，但他自己却最是明白不過，他與牟振川算得是風馬牛不相及。那麼，牟振川橫裏出面，替他消除這一場危難，爲的是甚麼？

還有：牟振川給賈大偉看的，又是一些甚麼資料？

更使他困惑不解的，是白玉梅的態度。

白玉梅與他是同仇敵愾的被害者，此行目的，都是爲了要對付賈氏兄沬，此刻，面對使得他家破人亡的仇人，她却不但不乘機下手復仇，而且還阻止他下手，這不是太過反常嗎？

他，算得上是百思不得其解，但事實上，目前已沒多餘的時間讓他去摸索，只見賈大偉打了一個哈哈，道：「打擾諸位的雅興，眞是抱歉得很！好了，現在已經由牟隊長證明是一個誤會，沒事啦！諸位喜歡跳舞的，可以繼續跳舞。」

話鋒略爲一頓，才扭頭向牟振川笑道：「老弟，我作東，咱們去餐廳共謀一醉如何？」

牟振川既沒接受，也沒拒絕，只是笑問道：「有理由嗎？」

「有，替諸位壓驚，也向你老弟表示我的歉意。」

「好！我敬領，團座打算還請誰？」

賈大偉道：「自然有白小姐，還有刁老大，和刁大嫂……」

袁寶兒截然嬌笑道：「謝啦！團長，我不用去了。」

「爲甚麼？」賈大偉滿臉詫訝。

「我……有點兒不舒服。」

「已不舒服，那我就不便勉强了……」

「多謝團長……」

當賈大偉，牟振川等人相偕走向餐廳時，刁四海却回頭向古立笑道：「古老弟，勞駕你護送寶兒回去，好嗎？」

古立點首笑道：「小弟義不容辭。」

牟振川笑道：「古兄作過護花使者之後，請再回到這兒來，我有重要公事和你商量。」

「好的。」

「古兄可以在白小姐房間中等我。」

古立已偕同袁寶兒走到門口，回頭笑道：「知道啦！」

走出八方客棧的大門，古立立卽向袁寶兒悄聲問道：「寶兒，妳知道刁公館中，誰是賈團長的心腹嗎？」

袁寶兒嬌笑道：「我怎麼知道呢？」

古立臉色一沉道：「妳不知道，那麼，我認定走漏消息的就是妳。」

「爲甚麼會有這種想法？」

「因爲，妳是唯一知道這件事情眞相的一個外人。」

「就只有這個理由。」

「我認爲這理由已非常充分。」

袁寶兒忽然幽幽地嘆道：「我不但是一片好心腸被人當作狼肝肺，而且，成了豬八戒照鏡子，裏外都不是人。想想我這是何苦來！」

古立訝問道：「妳是說，兩面都不討好？那另一方面又是誰？」

「自然是賈團長，」袁寶兒苦笑着接道：「方才的一切，你都親眼看到，也親耳聽到了，他說那件事有人目睹，那自然也看到了我也在場，但我却是知情不報，以方才的情報來說，並非是牟隊長出面解圍，你固然必被捕，我也脫不了干係。」

古立冷笑道：「得了吧！妳這一套，只能騙騙三五歲的娃兒。」

「你不相信，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相信，哼！那麼，我問妳，難道是我和王忠自己將秘密洩漏不成！」

「俗語說得好：日久見人心，古先生，我袁寶兒究竟是怎樣的人，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

（未完）

兵學談奇

武侯八陣圖

金龍

在奉節這地方，除了瞿塘峽、艶澦堆、白帝城之外，去城西南七里的江濱沙磧中，還有細小的石塊羅列着，相傳這就是三國蜀丞相諸葛亮的「八陣圖」遺跡。當地居民稱此「八陣圖」爲「八陣磧」，據他們說：奉節城裏面的人一種不成文的習慣，那便是每年農曆正月初七「人日」那天，全城的所有青年男女，都去到八陣磧上遊玩，叫做「踏磧遊」。其中也有中年婦女和老婦們參加遊行的，她們頗爲迷信，往往把揀拾可以穿孔的小石子，貫以彩索，繫於自已的釵頭上，爲一年的吉祥。過去的夔州（奉節）知府，經常設筵於磧石上宴。

奉節人重視諸葛武侯的風氣，流傳已有千多年，所謂習慣成自然，直到抗戰時期仍未改變。筆者出差到萬縣時，曾特地前往奉節參觀過。由於當時是五月間，正是長江水漲之際，八陣磧的大部份已遭江水淹沒，只看見較高地區的一部份石壘，可惜時間關係，等不及江水落後，看過究竟，因此，無法看到整個的八陣圖遺跡。

傳說江水退落後，其餘部份，宛然尚存。

是故，一般人都覺得很奇怪，每當巴蜀雪消，峽水猛漲的時候，十餘圍的大樹，數以噸計的巨石，都被湍急的洪水所冲走；尤其山洪暴發時，峽口往往水與岸齊，大有石崩山裂之勢，許多江灘，都被傾瀉的山石所堆塞。至水落川平，幾乎萬物已失故態，唯有八陣圖的小石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故；僅有流速最急之地，經過近千年的冲洗，磨滅殆盡。

這不能說不是一種奇跡！正如唐代詩人劉禹錫所說：「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玄德効死：況此法出自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才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桓溫征蜀過此，以爲常山陣勢，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眞，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不南山石。』…」其實，八陣之名，不自太公始；遠在黃帝時已設八陣之形。據太白陰經說：「黃帝設八陣之形，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居震爲飛龍門，武翼居兌爲武翼門，鳥翔居離爲鳥翔門，蜿盤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門，龍、虎、鳥、蛇居四奇門，乾、坤、巽艮爲闔門，坎、離、震、兌爲開門。」

又「兵畧纂聞」中也說：「黃帝按井田作八陣法，以破蚩尤。古之名將知此者，惟姜太公、孫武子、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爲諸葛孔明也。」此外，尚有以方、圓、牝、牡、衝、輪、浮、沮、雁行爲八陣，或謂陣法分休、傷、生、杜、景、死、驚、開等八門者，都是後起的「新八陣」之說。

奉節的八陣圖遺跡，雖經江水長期漂蕩，歲月消損，高處還見有壘石二、三尺高，低處則已遭磨滅殆盡，多不完整，但根據有關「八陣圖」的記載，則仍非常詳盡，如寰宇記中所說：「夔州奉節縣，本漢魚腹縣，八陣圖在縣西南七里。而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周廻四百一十八丈，中有諸葛孔明八陣圖，聚細石爲之，各高五丈，廣十圍，歷然棊布，縱橫相當，中間相去九尺，正中開南北巷，悉廣五尺，凡六十四聚。又有二十四聚作兩層，在其後，皆統爲十二聚。或爲人散亂，及爲夏水退後，依然如新。」而淸人的記載則說：「今夔州諸葛武侯以石縱橫八行爲方陣，奇正之出，皆生於此。奇亦爲正之正，正亦爲奇之奇，彼此相窮，循環無窮也。」我還記得在奉節八陣圖之下東南面約三里處，有一磧堆，東西長約一百步，南北廣約四十步，磧上有鹽井泉五口。其中有兩口鹽井在高處，三口在低處，以木爲桶取鹽後，即時沙壅，多出夏沒。

一棒喝武林

殺機隱隱風雲湧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史秀龍欲使鄺羽與月姑互拚，終答允把命賣給鄺羽，聽從他的吩咐，前往濟南，提出賣命所得銀兩大事揮霍，那日突感遊興，獨步山崗，見公羊伯爲母大虫綁住，心生同情，遂購一老山羊趁母大虫熟睡換下公羊伯，帶他進城享樂一番，公羊伯向他詢問是否有何困難需他相助，史秀龍不顧拖他捲入漩渦，堅不說出賣命之事，送公羊伯回去母大虫處，暗下換回老山羊後返回客棧，棧中小二對他說有父女二人患難需助，史秀龍贈予百金，少女梅映雪親來叩謝，史秀龍安慰她幾句後，梅映雪再拜辭去——

史秀龍看着梅映雪走了後，並沒有繼續去關心她的際遇，他只覺得悶悶的。似有滿腔悶氣無法發洩，當下決定再去豪賭一番再說，乃包了幾百兩紋銀，出門而來。

他尚未花完的八萬餘兩紋銀，仍存放在兩間客房中，但是他除了要用就拿之外，其餘的視如糞土，每次外出，均不鎖門或關照店小二，就那麼洒洒脫脫的逕自走了。

一連四天都是如此，而奇怪的是他「庫存」的銀子却似沒有減少一點點。

是沒有宵小覬覦？或是大家已知他是「十二飛鈸鄺羽」下令「保護」之人，故不敢到太歲頭上動土？

這些，他也想都不去想，他只想如何趕快在十三天之內花光八萬餘兩銀子而已！

現在，當他帶着一包銀兩剛剛一脚踏出客棧大門的時候——

「嗨！就是他！賊漢子，老娘說的那位小哥就是他！」

史秀龍不禁怔住了。

原來，開聲叫嚷的人，赫然竟是母大蟲！

她和丈夫公羊伯，剛好來到客棧門外的街上，正好撞見了史秀龍，不覺歡聲叫嚷起來。

公羊伯假裝不認識史秀龍，眨眨眼問道：

「他……他是誰？」

母大蟲叫道：「他就是那位在老梅坡指點老娘迷津的小哥呀！」

說着，趕上一步拉住了史秀龍的手，笑道：「小哥你看，我丈夫變回來了！」

史秀龍「哦」了一聲，指了指公羊伯，裝蒜道：「他就是大娘的丈夫？」

母大蟲道：「正是！正是！小哥，我眞該謝謝你，要不是你指點了迷津，說不定我丈夫還變不回來呢！」

她回對公羊伯下命令道：「賊漢子，快向這位小哥拜謝！」

公羊伯含笑向史秀龍點點頭，擠擠眼，道：「小哥，謝謝你了，這回設非是你，我老人家勢將終生爲羊矣！」

史秀龍會心一笑道：「別客氣。」

母大蟲道：「我丈夫是今早變回來的，昨天小哥指點我要虔誠懺悔，我就眞的虔誠懺悔，結果只一天工夫就把他變回來了。」

歡喜和得意之色，溢於言表，好像公羊伯的回變爲人，全是她的功勞似的。

史秀龍笑道：「是啊，這叫做『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母大蟲一指客棧，說道：「小哥就住在這兒？」

史秀龍道：「是的。」

母大蟲道：「你吃飯沒有？」

史秀龍道：「還沒有。」

母大蟲轉對丈夫問道：「賊漢子，你身上還有沒有銀子，咱們請這位小哥吃一頓飯，以答謝他給咱們的恩。」

公羊伯笑了笑道：「娘子，妳老公向來是不管錢的，有沒有銀子，那要問妳呀。」

母大蟲白了他一眼道：「沒出息，當着人家這位小哥面前，也好意思講這種話！」

說到這裏，回對史秀龍露出難爲情的笑容道：「小哥，我願意請你吃一頓飯，誰知正好手頭不便，不過沒關係，我有個折衷的好辦法——我請客，你小哥先墊一下，如何？」

史秀龍笑道：「好啊！」

母大蟲道：「那一天這賊漢子有錢，我一定叫他還給你。」

史秀龍道：「不必，不必，那邊有家酒樓，咱們就到那酒樓上吃飯吧。」

母大虫一看他所指的酒樓氣派不凡，倒有些不安，道：「那酒樓很大，只怕要花不少錢呢。」

史秀龍拍拍手上的一包銀子笑道：「大娘不用担心，小可這裏面有五百兩銀子，足够咱們三人吃個痛快。」

母大虫聽了睜大眼睛道：「嘎！你有五百兩銀子，你那裏來這麼多的錢？」

史秀龍笑道：「數日前小可賣了一樣東西，得銀十萬兩，如今小可手頭上還有八萬多兩呢。」

母大虫吃驚道：「我的天，你小哥賣了什麼東西，竟是這樣值錢？」

史秀龍微微一笑道：「對不起，恕不奉告，咱們還是去吃飯吧。」

於是，三人進入酒樓，揀了個座頭坐下，史秀龍點了幾樣最名貴的菜，然後道：「先把好酒送上來，要快！」

跑堂的唯唯應是，叫菜拿酒去了。

母大蟲似乎還是第一次上大酒樓，對酒樓上的各種陳設均感新奇，不停的東張西望道：「這家酒樓好氣派，賊漢子，老娘嫁了你幾十年，你就從不帶老娘到這種地方來。」

公羊伯笑而不言。

母大蟲接着又向史秀龍道：「小哥，你說給我聽聽沒關係，到底賣掉什麼東西，竟能得到十萬兩銀子？」

史秀龍支吾道：「那東西……是我父母給我的，不過……說來慚愧，還請大娘不要追問如何？」

母大蟲詫異道：「既是你父母給你的東西，有甚麼不可說的？」

史秀龍笑笑不答。

母大蟲回對丈夫道：「賊漢子，你猜猜他賣掉了甚麼東西？」

公羊伯摸着鬍子道：「大概是命吧。」

母大蟲一怔道：「甚麼？」

公羊伯道：「命。」

母大蟲啐道：「去你的，他若是把命賣掉，此刻還能請咱們上酒樓來吃飯麼！」

公羊伯道：「唔，不錯，不錯……」

母大蟲道：「你再猜猜！」

公羊伯側頭想了想，忽然一拍腿道：「我猜着了！我猜着了！」

母大蟲急問道：「快說，他賣掉甚麼？」

公羊伯道：「命。」

母大蟲拉下臉道：「賊漢子，老娘今天不過給你三分顏色，你居然就開起染坊來了，你再敢跟老娘逗樂，老娘馬上給你好看！」

公羊伯着忙道：「我說的是眞話呀！」

母大蟲罵道：「放你娘的臭屁，他若是把命賣掉，人還會在此？」

公羊伯道：「他先收銀，後付命。」

母大蟲眨眨眼，搖頭道：「老娘不信，人沒一個不怕死的，誰肯把命賣給人家！」

公羊伯又摸摸鬍子道：「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就可以賣啦！」

母大蟲道：「怎叫萬不得已？」

公羊伯緩緩道：「譬如說，當一個人自知他死期將臨時，就會毫不猶豫的把命賣掉。」

母大蟲打量了史秀龍一眼，道：「我瞧他氣色不錯，那像是要死的人？」

公羊伯道：「我說的不是指生病而言，而是說——」

這時候，跑堂的已把酒送上來，史秀龍忙岔開話題道：「老丈莫再說笑話了，來，喝酒！喝酒！」一面說，一面替他們夫婦酌酒。

公羊伯果然對酒比較有興趣，端起來一口乾下，笑笑道：「好酒，這是陳年花雕！」

母大蟲盯着他不說話。

公羊伯被她盯得渾身不自在，心虛的笑道：「娘子，妳……怎麼老盯着我？」

母大蟲冷冷道：「你底下的話那裏去？」

公羊伯苦笑道：「算了，娘子，這位小哥好意請咱們吃飯，咱們怎好意思盤根究底？」

母大蟲又盯着他不說話。

公羊伯爲之膽寒，忙道：「好好，我說便了，我想他必是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譬如說有個仇家要他的命，而他自己不是仇家之敵，一旦動手就非死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可以把命賣掉了。」

母大蟲覺得有道理，立刻轉對史秀龍問道：「小哥，是不是這樣？」

史秀龍搖頭道：「不是，不是！」

說話之間，點的菜也已一一端上來，母大蟲見是平日難得吃到的好菜，也就沒有興趣再追究，當下抓起筷子道：「你不說算了，吃菜，吃菜……」挾起一大塊葱油鷄往嘴裏直塞！

她狼吞虎嚥的把菜各吃去一大半之後，忽然又向史秀龍笑道：「小哥，你貴姓大名？」

史秀龍道：「小可姓史，賤名秀龍。」

母大蟲道：「瞧你樣子好像練過功夫？」

史秀龍道：「練過一些。」

公羊伯脫口道：「他是『九紋龍史進』的後代。」

母大蟲訝然道：「你怎知道？」

公羊伯這才發覺說溜了嘴，慌忙『圓謊』道：「是猜的，因爲他說姓史，所以我猜他可能是『九紋龍史進』的後代。」轉對史秀龍笑問道：「老弟，我老人家猜得對不對？」

史秀龍笑道：「猜對了，小可正是『九紋龍史進』的後代。」

母大蟲道：「這樣說來，你想必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了？」

史秀龍謙遜道：「不敢，小可只略懂一些拳脚棍棒，不登大雅之堂。」

母大蟲一指丈夫道：「你識我丈夫吧？」

史秀龍忙向公羊伯拱手道：「眞對不起，小可竟忘了請教老丈的大名……」

公羊伯淡然道：「我老人家名如其人，叫公羊伯。」

史秀龍又拱拱手道：「原來是公羊老前輩，大名如雷貫耳，幸會幸會。」

母大蟲得意洋洋地道：「我丈夫是當今武林風雲人物，一頓足可使天地變色哩！」

史秀龍點點頭道：「是的，是的，今得識荆，可謂三生有幸。」

母大蟲道：「武林中人提起我丈夫，沒一個不怕的，就連那個令人聞名喪膽的『月姑』，見到我丈夫也要退避三舍！」

史秀龍又點頭道：「誠然，誠然。」

母大蟲把話帶入正題，鄭重地道：「所以，要是你小哥有什困難，只管告訴我丈夫好了，他只要一句話出去，沒有人敢不聽從的！」

史秀龍道：「當然，可是小可並沒有遭遇到甚麼困難，故——」

母大蟲打斷他的話道：「不，你一定遭遇到某種困難，我看得出來，你不必客氣，只管說出來，我叫他替你去解決便了。」

史秀龍道：「大娘好意，小可十分感謝，只是小可的確沒有任何困難呀！」

母大蟲不大高興地道：「你難道不相信我丈夫的能耐？告訴你——」

公羊伯一拍她肩膀，打岔道：「娘子，他目前只有一項小小的困難……」

母大蟲微怔道：「甚麼困難？」

公羊伯道：「錢太多，不知要怎樣花才能花完！」

母大蟲以不大相信的表情瞪望着史秀龍，問道：「小哥，我丈夫猜得對麼？」

史秀龍哈哈一笑道：「又猜對了。」

母大蟲大喜道：「已是這麼一個困難，不須我丈夫出面，由我來替你解決就够了，怎麼樣？」

史秀龍笑道：「可以，可以。」

母大蟲道：「老娘別的不行，花錢倒很在行，小哥打算拿出好多來讓老娘帮你花。」

史秀龍拍拍身邊銀包道：「就這些吧！」

母大蟲皺眉發嗔道：「哼，你小哥可是瞧不起老娘？認爲老娘只能花五百兩銀子？」

史秀龍笑道：「不是不是……」

母大蟲沉聲道：「那麼再去拿五百兩銀子來，老娘若是花不完一千兩銀子，就不叫『母大蟲』！」

史秀龍當然不在乎送她五百兩銀子，點頭道：「好的，小可再去拿五百兩銀子　請大娘帮忙花花，不過小可有一項要求，要請大娘答應。」

母大蟲道：「你說說看。」

史秀龍道：「大娘拿了一千兩銀子之後，請即離開濟南府，半個月內，不許入城。」

母大蟲一呆道：「這爲甚麼？」

史秀龍道：「請不要問理由。」

母大蟲一口答應道：「好，一言爲定！」

史秀龍起身道：「那麼，賢伉儷請稍候，待小可回客棧去取來。」

說畢，轉身下樓，返回客棧。

回到房間，赫然發現「五雷神汪焦雲」，坐在自己的床上，神色一片冷峻！

史秀龍並不感到很意外，笑了笑道：「閣下又有甚麼指敎？」

五雷神汪焦雲冷冷道：「還是昨天晚上那句話！」

史秀龍道：「我不是照辦了麼？」

五雷神汪焦雲冷笑道：「那麼，現在你們一道在酒樓上吃飯又作何解釋？」

史秀龍道：「那是湊巧碰上的。」

五雷神汪焦雲冷冷一哼道：「就算那是事實，但你不該跟他們一道吃飯！」

史秀龍道：「閣下對那『母大蟲』的性情應該有些認識吧？如果我拒絕了她的邀請，只怕更不容易擺脫她的糾纏呢。」

汪焦雲道：「如今你回客棧來幹麼？」

史秀龍道：「拿一些銀子送給她，請他們離開濟南府，半個月內不許入城。」

五雷神汪焦雲道：「他們接受了？」

史秀龍道：「不錯。」

五雷神汪焦雲問道：「他們是否巳知道你把命賣給我們的事情？」

史秀龍道：「毫不知情。」

五雷神汪焦雲道：「既不知情，何以竟向你敲詐起來了？」

史秀龍搖頭道：「沒有敲詐，那母大蟲愛貪小便宜，我就投其所好，送她幾個而巳。」

五雷神汪焦雲道：「據老夫所知，公羊伯可不是貪婪之人。」

史秀龍道：「不錯，但他却管束不了他的妻子，他甚至很怕她。」

五雷神汪焦雲揮揮手道：「把銀子送給他們之後，立刻離開他們！」

史秀龍含笑一躬身道：「是，汪大爺，小的既把性命賣給了你們，敢不唯命是聽，肝腦塗地！」語畢，走去取出五百兩銀子包好，於退出房間之際，向他揶揄一笑道：「請問，那『月姑』是否巳顯露芳踪了？」

五雷神綳着臉不答話。

史秀龍笑了笑，掩上房門，返身出了客棧，往對街上的酒樓行來。

回對樓上座頭，他把那包銀子遞到母大蟲面前，說道：「大娘，這是五百兩紋銀，連同椅子上這一包共是一千兩，即請笑納。」

母大蟲接過銀包，笑嘻嘻道：「小哥，看樣子你不是在開玩笑啊！」

史秀龍道：「對賢伉儷，小可焉敢有半句戲言。」

母大蟲道：「那麼，我們夫婦也要履行諾言，離開這濟南府了？」

史秀龍道：「是的。」

公羊伯搖頭道：「不對！」

史秀龍一怔道：「甚麼不對？」

公羊伯道：「跟你進行交易的是拙荆，不是我，因此必須離開濟南的是她不是我。」

母大蟲怕史秀龍不答應而收回一千兩銀子，登時雙眉倒豎，要對他發火了。

公羊伯眼明嘴快，立刻接下道：「不過，你放心，我老人家始終是跟着拙荆的，她往那裏走，我老人家就往那裏跟，這叫嫁鷄隨鷄嫁狗隨狗！」

母大蟲這才轉怒爲喜道：「既然如此，快把銀子拿起來，咱們即刻出城去。」

公羊伯道：「這却不急，我還沒喝够。」

母大蟲叱道：「等你喝够了，咱們也別想出城了！」

公羊伯嚇了一跳，忙的提起銀包起身道：「是是，即刻出城，即刻出城！」

說畢，疾步往樓梯口走去。

母大蟲向史秀龍擺擺手，笑道：「小哥，要是你眞有八萬餘兩銀子，請不要花光，咱們半個月後再見！」

肥腰一扭，拖着一片笑聲，咚咚咚的跑下樓去了！

經過一番周折，史秀龍原想去豪賭一番的心情，也給打掉了，他獨自喝了幾杯酒，即付賬下樓，返回客棧而去。

回到客棧中，於經過一間普通客房之時，只見那客房外面圍着一堆人，正在議論紛紛，同時客房中還傳出一陣陣悲哭之聲！

史秀龍趨前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住客答道：「有人死了。」

史秀龍道：「誰？」

那住客道：「一個老人，聽說是賣唱的，他女兒剛請得一位大夫回來，誰知他却巳斷氣了。」

史秀龍一聽即知是梅映雪的父親，乃排衆擠入房中，但見房中一榻之上，躺着一個死人，其人年約六旬，看外表倒沒有甚麼病容，但巳身軀僵直，一臉的死相，那梅映雪正伏在榻前哭得死去活來，在她身側，站立着四個人，一個是客棧賬房，一個似是大夫，另二人是店小二，個個面露同情之色，嘆息不巳。

史秀龍上前說道：「這位老丈怎麼就死了呢？」

賬房先生一見是他，忙的拱手道：「原來是史大爺，您來得正好，這位梅姑娘得到您的資助，剛請得這位大夫來替她父親看病，誰知她父親巳熬不住了，唉！」

史秀龍問道：「他生了甚麼病症，竟死得這麼快？」

那位大夫搖搖頭，長嘆一聲，說道：「方才老漢看了一下，這位老丈似是患了心病，一時喘不過氣來……唉唉，老漢要是早來一步就好了。」

史秀龍見梅映雪悲慟欲絕，便上前勸道：「梅姑娘，令尊不幸病故，誠屬可悲，但是妳最好節哀順變，不要太傷心才好。」

梅映雪哭得更傷心，哀叫道：「爹啊！你這一去，可叫女兒怎麼辦？爹啊！您不是說，一定要找到我娘，才肯瞑目的麼？爲甚麼…爲甚麼……」

愈哭愈悲切，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史秀龍又勸道：「梅姑娘，不要哭了，人死不能復生，妳這樣傷心又有何用？」

賬房先生和店小二也一再的勸慰，好不容易才勸得她停止了哭泣。

她抬起淚潸潸的臉孔，絕望的看着史秀龍道：「我怎麼辦？這叫我怎麼辦？」

史秀龍道：「不用發愁，令尊的喪事，由小可來吩咐他們去辦就是了。」

他隨即轉對賬房先生道：「賬房先生，這位梅老丈的後事，就麻煩貴棧代辦理如何？」

賬房先生沉吟道：「這個……」

史秀龍道：「一切費用，概由小可負責便是！」

賬房先生當然知道他有「堆積如山」的銀子，連忙滿口答應道：「是是，在下立刻吩咐他們去辦，史大爺您請放心好了。」

×　×　×

三天之後，梅映雪的父親的喪事，總算完全辦好，史秀龍只不過花了三百兩銀子，却巳贏得全城百姓的稱讚，史大善人四個字，叫得更响了。

然而史秀龍對所有加到身上來的讚譽並無一絲喜悅之感，因爲距離「月姑」的約會之期——八月中秋——巳只剩下十天，當一個人的生命巳被註定只剩下十天的時候，任何榮華富貴和任何讚譽都巳變得毫無意義了。

這一天，由於喪事巳了，他心情大爲輕鬆，乃又携帶一包銀兩，一溜烟的出了客棧，繼續過他吃喝嫖賭的日子，直玩到深夜初更，才拖着一身疲倦回到客棧。

剛剛想上床躺下，房門又「砰砰砰」的响起來。

他頗有一種不勝其煩之感，嘿然道：「小二，不管你有甚麼天大地大的事，都等明天再說吧！」

「史恩公，是我……」

原來，敲門的是梅映雪！

史秀龍微微一怔，乃走去開門，問道：「梅姑娘，有甚麼事麼？」

梅映雪低首慼然說道：「難女想和恩公談談……」

史秀龍不忍拒絕，點頭道：「好的，妳請進來。」

梅映雪站着沒動，略現羞澀地道：「孤男寡女獨處一室頗有不便，恩公可否移駕後花園一叙？」

史秀龍點頭道：「好，咱們就去後花園談談。」

兩人來到客棧後面的花園中，進入一座凉亭坐下，史秀龍立刻問道：「妳有甚麼話要告訴我？」

梅映雪泫然道：「此番多蒙恩公救助，大恩大德，難女眞不知要怎樣來報答才好？」

史秀龍道：「梅姑娘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小可並不期望姑娘報答。」

梅映雪輕輕飲泣，說道：「可是……可是……」

史秀龍道：「不要多說了，說老實話，妳沒有機會報答我，而我也沒有機會接受妳的報答。」

梅映雪仰臉微露錯愕道：「難女或許沒有能力報答恩公，但恩公何以說沒有機會接受難女的報答呢？」

史秀龍苦笑道：「因爲……我再住十天就要走了！」

梅映雪問道：「恩公何處去？」

史秀龍說道：「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

梅映雪道：「哪裏？」

史秀龍搖搖頭道：「梅姑娘不必知道。」

梅映雪道：「恩公難道認爲難女此生此世巳無報答恩公的能力了麼？」

史秀龍又搖頭道：「不。」

梅映雪道：「那麼，恩公至少應該告訴難女家住何處，這樣將來——」

史秀龍打岔道：「我沒有家。」

梅映雪一呆道：「沒有家？」

史秀龍道：「是的，小可父母巳亡，也無兄弟姊妹，祖上留下來的土地房舍，也巳賣掉了，現在是孑然一身，以江湖爲家。」

梅映雪迷惘的望着他道：「哦，爲甚麼要以江湖爲家呢？」

史秀龍道：「大概是命運的安排吧！」

梅映雪道：「恩公的命運並不壞，至少恩公很富有啊。」

史秀龍苦笑一下道：「是的，我有幾萬兩銀子，但除此而外……」

梅映雪道：「恩公爲何不利用那些錢去成家立業，過安定的日子？」

史秀龍搖搖頭，沒有說話。

梅映雪凝視他追問道：「恩公不能麼？」

史秀龍輕嘆一聲道：「是的，不能！」

梅映雪道：「爲甚麼？」

史秀龍道：「因爲，再過十天，我就要到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去。」

梅映雪驚訝道：「去那地方，會影响恩公的一生麼？」

史秀龍點頭道：「不錯，去那地方，就決定了我的一生！」

梅映雪大感驚奇道：「恩公說的，難女聽不懂，恩公可否說詳細一些？」

史秀龍搖一搖頭，說道：「我的事，妳最好不要知道，還是談談妳自己吧，姑娘可有兄弟姊妹？」

梅映雪搖首道：「沒有。」

史秀龍道：「令堂呢？」

梅映雪似又觸動心事，淚珠一顆一顆掉下，道：「難女是有個母親，可是……可是却不知她在那裏？」

史秀龍道：「她離家出走了？」

梅映雪點點頭，悲聲道：「是的，離開我們父女，巳經整整有十個年頭了！」

史秀龍道：「當時爲何出走？」

梅映雪說道：「貧賤夫妻百事哀，由於如此，他們經常吵架，終於有一天，家母不告而別……」

史秀龍道：「可知她去了何處？」

梅映雪道：「不知道，五年前，家父帶難女出來賣唱爲生，順便尋訪家母的下落，誰知都沒有一點消息，上個月，我們遇見一個同鄉，他說去年曾在這濟南府見到家母，看家母的一身打扮，似是定居城中之人，我們父女便來此尋找……」

史秀龍道：「結果沒找到？」

梅映雪黯然道：「是的，沒有。」

史秀龍問道：「妳和令尊，巳將全城尋遍了？」

梅映雪道：「可以說都找過了，但我們當然無法一家一家詳細的找……」

史秀龍道：「如今妳打算怎麼辦？」

梅映雪道：「我繼續尋訪，可是……」

史秀龍道：「有困難？」

梅映雪道：「是的，我孤單一個弱女無力謀生，衣食住行都不方便……」

史秀龍嘆道：「我願再資助妳一些銀兩，但除此而外，別的我亦無能力，妳自己該堅強起來。」

梅映雪忙道：「難女今晚約恩公談話，可不是要求恩公——」

史秀龍擺手打斷她的話道：「我知道，但我很願意再帮助妳，老實說，我在未來的十天之內，也花不完那麼多的錢。」

梅映雪不解的問道：「恩公這話的意思，是……」

史秀龍一笑道：「我知道妳聽不懂，其實妳也不必懂，明天上午，我去錢莊替妳存入一萬兩銀子，我想一萬兩銀子大概足够妳幾年的花費了。」

梅映雪搖頭道：「不，恩公，難女不能接受——」

史秀龍又擺手打斷她的話道：「妳不必客氣，也許在妳的心目中，一萬兩銀子是個很大的數目，但在我看來，這世上最可珍貴的東西是生命。」

梅映雪默默的望着他，欲言又止。

史秀龍微微一笑道：「妳還有甚麼話要說麼？」

梅映雪低下頭道：「有的，難女心中有個希望，只是不敢開口……」

史秀龍道：「不必客氣，說給我聽聽。」

梅映雪道：「難女——」

史秀龍忽然有所警覺，搖手制止她說下去，回頭對着亭後一排花架喝道：「何方朋友，請出來！」

「嘻嘻，是我……」

隨着人聲，一個老人自花架後面轉出來，這老人其貌不揚，手上拿着一支竹掃把，狀如管理花園的老園丁。

史秀龍注視着他，冷峻地說道：「你是何人？」

老人彎彎腰，滿臉陪笑道：「回稟史大爺，老漢叫胡老四，是這裏的園丁。」

史秀龍道：「你爲何躲在花架後面偷聽我們的談話？」

胡老四忙道：「不敢，不敢，史大爺誤會了，老漢本就在花架後面打掃園地，後見史大爺和這位姑娘入園，老漢未敢驚動，所以也就蹲在那兒。」

史秀龍冷笑道：「你好勤快，居然在深夜裏打掃園地！」

胡老四笑着彎着腰道：「是的，是的，因爲夜裏涼快……」

史秀龍靜靜的注視着他，半晌之後，才又冷笑一聲道：「我知道你是誰！」

胡老四一怔道：「甚麼？」

史秀龍憎惡地道：「八月中秋未到，少來惹我，快滾吧！」

胡老四似懂非懂的「哦」了兩聲，好像很怕惹他生氣，匆匆忙忙的走開了。

梅映雪目送胡老四走遠之後，回望史秀龍，臉呈迷糊道：「恩公跟他講的話，難女聽不懂，他……不是這兒的園丁麼？」

史秀龍含糊一嗯，恢復和悅之色道：「方才妳說心中有個希望，是甚麼？」

梅映雪又低下頭，羞澀地道：「難女說出來，恩公也不會答應，不如不說的好。」

史秀龍說道：「妳試說說看，也許我會答應。」

梅映雪低頭沉默了片刻，才輕輕的說道：「難女希望………希望恩公能够收留難女爲婢——」

史秀龍聽了立刻截口道：「這個不行！」

梅映雪一顆螓首，埋得更低，羞答答地說道：「難女蒲柳之姿，自知不配奉侍恩公，只是……」

史秀龍道：「不是妳不配，而是我不配，方才我說過了，再過十天，我就要到一個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去。」

梅映雪道：「要是恩公肯收留難女，不管恩公上刀山入火海，難女均願跟隨！」

史秀龍苦笑道：「那是開玩笑，我要去的那地方，妳怎麼能去呢！」

梅映雪垂首默然。

史秀龍站起來，道：「夜已深，妳回房歇息去吧！」

梅映雪慢慢起身，道：「恩公說要贖難女一萬兩銀子是麼？」

史秀龍點頭道：「是的。」

梅映雪苦澀一笑道：「一萬兩銀子，足够買了難女……」

史秀龍道：「我不是拿錢買妳。」

梅映雪道：「恩公白白丢掉一萬兩銀子，不覺得心痛？」

史秀龍道：「不是白白丢掉，而是在幫助妳。」

梅映雪沒有再說甚麼，低着頭走了。

史秀龍又在涼亭上佇立沉思良久，才走出花園，回到客房的走廊上，看見一個店小二端着一個茶盤自一間客房走出，便向他招招手道：「小二，你過來。」

那店小二應聲趨至，哈腰道：「史大爺，您有甚麼吩咐？」

史秀龍推開自己房間的門，說道：「進來，我有些話問你。」

店小二跟着他進入房中，站立等候差遣。

史秀龍在床沿上坐下，含笑道：「你們安福客棧，這兩天都客滿了吧？」

店小二道：「是的——噢不，還有兩三間上房空着，史大爺問這個幹麼？」

史秀龍微微一笑道：「沒甚麼，隨便問問罷了。」

店小二神色有些不自然，吶吶地道：「史大爺要不要吃些點心，敝棧備有宵夜點心，小的去拿些來好麼？」

史秀龍搖頭道：「不，我不餓，我再問你，花園裏的那個胡老四，他不是你們安福客棧的人吧？」

店小二面色微變，說道：「他………他是呀！」

史秀龍冷笑道：「你扯謊！」

店小二惶恐道：「小的不敢，他……他的確是我們安福客棧負責管理花園的人啊！」

史秀龍取出一錠銀子，在手上拋動着，道：「說實話，有賞……」

店小二看着那錠銀子，吞了一口唾沫，道：「史大爺要……要小的說甚麼呢？」

史秀龍笑道：「說出眼下安福客棧潛伏着多少人！」

店小二爲難地道：「這個……」

史秀龍道：「門口一個老叫化，花園一個胡老四，還有呢？」

店小二困窘的笑笑道：「史大爺既已看出來，又何必再問小的。」

史秀龍道：「我要知道詳細一些。」

店小二訕訕一笑，說道：「小的說了，那錠銀子……」

史秀龍把銀子扔給他，道：「賞你！」

店小二接住銀子，道：「好，小的實說便了，眼下潛伏在敝棧的人，共有六個，蹲在客棧門口的那個老人叫化是『黑蛟神項若廷』，花園裏的那個胡老四是『二郎神楊南遊』，另外的『五雷神汪焦雲』，『五通神言公臣』，以及總瓢把子『十二飛鈸酈羽』，均以不同的面貌和身份，投宿在客棧中。」

史秀龍道：「你只說出了五個，還有一個呢？」

店小二道：「那人是酈羽的入室弟子，叫『九飛鈸辛烈』。」

史秀龍道：「他在哪裏？」

店小二道：「在你眼前！」

語畢，一躬身，掉頭出房而去。

× × ×

山雨欲來風滿樓！

史秀龍現在才開始感覺到，表面平靜如常的安福客棧，已然隱伏着一股殺機，而「十二飛鈸酈羽」已經撒開了魚網，只等「月姑」現身，便要收網捕魚。

而自己，便是網裏的魚餌！

——月姑會來麼？

——會的，她是從來不爽約的！

——她也從未失手過，這次她會失手麼？

——不會，雖然「十二飛鈸酈羽」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但是「月姑」絕不是一個好相與的女人，她必然會達到與自己「共度佳節」的目的，然後飄然而去！

——唉，我史秀龍其實是個無名小卒，她爲甚麼如此看得起我呢？

——她既已下「情簡」給我，約我共度良宵，又何必去挑翻九龍寨，殺死酈家盛，惹來這偌大的麻煩？

他躺在床上，靜靜的想着這些問題的時候，忽然又有人在房外「砰砰砰」的敲着門！

這一次，與前幾次的敲門不一樣，這一次是輕輕的敲了三下，唯恐驚動別人似的！

史秀龍立刻意味到敲門者必非「十二飛鈸酈羽」一帮人，當卽迅速坐起，開聲問道：「誰？」

「我！」

聲音很沉濁！

史秀龍警戒的站起身來，又問道：「你是誰？」

「開門便知！」

史秀龍拿起鐵棒，走近房門，道：「你找誰？」

房外人答道：「找你！」

史秀龍道：「找我何事？」

房外人道：「見面再談。」

史秀龍想了想，便用鐵棒撥開門閂，退後一步道：「門開了，你進來！」

房門緩緩被推開，出現在史秀龍面前的，是一個服裝怪異的人。

這人身高僅四尺餘，軀體却很粗壯，面貌英武粗獷，呈古銅色，身穿一襲黃袍，却赤着一雙大脚板。

最怪的是他頭上還戴着一頂金冠，如果不看那雙赤脚，倒頗有王相呢！

史秀龍從未見過這種奇裝異服的人，不禁神色一呆道：「閣下何人？」

怪人臉上漾起一抹詭笑，緩緩道：「我叫段鴻興！」

史秀龍聽了大吃一驚，說道：「啊，你就是那個乘無底轎的大理國第一高手，老洞主段鴻興！」

段鴻興微微點頭笑道：「正是！」

史秀龍暗暗抽了一口冷氣，問道：「老洞主找小可有何賜教？」

段鴻興道：「你猜呢！」

史秀龍道：「爲那柄竹劍而來？」

段鴻興含笑不答，一副莫測高深之狀！

史秀龍連忙解釋道：「小可不知那柄竹劍是老洞主之物，因一時好奇，故順手拿了，但老洞主怎知是小可拿的呢？」

段鴻興道：「有人告訴本洞主！」

史秀龍一聽，卽知是公羊伯說的，心中很不高興，說道：「那老傢伙竟然恩將仇報，可惡！」

說罷，轉回床前，取出那柄竹劍，走回遞給對方道：「小可要這把竹劍無用，老洞主請收回吧！」

段鴻興不接，微笑道：「本洞主此來，非爲索劍！」

史秀龍一怔道：「不然……」

段鴻興道：「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

史秀龍道：「何事？」

段鴻興道：「此處非說話之處，你隨我來吧！」

語畢，轉身走到院地上，身形一縱，閃電也似的掠上客房屋脊，接着雙臂一張，勢如一隻巨鵰，向客棧左方的牆外飛去。

史秀龍思忖如電一轉，料定對方沒有歹意，當卽放下竹劍，挾棒而出，縱上屋脊，隨着對方飛出客棧。

段鴻興一路施展輕功，踏着民房向前飛奔，其疾如風，一眨眼就在百丈之外。

史秀龍盡力施爲，仍然遠遠落在後面，好在段鴻興每隔一段時候，就停下來等他，故尙不致失去追隨的目標……

不久，兩人先後越過城牆，落到濟南府的城外，只見在城牆下面停着一頂小紅轎，旁邊站着兩個絕色少女，正是段鴻興的無底轎和他的女轎夫——大娃娃和二娃娃！

段鴻興飄落到轎前，等到史秀龍也飄落時，便向他笑道：「對不起，本洞主要乘轎，你隨後跟着吧！」

一閃身，鑽入轎內去了。

大娃娃和二娃娃，立卽將轎抬起，向東行去。

情形與上次在九龍崗所見的相同，老洞主段鴻興仍在轎內自走！

史秀龍越看越覺好笑，可是就不敢笑出聲音來，因爲他已知道對方是武林中的怪人，性情可能很古怪暴躁，自己雖然不怕死，却也犯不着去冲犯他，吃眼前虧。

故而他忍着笑，隨後跟去。

二女抬轎疾行，速度極快，約莫走了兩時刻，已離開濟南府有十里之遙。

「停！」

段鴻興突然在轎中下命令！

二女應聲停足，歇下了小紅轎。

史秀龍舉目四顧，發現來到一個小村落，但是看到村落的情景，他不禁暗暗驚奇起來。

原來，小村落約有二十幾戶人家，但是有一大半的房舍已經倒塌，而且全村沒見 點燈火，好像是一處經過一場兵荒馬亂的地方，居民已全跑光了。

段鴻興自轎內鑽出，笑道：「此地叫高家屯，去年發生一場瘟疫，死了三十多人，因此居民不敢再住，遷移別處去了。」

史秀龍一哦道：「老洞主如何得知？」

段鴻興道：「打聽來的。」

史秀龍最感興趣的還是他的無底轎，這時忍不住說道：「老洞主，小可可否先請教你一件事？」

段鴻興道：「說。」

史秀龍一指小紅轎道：「你爲何要乘坐這種無底之轎？這豈非像……像……」

段鴻興道：「像甚麼？」

史秀龍道：「像脫褲子放屁一樣無聊？」

段鴻興有些不悅，臉色微沉道：「小子，跟本洞主說話，不可如此無禮！」

史秀龍笑道：「抱歉！」

段鴻興道：「本洞主乘無底轎自有原因，不過不能告訴你！」

史秀龍道：「爲甚麼？」

段鴻興道：「這是本洞主的秘密。」

史秀龍看了那兩個女轎夫一眼，笑笑道：「如果肯容小子再說一句不客氣的話，小子可說老洞主的秘密未免太殘酷了。」

段鴻興道：「殘酷？」

史秀龍道：「是的，老洞主太會折磨人，尤其會折磨女人。」

段鴻興笑哦一聲道：「你說的是本洞主這兩個女轎夫麼？」

史秀龍點頭道：「正是，老洞主不以爲這樣做太過殘酷？」

段鴻興哈哈大笑起來。

史秀龍不高興地說道：「小可的話，很可笑麼？」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二狼以三萬兩僱請血刀袁飛，要他借勢生端，與公治長發生衝突，在激鬥中由金二狼出其不意打出破穴針，暗算公治長，再由袁飛一刀砍下公治長的腦袋，這一陰謀可說天衣無縫，詎知袁飛臨陣變卦，不特沒照原定計劃進行，更且因利乘便，出其不意地把金二狼一拳擊斃，然後將三萬兩的銀票撕爛，用金二狼的破穴針別在他屍身上，揚長而去，公治長由袁飛這些舉動上，已悟出金狼帮亟欲得他而甘心的陰謀，他返回如意賭坊後，命花十八召來關漢山，他知關漢山是個直漢子，可惜高敬如不喜歡他——

黑心圖久享　惡報在眼前

像孿掌開碑關漢山這種人，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缺點，那便是這種人只知感恩圖報，只知江湖義氣重於一切，而經常都不會遇上一個好主人。

公治長請這位總鏢頭坐下，先寒暄了幾句，才輕描淡寫的問道：「今天後面的情形怎麼樣？萬成那廝對黑心老八的行蹤有沒有吐露口風？」

關漢山雙眉緊皺，搖了搖頭道：「沒有。這小子一股勁的拖時間，也不曉得究竟在打什麼鬼主意。」

公治長笑道：「是不是還像前幾天那樣難伺候？」

公治長這一問好像觸動了關漢山什麼心事一般，這位孿掌開碑微微一楞，忽然瞪着公治長道：「對了，有一件怪事，我正想向總管請敎。」

公治長道：「哦？什麼怪事？」

關漢山道：「小子昨天晚上，還滿神氣的，要酒要菜，吵個不休，不意到了今天早上，竟像突然變了另一個人似的，躺在牆角暗處，不動也不說話，酒菜送過去，他連望也不望一眼。」

公治長道：「是不是生了病？」

關漢山搖了搖頭，說道：「不像生病的樣子。」

公治長道：「問他話也不開口？」

關漢山道：「是的，無論你說什麼，他也不理。」

公治長也覺得有點奇怪道：「怎麼會有這種情形發生的呢？」

關漢山攤手苦笑道：「誰知道？要曉得是什麼原因，我也不會提出來向總管請敎了。」

公治長仰臉望着天花板，陷入深思。

這雖然是個小問題，但却是個耐人尋思的問題。

短短一夜之間，那位無錢能使鬼推磨爲什麼會有這麼重大的轉變？

這種轉變，意味着什麼？

是不是昨夜發生了什麼事？還是這位萬老大預感將要有事發生？

關漢山搓搓手心，又接着道：「這件事還望總管伸伸手，早點逼那小子作個交代，要如果再這樣耗下去，我跟唐師父他們實在吃不消了。」

其實，關漢山就是不說，公治長也已經想到這個問題了。

他當初主張將萬成囚禁起來，目的原是想叫鬼影子楊四吃吃苦頭，而並非有意跟關漢山和四名鏢師爲難。

但是，事情演變的結果，他要整楊四的目的固然達到了，不料關漢山跟四名鏢師竟也陪着受盡活罪。

如今，四名鏢師分兩班輪守，一天之中除了吃飯睡覺，幾乎沒有一絲自由活動的空閑，而這位關老總肩負如意坊裏裏外外的安全總責，本來就已經夠忙碌的，現在再加上這麼一副沉重的担子，自然更是苦不堪言。

公治長想到這裏，實在覺得過意不去，連忙點頭接着道：「好的，就在這一二天之內，我一定放下別的事情，先設法擺平這小子就是了。」

關漢山雙眉頓告舒展，正待要說什麼時，一個叫蔡猴子的伙計，忽然躡足掀簾而入。

公治長抬頭道：「誰叫你上來的？」

蔡猴子道：「花老板。」

公治長道：「什麼事？」

蔡猴子走上一步，彎腰低聲道：「花老板要小人來向總管傳句話。」

公治長道：「哦？」

蔡猴子壓着嗓門道：「她說：您希望見到的人，剛剛來了一個！」

公治長眼中微微一亮，注目道：「人在那裏？」

蔡猴子道：「張師父的六號牌九枱上。」

公治長頭一點頭：「好，知道了，你下去吧！」

× × ×

張師父就是咀巴能藏四副骰子的張結巴。

上次金四郎到如意坊來，坐上的就是六號枱子，如今又是這張六號枱子，難道歷史重演，來的又是一頭金狼？

× × ×

六號枱子上今天客人不多。

這也許正是花十八很快的便發覺來人身份有問題的主要原因。

來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子。

這老頭子的一副相貌，實在令人很難恭維。三角臉，八字眉，一張咀巴雖然尖得像在吹火點烟，仍然露出了上面兩顆黃黃的大門牙。

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老藍布褂褲，布料新得像是今天第一次上身。

一個十足的鄉巴佬。

這老頭眞是個鄉巴佬嗎？

如果這老頭眞是個鄉巴佬，花十八就不會吩咐蔡猴子悄悄上樓傳話了。

原來這老頭人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手上却托着一根粗如兒臂的亮銅旱菸筒。

誰也不難一眼看出，這根旱菸筒，除了可以吸菸，還是一件兵器。

藍衣老頭坐在莊家對面，坐的正是上次金四郎坐的那個老位置。

他押的注子，也是只押天門。

唯一不同的，今天這個藍衣老頭，一點也沒有爲莊家帶來困擾。

因爲這老頭下的注子很小。

上次，金四郎一出手就是五両黃金，而這老頭，一注只押十個大錢。

像這像鷄毛蒜皮大的注子，張結巴當然不會放在眼裏。

公治長站在簾後，看了很久，這時忽然轉向關漢山道：「關老總過去有沒有見過這老傢伙？」

關漢山搖搖頭道：「沒有，像這種長相的人，連聽都沒有聽說過。」

公治長皺眉沉吟不語。

關漢山悄聲接着道：「總管是不是也認爲這老傢伙有問題？」

公治長點點頭。

關漢山道：「總管從那一點看出這老傢伙有問題？」

公治長一雙眉頭不禁又皺了起來。

這實在是個很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因爲直到目前爲止，這藍衣老頭除了那根旱菸筒叫人看了有點刺眼之外，始終規規矩矩的沒有鬧事，而且也不像要鬧事的樣子。

如說這老頭有問題，問題在那裏呢？

公治長又朝樓下注視了一會，忽然扭頭問道：「現在什麼時候了？」

關漢山道：「剛剛起更不久。」

公治長道：「現在後面沒有輪班的是那兩位師父。」

關漢山道：「唐師父和游師父。」

公治長思索了片刻道：「你去請他們到前面來，要他們多辛苦點，暗中留意着下面這個老傢伙，以防發生意外。」

關漢山點點頭，便待離去。

公治長又道：「你順便向四位師父轉達一下，這個月一律發他們雙餉。另外，唐游兩位師父等會來了之後，吩咐他們只須穩住場子就行，不論發生了何種爭執，均由花老板出面調停，不得到我的許可，任何人，都不准輕易出手。」

關漢山應了一聲是，轉身走了。

這位關老總一走，公治長立即伸腰打了個呵欠，唇角同時泛起一絲笑意。

就像他剛剛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

他有什麼值得得意的呢？

× × ×

値得得意的人，應該是：宋不老這個老傢伙。

萬花樓的紅紅，多少達官富賈，獻盡了殷勤，都不見得就能贏得美人芳心。

這老傢伙以垂暮之年，論身份不過是個木匠，居然不費一文，夜夜美人在抱。試問怎不叫人羨煞？

二更鼓過，萬籟俱靜。

小摟上（燈熒熒，隔着絳色紗帳，正靜靜地照着（對像蛇一般扭纏在一起的胴體。

一場肉帛之戰，是剛剛開始，還是已經鳴金收兵了呢？

這時，其中的一條軀體，忽然慢慢的動了起來。

動的人是伏在上面的宋老頭宋不老。

那是一種看來很奇特的動作。

因爲，這老傢伙並不是在往下壓，而是在一寸寸地，極爲小心的，在挪離下面那女人的肉體。

很明顯的，他已經壓過了。

一絲醜惡的微笑，浮在這老傢伙的咀角，他撐着雙臂，低頭俯視着身底下像已倦極睡去的紅紅，神情中流露出一種無比的滿足和滿意之色。

因爲正如他所預期的，紅紅永遠也不會再醒過來了。

這是第八個，被他以這種方式，殺死的女人。

這也是他第八次在女人身上獲得最高度的刺激和滿足。

他並不担心犯下這件罪案的後果。

因爲他這種罕有的變態行爲，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經不是一個秘密。

明天，等紅紅的屍體被人發覺，至多高大爺第一個就知道他這個宋不老是個冒牌貨。

萬家兄弟當然也知道，因爲他們都知道，這種殘忍的事，只有一個人幹得出來。

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萬家兄弟是自己人，而且已經死了一個，剩下的萬成萬老大，只要活着一天，就不敢反叛他。

這位萬老大應該比誰都明白，反叛他黑心老八會有什麼後果。

至於高大爺，他更放心。

他相信這老傢伙爲了本身的顏面，也絕不敢向人透露這個秘密。

如果你明知某人爲一十惡不赦之徒，爲了此人的才幹，你代他隱瞞出身，並收錄爲貼身親信，事後你有勇氣向人宣佈此人過去的案底嗎？

× × ×

黑心老八摸黑走在鎭後通往如意坊的小路上，心情至爲愉快。

他現在要去如意坊，是爲了要去從坊後石庫中救出萬老大。

他不惜冒險，決心要救出萬老大，並不是爲了江湖義氣，而是因爲他一直認爲這位萬老大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

要想在黑道上創業打天下靠光桿兒一個人，是行不通的。

萬成那張能把皇帝騙下金鑾殿的咀巴，正是他來日打天下的好助手。救出萬成，既可藉此示惠收買人心，又對自己有着切身的利害關係，他自然不願輕言放棄。

至於如何才能救出那位萬老大，這一點如今業已不成問題。

他採取的步驟，愼密而安全。

他有充分把握，相信一定可以馬到成功。

他冒充宋不老，迷戀紅紅，都是他計劃中的一部份。

他知道高大爺在萬花樓有一藏身之處，如果他冒充好色如命的宋不老，高大爺一定樂得奉陪。藉着酒色徵逐，除了高大爺之外，說不定還能絆住一個公冶長。

同時，準備行事之夜，像現在這樣，從萬花樓出發，也比較方便得多。

另外，他帶在身邊的那名徒弟，跟萬家兄弟一樣，也是他的心腹。

高大爺壽辰前夕，送去高遠鏢局的那口棺材，便是這仁兄的得意之作。

如今兩人吃住都在如意坊後的大廚房隔壁，正好便於在幾名值班鏢師飯菜內使手腳。

他曾是高大爺手底下的紅人，又主持如意坊多年，有好多事，他自是比別人清楚，這正是他故意拖上幾天才動手的原因。

他希望藉此先鬆懈一下關漢山和楊四等人的警覺性。

人，不是鐵打的。楊四輕功雖好，經過數日夜的勞累，一點元氣，大概也消耗得差不多了。

這一次唯一不在他算計之中的一件意外，是今天萬花樓的這件血案。

不過，這並不是一件壞事情。

這件血案反而幫了他的忙，反而促成了他提早動手的決心。

他知道被殺的人，是天狼會的人。

這正是他混水摸魚的好機會。

高大爺的色厲內荏，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他黑心老八。

因爲這樣一來，高大爺心裏一定更害怕，一定非留宿在萬花樓不可。

而那位爲他一直忌諱着的總管公冶長，也一定會爲這件事整夜心緒不寧，而暫時不會顧忌及後面囚房中的萬老大。

這也正是此刻這位黑心老八心情愉快的原因。

事情進展得太順利了。

× × ×

事情進展得果然相當順利。

石庫門口，兩名鏢師抱膝對坐台階上，雖然都睜着眼睛，但看上去一點生氣也沒有。

這是他那種秘製迷藥的功效。

這種迷藥無色無臭，和在飯菜中吃下去，份量再重也不會令人中毒昏倒。它最大的作用，便是會令服食者在服後兩個時辰內，耳目欠靈，感覺遲鈍。

這種迷藥的好處，也就在這種地方。

因爲它只是一種有限度的痲醉，兩個時辰一過，藥力便會自然消失，引起懷疑的機會，可說少之又少。

× × ×

今夜的月色，不好也不壞。

對一個具有像黑心老八這等好身手的人來說，這種薄霧似的夜色，正是行動上一種最理想的掩護。

黑心老八隱身牆角暗處，兩眼閃閃發光，像一隻覓食的夜貓子。

他小心地打量着眼前的形勢。

那兩名鏢師，如今已無足輕重；只要他決定好了要下手，他隨時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繞去兩人身後，點上兩人的穴道，使兩人無法動彈。

現在唯一使他感到顧忌的，是一個鬼影子楊四。

要解決楊四，在他來說，當然也只是舉手之勞。

但是，他必須先找出楊四的隱身之處，才好下手。那個鬼影子楊四潛伏在什麼地方呢？

黑心老八眼光四下一掃，心裏便已有數。

石庫上面有個刁斗，但他知道楊四絕不會在那裏面。

因爲那個刁斗的目標太明顯。

楊四有點小聰明，聰明的人，必定有他自己的聰明主意。

他猜想楊四很可能就伏在如意坊這邊的屋脊上，一處既可藏身，又可以望得到那座刁斗的地方。

如果有人想到刁斗上去察看動靜，便正好落入他的視界之內。

結果，證明這位黑心老八猜想的一點也不錯。

鬼影子楊四果然伏在這邊屋脊上！

只有一點，爲黑心老八始料不及：那便是當他找到鬼影子楊四時，鬼影子楊四竟已因倦極而呼呼大睡。

黑心老八當然用不着再客氣，一刀直通楊四心窩，楊四連哼也沒有哼一聲，雙腿微微一抖，便告絕氣了帳。

黑心老八收拾了鬼影子楊四，便照原定步驟，躡足摸向兩名值班的鏢師，以快捷的手法，點上兩名鏢師的穴道。

他不殺害這兩名鏢師，並不是由於心腸慈悲，而是爲了要保持兩人的坐姿，以免有人探望時，發覺情況有異，而引起懷疑。

石庫裏面，燈光暗淡。

萬成坐在墻角，兩眼瞪得大大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他從值班鏢師口中獲悉高大爺請來一個好色的老木匠，便知道這老木匠很可能就是黑心老八的化身。

但是，這對他來說，並不一定就是一個好消息。

黑心老八是怎樣一個人，他比誰都清楚。

黑心老八也許眞心想要營救他，但也極可能是爲了要殺他滅口！

總之，他活命的機會，充其量也只有二份之一。

一個人當然不會爲只有二份之一的活命機會感到興奮。

不過，這總比沒有一點機會，要强得多。

所以，他只有等待。

等待命運作最後的決定。

這便是從今天早上開始，他因心情矛盾，茶飯不思，好幾次受恐懼心驅使，想向值班鏢師說穿這個秘密，最後，終於又忍了下來的原因。

黑心老八一句話不說，很快的爲萬成鬆了鐐銬。

直到手腳恢復自由，萬成臉上才算有了一點血色，因爲這說明黑心老八並無殺人滅口之意。

萬成活動了一下手脚，悄聲道：「大哥這次帶來的兩個人，可是艾家兄弟？」

黑心老八點頭道：「是的，你先走，老地方見面，我這就去通知他們二人一起開溜。」

萬成點頭道：「好，我先走，大哥小心一點。」

萬成在前面走了，黑心老八一口吹熄油燈，也跟着走了出來。

黑心老八來到石庫外面，萬成已不見了人影子。

那兩名被點住穴道的鏢師，就像垂眉菩薩一樣，仍然一動不動的坐在台階上。

現在事情已經辦妥，黑心老八當然不會再讓這兩名鏢師活下去。

他伸手拔出一把匕首，首先對着左邊那個錢姓鏢師的後腦，一刀戳了下去。

只聽身後有人輕輕一嘆道：「這位八爺心腸好狠……」

黑心老八大吃一驚，正待向一旁竄開時，足踝上已被人掃了一腿。

黑心老八身子一歪，通的一聲，摔倒了下去。

身後那名明明被他點了穴道的吳姓鏢師，這時突然躍身跳起，足尖一彈，反而點住了他的鳳尾穴。

黑心老八雖然半身痲木，動彈不得，但視覺並未受到影响，頭部也能微微轉動。他是經過風浪的人，儘管失手受制，依然沒忘記先行查看對方的面貌。

看清對方面貌之後，這位黑心老八不禁當塲一楞，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裏是什麼吳姓鏢師？

如今這個站在他身前，望着他微笑的人，赫然竟是那位爲了三萬兩銀子的代價，而出賣了萬家兄弟的金四郎！

吳姓鏢師怎會忽然變成了金四郎呢？

他再扭頭朝那個姓錢的鏢師望去，錢姓鏢師依然紋風不動的垂頭坐在那裏，一點變化也沒有。

黑心老八明白過來了。

他剛才沒有看錯人，現在也沒有。剛才，被他點上穴道的兩名守衞，的的確確是吳，錢兩名鏢師，而現在他面前的這個人，也的的確確是如假包換的金四郎！

毛病是出在他進石庫之後。

他進入石庫之後，兩名鏢師有一人被掉了包！

這同時也說出了另一件事：這位金四郎今晚顯然一直都跟在他身後，顯然一直都在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

這位金四郎不僅看到他如何殺死鬼影子楊四，如何進入石庫放走萬成，甚至他以卑殘惡毒手法害死紅紅的那一幕，無疑也被這頭金狼瞧了個一淸二楚。

黑心老八想到這裏，心中雖然不是滋味，但同時也於心底泛起一綫生機。

有兩件事，是誰也不難看得出來的。

第一：這頭金狼絕不會站在高大爺那一邊，因爲對方沒有阻止他殺害楊四，也沒有阻止他放走萬成。

第二：這頭金狼似乎並無取他性命之意。

這一點相當重要。

留得靑山在，不愁沒柴燒！他黑心老八雖不是什麼善男信女，天狼會顯然也不是什麼正派的組織。大家臭味相投，都是一路貨。如果對方是爲了看上他的才幹，想將他攬入組織，他說不定更會因禍得福，從此飛黃騰達，揚名黑道。

所以，這位黑心老八暗暗作了決定：等下不管發生什麼事，他都得咬牙承受，一切均以不得罪這頭金狼爲原則！

而現在，他對這頭金狼只抱着一個希望：希望這頭金狼儘快帶他離開這座要命的石庫！愈快愈好！

這頭金狼雖然不想要他性命，公冶長和關漢山等人見了他，可不會放他過去。

金四郎沒有讓他失望。

× ×

一場大火留下來的焦樑殘垣，在月色下看來，常令人會有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如有三五流螢明滅其間，更會令人寒慄切步。

金四郎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他挾起黑心老八，運步如飛，最後來到的地方，竟是如今已成一片瓦礫塲的高府舊址。

他在一堆破瓦上放下黑心老八，自己也在瓦堆上坐了下來。

他似乎一時並無意爲黑心老八解開被制的穴道。

黑心老八當然也不敢提出這種要求。

金四郎沉默了片刻，忽然微笑道：「八爺貴姓？」

黑心老八忙答道：「敝姓黃，天地玄黃的黃。」

金四郎道：「原來是黃兄。」

黑心老八道：「不敢當！還請金兄多多指敎。」

金四郎道：「黃兄是聰明人，我想有關小弟的身份，大概也無須向你黃兄，多作介紹了吧？」

黑心老八道：「是的，那天在如意坊，小弟差不多就猜到你金兄的身份了。」

他見這頭金狼語氣和悅，全無半點惡意，忍不住鼓起勇氣道：「如果金兄不見怪，小弟很想先向金兄請敎一件事。」

金四郎道：「什麼事？」

黑心老八道：「小弟在易容術上，着實下過一番功夫，這次冒充洛陽那個老木匠，自信摹仿得相當妙肖，不知金兄是怎麼瞧出破綻來的？」

金四郎微笑道：「你眞想知道？」

黑心老八道：「是的，這件事在小弟心中一直是個疙瘩。」

金四郎笑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黃兄，你黃兄的易容術，在當今武林中，除了金陵那位百變人魔，可說不作第二人想！」

黑心老八露出將信將疑之色，轉着眼珠子道：「如果金兄不是心存揶揄……」

金四郎又笑了笑，道：「問題全在你黃兄扮錯了人。」

黑心老八像是沒有聽懂這句話的意思，眨了眨眼皮道：「小弟扮錯了人？」

金四郎微笑道：「是的，因爲那位正牌的宋不老，目前正受本會延聘，在爲本會營建天

狼總宮！」

黑心老八一呆，半天沒有能說得出話來。

金四郎忽然收起笑容，拿眼角望着發呆的黑心老八道：「小弟今夜把黃兄請到這裏來，黃兄知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

不知怎麼的，黑心老八先前的那股信心，忽然產生了動搖。

他隱約間有種預感，這頭金狼似乎並不是爲了邀他入夥，才將他弄來這裏的。

他的手心開始冒汗，一顆心也騰騰的跳個不停。

「黃兄猜不到？」

金四郎臉上又浮起一抹笑意，但在黑心老八看來，這片笑意顯然已不及先前那般和善動人。

他吃力地說道：「是的，小弟猜——猜不到。」

金四郎道：「你根本就沒有猜，怎麼知道一定猜不到？」

黑心老八心中一動，忽然猜到了。

是的，一定是爲了那三尊玉美人！

除此而外，還會爲了什麼呢？

想到三尊玉美人將要拱手讓人，黑心老八實在有點痛心。

因爲他爲這三件寶物化的代價太大，寶物本身的價值也太貴重，要早知如此，他就不會自恃藝高，來救萬成脫困了。

但是，事到如今，後悔也來不及了。

黑心老八咬咬牙齦，勉强陪笑道：「金兄若是定要小弟猜測，依小弟猜想，金兄這樣做，也許是爲了胡三鬍子的那三尊玉美人……」

金四郎微微一怔道：「玉美人？」

如果黑心老八手脚能够活動，他此刻必定會狠狠摑自己兩個大耳光。

金四郎緊盯着他，注目接着道：「三尊什麼樣的玉美人？」

黑心老八靈機一動，忽然，又想到一個主意。

黑道上的人物，多半均爲見利忘義之徒，這位金四郎想也不會例外。他何不趁此機會，利用那三尊玉美人，嚐試着收買這頭金狼呢？

要想對一個人動之以利，說話的語氣，就不得不改變一下了。

於是，他故意微笑了一下，說道：「小弟要早曉得金兄不知道這件事，小弟就不會說出來了。」

這是他的眞心話。

正因爲他說的是眞心話，所以聽起來也特別動人。

金四郎的好奇心，果然又提高了幾分。

他眨了一下眼皮：「那三尊玉美人，如今收藏在什麼地方？」

黑心老八當然不會馬上就回答這個問題。

他只當沒有聽到，緩緩微笑着，接下去說道：「萬家兄弟放的那把火，是出於小弟的授意，小弟授意他們放火，就是爲了這三尊玉美人。」

這是說明那三尊玉美人，價値如何貴重的方式之一。

也是最簡潔的一種方式。

無論說明一件什麼事，最簡潔的方式，往往也是最有力的方式。

金四郎輕輕一哦，對這三尊玉美人的興趣，很明顯的越來越濃厚了。

黑心老八緩緩又接下去道：「至於這三尊玉美人眞正的價値，小弟敢說誰也無法估計，因爲已出世的玉器中，絕無類似之精品，而以後也不可能還有這種奇寶出現！」

這是空前絕後的另一種說法。

說明一件事，需要簡潔有力，描繪一件事物，則必須委婉細膩。

愈委婉愈動人，愈細膩愈富誘惑力。

金四郎靜靜地聽着，沒有開口。

黑心老八繼續道：「不過，認眞的說起來，這類寶物也有個缺點。」

這是文人寫文章，常用的一種跌宕手法。

也是俗語說的一折。

因爲只有使用這種方法，才有起伏，才能扣人心弦。

說話也是一樣。

只有傖父俗子，才會以平鋪直敘述說一件事，黑心老八當然不是那種人。

金四郎正聽得出神，經這一逗，果然情不自禁地脫口道：「什麼缺點？」

黑心老八故意苦笑着嘆了口氣，道：「等金兄看過了那幾件寶貝，金兄便知道了。這一類寶物，無論落在誰的手裏，也絕無變價脫售之可能。所以，若以財富衡量，有了這種寶物，幾乎等於沒有。對一個需要金錢揮霍的人來說，一件抵死不肯出賣的寶物，豈非與廢物無異？」

「無價之寶」居然可以用「廢物」來形容，而且形容得如此恰當而傳神，話也眞被他說絕了。

金四郎思索了片刻，忽然抬頭注目道：「這三件寶物，黃兄願意割愛？」

黑心老八道：「小弟僅能作主奉贈其中的一件。」

現在當然不是討價還價的時候，而黑心老八也並不是眞的想討價還價。

他是爲了想活命。

如果他說願意全部割愛，他接着便得說出藏寶地點，如果他將藏寶地點說出，這頭金狼還會留他一個活口？

金四郎道：「寶物不是你一人的？」

黑心老八道：「是的，萬家兄弟也各有一份，如今萬老二死了，小弟可以說服萬老大，以萬老二的一份轉贈金兄。」

金四郎若肯接受這一條件，他黑心老八便等於活定了。

到時候，嘿嘿，看情形再說吧！

金四郎似乎沒有想得那麼遠，眼珠轉動了一下道：「黃兄是不是担心那位萬老大也許不答應？」

黑心老八道：「是的，這也正是小弟不願立即說出藏寶地點的原因。因爲萬老大已經先去了那地方，他若是見不到小弟本人，無論如何是不會把東西交出來的。」

現在，話都說開了，放人換寶物，否則免談。

金四郎忽然微笑道：「如果那位萬老大沒有意見呢？」

黑心老八聞言不覺一呆。

萬成會對這事沒有意見？

那位萬老大難道已被天狼會收買，背叛了他？

可是，這是不可能的啊！

萬成若是背叛了他，大可直接獻寶求榮，這位金四郎何必還要向他黑心老八追問寶物下落？

黑心老八想想有點糊塗，忍不住問道：「金兄怎麼知道那位萬老大，會對這件事沒有意見？」

金四郎笑笑，沒有開口，忽然站起身來，走去瓦堆後面，以足尖一挑一踢，一件黑越越的物體，呼的一聲，飛來黑心老八面前落下。

黑心老八終於明白了那位萬老大何以會對這件事沒有意見的原因。

因爲萬老大已變成一個對什麼都沒有意見的死人！

如今一動不動地躺在他面前的物體，正是那位無錢能使鬼推磨萬成萬老大的尸首。

黑心老八又恨又怕，幾乎忍不住要破口大罵。

金四郎笑着走過來道：「黃兄現在的主意，該改變一下了吧？」

黑心老八沒有立即開口，隔了好半晌，才淡淡地道：「你金兄是個聰明人，可惜卻做了一件糊塗事。」

金四郎緩緩坐回原處，微微一笑道：「我做了什麼糊塗事？」

黑心老八沉聲道：「你不該殺了這位萬老大。」

金四郎道：「人不是我殺的。」

黑心老八道：「只要是你們的人殺的，誰殺的都是一樣。」

金四郎道：「殺了又怎麼？」

黑心老八道：「你金兄應該明白，這位萬老大一死，那三尊玉美人的下落，就只剩下我黑心老八一個人知道了。」

金四郎道：「而你黃兄已打定主意，抵死不肯說出來？」

黑心老八說道：「不說至少可以活得久一點！」

金四郎搖頭微笑道：「你黃兄這種想法，完全錯了。」

黑心老八冷冷地說道：「我這種想法也許並不高明，只可惜我一時還不想改變這個笨主意。」

金四郎微笑道：「要你黃兄改變主意，其實並不難。」

黑心老八閉上眼皮道：「我就要看你金朋友的手段了！」

金四郎笑道：「你黃兄又誤會了。」

黑心老八閉着眼皮，沒有開口。

他當然希望是個誤會。

他黑心老八本身就是個逼供的能手，什麼樣的硬漢他都見過，但他還沒見過不招供的硬漢。

至少在他黑心老八手底下，這種抵死不肯招供的硬漢還沒出現過。

同時，他也只是對別人心腸黑，他黑心老八本身實際上並不是一條硬漢。他口中逞强，純屬不得已，只要有轉舵的機會，他自然樂得推推馬虎。

金四郎又笑了笑，緩緩接下去道：「你黃兄其實只要稍爲往深處想一想，就不難明白了。我們今晚請你黃兄來這裏，絕不是爲了那三尊玉美人，如今向你黃兄追問三尊玉美人的下落，只能說是臨時生出來的一點枝節。這一點你黃兄應該相信！」

這一點黑心老八完全相信。

因爲萬老大的尸首，如今就橫躺在他的脚邊，這是一點也假不了的。對方如果是爲了那三尊玉美人，說什麼也不會在取得口供之前，輕易的就將這位萬老大殺害。

玉美人的事，是他自己無意中洩露的。

對方既然對玉美人的秘密一無所知，當然不會成爲今晚向他下手的原因。

那麼，對方擄他來此，到底又是爲了什麼呢？

金四郎笑着道：「所以，我說你黃兄的想法錯了。我們找你黃兄來，其實是爲了另一件事。」

黑心老八道：「另一件什麼事？」

金四郎笑笑道：「不過現在情況稍稍有了一點變化，在談及正文之前，你黃兄最好還是先說出三尊玉美人的藏放地點。」

黑心老八道：「我如果不願說呢？」

金四郎道：「那我們就只好放棄原計劃，另找別人合作。」

黑心老八一怔道：「合作？」

這實在是兩個很動聽的字眼。

只有朋友，才會合作。

既然是朋友，當然不會彼此殘害。

對方這話靠得住嗎？

黑心老八細想之下，覺得也不無可能。因爲對方原意既不是爲了玉美人，而且始終未有加害之意，除了有求於他，又該作何解釋？

黑心老八想到了這裏，忍不住暗罵該死不已。

事情可說全是他自己弄糟了的。

他起碼若不是自作聰明，脫口說出三尊玉美人的秘密，此刻豈不是早就太平無事了麼？

金四郎頓了一下，又道：「如果你黃兄願意改變主意，這三尊玉美人，不妨就算做你黃兄加入天狼會的見面禮。」

黑心老八仍然沒有開口。

金四郎接下去道：「我們已爲你黃兄設想過了，以你黃兄今天的處境，也只有加入本會，才能獲得安全。這是一件大家都有好處的事，因爲，本會目前也正需要像你黃兄這樣的人才！」

黑心老八經過了一番盤算，終於默然軟化下來。

他決定向對方屈服，並不是因爲金四郎這番話感動了他。

而是因爲格於形勢，除了忍氣低頭之外，他已別無更好的選擇，敬酒不吃吃罰酒，又何必呢？

至於交出三尊玉美人之後，是否能逃一死，那就只有聽天由命了。

於是，他心腸一橫，說出了收藏三尊玉美人的地點。

金四郎似乎有點意外道：「金光寺的大雄寶殿上？」

黑心老八道：「是的，就放在那塊回頭是岸的漆匾後面。」

金四郎道：「廟裏的和尚，知不知道？」

黑心老八道：「不知道。」

金四郎道：「你怎麼知道，那些和尚不知道呢？」

黑心老八道：「因爲廟裏根本就沒有一個和尚。」

金四郎詫異道：「和尚廟裏，怎麼會沒有和尚？」

黑心老八道：「因爲高老頭許了幾次願，都沒有靈驗，香火便慢慢的冷落下來，早在兩年之前，和尚就一個個跑光了。」

金四郎道：「如今是座空廟？」

黑心老八道：「只剩下一個老香火工人，靠種菜渡日。」

金四郎點點頭，立時自懷中取出一粒紅色藥丸，過去托起黑心老八下巴，將藥丸塞入黑心老八口中。

藥丸入口即化，黑心老八未及反抗，藥丸已變成一股畧帶苦澀之味的流液，滑下了他的喉管。

黑心老八臉色大變，駭然張目道：「這是一粒甚麼藥丸？」

金四郎道：「堅心丸！」

黑心老八怔怔地道：「堅——心——丸？甚麼叫做堅心丸？」

金四郎微笑道：「堅定你加入天狼會的誠心和決心！」

黑心老八臉色不禁又是一變，道：「是顆毒藥？」

金四郎點頭笑着道：「是的。不過只要你對天狼會有加入的誠心和決心，等服過解藥之後，它也等於是顆補藥。」（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

無形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鳳閣乘凌度月與楊非子拚鬥一番後，內力消失不少之際，猝然出手，制服了凌度月，要為他戴上一副特製面具，收作殺手，正在這時，夏秋蓮衝破柳鳳閣手下的攔截，進入大廳，把柳鳳閣制服，反把柳鳳閣要為凌度月戴上的特製面具，戴在柳鳳閣面上，要他永遠臣服，夏秋蓮處置了柳鳳閣後，伸手懷中取出一副人皮面具，為凌度月戴上，要他作她的近身侍衛，並說明那張面具不太好看，那是防止柳若梅對他親近之故，同時並說另為凌度月起了一個名號，凌度月失聲道，怎麼，我連自己的姓名也不存在了——

人比花嬌艷　心賽蠍尾針

夏秋蓮道：「對！我四個近身的衛士，都不是他們本來的姓名了，所以，任何人，都無法知道他們的來歷。」

凌度月忖道：人在矮椽下，怎能不低頭，我得套套她的口氣。

他心中明白，以這三夫人的精密，對屬下的控制，決不止此，但不知用什麼方法，控制自己，一張人形面具，豈能使一個武林高手就範。

心中盤算，口中說道：「但不知在下叫什麼名字。」

夏秋蓮道：「你叫病書生。」

凌度月道：「只有這麼一個稱號。」

夏秋蓮笑一笑，道：「用不着名字，名字只不過是一個人的代表，你記着自己叫作病書生，也就是了。」

臉色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嚴肅，接道：「現在，咱們談談最重要的事了。」

凌度月暗暗忖道：要來的終於來了。暗暗吁了一口氣，道：「三夫人吩咐吧！」

夏秋蓮道：「我無法能相信，你會對我忠心不二，所以，我要在你的身上加一層禁制，約束！」

凌度月道：「在下是否可以問問是什麼樣的禁制。」

夏秋蓮道：「我會告訴你，而且，由你自己選擇。」

凌度月道：「三夫人控制屬下的方法，似是有很多種了。」

夏秋蓮道：「不多，只有兩種，你凌少俠，特別受到優待，你可以自己選擇一種。」

凌度月道：「但不知在下是否可以先聽聽是兩種什麼樣的方法？」

夏秋蓮道：「一種是金針刺穴法，用一枚金針，由後腦刺入，控制你神經，使你暫時忘去了自己……」

凌度月接道：「那時，還能辨識三夫人麼？」

夏秋蓮道：「自然可以，你仍會在我一定手勢下，從命行事。」

凌度月道：「第二種呢？」

夏秋蓮道：「第二種是葯物，楊非子是天下第一名醫，也是用毒的高手，柳鳳閣，也是位用毒的高人，但你凌少俠恐怕未想到，對毒葯一道，我也化過了不少的工夫。」

凌度月嘆口氣，道：「這麼說來，一個人如想在江湖上爭霸逐鹿，必得先學會用毒之術。」

夏秋蓮道：「很重要，它的功用，有時間，比武功還要重要，不過，第一重要是智慧，如是一個智慧不够的人，就算他武功高明，又兼是用毒的高人，也是一樣難在江湖上立足。」

凌度月道：「那毒葯服下之後，有一個什麼的後果。」

夏秋蓮道：「很難過，難過到超越了一個人，所有的抗拒之力，凌少俠應該明白，能被我選上的人，都是第一流中的人才，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人敢背叛我。」

凌度月道：「夫人手下，早已有不少的人手了。」

夏秋蓮道：「不多，不多，連我們母女算計在內，也不過十五個人，你加盟之後，湊足了十六之數……」

凌度月接道：「柳鳳閣呢？」

夏秋蓮沉吟了一陣，道：「柳鳳閣不可靠，也不甘為我所用，我們之間，還要鬥下去，直到把一個人鬥倒下去為止。」

凌度月道：「既然如此，三夫人何以不殺了他，以絕後患。」

夏秋蓮笑一笑，道：「我不能殺他，我的作為，必然會引起很多的武林中人物反擊，過去，我們潛伏在暗處，人數愈少，愈好保持隱密，如今要挑明了和江湖中某些門戶為敵，那就需要大批的人手助力，柳鳳閣手下有很多的人，對我們的幫助很大。」

凌度月道：「楊非子，也是這個原因了。」

夏秋蓮笑一笑，道：「不瞞你凌少俠說，對外搏殺，我還要仗憑楊非子和柳鳳閣，我的人，不到了絕對的關頭，我不會讓他們出面，出手。」

凌度月道：「三夫人，我如現在請死，妳是否可以成全。」

夏秋蓮笑一笑，道：「不可能，我如有要你死去之心，早就讓你死於柳鳳閣的手中，為什麼還要救你，一則是，你本身具有高明武功，是我的一個強敵，也是我急於爭取的人，二則，我對你，却有一份難忘的情愫。」

凌度月心中暗道：「妳如眞對我有一份難言情愫，為什麼要迫我服下毒葯。」

只見夏秋蓮淡淡一笑，道：「你心中定然有很多的疑問，可惜的是，我已經沒有時間和你解釋了……」

凌度月道：「在下還有最後一問。」

夏秋蓮道：「好！你說吧！」

凌度月道：「刺穴金針和服用毒葯，那一樣好些？」

夏秋蓮道：「受制於人的事，總歸是不太舒服，兩樣都不好，但都比死了强些，如是要我決定，我倒希望你選擇金針刺穴。」

凌度月道：「為什麼？」

夏秋蓮道：「金針入穴之後，固然可以使一個人神志迷亂，但除去金針之後，他可能完全恢復。」

凌度月道：「精於此道的人，只怕不少，三夫人就不怕人發覺麼？」

夏秋蓮道：「問的好！當事人不可能對別人說，因為，在金針刺穴後，他已經失去自我，還有人皮面具全掩遮去他可疑神色，不懂醫道的人，想不到，精通醫道的人，他不敢動手拔下我制穴金針。」

凌度月道：「這就奇怪了，精通醫道的人，為什麼不敢拔你的制穴金針。」

夏秋蓮微微一笑道：「因為我早已防範及此，擅動我制穴金針者，不但救不了人，而且自己會先那受制之人而死。」

凌度月道：「這就叫在下想不通。」

夏秋蓮格格一笑，風情萬種的說道：「小兄弟，你不覺問得太多了麼？」

凌度月道：「我，我……」

夏秋蓮笑容一斂，接道：「小兄弟，只要你不生叛離之心，我就不會傷害你，就憑你這一股俊勁，我捨不得傷害你。」

凌度月苦笑一下，道：「在下眞有這麼重要麼？」

夏秋蓮一整臉色，原本柳媚花嬌的臉上，突然間變成了一臉寒霜，冷冷說道：「你現在，可以決定了，是要制穴金針呢？還是要服用毒葯。」

凌度月道：「三夫人既然覺得制穴金針好些，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夏秋蓮忽然幽幽一嘆，道：「小兄弟，我實在不忍心傷害到你，但我又不能不防你一招，先戴上人皮面具吧！」

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人皮面具，親自動手，戴在了凌度月的臉上。

那是一張鐵青的臉，戴在了凌度月的臉上之後，使得凌度月完全變了形貌。

夏秋蓮打量了凌度月一陣，笑道：「完全變了樣子。」

只聽一聲重咳嗽，戴着人形面具的柳鳳閣，當先行入廳中。

廳外面，站着奇形怪狀的五個人。

說他們是人，但却是五個完全不同的頭。

龍，虎，狼，猿，豬。

那是五個塑造得維肖維妙的面具，分戴在五個人的頭上。

五個人，也穿着和面具代表形像一色的衣服。

戴龍頭的一身黃，黃色的衣服上，閃動着片片銀鱗。

扮虎的一身虎皮般的衣服。

扮狼一身灰白，扮猿的一身土黃，扮豬的却穿着一身黑。

五個人，不同的身軀，有高有矮，有肥有瘦。

柳鳳閣果然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一欠身，很恭謹的說道：「三夫人，這就是我的五形屬下，請夫人點閱。」

夏秋蓮道：「點閱倒不必，告訴我他們應該如何稱呼？」

柳鳳閣道：「在下以往都稱他們龍騰，虎躍，狼心，猿手，豬胆。」

夏秋蓮道：「名字都叫的很好。」

柳鳳閣一欠身，道：「那裏，那裏，夫人誇獎了。」

沉吟了一陣，接道：「在下已告訴他們，由今日起，他們都聽從夫人之命。」

夏秋蓮道：「看來你很會辦事。」

柳鳳閣道：「三夫人還有吩咐麼？」

夏秋蓮點點頭，突然提高了聲音，道：「由此刻起，諸位都已是我的屬下了，此後，希望諸位牢牢記着。」

五怪人齊齊點頭，却無一人開口。

夏秋蓮聲音突轉冷漠道：「小妹脾氣，有些不好，諸位以後小心一些。」一揮手，接道：「諸位先請下去休息了。」

柳鳳閣一欠身，帶着五人退下。

目送柳鳳閣等去遠，夏秋蓮轉過身軀，道：「凌度月，你看到了麼？」

凌度月點點頭，沒有說話。

夏秋蓮笑一笑，道：「目下還有楊非子，沒有完全歸服於我。」

凌度月道：「現在夫人可是要解決此事。」

夏秋蓮笑道：「不錯，如不是把楊非子收服，我也不能放心對付歐陽老堡主等

一行人了……」

格格一笑，接道：「江湖上精英人物，集中於此地不少，我如能一網打盡，對我而言，那就成功了大半……」

語聲微微一頓，又道：「兄弟，閉上雙目吧！我要施展金針制穴術了。」

凌度月穴道未解，縱有孤注一擲的反抗之心，但却無行動之力。

只見夏秋蓮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盒，打開盒蓋，接道：「快閉上雙目。」

凌度月暗暗嘆息一聲，忖道：「罷了，罷了，看來，我這一份際遇，還不如柳鳳閣了。」

忖思之間，忽覺頭上一痠，頓然暈迷過去。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凌度月突然清醒了過來。

睜眼看去，發覺自己仰臥在一張木榻之上，秀美絕倫的柳若梅，正在木榻之前，不禁心中一驚，忽然坐了起來。

這時，正是夕陽反照，彩霞漫天時刻，室中景物清晰可見。

一臉愁苦之容的柳若梅，臉上突然展現了一片笑意，低聲道：「別叫，有話低聲些說。」

凌度月記得了三夫人施展金針之術，以後就茫無所知。

長長吁一口氣，道：「是姑娘救了在下。」

柳若梅點點頭，道：「我看到了你剛才搏殺的豪勇，和楊非子纏鬥了近百合未分勝敗。」

凌度月吃了一驚，道：「什麼，我和楊非子動手百合，未有勝敗？」

柳若梅道：「唉，我娘說金針制穴術的厲害，我還有些不信，今日目覩凌相公中針後的情境，眞是非同尋常！」

凌度月嘆口氣，道：「可怕呀！可怕，如若在下死在那楊非子的手中，那眞是不明不白了。」

柳若梅道：「凌兄，小妹目覩了那場搏殺，也看出了你的異狀，就猜想到了你可能爲我娘金針所制。」

凌度月緩緩下榻，一抱拳，道：「謝謝姑娘救了在下。」

柳若梅道：「不用謝了，我只希望你凌兄答應我兩件事！」

凌度月道：「什麼事？」

柳若梅道：「不要傷害到我娘。」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好！看在姑娘的情份上，在下答允。」

柳若梅道：「你要裝出金針未解之狀，暫時留在此地。」

凌度月道：「要在下留在這裏，爲什麼？」

柳若梅嘆口氣，道：「我母親已掌握到絕對的優勢，我那位大伯父和楊非子，都已經被我娘收服，現在，正策劃對付歐陽老堡主一行，你如突然離去，必被我娘發覺。」

凌度月道：「姑娘的意思呢！」

柳若梅道：「最好，你還裝出中金針制穴的樣子，暗中等待機會……」

凌度月嘆口氣，接道：「姑娘替在下拔出制穴金針，這份情意何等崇高，對姑娘的吩咐，在下豈有不從之理。」

柳若梅嫣然一笑，道：「你肯聽我的話，我很高興……」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有二件事，我想應該告訴凌少俠。」

凌度月道：「姑娘言重了，什麼事但請吩咐。」

柳若梅道：「我娘似是很喜歡你。」

凌度月料不到，她竟會突然提到此事，不禁一呆，道：「有這等事。」

柳若梅道：「我的話，自非是全有所據，你在火併楊非子時，我娘看的十分用心，而且，流露出關切之情，所以，我瞧出她對你有情。」

凌度月道：「姑娘，如若令堂對在下確有一份好感，也不至於用這種手段對付在下。」

柳若梅沉吟了片刻，道：「凌少俠，我還有事沒有辦好……」

凌度月接道：「姑娘請便。」

柳若梅道：「我娘，似乎也受人之命辦事……」

凌度月吃了一驚，道：「妳是說，令堂也不是眞正的主事之人。」

柳若梅道：「所以，我才會取下你制穴金針。」

凌度月急急說道：「令堂說過一句，任何人取下她制穴金針時，必爲傷害。」

柳若梅笑一笑，道：「別忘了，我是他的獨生愛女。」

語氣一變，接道：「目下，你必需裝作出穴道受制的情景一樣。」

凌度月道：「這還得姑娘指教。」

柳若梅道：「雙目發直，聽我娘的呼喝聲和手勢行動。」

突然一閃身，躲了起來。

凌度月凝神聽去，只聽一陣步履聲，行了進來。

來人頭戴人形面具，赫然是柳鳳閣。

凌度月看清了來人之後，微微閉上雙目。暗中却運氣戒備。

柳鳳閣輕步行到了木榻前面，低聲說道：「凌少兄，凌少兄。」

凌度月緩緩睜開雙目，故作茫然之狀，直瞪着柳鳳閣。

柳鳳閣輕輕吁一口氣，道：「凌少兄，聽到在下的聲音麼？」

凌度月點點頭，又搖搖頭。

柳鳳閣雙目中流露出失望之色，自言自語的說道：「看來，你是無法解救。」

轉過身子，緩步而去。

目覩柳鳳閣離去後，凌度月才低聲說道：「柳姑娘……」

柳若梅嬌軀一閃，由木榻後躍出，道：「你記着，不可擅自離開，在這裏等我消息。」

凌度月道：「姑娘留步。」

柳若梅人已轉身欲去，聞言又回頭說道：「什麼事？」

凌度月道：「如是見到你娘，在下出其不意定可制服於她……」

柳若梅搖搖頭，接道：「不可造次，目下，那幕後人物，似正預備現身而出，你不能打草驚蛇。」

凌度月輕輕嘆息一聲，道：「柳姑娘，你私自拔下了我制穴金針，令堂一旦知曉了，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呢？」

柳若梅沉吟了一陣，道：「我想不出來，但我知道她會很生氣。」

凌度月道：「在下心中還有一點疑問，請教姑娘。」

柳若梅笑一笑，道：「凌兄，抱歉的很，我眞的還有很重要的事，去的太晚了，一定會引起我娘的懷疑，等一會，咱們再談吧！」

不等凌度月答話，轉身疾奔而去。

凌度月暗暗嘆息一聲，盤膝而坐，運氣調息。

他覺得有些疲累，想來，定是在身中制穴金針之後，和楊非子一場兇厲的拚搏所致。

凌度月不敢坐息太久，體力恢復了一部份，立刻仰臥榻上，極力去思索中了制穴金針後的經過。

但他失望了，竟然一點也想不起來。

天色黑了下來，室中伸手不見五指。

凌度月暗暗忖道：如若那柳若梅未說謊言，這制穴金針，竟然能使一個人，完全失去了記憶，當眞是可怕極了。

正覺大感失望之際，突聞一陣步履聲傳入耳中。

凌度月凝神傾聽，感覺到步履聲，在室門外停了下來。

緊接着木門被人推開。

火光閃動，室中亮起了一支火摺子。

凌度月借衣袖掩護，微啓一目望去。

只見進入室中竟然是三夫人夏秋蓮。

一雙小脚，使她走起路來，很自然的擺動了柳腰。

她舉止很從容，而且，一副全無戒備的樣子，直行到木榻前面。

舉起手中火摺子，望望仰臥在木榻上的凌度月，突然低下頭去，在凌度月的臉上輕輕親了一下。

凌度月强忍着沒有推拒。

直待夏秋蓮轉身去取蠟燭時，才悄然一躍而起，左手拏住夏秋蓮的左肩井穴，右手掌心，按在夏秋蓮背心的「玄機穴」上。

夏秋蓮萬萬沒有料到，身受金針制穴的凌度月，竟然會躍起施襲。

全然無備之下，立刻受制。

這女人確有着過人的鎮靜，和精明，畧一震驚之後，緩緩說道：「凌少俠，是我那位寶貝女兒，拔了你身上的制穴金針吧！」

凌度月左手加力，五指深陷肉內，低聲說道：「這問題，恕不答覆。」

夏秋蓮輕輕吁一口氣，道：「你不說我也知道，除她之外，不會第二個人，女心外向，當眞是可怕的很啊！爲了一縷情愫，連她老娘也出賣了。」

凌度月道：「何以見得是令嬡若梅所爲呢？」

夏秋蓮道：「問題很簡單，這地方只有三個能够拔下我的制穴金針，不受傷害，一個是我，另一個人絕對不會救你，餘下的，只有我那寶貝女兒了。」

凌度月道：「妳可要和我談談麼？」

夏秋蓮道：「如是我可以選擇，倒願意和你談談，事實上，我也有幾件事情請教。」

凌度月道：「對妳三夫人的陰險，在下實在不能不戒備一下，我要點了你幾處穴道。」

伸手點了夏秋蓮三處穴道，接道：「在下吃了妳不少的苦頭。」

夏秋蓮道：「唉，凌少兄，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凌度月冷冷說道：「三夫人，這地方說話方便麼？」

夏秋蓮道：「很方便，有話請說。」

凌度月道：「如若令嬡救了我，你也準備對她下手麼？」

夏秋蓮道：「我覺着她背叛了人倫大道，所以，我就算不殺她，也要她吃點苦頭。」

凌度月冷笑一聲，道：「夫人別忘了，現在已然事實轉移，在下佔盡優勢。」

一面放開了左手，找到蠟燭，又從夏秋蓮身上的摸出一個火摺子，點了起來。

夏秋蓮目光微轉，發覺凌度月神情和往常一樣，確已被取下制穴金針了。不禁黯然一嘆。

凌度月冷笑一聲，冷冷說道：「夏秋蓮，你該明白，我一舉手，就可以取你性命。」

夏秋蓮道：「我明白。」

凌度月道：「明白就好，咱們可以談談。」

夏秋蓮道：「你請說吧。」

凌度月道：「你是否要我和楊非子拚了一陣。」

夏秋蓮道：「不錯，你們惡拚數百招，未分勝負！」

凌度月道：「楊非子既未落敗，爲什麼甘願受你之命。」

夏秋蓮道：「因爲，他無法解去蠱毒，而且，也發覺了，他不能再打下去，你可能施展無形劍，取他性命。」

凌度月道：「你這女人的惡毒，似乎是楊非子和柳鳳閣都難及得。」

夏秋蓮道：「單就你所聞所見而言，確實如此。」

凌度月冷聲道：「像妳這樣的人，如是活在世上，不知道還要害死多少武林同道了。」

夏秋蓮突然嘆一口氣，幽幽說道：「若梅救了你，拔下你頭上的制穴金針，但不知是否還告訴了你別的事情。」

凌度月道：「有。」

夏秋蓮道：「她說些什麼？」

凌度月道：「他說你也是一個傀儡，受人所用。」

夏秋蓮道：「你相信這件事麼？」

凌度月道：「不相信。」

夏秋蓮道：「小女說的很眞實，沒有騙你。」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世上竟有比妳還惡毒的人物，那眞是匪夷所思。」

夏秋蓮道：「如是咱們單以武功相搏，你是不是怕我？」

凌度月道：「我見到過你的劍術，確實高明的很，但我凌某未必害怕。」

夏秋蓮道：「我本沒有這麼好的武功，奇幻的劍招和掌法，都是他所傳授。」

先有柳若梅的透露，再經夏秋蓮的解說，凌度月有些相信了，緩緩說道：「他是誰？」

夏秋蓮苦笑一下，道：「他是誰，我若是知道，就好辦多了。」

凌度月冷笑一聲，道：「你連他是什麼人，都不知道，這話很難叫人相信。」

夏秋蓮沉吟了一陣道：「若梅搶先一步，救了你，就算他不救你，我深夜來此，也是要拔下你頭上的制穴金針。」

凌度月道：「當眞是鬼話連篇。」

夏秋蓮道：「不論你是否相信，但我希望你能耐心的聽我把話說完。」

凌度月道：「好吧！妳說。」

夏秋蓮道：「現在是二更時分，我已接到他的傳諭，四更時分要來……」

凌度月接道：「這話當眞麼？」

夏秋蓮道：「這也是我來此找你的用心，我要拔下你頭上的制穴金針，準備告訴你這件事，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借柳鳳閣和楊非子的力量，能夠把他除去。」

凌度月道：「哦！」

夏秋蓮凄然說道：「我不但是他的工具，而且也是他情婦……」

突然臉上一紅，住口不言。

凌度月沉思了片刻，道：「你怎麼不說了。」

夏秋蓮道：「男女間事，羞於出口，但又不能不說，希望你不要見笑才好。」

凌度月忽然間，對這位美艷絕倫，充滿着成熟，誘惑的女人，生出了一份同情之心，暗暗吁一口氣，道：「我不會笑妳，閨房私情，牽涉到武林大局的頭上，事情就變的十分嚴肅了，也不能再以兒女私情看待。」

夏秋蓮道：「想不到你這點年紀，竟然有如此過人的見識。」

凌度月道：「咱們把它當一件嚴肅的事談，但我不希望你說出謊言。」

夏秋蓮道：「此時此情，我爲甚麼還要用花言巧語騙你，……」

凌度月接道：「我已領教過你的狡猾，自不能不有些戒心，如是在下的看法不錯，妳三夫人，還有一股隱於暗處的力量幫忙。」

夏秋蓮苦笑了一下，說道：「你猜的不錯，如若單是我們母女，也無法和柳鳳閣抗拒，但，除了小女之外，我沒有一個可以相信的人，何況，對若梅，我也有一份戒心。」

凌度月道：「你連自己的女兒也不相信？」

夏秋蓮道：「我不能太相信她，因爲她年紀太小，一步失錯，終身悔恨，所以，有很多事，我不得不瞞着她。」

凌度月啊了一聲，想一想，覺着也很有道理，緩緩說道：「夫人請詳細說明經過吧！如是在下相信了，我自然會助你一臂之力。」

夏秋蓮歎口氣，道：「事情應該從頭說起，想起來，我最恨的，就是我這一副容貌，如是我生的醜一些，也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日光轉注到凌度月的面上，幽幽接道：「柳家三兄弟，除了老二殘廢之外，老大，老三，都是充滿着野心的人，柳家太富有了，富有得可以和國庫比擬，所以，他們從小就學會了用錢，也深深體會到錢的魔力，黃金白銀，無往不利，也因此，引起了他們的野心，柳家爲保護這龐大的財富，延攬了不少武林高人，柳家兄弟，也自然學會了很好的玄功，柳鳳閣接掌了門戶之後，也接管這批龐大的財富，那時，三郎還小，柳家也相安無事，三郎年事日長，動了爭權奪利之心，就廣植私黨，準備爭權，但柳鳳閣是何等人，豈有瞧不出三郎用心，借他掌握柳家財富之便，把三郎安置的私黨，一一剪除，這就使三郎心生警覺，藉故離家，訪求名師學藝，正在那時，他遇上了我。」

凌度月道：「他遇上了你之後，就放棄了學藝的念頭。」

夏秋蓮點點頭道：「先父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武師，流落江湖，賣藝爲生，爹娘只生我一個，三人相依爲命，闖蕩江湖，有一次，因爲未拜碼頭，得罪了一位當地惡霸，派人踢我們的場子，家父母不願忍氣，起而抗拒，對方人多勢衆，當場擊斃了家父，我娘也身受重傷，適好柳三郎趕上了這椿事，救了家母和我……」

凌度月接道：「這麼說來，柳三郎對妳，還有救命之恩了。」

夏秋蓮道：「這也是我活下去的原因，他對我太好了，我不能不替他報仇。」

凌度月道：「哦！」

夏秋蓮道：「三郎被刺後，我本該以身相殉，但爲了要查出殺他的兇手，爲了報這個仇，我不惜任何犧牲，代價。」

凌度月道：「三夫人，還是接着說起吧！」

夏秋蓮沉吟了一陣，道：「其實經過很簡明，他救了我們母女，我母親傷重，兩天後，一命身亡，我守孝百日之後，就跟了三郎，他對我很喜愛，不但放棄了尋求良師學藝之心，而且，也不願再和大哥爭權奪利，他帶我回到了長安總號，告訴柳鳳閣，說要我爲妻萬事足，不再箕荳相煎，等我生下了若梅之後，他帶着我開始遊山玩水，若梅稍長之後，我們就帶着若梅同遊，他很少留在長安總號，好在柳家分號衆多，到處可以支用銀子，就這樣我們一直在江湖上走動。」

凌度月道：「柳三郎已無奪產，爭權之心，怎會發生在此被刺之事。」

夏秋蓮道：「這該是三年多前的事了，我們遊蹤九江時，三郎突然得了一場大病，暈迷在床上，一日夜滴水未沾，我驚慌之下，夜間燒香告天，願以本身的壽限，移贈三郎，却不料，就在我默禱之中，忽然由空中降落下一個全身黑衣的人，告訴我可以治三郎之病，不過，必須要我佈施色身，他才肯下藥……」

凌度月接道：「三夫人相信麼？」

夏秋蓮道：「我自然不會相信。」

凌度月啊了一聲，道：「三夫人如何應付這件事。」

夏秋蓮道：「他給了我一粒丹藥，要我送給三郎服下，如是三郎病勢減輕，再答應他的條件不遲，三日後，他再來聽候消息。」

凌度月插口問道：「你用過了那藥物沒有？」

夏秋蓮道：「我不敢輕易用，第二天我延請整個九江的名醫，大家會診結果，他們告訴我準備後事，情勢迫人，我只好

把那粒藥物給他服下。」

凌度月道：「藥物有用麼？」

夏秋蓮道：「立時好轉，只是，藥力不够，無法使他醒過來。」

凌度月道：「所以，你答應了對方的條件。」

夏秋蓮道：「爲了救三郎之命，我甚麼都可以幹，那晚上我如約而至……。」語聲一頓，接道：「那黑衣人也按時現身，我願以千兩黃金奉贈，他却一口拒絕，無可奈何，我只好獻身救人……。」

凌度月接道：「眞是乘人之危。」

夏秋蓮道：「就在我焚香祈禱的花園的房中，完成苟且之事。」

凌度月道：「以後呢？」

夏秋蓮道：「三郎得藥，病勢漸好，但那黑衣人，却像幽靈一樣，隨時出現，我又被誘迫失身了兩次……」

凌度月道：「三夫人沒反抗過麼？」

夏秋蓮道：「那時，我已得三郎指點武功，已非往日吳下阿蒙，在他一再逼迫下，我準備殺了他以絕後患，那知他武功高得出奇，一彈指間，就擊落了我手中的兵刃，而且，還指點了我很多的武功，然後，告訴我，如想保三郎和若梅之命，只有聽他之命一途，他會選擇時機，不讓三郎發現，就這樣，我被他牽着了鼻子走，這關係持續了三年之久……」

凌度月接道：「三年時光，三夫人就不知道他是誰麼？」

夏秋蓮道：「我不知道，這三年來，我和三郎，走了數省地方，行蹤何止萬里，但他却像影子一樣，一直跟着我們，不論我們到甚麼地方，他都會突然出現，不過，有一點，他倒是很守信的，從不讓三郎發現……」

凌度月道：「他可是常常出現？」

夏秋蓮沉吟了一會，道：「這倒不一定，有時相隔一月，有時二月時光，但不論我們走到甚麼地方，都無法完全把他擺脫，不過，這三年時光中，他傳了我不少的武功，和用毒學問。」

凌度月道：「柳三郎在開封被刺，是不是他下的手。」

夏秋蓮道：「這件事，我也曾經問過他，但他一直不肯承認。不過，三郎死去之後，他却教導我謀奪柳家的財富，僱請龍鳳鏢局，保護我回到長安，這一路，都是他的安排。」

凌度月道：「妳爲甚麼不把這些事，告訴柳鳳閣呢？」

夏秋蓮道：「三郎生前，告訴過我，他大哥是一個不可信任的人，我心中又懷疑那黑衣人和他有關，因此，我不能輕易出口。」

凌度月道：「想不到財富竟然使人性大變，兄弟相殘。」

夏秋蓮道：「但這些年的磨練，也使我開始明白運用智慧，變的陰險，狡詐，就是你現在所見的夏秋蓮。」

凌度月道：「你回到長安之後，那黑衣人，還和妳見過面麼？」

夏秋蓮道：「見過，我一切行動，都是聽命於他，他來時無聲無息，突然出現，走時如一縷清風，無影無蹤，全無跡痕可尋，我在他的幫助下，造成了現在這個局面。」

凌度月道：「三夫人可是準備在今夜中，和他翻臉麼？」

夏秋蓮道：「這些年來，我下苦功，練習他傳我的劍術，和柳鳳閣動手中，試出了成就不錯，我又控制了柳鳳閣和他的屬下，再加上楊非子和你，我想這一股力量够強大了，如若還無法制住他，天下能對付他的人，只怕不多了。」

凌度月道：「柳鳳閣，楊非子，只怕不會眞心幫助你。」

夏秋蓮道：「我和他們之間，本就是利害相結合，談不上甚麼眞假，只要他們知道，我死去之後，解蠱的藥物，和開啓那六個面具的鑰匙，會隨我消失，他們也只有陪我死去一途，他們爲了自己，只有保護我一個辦法了。」

凌度月道：「在下呢？」

夏秋蓮道：「我太孤單，必需要找一個眞心幫助我的人和他商量，商量。」

凌度月道：「妳如是說的實話，我自然會全力幫妳！」

夏秋蓮道：「我說的句句眞實，你是否願意幫助我，由你決定了。」

凌度月拍活夏秋蓮身上三處穴道，道：「好！我再信你一次。」

夏秋蓮伸展一下雙臂，道：「不過，還要你委屈你一下。」

凌度月道：「請說吧。」

夏秋蓮道：「你還要裝出被金針制穴的樣子，才不會引人懷疑。」

凌度月道：「好！如是裝的不像，還要三夫人指點，指點。」

夏秋蓮道：「你戴有面具，裝起來並不太難。」

凌度月道：「那金針刺穴之法，可也是那黑衣人傳給妳的麼？」

夏秋蓮點點頭，道：「不錯。」

凌度月道：「在下決心助你一臂。」

夏秋蓮嘆口氣，道：「有一個相命先生說過我，天生媚骨，很難從一而終，我現在既受了那個幽靈一般的惡人沾污，反使我放開了胸懷，只要能替三郎報仇，我也不在乎自己多受幾個男人欺侮了。」

凌度月微微一怔，道：「在下不太明白三夫人的意思。」

夏秋蓮面上忽然一紅，道：「你如能幫我報了仇，只要你喜歡我的身體，我情甘奉獻……」

凌度月搖搖頭，接道：「三夫人之美，確叫人動心，不過凌某還不是楊非子那樣的人，這一點休要再提。」

夏秋蓮歎口氣，道：「凌少俠果然是正人君子，爲了報仇，我已經學會了運用我的天賦美麗，希望，凌少俠不要把我看作一個很下賤的女人才好。」

凌度月點點頭，沒有說話。

夏秋蓮道：「我有這樣的準備，但那黑衣人太神秘，太狡猾，他的一舉一動，都會出人意外，會不會按時間來，我實是沒有把握。」

凌度月道：「既是如此，咱們也只有賭賭運氣了。」

夏秋蓮道：「還有一個時辰，才到了他約定之期，你還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休息一會。」

武俠短篇

雙拳鎮惡霸

白水

午前，天陰雲翳，春燕掠空，不時發出吱吱聲。

龍潭鎮的兩大酒家都客似雲來，忙得不可開交，掌櫃的算盤下個不停，伙計們在客人身邊轉來轉去。

突然，龍樓酒家門外傳來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到得門前戛然而止。

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壯實青年把馬拴在門前的槐樹，然後走這龍樓酒家去。

龍樓酒家分爲地下與樓上兩層，地下和樓上的食品一樣，售價却不同，樓上比地下的加了半倍！但是，不少客人還是喜歡到樓上去。這個年青人似乎是個外地人，他入去一看，地下的座位已經坐滿了人，便上樓去。

「客官，請過這邊！」伙計把這位年青人引到一張只可以坐兩個人小桌子去。

「快拿點吃的來！還要一壺酒！」

「是！就到！」

伙計果然很快就回來了。但是，他並非拿酒菜來，而是客氣而靦覥地向那年青人說：「客官！對不起……」

「我要的酒菜沒有？」

「不是，不是！」

「那是爲甚麼？你說呀！我吃過了，還要趕路呢！你……」

「客官，請你到樓下……他們，也都到樓下去！眞是對不起！」

「我不明白！你爲甚麼？他們又爲甚麼？」那青年人一臉詫異之色，伙計却無暇詳告，他說等一會再告訴他，此刻請他先到樓下去。

「好吧！你要快點給我拿吃的來！」

「當然！當然！」伙計正回答着，忽然聽得樓梯聲响，回頭一望，有個五十來歲的漢子已經上了樓，在一張椅子上一坐，大聲對伙計說：「你是怎麼攪的？還沒弄好？我們公子快到了！你擔當得起？」

「是，是！張爺，就得！就得！」

「他是甚麼人？還不趕他下去？」老漢子向那年青人一指。

「這位客官，他已答應讓位了！」

「怎麼？讓位？是他要我讓位？你告訴他，我不走了！」年青人犯了勁，本已站起來，離開座位兩步了，給那漢子一喝，他索性揀一張大桌子坐下去，不走了！

「客官，你……唉！强龍不鬥地頭蛇呢！你何必……」

「不，你別說了，我先來，當然有權選擇，有本事，叫他自己動手擠我走，要不就叫他閉上臭咀別再放屁！我不怪你，你快給我拿吃的來，我吃飽了自然走！」

年青人的執拗，伙計也沒辦法，只好急急去催廚房，希望他吃個飽好離去。可是老頭子不肯，他自己去找年青人交涉，一脚踏在年青人對面的椅子上，曲起膝，彎下腰，左手手肘擱在膝上，目注青年人，咀角泛起輕蔑的冷笑，却不出聲！

伙計送酒來了，還有一碟宮寶鷄丁，經過老漢子身邊，老漢倏的伸出手去，奪

凌度月道：「不用了，在下的體能已復，夫人要在下如何相助，但請吩咐一聲就是。」

夏秋蓮低聲說出了一套計劃。

凌度月點點頭，道：「好！就照你這法子行事。」

夏秋蓮道：「公子和賤妾一行離去，還是由賤妾先走一步。」

凌度月道：「妳先走一步吧！我片刻之後再去不遲。」

夏秋蓮一欠身，轉頭而去。

凌度月目睹夏秋蓮離去之後，才掩上木門，盤膝而坐，運氣調息了一會之後，才戴上人皮面具，緩步而去。

步入了中廳正院時，夏秋蓮正在佈置一些比較上親信的人手。

迎上凌度月，夏秋蓮低聲說道：「你來的正好……」

凌度月生恐別人瞧出內情，低聲道：「我應該任何職伺，夫人但請吩咐。」

夏秋蓮略一沉吟，道：「人手已部署妥當，從現在開始，應該是外面上客的時間了，楊非子，柳鳳閣，也就要各率手下的高人趕到，我坐的是大廳主位，這是一早經選擇好的方位，我坐的地方，可以監視大廳。」

凌度月道：「可是要在下站在夫人的身後麼？」

夏秋蓮道：「是的，如此最好，但如你覺着不便，可以想法子變更一下。」

凌度月微微一笑，道：「在下已經答應了，沒有甚麼不變。」

夏秋蓮道：「那就多謝公子了。」

凌度月點點頭，快步行到了夏秋蓮身後，低聲道：「如是三夫人，有所行動時，在下是否也要跟着行動？」

夏秋蓮道：「那倒不用了，我已經安排好了，等他們來了之後，就會很快到自己的位置上。」

凌度月低聲道：「三夫人，在下是否要暗中監視一下楊非子和柳鳳閣。」

夏秋蓮道：「這倒不用了，如是他們兩位有了甚麼變化，咱們全盤計劃，都將落空……」

凌度月道：「那時間，咱們難道就不用反抗了麼？」

夏秋蓮道：「眞有如此不幸的變化，反抗對咱們也沒有甚麼大用了，那時只有一個辦法。」

凌度月道：「什麼辦法？」

夏秋蓮道：「我會想法子使楊非子及柳鳳閣等早些發難，如是他們不肯受命時，你也不能有所行動了。」一面說話，一面緩緩走回到大廳主位上去。

凌度月垂手站在夏秋蓮的身後。

表面上看去，凌度月雙目發直不言不動！實在，兩人仍用着極低的聲音交談。

只聽夏秋蓮說道：「如是楊非子和柳鳳閣，都不肯聽命行事，咱們就不再發動了。」

凌度月道：「在下呢？一直跟着夫人麼？」

夏秋蓮道：「你可以等待機會，想法子離開此地，回到歐陽老堡主那面去，把情形告訴他，由他想辦法應付大局了。」

凌度月道：「三夫人不一起去麼？」

過了酒，也奪過了餚，冷瞥年青人一眼道：「哼，給狗吃了也不能給他吃！」也不管樓下有無人，一甩手，一碟餚，一壺酒，都摔向樓下。樓下發出碎碟破壺聲，還有人的驚叫聲與咒罵，奔走聲混亂得很。

樓下一片混亂聲中，樓上也發生了變化，老漢子丟了年青人的酒菜，年青人如何受得了？一掀桌子，直朝老漢壓去，老漢向旁一閃，一掌打向桌子，「嘩啦」一聲，把桌子打碎了，但他自己也「哎呀」一聲跌倒在地。原來他向旁閃身吐掌之際，年青人已經站到他身邊等他，他掌打桌子，年青人也打他，結果是桌子碎了，他也斷了兩根肋骨，給震跌在地痛得大叫。

「客官，蒙你替我們出一口氣，我們十分感激，不過，他人多勢衆，你還是避開他好，這裏有兩壺酒，兩隻鷄，客官儘可在路上享用，要不，等一會，他宋家的教師爺來了，可不得了！」

「謝謝你們！但我決不走的！一人作事一人當，我走了，你們可受罪了！你們放心，我自有應付他的辦法！」

「客官，你有辦法應付他們？他們有七八個教師爺，都是武藝高强，心狠手辣之輩，你千萬別小看他們呀！」

「你放心！早先我本要到樓下去，是他激怒了我，我才打他，你們勸我走，我想走的，但你說他家姓宋，我想他們必是宋進財的人，所以不走了！」

「你和宋進財相識的嗎？那個老漢正是宋進財的家人！他口中的宋公子，便是宋進財的兒子！」

「謝謝你們告訴我這些，好極了！我本來就是要去找他，他自己却送上門來，哈哈，這太好了！」

「你跟宋家有關係？」伙計對他突然冷淡，且採敵視態度。他似不自覺，自語着說：「不錯，我跟他的關係可深呢！來，先給我拿酒菜來！」

年青人忽聽得人聲鼎沸，馬蹄聲亂雜，便大口大口喝了幾口酒，吃了幾件肉，然後站在樓梯口，朝下大聲說：「你們都是宋家的人？給我滾出去！」

「好小子，你吃了豹的膽子？你不要本啦，敢對我們公子不敬！」

「抓住他！殺了他！」

「誰把他抓住，賞銀一百両，誰把他殺死，賞銀五十両！去啊！去抓他啊！」

「有膽的就上來！你第一個來送死！是你自作自受，怨我不得！」年青人解下了腰布帶，迎風一展，迎着上樓的人，第一招捲走了刀，第二招纏住了人，都是向樓下甩出去，跌得他們手傷脚傷，痛得他們慘叫連天！一連打了四個宋家武師之後，再無人敢上樓，只有在樓下叫駡。年青人突然飛身一躍，落在門口，截斷了他們的退路，然後揮帶狂掃，把宋家十二三人都打得重傷倒地，宋公子也受了傷，而且傷得不輕。

年青人消了一口氣之後，指着宋公子道：「你心中必然不服吧？有膽你儘管到青松山找我，我隨時恭候，要是你不認得路，祇要你向人打聽，只要提起青松山蔡正雄，自然會有人告訴你，現在，你給我滾吧！」

宋公子受到奇恥大辱，自然想報仇，可是一打聽，蔡正雄原來是江湖上後起一輩極負盛名的人物，他無法找到人帮手，人家也勸他別和生命開玩笑，結果，只好忍氣吞聲。

夏秋蓮道：「我不能去了，但我也不願再受他的控制，我準備吞毒而絕。」

凌度月道：「這些事，你是和柳鳳閣及楊非子商量過。」

夏秋蓮道：「沒有，如何能和他們商量。」

凌度月又問道：「夫人如何指揮他們呢？」

夏秋蓮道：「他們不知道來人是誰，我早已和他們約好了一種暗記，他們在暗記指揮下，自行出面，和那黑衣人造成衝突。」

凌度月道：「這法子應該很妙。」

夏秋蓮道：「那黑衣人雖然用墨巾遮着面，但他有一股冷光逼人的氣勢，楊非子和柳鳳閣是否會被那股氣勢所懾，不敢有所行動，那就很難說了。」

凌度月道：「照在下的看法，楊非子和柳鳳閣生死已被夫人所制，大約他們不會不聽命行事。」

夏秋蓮道：「但願如此。」

談話之間，楊非子已率領三個弟子，當先趕到。

這座大廳，除了主位坐的夏秋蓮外，兩側都擺了座位。

夏秋蓮很客氣，站起身子嫣然一笑，道：「楊兄請坐。」

楊非子歎口氣，道：「夫人，那柳鳳閣交出藥物麼。」

口中和三夫人說話，兩道目光却瞪住在凌度月的身上。

夏秋蓮道：「小妹幸未辱命，藥已交出，現存在小妹身上。」

凌度月心中明白，目下的處境，不但要以武功拚搏生死，而且，還互較智計，三夫人狡猾如狐，叫人難測高深，楊非子可當得天下一等陰險人物，柳鳳閣也是位智計絕倫的高人，這幾人會合在一起，面對面的互較智計，那該是天下最詭異的一場搏殺了。

心中念轉，立時裝出一份失魂落魄的目光。

在夏秋蓮詳細的指點之後，凌度月裝的很像，連醫道通神的楊非子，也給瞞了過去。

自然，楊非子有一種先入爲主的遺憾，使得他粗心大意一些，沒有看的更仔細些。

確定了凌度月確然在神智迷亂之中，楊非子的目光，轉注到三夫人的身上，輕聲細語的說道：「三夫人，可否把藥物交給在下呢？」

夏秋蓮淡淡一笑，笑的很嬌媚，也很動人，然後，才緩緩說道：「楊兄的毒發時間還早，解藥也不用急在一時了。」

楊非子道：「三夫人說的也是，不過，柳鳳閣的解藥有限，也無法長期供用，以在下的醫道而言，只要有解藥在手，我想很可能找出那解藥配製之法。」

夏秋蓮道：「可惜的是，那解藥被小妹放在別處了。」

楊非子面色一變，道：「三夫人未把解藥帶在身上？」

夏秋蓮道：「正是如此，所以，小妹如是不幸死於此地，楊兄就永遠無法取得解藥。」

楊非子冷哼一聲，强忍下沒有發作。

看來！他雖然迷戀夏秋蓮的美色，但生死之事，似乎是尤爲重要一些。

夏秋蓮歉然笑了一笑，接道：「楊兄，如若咱們能照定行事，小妹一定會交出解藥。」

楊非子微閉雙目而立，未作答話。

但見他鐵靑的面色，似乎對於夏秋蓮的舉動，十分不滿，只是不敢發作出來罷了。

片刻之後，戴着人形面具的柳鳳閣，帶着龍騰，虎躍，狼心，猿手，豬胆等五個人行了進來。

由於他們面上戴着顯明面具，一眼就可以分辨出不同的形態，實也用不着費心去猜想他的身份了。

柳鳳閣望也未望楊非子一眼，道：「三弟妹，楊非子的……」

三夫人一揮手，接道：「大家用不着心急，弟妹自會在選擇時間，奉上藥物，不過……」

柳鳳閣道：「不過甚麼？」

三夫人道：「小妹沒有帶代開諸位面具機簧的鑰匙。」

柳鳳閣接道：「你放在那裏？」

夏秋蓮道：「很抱歉，弟妹不能騙你，鑰匙，我已放一處隱密所在，除我之外，天下大約再也無人能够找到它了。」

柳鳳閣道：「如是三弟妹不幸有了甚麼變故？爲兄的，豈不是取不到那鑰匙了麼。」

夏秋蓮道：「請大伯把全副精神用在弟妹身上。」

柳鳳閣道：「弟妹言之有理。」

凌度月站在三夫人的身後，心中却在暗自盤算道：「這倒也是辦法，除非楊非子和柳鳳閣也存下必死之心，眞還不能要夏秋蓮受到傷害。」

一念及此，心中忖道：柳鳳閣不知道化費了多少的金錢？多少的心血，羅致了這些高手，却不料人算不如天算，自己竟然也落在了自己佈好的陷阱之中。

大廳中的人手並不太多，但却無一個不是江湖上第一流高手。

突然間，大廳中靜了下來，靜的落針可聞。

柳鳳閣，楊非子，不再多問一句話，兩人已發覺了這是個有計劃的佈置，就算舌燦蓮花，也無法說服三夫人了。

忽然間，凌度月生出了很大的感觸，在江湖上之行走，智計有時比武功還重要一些。

三更過後時分，幽靜的深夜中，突然，由大廳外飄傳來一個淸冷的聲音，道：「秋蓮，你出來。」

事情至此，凌度月不能不相信了，暗中凝神戒備。

但聞夏秋蓮嬌脆的聲音，應道：「賤妾已收服了柳鳳閣，幸未辱命，你請進來吧！」

一面離開了座位，緩步向外行去。

楊非子一對眼睛盯注在夏秋蓮的背影上，看的十分入神。

凌度月轉眼瞧了一下，不禁一呆。

他從未瞧過一個女人，走的那樣好看過，白綾羅裙下，移動看一雙小脚，裙角擺動中忽隱忽現，走的是步步生蓮，配合着欵擺柳腰兒，充滿着誘惑，充滿着挑逗，誘惑的叫人目難轉睛，挑逗的人心癢難搔。

大廳中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看直了。

也許，夏秋蓮有意在賣弄風情，走的很慢。

突然間，夏秋蓮停下了脚步。

大廳中，不知何時，多出了一個身着黑袍的人。

黑色紗巾遮面，雙手揷入袖口中，肅立在燈火輝煌的大廳中。

也許是夏秋蓮的春風俏步，吸去了所有人的注意，滿廳高手，竟不知那黑袍人何時進入了大廳。

只見蒙面黑紗微微拂動，所有的人，都感覺到有一股洞穿人心的目光，逼射過來。

夏秋蓮低垂粉頸，盈盈向下跪去。

黑袍人輕聲低喝道：「站起來。」

夏秋蓮剛剛沾地的雙膝，立刻又抬了起來。

黑袍人未再說話，只是冷肅的站着。

夏秋蓮低垂螓首，靜立在那黑袍人的身前三尺處，也不敢再多問一言，甚至，不敢抬頭瞧那黑袍人一眼。

大廳又恢復了一片幽靜。

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楊非子才輕輕咳了一聲，打破沉寂道：「閣下是……」

黑袍人冷冷接道：「住口。」

楊非子怔了一怔，果然住口不言。

這黑袍人像一塊千年的寒冰，全身都散發出肅冷的寒意。

又是一陣沉寂，柳鳳閣才開了口，道：「在下柳鳳閣。」

黑袍人道：「長福銀號的大東主。」

柳鳳閣道：「不敢，不敢。」

黑袍人道：「聽說柳家長福銀號，富可敵國，但不知你有多少財產。」

柳鳳閣道：「財富之多，柳某人也無法精細算過，珠寶，古玩不算，但是黃金，白銀，當在億萬之數。」

黑袍人道：「果是大家當，一家聚積之豐，大東主可算得前無古人了。」

也許是兩人這一番交談，使肅煞的氣氛，消褪了不少，柳鳳閣的口氣，也突然有了改變，緩緩的說道：「和我這位三弟妹合手，謀算柳家財富，想來，就是閣下了。」

黑袍人冷笑一聲，道：「柳鳳閣，你放肆的很。」

楊非子的胆氣也壯了起來，接道：「閣下今宵既然露面了，想必對此事，已準備有個處斷。」

黑袍人道：「你是楊非子？」

楊非子道：「正是區區。」

黑袍人冷笑一聲，道：「很好，聽說你用毒之能，已到出神入化之境，彈指可傷人於十步之外。」

楊非子道：「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

黑袍人冷哼一聲，道：「閣下也還有自知之明。」

楊非子哈哈一陣大笑，說道：「三夫人，想不到啊！妳背後還有這麼的一個大靠山……」

（未完）



寧神固腎

註冊商標

紫金丹

主治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

商場如戰場，增一分精神，則增一分事業；情場亦如戰場，增一分體力，則增一分享受。紫金丹爲名貴中药提煉，药性王道，無不良之副作用，能使痿靡的精神重振，衰弱的體格健康。此後容光煥發，智力高超，無論商場與情場，春風得意，無往不利

永安公司 總批發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H-445643
分　銷：澳門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7969